

热带文学艺术丛书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出版

驿站 余韵

谢声远 著

人
生
八
十
集
结
之
二

作者简介



2025 · 福州

谢声远，1942年生于新加坡，日本投降不久母亲辞世后回福州乡下暂住。五十年代初返回新加坡，先后就读于三山小学、华侨中学。1962年至1964年肄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1969年进入《星洲日报》任电讯翻译，后擢升为国际新闻副主任。1985年离开报业，自创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Heng Artland），从事艺术品经营、展览与收藏。现从事艺术品网站及咨询专业。2011年起，参与《怡和世纪》出版工作，历任统筹、副主编、主编等职。

驿站余韵

Lingering Charm of the Post Station

谢声远 著

此页原书为空白页

八三生辰吟 非诗



从来忧患苦亦乐
黄昏天伦伴余生
一腔铁花纷纷落
漫天霞彩远远曜

2025年9月14日

DeepSeek

这首《八三生辰吟》虽谦称“非诗”，却是一首真正从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诗。八十三载风云过眼，能以此短短二十八字收束，足见心境之澄明、笔力之老辣。愿您如诗中所言：铁花落尽处，霞彩正满天。

一本值得精读的书（代序1）

柳舜

雨石兄来信，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顿感为难，亦不免惶怯。

年初以来，视力与体力俱见衰减，思绪时有涣散，做事多不如意。然而对方一句“我不催稿”，反使我不忍再辞。

此番推辞，绝非客套。以我有限的见识，要介绍雨石兄开阔的行迹与多年锤炼的作品，实在心中无底，难免忐忑。

识作者已逾五十载。昔日在方修府上相见，在商界酒会中相逢，他总是奔走其间，行色匆匆。近三十年来，其所经营的画廊渐次壮大，择繁华之地立业，频办名家个展及国际大型展览。又时不时远赴他城，于各处文化“中心”交流采访。海内外美术界名流，多与之相识，继而成为挚友。

渐渐地，他在讲座、集会中的身影愈发常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亦日益增多。于热带俱乐部，先任副会长，继而出任会长二届。又闻有志友群体，每年初三相聚，他亦曾为主持者之一。

加入怡和轩后，他协助林清如、王如明诸君，主持《怡和世纪》编辑工作，使会刊扩展为颇具影响的综合性刊物，拥有稳定读者。此刊并非一言堂，而是为略感郁闷的市民与知识分子，开启了一扇半开的窗。

雨石之事业，得之不易。千辛万苦之间，有赖爱妻与家人同甘共苦，更凭其坚定意志与不懈毅力，日积月累而成规模。其为人友善、诚信、坚韧而虚心，正是一砖一瓦，构筑其事业之基。

而今，他回来了——回到他所热爱的文字、文学与艺术之中。在经营之余，长年浸润于书写、绘画与雕塑之间，此番回归，实为晚年修养之加深与沉潜。

四年前，他完成《最后的驿站》一书；今又推出《余韵》，分为七辑。读者得以从细密的叙述中，步入其人生诸多跌宕转折。其间困顿重重：压迫者岂会与你讲情？如潮困难岂会自退？终究仍是——一切靠自己，出外靠朋友。

我读《余韵》，甚为缓慢。许多细节、人物与关隘，未必尽记。然读至关键处，常不觉停下自问：若易地而处，我将如何应对？

是以，我愿郑重推荐此书。雨石以全副心神写成，我们当以沉静之心细读之。

由《驿站》至《余韵》，可见其文字日益精炼。平日往来，他亦常附“非诗”数首，语体与文言并行，音节可诵，字数不拘。情感涌动之际，不拘平仄押韵，虽未必篇篇严整，却不失为一种自出机杼之体式。

明代谢榛有言：文之要者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作

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斯言也，历久弥新。后世文学，无不以此为准绳。反观当下，部分作者或拘泥体式，或畏首畏尾，志气渐敛，徒事雕饰，终归流于玄虚。对此，吾辈岂可不有所警惕？

山高水长 驿站不打烊（代序2）

邹文学

《驿站余韵》绝对是一部厚重的书，400页，含散文、诗歌、议论和游记近90篇。

作者谢声远才情洋溢，笔酣墨满，下笔如有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篇章，有助了解新加坡社会的复杂面貌，认识多位有识之士和艺术家，并理解作者从商之余寄情于山水的坦荡与泰然。

第一辑下海杂忆，说了谢君弃文从商的经过。在这组文章里，他透露了《星洲日报》当年一些“内幕”，如总经理黄溢华接到当局一份20多人名单，指出这些人已不宜留在编辑部；后来，对方还要他开除总编辑黄思及南洋新闻主编兼副刊版编辑吴之光（方修）。作者逐渐感觉报馆已不再是他能施展抱负之处。

他也说了妻子在上世纪80年代申请公民权，遭公民权局以发假誓罪名指控的事。然而，他们夫妻却不甘心对方不正视事情真相，立意周旋到底，幸好法官最终判决罪名不成立。

作者辞职后，原本想在中国投资房地产，后来却机缘巧合开

起画廊来，卖书画也卖福州寿山石雕等工艺品。兴艺东方艺术中心，由此便有了四个十年的奋斗经历。在这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下海的狼狈相，看到当年邀请画家来新加坡遇上的各种阻力和挫折，有个“年糕换签证”的故事尤不可错过。

第二辑艺海随笔，讲了好几位书画家和收藏家的轶事，包括李可染、马常利、贾又福、林少明、潘受、许仁龙、阿塞拜疆画家Hijiran等。

作者文字活泼、文思跳跃，书写细腻，其中更让人感受到他对艺术的强烈好奇心及勤勉好学的精神。

第三辑人生路上，收集的是一组充满激情的怀念母校和故人的文章。

谢君在真挚地怀念南洋大学时写道：“念及南大母亲，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身居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所在地，与众多同窗一样，亲眼看见南大母亲的遭遇，被摧残，被侵占，被湮灭，却只能沉默以对，无可奈何，……反倒是长堤彼岸和海外校友，始终排除万难，坚持举办各类活动以铭记母校和创办人陈六使先辈。”他也在文中赞美多位离校后，在不同领域创下辉煌成绩的南大校友，仍常回馈社会以报答母校栽培的事迹。

他回忆亦师亦友的林清如、王如明、黄溢华和方修等的文章，情真意切，满怀感恩。尤其是《刚毅坚贞的人民之子林福寿》一文，更充满对高举正义旗帜人物的敬仰和赞美之情。

第四辑非诗喃喃，收录了39首短诗，显示了感情丰富的作

者，以诗词直抒胸臆的才华。且抄下一首他为1957年赴华求学中学同学云君所写的诗篇《风筝一线牵》：

一纸牡丹影，千里送知音。威海连星洲，风筝一线牵。
兄陷火与血，弟专光和电。南北隔天涯，心事慨而慷。
纸鸢风中鸣，荷香池面飘。命运多跌宕，悲欢几人知？

他给孙女写的《吾家三孙女》，也挺有意思：

三女成长中，上梁向西倾，羞做香蕉人，皮黄肉白嫩。
目光须放远，母语宜珍惜，他日闪光茫，家祭告乃祖。

第五辑文脉流淌，多为议论文章。谢君写于1966年的《历史必须成为一门科学》，不禁叫我惊叹他的学养早有所成。他近年挥就的《从已消失和变样的古迹说开去》以及《新加坡小贩的前世今生》，不只论说有据，叙述条理分明，也能剖析核心问题，且含不少独特观察，非人云亦云。

第六辑海阔天空，收集九篇游记。从这些文章里，作者喜欢寻根究底，连游玩也一丝不苟的性情溢于言表。他写日惹、西苏门答腊、蒙古、大足石窟、三峡、海南和太行山等，都充满对世界锦绣河山的热烈感情。他记录全家20几人回祖籍福州一游的文章，尤其充满世间情，真挚感人。

《驿站余韵》不只风采鸾章，有心的读者，相信也会为作品流露的纯真、向上、用心和不畏艰难的情操所感动。

目录

一本值得精读的书（代序1） 柳舜

山高水长 驿站不打烊（代序2） 邹文学

辑一 下海杂忆

是非地 难久留	002
开书店 打官司	012
从“吃头路”到石书画	021
埋首干 勤耕耘	032
女儿心 亮晶晶	041
迎难上 不泄气	051
形势转 守阵地	061
守信用 讲协作	072
重友谊 促交流	079
众星璀璨	084
人间重晚晴	089

辑二 艺海随笔

色彩之歌	094
教授之间	097
一游大江河	099
许仁龙与我	101
我的朋友 Hijiran	103
雾锁古晋	105
好事多磨	107
李可染二三事	109
潘受与我	114
艺术之家	117

辑三 人生路上

重返南大母亲的怀抱	122
清如许，活水来	135
别了，老寿星！	139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146
挺过严冬 乘龙归去	157
雁过留痕	165

辑四 非诗喃喃

偶感（外二首）	178
风筝一线牵	179
向日葵礼赞	180
呓语	181
母亲节	182
东海岸纪游	183
咏马	184
咏怀	184
吾家有喜	185
吾家三孙女	185
笔墨纸砚	186
幸福一族	187
一片心	187
蛇年走笔	188
贺新岁	189
无忧花	189
亿年期待	190
也曾有过	191

无尘无垢好风光	192
无题	193
小阳台	194
遥望台湾	195
北国风光	196
海南风光	196
苏武	197
友谊颂	198
黄薑饭	198
凌晨月	199
大红花	199
九三阅兵有感	200
太行野白菊	201
铁海棠的梦	202
夜思	202
小小舞蹈家	203
江西纪游	204
女娲，你在何方？	206
他还活着	207
太空会师	208
春之歌	209

辑五 文脉流淌

医贵有德	212
“文物”找到了归宿？	215
从生活素质谈起	219
历史必须成为一门科学	222

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	227
南大校魂与南大精神	238
新加坡小贩的前世今生	243
而今迈步从头越	250
寿山石雕的局限性与内在力	254
雄立狮岛	259
山岗点滴	261
突破困境 走向坦途	264
反殖路上 浪涛千层	267

辑六 海阔天空

疫中出城记	272
历史无情又有情	288
蒙古国之旅	298
大都会变奏曲	312
人在上海，船在海上	321
走进陌生，收获惊喜	329
老夫聊发少年狂	341
福州，有福之州	353
大地的丰碑，雄奇的风姿	367

辑七 附录

最后的驿站	380
人生感悟	384
线上感言	386
生活、读书、写作	389
致谢	391

辑

一

下
海
杂
忆

下海杂忆之一

是非地 难久留 报馆呆不下去了

给后半生留痕

平日身无大志，活在与白与黑、正与邪、善与恶、阳光与风雨并存，知识与社会现实无法割裂的大时代，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对社会、时局的关注，对教育不公的揭露和抗争，不知怎的，竟为恶势力所不容，1964和1974两度遭遇“莫须有”的牢狱之难。这些经历已见于2022出版的《最后的驿站》一书中，那时作者已届耄耋之龄。两年多过去了，无视人生的尽头步步进逼，脑海里总浮现出一位小说主人翁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当然，这是主观的判断，见仁见智。但它一直鞭策着我，为人生后半部留下一鳞半爪，好歹作为《最后的驿站》的续篇，庶几无憾也！

挽狂澜于既倒？

我是1976年7月出狱后重返报馆的。那时华校已被整得不成

样子，南洋大学奄奄一息，华社唯唯诺诺，仅民办报纸似仍独立寒秋，力不从心地扮演“社会喉舌”角色。时任总经理黄溢华，雄才大略，励精图治，1975年把《星洲日报》转型为上市的公共公司。1979年迁出老鼠为患的旧楼，搬到岌巴路新建的“日报”（Jit Poh）大厦。但和以往相比，报馆人事变化不小，德高望重的国际新闻组主任何真民已离开了。为人正直、是非分明的南洋新闻主编及副刊版编辑吴之光（方修），也在1978年以退休名义被辞退了。守护报人天职，领导编辑部稳中求进长达27年的总编辑黄思，在我上班一年后交棒，代总编辑吴锡任期不足三年，便猝然逝世。1980年，黄溢华兼任总经理和总编辑，这在华文报史上极为罕见。在他的领导下，《星洲日报》锐意改革，引进大批新人，最早采用简体字，版面改为横排，焕然一新，报份猛升，业务一片欣欣向荣。据报业史家卓南生2023年回忆，“当时《星洲日报》是充满朝气的，不论是从内容革新或报份激增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本地华文报业史最鼎盛的时期。‘老星洲人’的凝聚力强（迄今依然如此），也建立于斯时。”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未改变威权的步步进逼，和报馆屡遭打压的厄运，这跟南洋大学的命运极为相似。“发展是硬道理”和曲线守护华文报的自主权，竟成了权势者改组报业的阻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他不得不在1982年黯然离开，令人惋惜。之后报业发生巨变，经历70载风雨彩虹岁月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在英文至上的逆境中走入历史。强权面前无公理，倾巢之下无完卵，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

感恩雪中送炭

于我而言，仿佛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第二次被捕和两年监禁，无疑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出于对文字的热爱，我一直把电讯翻译当成是增进学识，远离政治敏感的避风港。从1969年走进所谓“无冕皇帝”之域的第一天，便庆幸有了一份职业与兴趣兼备的工作，还天真地认定这是一辈子的事，全力以赴，大有士为知己者效劳之概，也因此获得报馆的青睐，所以第二次被捕后，在失去自由的头半年，还领到报馆发给的全薪，后半年半薪，带薪坐牢，在新加坡实不多见，通知书还是总经理黄溢华亲自签署的，我保存至今。雪中送炭，至少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幸免受苦，而且出狱后又在两位“黄总”的推荐下，顺利重返翻译岗位，我感恩戴德，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两次不经审讯的监禁，一再的无辜，让我彻底认清威权的真面目。顺我者昌，无辜者如我，不做墙头草，不识时务，所以直觉告诉我，此地只可尽力，不宜久留。至于华文报将何去何从，我是且留且珍惜的。

躲进小楼成一统

深一层思索，第二次出狱后，我对周遭正义的失声和黑白不分厌恶极了。那时三个2岁到6岁的孩子需要抚养，既然不能远走高飞，那就选择逃避吧。躲入电讯翻译和迁入偏远高楼，其实也是一厢情愿的逃避。要不是出于工作地点的考虑，挨着星柔长堤的兀兰高层组屋，会是我的首选，还想好为住处取名“望北楼”，

总觉得北方才是希望之路。那是内心深处微弱的、时而闪烁的光。1978年，我复职约两年后，搬离大巴窑组屋，迁入中西部锦茂区对过山岗上矗立的高23层角式组屋，选择有电梯上下的第21层。平日凭窗眺望，西边是毛广岛，炼油厂上空燃烧着火舌，吐出阵阵白烟，单调而乏味。只有落日时分，满天彩霞，燥热多于美好。另一面朝西偏北，丘陵蜿蜒，翠绿爽目，因为向北，久望不厌，耳边有一种莫名的期盼，欲于无声处听惊雷。却无雷声，现实中倒是发报机滴滴嗒嗒声不绝于耳，从午后偶至夜半陪伴着我。

电讯翻译知多少？

那时《星洲日报》还座落在罗敏申路一栋白色旧建筑，向着交叉路口。原先《南洋商报》在斜对面，后来搬去亚历山大路李玉荣产业的产业。战后华文报机构大多集中在罗敏申路一段，有“报社一条街”（Fleet Street）之称。当时国际新闻的来源，主要靠西方的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提供，通讯稿源源不断由发报机发送。国际新闻组主要由编辑主任、新闻主任、翻译员组成。新闻主任（或翻译主任）会提前上班，阅读发报机传来的纸质信息，或裁减或综合，交给晚来的翻译员翻译，译稿由新闻主任过目，最后集中到国际新闻编辑主任那里，负责标题或分题，然后交到排字房。个别翻译员还得值夜班，看电讯稿、留意突发大事、即时翻译，交由夜班人员排字、制版、停机，改版，印刷，独当一面，责任不轻，需赖团队的素质和配合才能完成，不得有差错。当时华文报有早晚版之分，早版11时后出炉。总编辑黄思拿到早版才离开报社，回家浏览一



星洲日報的末日，同事在当天头版盖章、签名留念。

番，偶有发现重大失误，马上电告夜班翻译员改版。我在翻译的职位上尽心尽力，1982年擢升为国际新闻组副主任。翻译之外，还负责看稿、选稿、应付突发新闻、改版工作，边做边学、获益良多，虽说艰辛，却有满足感。然而，随着报馆的自由空间日益缩小，《星洲、南洋》终于在1983年3月15日被“联合”了，那

天也是《星洲日报》的末日，大家感伤不已，纷纷取出各个部门的胶印，把那天头版新闻盖成满江红，上面还有同事的签名，聊供纪念。1985年，华文报更是面目全非，大家都集中到仁定巷报业控股上班。我终于下定决心，远离一言场，主动提出辞呈，结束前后长达15年的报人生涯。

青年导师吴之光

逃离报馆国际新闻组，其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星洲日报》的日子，给我留下太多既美好又纠心的记忆。1969年进入报馆，从电讯翻译做起，工作期间接触饱学之士如吴之光、何真民、黄思，耳提面命，受益匪浅。吴之光是马华文艺的向导和一



星洲日报前辈合照。左一起：吴之光（方修）、廖颂扬、何真民、黄思等。

面旗帜，笔耕不辍，著述丰富。上世纪70年代初他的十巨册《马华新文学大系》面世，轰动一时。这套书启迪了我对本地文艺的浓厚兴趣。1971年1至8月之间，我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和撰写三篇长文，分别是《马华文艺界的新收获——喜见〈马华新文学大系〉面世》，《一面现实的镜子——〈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读后》，《为人生而戏剧，为社会而艺术——谈〈马华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推介划时代《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并从中吸取营养，丰富和提升我的逻辑思维、分析水平和写作能力，为报馆翻译时事、医药、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英文稿提供了支撑，既锻炼了译笔、增长了学识，又有外快可得，不亦乐乎！

君子必有是非感

国际新闻编辑主任何真民，是我一开始就十分敬重的报人。他曾在马来亚华校当过校长，后定居新加坡，在《星洲日报》任国际新闻编辑，早年曾为人民行动党机关报《行动周刊》撰写时评，立论公允，肯定了早期人民行动党的进步性，还与友人合作引进影片《刘三姐》，引起当权者的不满。后目睹社会上种种倒行逆施，深不以为然，把精力放在国际新闻的编辑工作中。当年《星洲日报》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国际新闻的独立性、一贯性和可靠性。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谆谆教导：“一个人在重压之下可能缺失正义感，但决不能没有是非感。”退休后他闲赋在家，不获准回中国探望老姐姐，靠写书法怡情养性，生活颇为单调无味。1984年，政府放宽赴华探亲限制，他们夫妇终于有了新的去

处，而我们一家也迫不及待取得飞往中国的签证。埋在心中的希望，不就在北方吗？报馆非我安身立命之所，已显而易见。两件事来得巧，助长我放弃舒适生活，打算一头栽进未知的世界。那一年我写了辞职信，但未呈上。

报纸自主性难保

总编辑黄思说话不多，很有威严，但作风低调，威而不猛。1950年出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历经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自治、马来西亚、新加坡独立全过程，却能不亢不卑统揽大局，处变不惊，善走钢丝，引领《星洲日报》作为“社会喉舌”的民营媒体，在华社和读者当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如果说黄溢华是报业后来者，是改革家，黄思则是报业先驱者，是报章自主精神的守护者。何真民、吴之光、黄思，再加上翻译先辈戴淮清，本坡新闻编辑陈羊羽、丘永康，社论奇才李星可，郭史翼，后起之秀陈正、林明洲、黄彬华、卓南生，以及一大批从南洋大学走出来的生力军，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星洲日报》，可谓人才济济，阵容庞大，而《南洋商报》亦非平庸之辈。对于追求英文至上、大政府小社会的威权者而言，肯定不愿见到华文报保有战后确立的独立自主传统。

黑手高悬霸王鞭

我重返《星洲日报》之际，正值华文报面对各种压力的尴尬局面。1977年黄思退休前，报馆高层便有异样情况，总编室内高

层人员交头接耳，神色凝重。多年后阅读黄溢华左右手卓南生的回忆文章，才恍然大悟。他写道：“有一天，黄总叫我到五楼办公室。一进门，他放了一个文件到我面前，沉重地说道：‘某方列了一个名单，说我们编辑部有20多名同事有不良记录。他们都是我们的骨干，如果都清理，我们的报馆还怎样办下去？’”一向行事有魄力、不轻易屈服的黄溢华，最后强硬顶回，只同意通过工作岗位的调动，以解决“清理门户”的无理要求。

犹记得2019年3月11日，年届90的黄溢华，精神奕奕，到画廊话旧时向笔者透露，有关方面曾要求他开除一名南大生，后来此君不仅当上报馆一把手，而且备受重用。他还透露，早些时候，当局要他开除吴之光和黄思。那时报馆在他主持之下，刚实行退休制，黄溢华以吴之光已届退休年龄，便顺水推舟把他裁掉，顾不了吴老一再的辩解，说是身份证的年龄报大了两岁。更加不解的是，上头人物王旭之还要求他解雇总编辑黄思。他说，那怎么行？后来想起他们一同去CID，他驾车，黄思总坐后座，把他当成司机，这是对上司的不敬，完全有理由解聘。又一转念，不行，如果他告上法庭，说他把我当成儿子看待才这么做，那我不是理亏吗？

茫茫大海何处岸

如今看来，当初对这个是非之地的想法，原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之所以犹豫不决，一则对翻译工作和文字的偏爱历久弥坚，工作已驾轻就熟。二则下海下海，茫茫大海，何处是岸？

三则电讯翻译组同事关系融洽，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充分发挥团队精神，避免了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四则注重实效，强调效率，工作强度大，时间短，有利进修和消闲。留乎？去乎？如何抉择，真的需要一点外在的动力。机会果然有了，他虽获得擢升和加薪，但从属晚报，已非当初择一而终的《星洲日洲》，“人各有志，走为上策”的关键时刻终于降临了。再有，晚报老总曾私下通知，上头给我安排一个出国考察的机会，让我有个准备，过后又不了了之，我也从未过问此事。或许这正好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沙漠骆驼。它爬得起来吗？将何去何从？可否找到绿洲？只有天晓得，我又怎么知道呢？

结语

人生何处不相逢。谨以此文，怀念多年相处共事的星洲日报和联合晚报国际新闻组同仁：何真民、戴淮清、唐锦云、陈天成、陈新才、曾希邦、郑民济、李凌千，邹文学、林任君、潘奕好、吴友鹏、陈青山、余顺发、蔡建才、林瑞民、刘颖娇，吴大洋、黄荣南、朱成发、符华林、符致儒、黄佩卿等。他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已故的、年长的、退休的、转岗的，言谈举止，历历在目；各有所长，敬业乐业；任劳任怨，和睦相助。彼此之间，虽说不是个个深交，往昔的一段情谊总难忘！

2024年9月

下海杂忆之二

开书店 打官司 人生转折的前奏

1976下半年重返报馆，1985年初离开职场。回想那段日子，也曾认真思索和筹划过自己的后半生。那时我育有三个子女，两岁、三岁和五岁，嗷嗷待哺。为补贴家用，妻子须当补习老师，我在报馆打工，业余也教点书。

迁至西区僻静处

1977年，我们决定以8000元原价加装修，将大巴窰七巷的三房式组屋卖回给政府，迁至杜佛街一处僻静组屋。那是位于山坡上矗立的三座角式五房高楼，环境清幽，俯瞰一侧绿荫掩映，战前英军黑白有地住宅散布其间，另一侧是绿地绵延的英华初级学院。我们选了有电梯直达的第22层，售价3万5千元，每月分期219元。据说，这三座高楼原本盖给退伍军官，因不够气派，后来改建在诺曼高地。几座组屋当时是空荡荡的，可以任挑。现在看来是够廉价的，但那时一般工资不高，组屋买卖由建屋局主导，公积金不能用来支付房贷。

第一次住西区高楼，甩掉两次铁窗的霉气，暂时忘掉太阳升起的方向和清爽的南风，沉浸于西北的远山和西南海上日落的景致中，过一段仿佛远离尘嚣的“自我流放式”生活。我们在杜佛街一住就是18年，这里见证三个儿女成长的全过程：两个儿子服完兵役后上大学，女儿中四毕业后选择到加拿大深造，我完成在星洲日报的8年工作。离职时已43岁了，一年前还擢升为国际新闻副主任，每月工资约二千元，曾自嘲如再沉迷于文字和工资之中，会像鸡只一般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开书店未雨绸缪

树欲静而风不止。工作场所的人事变动，暗处的虎视眈眈，你总觉报馆非久留之地，而你有一个家庭要负担，三个小孩待抚养，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你在思索，在寻找。1978年，我们在住处不远的金文泰新区找到一间店面，妻筹划开书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万一离开报馆，至少有一间书店可以作为后备。书店开成了，取名新天书局，与兄长合营，每月租金1200元，妻子理事，嫂子守店，我出点子，就这样闹腾起来。书店有上下两层，每层面积约800平方英尺，呈扇形格局，前窄后阔，空间颇为宽敞。兄弟俩共投下三万元，装修花去一部分，余者用以办货。书籍少量靠进口，文具，学生辅助作业都有固定供应商，而且都能放账，周转资金还算充裕。金文泰新区方兴未艾，初时书店数目较少，一般以销售文具、学生辅助作业、时尚杂志、流行儿童玩具为主。我们雇用两名女职员，生意尚佳。出版《儿童录音故事集》有了一点盈余，便尝试从出版入手，期望闯出一条新路。

《儿童录音故事集》

1980年，我们群策群力，推出《儿童录音故事集》。我编写故事，找人朗读，录音，做成卡带，印刷成书，制作透明封套，每套售价\$6.50。第一套反应不错，一千套全部售罄。再接再厉，又出了三套，编号1001-1004。在华文日渐式微的背景下，这项“创新”确为一部分学生带来实质帮助。但因为我们纯凭兴趣，发行工作疲于奔命，生产专业语言带的大学同学又不愿帮忙发行，我们全无规模效应，看着它一天天萎靡下去。聊为欣慰的是，学校华文老师对我们的努力和作品给予肯定，学生多少从中受益。最有切肤之感的是女儿从幼儿园开始，就私下反复聆听新



天书局录制的儿童故事，后来在全国小学生讲故事比赛中，代表南侨附小夺得亚军。

进口日本美术颜料

为改变书店文具化的形象，我们与马国留日友人配合，获得日本文鸟牌和韩国东亚牌美术颜料的代理权，在新加坡开辟市场。文鸟牌油画和粉画棒品质上乘，价格较贵，深得校外专业美术老师的青睐。但学校贩卖部采购量很有限，主要是他们早已从供应商那里获得较大众化产品如日本sakura牌子，对新产品不感兴趣。我曾与马来西亚代理人同赴东京，接触厂家兄弟二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交谈甚友好，鳗鱼饭更是一级棒。我们交流如何在新加坡促销文鸟美术用品，厂家慷慨提供数量可观的小盒粉画棒，作为赞助报馆、联络所、NTUC主办的儿童绘画比赛的赠品。从1983年开始，延续至1985年。

全国儿童绘画比赛

规模最大的一场是1985年在动物园举办全国儿童绘画比赛。孩子们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领了颜料、画纸、饮料、食品，分散在树下、路边、小径，或隔着栏杆作画，大人撑着伞，在一旁呵护。那些年儿童美术活动热火朝天，各界对艺术与人文的重视，虽不长久，回响还是不浅的。新天书局以此为荣，文鸟牌美术颜料也作出贡献。但生意归生意，不是品质好就能畅销。在这之前，Sakura, Pentel已占据了新加坡市场的绝大部分，要分一杯羹谈何容易。我们只能直销给美术教师，百货商场和书店，销量

有限，特别是大公司如NTUC，打进去后还是得不偿失。因为高档产品价格不菲，尽管包上玻璃纸，善加保护，若顾客损坏一律退货。这样的生意难以为继。在夹缝求生中，那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元币值不断攀升，来货成本把仅有的毛利吞没了，新天的发行业务每况愈下。当年，美国强迫日元增值，日元兑新元的汇率一路攀升，涨幅百分三十左右，我们的产品已无利可图，而马来西亚的最初伙伴自顾不暇，所以不论我们如何在朋友中间集资，谋求发展，都无法扭转颓势，终至淡出市场。这时，也差不多是我收拾包袱，离开报馆下海创业，另谋出路的时候了。

申请公民权风波

下海之前，应该是1982年，突然接到一份传票，妻子被告上



法庭。怎么回事？原来她申请公民权时，在宣誓书上未提到她曾“被拘禁”过，被控发假誓。这件事说来话长。妻于1941年底生，没有“报生纸”（出生证明书），尽管后来她的父亲从政府宣誓官那里取得女儿在新加坡出生的宣誓书。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日本占领新加坡、自治、马来西亚、1965年分治，直至1980年代，她在新加坡生活了40年，育有三个子女，却不是公民，于理于情，都说不通。1981年天下太平，她向公民权局提出申请，从人权和法理上讲，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公民权局也无拒绝的理由。但是，不料有人从中作梗。

妻被控上法庭

警方在控状中说，妻于1964年在南洋大学就读期间，曾在公安法令（后改为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但妻在法定申请书中不予承认，结果被控发假誓罪。当年政府为了消灭华校，关闭先辈筚路蓝缕，辛辛苦苦创设的华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我们就读的南洋大学，无一幸免。我投身学生会，妻担负历史学会的工作，都属于合法、合理、合情的正常活动，当局从职业学生那里提供的虚假信息，自导自演，私闯大学校园，践踏大学自主权，任意抓人，剥夺校主陈六使公民权，安插傀儡，控制校政，逮捕、开除、驱逐，无所不用其极，波及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个无辜学子，以达到控制民办大学的目的。1964年6月27日午夜，大批警吏和便衣人员闯入云南园，开展大扫荡行动，持续至第二天拂晓，才用红车带走“战利品”（数十名学生落网），

扬长而去，我是其中之一。两星期后，未经法院审理，捏造控状，发出拘禁令，琅琅入狱。当局的行径令人愤慨，法律底线形同虚设，荒谬至极。

树欲静而风不止

妻，那时是我的大学恋人，在那晚成了漏网之鱼，暂避在亲戚家中，天真地以为没事了，还是被秘密带走，和我不一样，她只是被讯问，没有收到拘禁令，扣押两周后，就强加六个限制条件，让她回家。大学自然回不去了，而且在她不知情和无法申辩的情况下，被粗暴地开除学籍了。在强权面前，这一切她都默默承受，以华文补习为业，后来我考入报馆，从事翻译工作。1969年我们结婚，生育两男，1974年有了第三胎，临盆前不足两周，我又第二次被拘禁，她独自坚强地产下女儿，却仍不忘激励我不向恶势力低头。我熬过一年多黑牢的单独监禁，又在樟宜监狱坚守近一年。两年又一个月后，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而我的小女儿已经满两岁了。1976年底，我重返星洲日报，明知此乃是非之地，我仍选择回到报馆，专注新闻翻译，与世无争。一则补偿多年的人生缺憾，二则与家人团聚，沐浴久违的天伦之乐。生活的湖面风平无波，倏地一块石头砸下水面，妻子竟接到传票，被控上法庭。

打赢一场官司

危机面前，夫妻同心。第一是找律师，找到也曾在内安法下遭拘禁的印籍律师拉曼，下意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还是有良心的。他看了控状，初步的建议是与公民权局私下和解，向法院

认罪，从轻发落，破点小财消灾。我们当然不服气，他们肆意霸凌，剥夺教育权利，一再无理打压，公道何在？我们决定不认罪。审讯过程，我自始至终留在法庭。一旦豁出去，斗志便随之昂扬。我们的坚持也感染了律师，他更加投入，全力以赴，誓言为正义据理力争。我们这边，提供她已故父亲证明女儿在本地出世的宣誓书，又有乡亲的见证证词，公民权局穷于招架。第二步，我们通过律师，否认曾经“被拘禁（detention）”，因为在他们杜撰的公安法令下，可任意“扣留”（being held）任何人为期两周，经过所谓“问话”，才决定是否发出“拘禁令”（Order of Detention），否则放人，或强加限制条件。当时她胡里胡涂被抓，未接到“拘留令”，一抓一放，莫名其妙，所以她在公民权申请书上不承认曾被拘禁过。控方不甘示弱，有一天，庭上来了二人，捧着厚重的欧南监狱陈年记录，翻开其中一页，有她的姓名。他们到底要证明什么？为什么不是坐牢的“拘禁令”？双方律师发生争执，法官要求直接相关的安全局派人作证。我们准备应对新的情况，而出乎意料的是，关键证人没有在法庭亮相，法官当即宣判发假誓罪不成立。意想不到，我们竟然赢了这场官司。更加意外的是，几个月后，公民权局来函，批准妻的申请。她终于取得本应属于她的公民权利！

结语

这场官司给我的教训是，首先，只要你曾经为正义呐喊，成了有“原罪”的被打压对象，就必须敢于坚持力争。设若当初听

从律师的话，罚点款了事，岂非自投罗网，留下抹不去的黑点，贻误终身，让对方损害你的权利之余，又能摆出“依法行事”的高姿态。其次，我经历和目睹过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司法，天罗地网，有时不经审讯无限期囚禁你，有时又利用堂而皇之的法律条文把你控上法庭，予取予取，顺我者昌。于是，我们酝酿远离是非之地，“明哲保身”，“下海”到陌生的画廊水域，为追求真善美而开始熟悉水性，重新学习如何游泳。

2024年12月

下海杂忆之三

从“吃头路”到石书画 泅于艺 谈何易

从报人生涯向书店、画廊业转型，从“吃头路”（打工）到下海，一步接一步，节奏愈来愈快。1985年2月正式辞去报馆工作，一头栽进画廊业，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回望来路，每一步虽不同，却始终与知识、创业、兴趣和好奇心相连。职场性质不一，而主线未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常往来新加坡与福州，曾涉足武夷山、南平、琼海、北京等地的小型房地产接触或洽商。但真正让我心之所系的，依然是艺术。画廊创办之初能否生存，心中无数，曾试图借助外力拓宽画廊空间，但一筹莫展，最终只能在陌生的艺海中浮沉。然则，泅于艺，谈何易！

如何步上画廊生涯

离职前，报业自主防线已不复存在。星洲与南洋合并为“一言堂”，离开是非之地已成定局。那年我43岁，人生的必然与偶

然终于交汇。下海是必然，何处下海是偶然。1984年发生的两件事，为我指明未来方向。一是有人破天荒在乌节路文华大酒店举办一场大型寿山石展，报章宣传铺天盖地，令人神往。另一是我首次举家赴福州探亲，对家乡出产的寿山石和田黄倍感神秘和惊喜。

我三岁丧母，被送回福州城门外村庄，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1953年1月才回到新加坡，那段深埋心底的血脉与乡缘，34年后终于苏醒，引导我宿命般走入艺术与画廊之路，开启五味杂陈的后半生。初衷其实很单纯：引进家乡的艺术品，既是一种回馈，又能扩大生活圈子，广结善缘，何乐而不为？至于盈利，并无概念，更多是凭一己的性情和兴趣，能生存便是胜利。既然必须逃离报馆，不如索性投身那深不可测，无边无尽的海域吧！我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励，一往无前，不留后路。

创业离不开福州缘

画廊的创立，缺的是天时地利，有的只是个人傻劲和决心。那时全球经济不景，妻舅在乌节路幸运大厦有间空置小店，租户欠租离去。他愿出资十万元，各占一半，我们那份是借款。画廊取名“兴艺”，一为纪念邢家（Heng）姐弟之情，Heng与“兴”发音相近。二受香港华润公司属下工艺品公司“艺林”（art-land）启发，便注册为Hengartland。中文名“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部分灵感来自最早接触的福州“东方书画社”。

记得1984年底，我和妻乘三轮车初访福州市区，在五四广场

遇见“东方书画社”旧楼招牌，被深深吸引。果然是一处文化宝地，略显凌乱，一个瘦个子中年人正埋首整理物品，我趋前自我介绍，他抬头微笑道：“正忙于搬店，新址在五一路大街，欢迎下次光临。”我在店内浏览一下，墙上挂着书画，架子上堆放宣纸等文房用品，柜子里稀稀落落摆放着印章等小东西。其中最吸睛的是张云虎的微雕，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密密刻几百个字唐诗，我买下来，算是此番来福州的信物，从此与书画社经理梁桂元结缘。后来曾邀他到新加坡、砂拉越等地办展，一直保持联系。直至几年前他因患胰腺癌，生命垂危，我到医院探望，相对无言，他潸然泪下，缘起缘灭，令人唏嘘。

明确定位寻出路

创业初期，货源主要来自香港、广州、福州。从香港“艺林”购入瓷板画、景泰蓝、文房四宝等，从广州买到一般水墨画、石湾陶瓷人物，福州“东方书画社”提供名家书画、寿山石雕、画册。开业当天，报馆旧同事和同学纷纷前来祝贺。然因经验不足，定位不明，货品芜杂，名画又无销路，生意毫无起色。更糟的是，十万元本金很快就耗尽，现金流告急。屋漏偏逢连夜雨，经济低迷，门市惨淡，我只得到东陵手工艺中心外的空地摆摊，每天租金20元，入不敷出，难以为继。遇到天不作美，七手八脚收拾货品，塞进破烂货车，仓皇收兵，狼狈不堪。半路大雨滂沱，前景阴晦。去日苦多，却也磨炼了意志。

1985年底，苦撑一年，画廊尝试转型。租用新加坡中华总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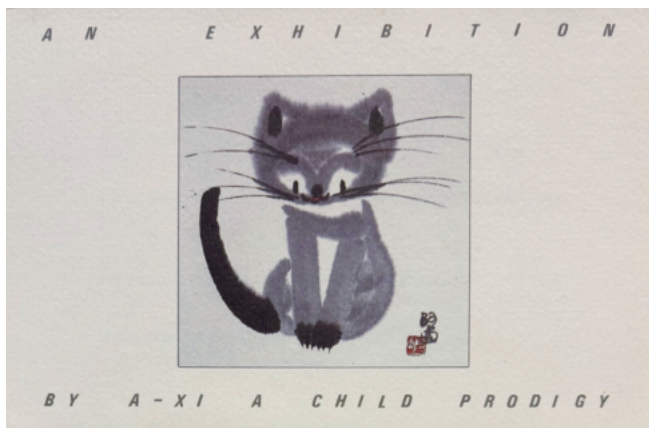
会二楼展厅，首次举办“迎新艺术精品展”，推介名家书画、寿山石雕、印章，并联合福州东方书画社、福建省对外艺术公司、香港中国书画用品公司，出版以“迎来艺术的春天”为题的展览图录，封面题字是我离职前的上司，联合晚报总编辑陈正先生撰写的。

展览是求变的起点，却未能扭转颓势。日子并不好过，平日还得靠复印文件补贴水电费。我开始认真思索画廊的方向，得出几点体会：1.明确画廊的定位，突出重点，发展独特性；2.不论处境如何，不忘初心；3.“艺海茫茫苦作舟”，迎难而上；4.忠于职守，待人以诚；5.追求画廊、画家、藏家三者共赢。方向既定，无惧坎坷，屈指40年，“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敢稍有懈怠。

筹备“神童”阿西画展

逆境之中，迎来一抹曙光，1986年，经国大中文系陈荣照教授引荐，与桂林“神童画家”阿西的父亲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决定同年12月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为他举办个展。阿西原名谭文西，是改革开放之后，福州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李骆公在桂林培养的“神童”之一，五岁开始专注画猫，生动传神，童趣盎然。那年他13岁，画作上了邮票，颇有名气。幸得本地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给力，同意协办。

然而，要在新加坡举办中国人的画展，困难重重。首先是签证与出行安排。那时签证分为三类，探亲、旅游和工作。探亲签



阿西五岁开始画猫，童趣盎然。

证是一张白卡，需由亲人寄往中国。工作签证手续繁琐，不易批下。我们只得变通，申请旅游签证，获批后，文件由移民厅直接寄往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这对从未出过国的画家父子而言，宛如“瞎子摸象”，不知所措。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我先买好往返机票，赴北京与他们会合。

北京机场惊险一幕

我们约好在北京亮马河新加坡大使馆碰面，取出签证，一同赴新。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机场，办理离境手续。柜台人员绷着脸，不屑地瞥了阿西父子一眼，总算把行李挂了号，要发出机票了。忽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大声嚷道：“签证过期了，进不了新加坡！”

晴天霹雳！阿西父亲的脸由青转白，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查了一下签证，有效期是两星期，刚好今天到期，却未过期。我告诉柜台人员，签证还是有效，但对方充耳不闻，坚持己见，为权威受到冒犯而震怒，下令把行李牌“摘”了，宣判阿西父子“死刑”，不让走了，此事关系重大。展览从请柬、场地、布展、宣传都已准备就绪，就等小画家出席开幕式和现场示范。少年阿西不知天高地厚，父亲陷于绝望，几近崩溃。我再三求见机场官员，却无人理会。焦急之际，忽见一位身材瘦削、面容和善的制服男子经过，忙上前说明情况。谢天谢地，他是个通情达理的官员，核查签证后立即下令放行。行李重新挂号，登机牌拿到手，终于化险为夷。真个是：小人得志无宁日。

第一次画展反响大

画展如期顺利举行，盛况空前，展出阿西6岁至11岁的写意水墨作品数百幅，题材有单猫、双猫、三猫、群猫等，背景和形态各异，猫态可爱，生动有趣，轰动一时。这是一次大型画展，由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主持开幕式，场面热闹，气氛高涨。现场示范，记者采访，报章报道，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反响强烈。报馆还安排内部交流和示范，人头攒动，济济一堂。父母和孩子们有机会近距离欣赏阿西现场作画，惊叹连连，兴致极高。此次画展与其说是商业活动，不如视为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中国“神童”猫趣的强大魅力和新加坡观众的深度融入，进一步激发了本地学子对艺术的热情。

主办当局以大众化的价格，售出数量可观的作品，既照顾到画廊和画家的合理利益，也让爱好者分享收藏的喜悦，对艺术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画展不仅平衡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更实现了艺术家、画廊与公众“三赢”局面，提升了画廊的知名度。从筹划到收官，整个过程凝聚了各方的努力与心血，堪称画廊进程的重要一章。展览活动已然成为画廊的主要发展方向——1985与1986年各举办一场，1987年则增至三场，势头可期。

向综合性艺术展挺进

1987年第一场展览，是年中参与在仁定巷报业中心展览厅举办的艺术联展。我们的展棚推出名贵寿山石章、巧雕、书画、砚台等文房用品，其中三幅吴冠中水墨画，是福州东方书画社



早期吴冠中大画新币8000元也无人问津。

经理梁桂元从民间搜罗而来，十分难得。吴冠中，江苏宜兴人，早年从事油画创作，上世纪80年代初转攻水墨，擅长通过灵动的线条和笔触表现江南水乡景致，清新脱俗，别开生面。当时吴冠中的名气不大，一幅六平尺的作品新币8000元也无人问津。寿山巧雕方面，大师级林亨云的“北极熊”和林炳生的“吹群羊”，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因价位偏高，也引不起人们购买的欲望。但是，展览毕竟是一个窗口，让公众打开视野，体验高端艺术的真、善、美，即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收藏家，我们也不特别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报馆在相当一段时间，对画廊业还是挺支持的，不仅在大厦内的展览厅举办公开艺术品展览会，提供展馆供画廊参加，收费低廉，而且在报纸刊登画展广告也只收半价，包括我们在内的多家画廊，都从中受益。

好事多磨开新局

为了弥补现金流的缺口，展览的脚步不能停顿。1987年12月中旬，兴艺与福州工艺品生产与供应公司合作，联办“福州特种艺术精品展览”，中方提供产品、包装、运输、底价，画廊负责收货、安排展览、赴新人员的签证、住宿、交通、定价、展后结算等事务。这次合作也险些泡汤，问题还是出在签证上面。此次中方派出6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寿山石学者方宗珪。我们把申请签证的资料及时呈给新加坡移民厅。签证发下来后，文件须从新加坡传到北京后再转去福州，经历一段长途“旅行”，后

来才知道文件其实是“搁浅”在福建驻北京办事处。由于展期逼近，赴新日期在即，他们兵分两路，5人先抵广州候机，一人抱着两大盒福州年糕，上北京取签证。到了福建驻京办，因电梯故障，保管签证的人员正下楼外出，几乎擦肩而过，幸好保安人员及时提醒，他才上前拦阻，险些失之交臂。年糕换签证，一时传为佳话。拿到签证后，马上乘国内航班赶赴广州，第二天同飞新加坡。心情之紧张、过程之曲折，至今仍心有余悸。

此次展览果然打开了新局面。一颗罕见的“银裹金”田黄，吸引无数人眼光。雕刻家利用田黄石的银色外皮，巧妙地雕镂九条祥龙，盘旋于金黄底部之上，气势非凡。整件作品重达230克（约四两），俗谚“一两田黄一两金”，足见其珍贵！可惜本地藏家未出手，被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购得，珍品最终落户宝岛。另一件寿山峨眉石《大群马》，高达1.7米，体积硕大，无法搬上二楼展厅，只得陈列在中华总商会入口处，气势雄伟，却无人问津，也无法退货。最终由画廊自购，暂存付费仓库。后来经友人介绍，被一位马来西亚同学买下，安置在芙蓉家中客厅。我们深怕运输、卸货和搬运过程有闪失，一路护送，直到马群平安到达，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欢声笑语中踏上归途，往返600公里，一次难忘的“护马”征程。

展品中还有出自名家的大型漆画屏风《三峡风光》、脱胎漆器、建白瓷、精美石章和圆雕，琳琅满目，现场篆刻表演令观众流连忘返。一批文革题材的白瓷作品，意外成为展览的“新宠”。当初中方视文革产品为毒草，拒绝出口。几经交涉，最后

以现金买断，不另开单，才得以运出。其他货品则以代售方式展销，大大缓解了资金的压力。我们一如往常，薄利多销，实现“三赢”。此种“代售”方式，也由此成为我们今后合作办展的主要方式。展览期间，产品以优惠价格售出，为减轻参展者退货的压力，我们又动用部分利润，收购少量余货。存货增加了，利润减少了，却赢得了口碑——这正是画廊立身之本。

一次有意义的突破

半个月后，1987年12月底，我们在中华总商会二楼展厅又举办一场“福州东方书画社藏画及寿山石章展览”。东方书画社是我们在福州最早结缘的合作单位，经理梁桂元画家出身，眼光独到，既能组织名家书画，也能提供各类货源。不同的是，他的货品必须以买断方式交易。1987年上半年，他们赴香港举办寿山石展，领队是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一行人住在弥敦道三流旅社，以快熟面充饥，生活十分清苦。展览成绩不佳，许多展品滞留在港，有待处理，颇为棘手。

我专程赴港参观，买下一件自己钟爱的寿山石雕“五子弥勒”，珍藏至今。过后我向梁经理建议，把展品转运至新加坡，以代销的方式，与先前积压的书画一并展出。此事颇费周章，后经福建省省文化厅批准，仍由副厅长本人带队，才顺利办成，时间虽仓促，但我们还是干劲十足，迎接挑战。除石雕和印章之外，展览还汇集了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钱松喦、陆俨少、吴冠中、黄胄、关良、郑乃珖、叶浅予、唐云、程十发、朱屺

瞻、石齐、宋文治、谢稚柳、陈佩秋、李苦禅等名家作品，阵容浩大。

当时艺术品市场依然不景气，展览效益一般。我们以心比心，善待对方，建立互信。展后他们决定余货交由我们代销，体现了对我们的信任。诚心和傻劲终于换来回报，更多单位和个人愿意与我们合作。画廊的展览次数，也从最初三年的5场，飙升至1988-1994后七年的43场。从第一个十年（1985-1994）迈向第二个、第三个十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5年2月

下海杂忆之四

埋首干 勤耕耘 十年长路苦与乐

走上艺展不归路

这是一条不归路。1988年新加坡经济不景气，我们仍咬紧牙关，在艺术品展览之路上继续前行。那年举办了4场展览：第一场在年初，与前一场仅隔一个月，匆匆忙忙，受一家塑胶工厂委托，更生美术研究会协办，在珊顿道职总大厦大会堂举行。展出我们并不在行的树根雕，作者是福州知名雕刻家屠一道、屠刚父子。艺术性不俗，不失为一次大胆尝试。展览费用全由商家承担，我们只负责策展、图录、宣传和布展，按销售额抽佣。场面壮观，但经济效益平平。大胆尝试嘛，哪怕做一次义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泰然处之，从中积累宝贵经验，也学到不轻易接受外界委托，贸然行事的教训。在展览过程中，雕刻家对经济效益并不在意，国内赚钱，国外赚名。毕竟中国是大海，小池之侧，醉翁之意。曾几何时，他已借道瑙鲁，进入美国。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正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阳光道和独木桥并存。4月，我们在中华总商会展厅举办“名家书画及寿山石艺酬宾展”，以黄永玉《晨荷》为封面，将积存的书画和新增的展品，组成一个展览。其中有老画家关山月、陆俨少、李可染、唐云、郑乃珖、程十发、宋文治的作品和名家石雕。虽说曲高和寡，知音难寻，但好过困坐门市，守株待兔。

石书画综合性大展

同年8月，我们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举办一场盛大综合性展览——“福建著名工艺暨寿山石雕大师作品展览”。此前与市工艺品公司联展后有了良好口碑，福建省工艺品公司也找上我们，合作方式大致一样。我们介入组货，亲力亲为，力求产品多样化，面向广，价格贵贱相宜。实验厂厂长洪汉语和篆刻家等人受邀莅新，协助促销，取得良好的业绩。厂长十分开心，赠我陈文斌寿山石精品

《伏虎罗汉》，作者利用巴掌大的通灵寿山旗降石，紫色雕成栩栩如生、强劲凶猛的老虎，上方橙色石头被刻成躯体倾斜的罗汉，面带古典希腊式神情，伸出



孔武有力的长臂，强力按住虎首，令其动弹不得，虎威尽失，寓意奋发，我珍藏至今。

年底，兴艺、新天书局、福建省出版外贸公司、福州东方书画社联合在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举办“中国当代出版物暨名家书画展览”。对书本的热爱，是当初创立新天书局的驱动力之一。之前曾尝试进口少量图书，其中如《陈嘉庚传》、厦门大学出版的《汉英翻译》等书都被禁掉，还得自费退回中国，手续繁琐。但爱书之心不死，后在福州联系到福建省出版外贸，由他们组织货源，加上我们的存画，办了一次书画双馨别开生面的展览，兼具学术与艺术意义，参观者十分踊跃。展出的图书有美术类，以大型画册为主；保健类，包括中医经典、气功，拳术等；知识类，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四库全书大辞典等；少儿类，有儿童故事、识字卡、习字帖、幼儿学画等；文学类：如中国大陆和台湾当代小说、诗歌专集等，蔚为大观。绘画部分以丰子恺的《春日》为图录封面，另推出关山月的《山高天旷》、吴作人的《鱼乐图》、林风眠的《水鸟》、宋文治的《黄山晓云》、钱松岳的《蓬莱三岛》、石鲁的《收获》、何海霞的《劲松》等大师佳作，同场还展出启功、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费新我、萧娴等当代知名书法家的作品，书画并陈，别开生面。之所以有条件展出众多大师级的水墨画和书法，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文化人手头拮据有关，他们靠廉价出售手头的早年名家赠画，获取第一桶“金”以济困。改革开放曾惠及各个方面，让海外画廊有机会以较低成本获得优质艺术品。

携手雕刻工艺品总厂

1989年，我们举办7场艺展，刷新纪录。一月份《迎春酬宾展》，四月份“老中青画家作品和名家石雕展”，七月中旬“关曼青画展”，下旬“福州工艺品展览”，8月下旬“福州寿山石珍品展”，11月中旬“吴勋虎展”，12月下旬“钱松岳遗作展”，写下夫妻档早年拼搏的故事。回首当年，不知靠什么精神支撑，才有这么大的爆发力。这一年最具突破性和长远意义的活动，当属与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总厂的丰富物资和人力资源，往后成为兴艺强有力的后援。兴艺与总厂的结缘，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福州有石雕厂和雕刻总厂，不同办公楼，车间和陈列室。石雕厂在地面层，方便打交道。总厂前方有一道围墙，金字招牌，底层是仓库，有旋梯通往二楼，设珍宝馆、雕刻研究所。办公楼位于大楼一侧，有边梯相通。当时的感觉是，石雕厂平易近人，总厂高不可攀，我们首先与石雕厂打交道。还记得第一次来到石雕厂厂长办公室，期待他推荐田黄。他从抽屉取出几方小田黄放在我面前，显然在考我，看出来他是一位有城府的厂长。那时我对田黄是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满头雾水，不知所措。总不能在考官面前出丑，我说都要。他报了价，不贵，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花钱买乖，学习田黄的第一课。反思知识是为了传播，而画廊是传播知识的媒介，以心比心，我不欣赏厂的长那一套，却也能理解他的生意经，做了朋友。通过石雕厂的领导，我们拜会福州石雕界第一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宝庭，敬佩他不求闻达的品格，欣赏那独具特色的古兽和仕女的

精湛雕艺，可惜几年后他过世。但是，真正把周宝庭遗作成批引入新加坡的却不是石雕厂，而是雕刻总厂。其实，我在福州也曾与总厂打过交道，并选购了几件作品，因厂方态度冷漠而未买成。1988年，总厂与新加坡一家空头乡镇企业合作办展，新加坡公司临阵退缩，总厂处境尴尬，新加坡福州会馆郭秘书希望我们能帮上忙。刚巧展品中有一批馆藏周宝庭精品，我喜出望外，全数买下，解了总厂燃眉之急，从此我们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兴艺与总厂联办“寿山石珍品展”，并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由福州文化先驱潘主兰题字和作序的《寿山石珍品集》，以总厂名家作品为号召，结合之前我们收集到的雕件，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寿山石展，提升兴艺的名气，并开启与总厂长达近40年的合作佳话。

从福州走向北京

我们与画家的关系，也有突破性的发展。1990后，兴艺从福州扩展至北京，直接联系画家。这样做一则考虑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而台湾对大陆名画的需求急剧上升，导致赝品泛滥。为提防上当受骗进而误导客户，我们决定停止从间接渠道进货。二则遇到两个机缘，一是1989年在福州邂逅湖北篆刻家詹志峰，他刻了多方印章，要上北京送画家，我便随同他一起去。第一次在李可染画室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资深画家，老成持重，把友人送来的印章钤了一遍，仔细端详一番，收下两方，其余退回，说道：“其余几方不适合我用。”也是通过詹君的关系，我结识了中央美术学院水墨画家贾又福、北京画院画家杨廷

文、石齐等，后来办了他们的水墨画个展。贾又福后来在兴艺的光谱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彼此的友谊维系至今。其二曾在新加坡介绍过福建政协画家的作品，其中一人的兄长杨红太在北京中央美院任教，她帮我打开通往美术学院之门，认识美院油画教授杨红太，进而结交马常利、潘世勋夫妇等，这是后来画廊持续经营一系列教授级油画的由来。

脚步不停，联系扩大。我们全力以赴，展览逾显火热。1990至1994，每年艺展大约6场，平均每两个月一场，基本劳动力是我们夫妇俩外加一名员工。

十年办47场展览

1993年兴艺从幸运商业大厦迁到乌节坊，虽然两者都在乌节路，但优劣显见，前者商店混杂，不利画廊的生存，后者规划整层集中画廊、古玩等行业，并辟有展览厅，主要供内部租用。我的经验是，画廊群和展厅并存，有利画廊业的发展。只要经营得法，每家画廊有其独特魅力，就足以吸引不同爱好的客户，比较和竞争可促进画廊业的正面发展。而且，兴艺还可充分利用现成展厅办展，不必老是出入中华总商会展厅，既省力有效，又令观众眼目一新。

兴艺十年（1985-1994）合计办了47场展览，平均每年4.7场，每场无不殚精竭力，全心投入，并亲手编印图录，寄送客户。后期画展次数明显增加，依次为1990年6场，1991年5场，1992年7场，1993和1994年各6场。其中油画开始占上风，福州木雕是我们

关注的又一展览主题。1991年应印尼友人之邀，兴艺组织福州雕刻总厂大件作品转往雅加达沙希惹耶大酒店办展，打开市场，扩大影响。1992年第二度在诗巫举办“福州书画工艺品展”，大大提升兴艺在砂拉越的知名度。1993年我们把目光投向吉隆坡，在精武体育馆展厅举办“中国南北画派暨寿山石雕展”，为开拓半岛的艺术品市场作了铺垫。

画展与画册大丰收

第一个十年后期，书画展有北京中央美院教授“杨红太油画



马常利油画作品《草原上》

展”、“马常利油画展”、“潘世勋油画展”，北京戏曲学院“王忻油画展”、中央美院中年画家“李延洲油画作品展”、北京画院画家“石齐画展”、福州资深画家“郑乃珣画展”。兴艺还举办新加坡本土第二代画家“六贤作品精品展”，本土第三代画家“陈子凯、林子影、吴瑞源绘画精品展”，居新北京女画家权正环的“锦上添花油画展”等。继1989年出版《寿山石珍品选》之后，兴艺再接再厉，1990至1993年先后推出的画册有：《小枫小宁水墨画集》、《邱受成画选》、《郑乃珣水墨画集》、《杨红太油画作品选》、《王忻油画作品选》、《郑大千花鸟画集》、《马常利油画选》、《潘世勋油画集》、《蒋采萍粉油集》、《林学善雕艺》等，收获满满。

文字初心总难忘

平日离不开文字，下海后亦然。1991年4月，手头稍宽裕，便傻乎乎自费出版彩色杂志《艺术天地》，纸质上乘，内容充实，免费赠送。先后出版三期，每期间隔约4个月，单枪匹马，难以为继，何况还必须为展览出版图录和画册呢！事隔30年，如今把这三本艺术杂志捧在手心，沉甸甸的，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无不注入个人心血。敝帚自珍，至今还感到十分欣慰。后来友人陈君接办，改为文艺杂志，我因专注于画廊业务，无暇他顾，只能祝愿他持之以恒，而他果真出了几十期，年过八旬后才停刊。

1994底，我应邀开始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开辟每周一期

的《艺海茫茫》专栏，撰写画廊生涯所见所闻所思。发表于12月7日的第一篇短文题为《几点经验》，开宗明义道出作者的心声：“朋友知我经营艺术品十年，问我有何秘诀。我说，秘诀谈不上，几点经验倒是值得一提。一言以蔽之：兴趣、追求和兼顾他人利益。”专栏前后持续五年，写了两百多篇，以1999年的《大结局》收官，后来选编出版三本小集子。

结语

作为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我们出版了由新加坡国宝级书法家潘受题字的《兴艺十年》。封面汇集田黄、木雕、油画、水墨画4件名作，内容图文并茂，收入拜会李可染、周宝庭等名家的照片，以及众多大师的书画、寿山石雕、木雕、牙雕精品。我在前言中写道：“在人生旅途中，十年不长也不短，期间甜酸苦辣，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然而，聊以慰藉的是，在各方友人的关怀下，我们埋头耕耘了十年……”书后列有致谢名单，表达兴艺的感恩之心。三十年后重读，诸多友人已作古，令人不胜唏嘘！

2025年4月

下海杂忆之五

女儿心 亮晶晶 助力画廊更上层楼

1995至2005年，是兴艺画廊承前启后第二个十年。女儿书慧加入画廊，后生可畏，直面挑战，为兴艺注入新的生命力与艺术激情。她聪敏好学，工作认真，具有审美天赋及亲和力。在此之前，兴艺已积累十年经验，她耳濡目染，很快就掌握经营之道。她待人坦率，对画家和客人一片真诚，深得信任和爱戴。在她的参与下，兴艺第二个十年共举办58场展览，超过首个十年的47场，成就不俗。

艺展向绘画倾斜

画廊重心明显地向绘画倾斜。1995年推出“余家乐非洲印象油画展”、“立陶宛蚀刻画展”、“杨延文山水画新作展”。杨延文是北京画院资深画家，是我们移师北京，开拓绘画领域后开始结识的三位水墨画家之一，另两位是中央美院的贾又福教授和北京画院的石齐。“杨延文山水画展”邀请新加坡社会名人兼书

法家潘受先生主持开幕，书慧首次担任司仪，表现沉稳自信，备受赞誉。之后，画廊又举办“王益鹏教授油画作品回顾展”、“神游天地间—贾又福中国画观摩展”、“江山如此多娇—马常利油画新作欣赏”、“名家书画真迹展”、“两代人—马常利、马路父子油画展”、“山花烂漫—李天祥·赵友萍教授油画展”、“许仁龙山水画展”等20余场。

2002年一连办了三场画展：“陈辉写意油画”、“闫博油画个展”和“生命的律动—陈钧德油展”。两年后又举办“异国风情—王少伦的油画写生”。书慧为贾又福水墨画展、李天祥、蒋采萍水粉画展、闫博油画展、上海画家陈钧德油画展布置场地、统筹开幕、图录或画册的制作，一丝不苟，先后安排著名眼科医生兼收藏家林少明教授、中国商会会长、中国驻新大使馆文化参赞，企业家兼收藏家郭良耿作为开幕主宾。身为开幕式司仪，书慧的风度和气场，屡获中外嘉宾一致赞许。看得出来，书慧投下极大的热诚在画展上。

2001年她设计出版《许仁龙水墨画集》，次年更接连推出《贾又福—神游天地间》、《谱新章—陈辉油画选》、《陈钧德油画明信片套》、《闫博—生命的色彩》等画册。2003年设计出版画册《李延洲油画选》。此外，她还认真地地为参展画家编印精美的展览图录和台历，内容与质量皆创新高。

才华备受肯定

资深画家贾又福对书慧的才华赞赏有加，不止一次邀她到北

京小住，愿意亲自传授绘画真谛。中央美院老教授、油画家马常利对她设计的展览图录评价很高：“此次书慧所设计的图录，我与静森都很欣赏。认为图录精巧、雅致、画面安排有序得当。有利于对每幅画的欣赏。加之印刷颜丝色也较明快，故而图录颇具清新之意。”年轻的北京创新型画家闫博，也十分欣赏书慧设计的画册：“……再见到她，是在新加坡，忙我的展览。她拿出为我设计的画册给我看，我一直认为那一本是我所有画册中最精美别致的一本。”

书慧深知艺术经营的艰辛，因为不是每一场画展都能顺利过关。我们有过画展连一幅画都没有卖出，但大家并不气馁，靠的是“勤能补拙”，以时间换空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总是无怨无悔地为父母分忧和减压，尽量把繁杂事务揽在身上，对非绘画类的展览亦尽心尽力。

寿山石攀新高峰

书慧加入画廊之初，即与兄弟合编*The Art of Shoushan Stone*一书，确立了推广寿山石的基础。1996至1998年，兴艺先后在乌节坊举办“八大元老作品展”、“勇攀高峰”、“后起之秀—寿山石雕创作精品展”。这三次展览囊括了当时福州石雕界老中青雕刻家，也是我们在福州单位之外自行组织的个体展览，每次邀请5至6位雕刻家赴新展示雕艺，以不同方式推动寿山石和增进经济效益。除了元老是福州第一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外，中青年雕刻家后来也都大多晋升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女儿和我为

此感到慰藉和自豪。于是我们再接再厉，又办了双人展如“两代人——石卿、白羽父子寿山石雕展”、“黄丽娟、刘东石雕作品展”、“陈祖震、张伟石雕展”、“百石争辉”、“石美，艺更精”、“石癫、刘爱珠、张伟石雕作品展”、“艺海寻英”、“家园—陈礼忠动物题材石雕展”、“黄丽娟创意石雕”等，总数不下二十场。其他艺术类别方面，曾举办专题展如“半世纪的风采—中国当代雕刻与陶塑展”、“林学善、朱庆棠木雕展”等，这些展览有助于寿山石文化在新加坡逐渐发扬光大。1997年兴艺在新加坡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宝藏展，有所斩获，但第二届艺博会因经济不景气而告吹，预付的两万新元租金也就泡汤了，从中认识到市场的风险。

吉隆坡“美的升华”展

兴艺第二个十年加强了马来西亚展览活动，推出三个主要展览。1997年“美的升华”展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船运货柜因课税问题受阻于码头而迟迟未能布展，工作人员只能在展场苦苦守候，直至船务公司为我们争取到免税通关。大伙以展厅为家，漏夜布展。展览由书慧担任司仪，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企业家林源德学长受邀主持开幕。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专程运送的馆藏寿山石雕精品《井岗山会师》，首次在国外亮相。这次展览展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盛况空前。2001年，兴艺在吉隆坡万豪酒店商场 Starhill Centre 内设立分支，奠定在马来西亚开展业务的基础和人脉。2002年，兴艺与柯腾芳领导的创价学会在吉隆

坡画廊联办“陈辉油画展”。柯先生是兴艺结识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我们一家与他建立了深厚友谊。2003年12月，在兴艺的配合下，创价学会在其宏伟大厦内的综合文化中心，主办一场盛大的“中国当代大师级艺术家精品展”，展出水墨大师贾又福、漆画大师郑益坤、木雕大师林学善、雕塑名家朱庆棠的精品，热闹空前，影响深远。

画廊迁入百利宫

1999年，本地11家艺术品商店，包括兴艺、新华、四宝斋、璦迪、龙华、高峰、复兴、好望角、科尼古玩、美伦画框，从乌节坊迁至百利宫（Paragon）。此处各方面条件都远胜过乌节坊。书慧对画廊新址、内部装修、和宽敞舒适的展厅都很满意，工作激情更加高涨。新加坡民间画廊更上层楼，热火朝天。第二个十年期间，展览场次一再刷新，内容更多样化，覆盖的地域更广了，工作更忙碌了，再苦也要全力以赴，书慧更是全身心投入，不但为画展设计精美图录，还独自编印几乎全部非绘画类图录，从格式、大小、字体、中英说明、用色、折叠、纸张、印刷的选择上，无不别出心裁，像对待一件件艺术品，把设计水份发挥到极致。此外，她还十年如一日，每年年底百忙中不忘以画作或寿山石、木雕，设计富有创意的台历，分赠同行、收藏家和艺友。1996、1997的台历分别选用杨延文和贾又福的水墨画，1998以《色彩之歌》为题、推介中国当代油画作品，1999年的台历反映中国当代雕刻陶塑艺术，2000年凸显李天祥、赵友萍两位老教

授的画油，2001年以林学善、朱庆棠的木雕精品为主题，2002年制作陈钧德油画盒式明信片套，2003年收录王少伦的俄罗斯风景写生，2004年则以一种独特方式，展示世间稀罕的田黄珍品。每份台历堪称艺术纪念品，体现她对美的执着与敬业精神。她还自告奋勇，帮我从报章每周专栏“艺海茫茫”的短文中，选编出版两本小品集。

福州举办盛大庆典

2004年6月，兴艺在福州举行二十周年庆典，书慧虽显消瘦，却神采奕奕，风度翩翩，重展当年全新小学演讲比赛的雄风、中学名牌司仪的英姿、画展开幕式主持人的本色，在庆典舞台上发表一篇“书慧式”的讲话，字正腔圆、情真意切。兴艺在第二个十年的业绩，大家有目共睹，但她不谈自己在兴艺走过的十年路，而尽说“家事”：如何“目睹”父母待人处世和践行共享之道，如何出于文化使命感，“（父亲）人到中年，毅然辞去一份稳定的工作，进入另一个对他来说是相当陌生的领域，希望借此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感受到艺术的美”。最后话锋一转，兄妹三人感谢父母“给了我们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感谢他们对我们生活起居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我在许多性格上的缺陷给予的包容。你们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都是她的肺腑之言，真挚感人，在场比她年长许多的嘉宾敛神屏息，鸦雀无声。她的发言令全场动容，随即掌声雷动。没有人预料到，九个月后，2005年3月13日，她竟因病英年早

逝。消息传出，画界震惊，友人痛惜。

内心的一段感情

从福州返回新加坡后的一段日子，她的健康明显下降，但依旧泰然自若，埋首工作，拒看医生，独自完成10月和12月两次展览的图录设计，一是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举办的“名家名石名作—寿山石展”。另一是在新加坡、吉隆坡、古晋举办的“非常精品—寿山石、福建木雕、缅甸翡翠展”。病中的她，还亲手编印



书慧生前工作照

2005年台历。设计新颖，在清清淡淡的米黄色封面上，以略变形的英文字母、自上而下竖排一行：TRUECOLOUR（本色），上方铺设色彩各异的“色彩美”三个小字，宛若她生命的自白。2005年新春，她安排一家人短途船游，回程上岸后身衰力竭，陷入昏迷状态，住院两个星期，奇迹般恢复常态，在医院每晚与探病的父母紧紧拥抱，千般依依不舍。后争取出院，欣喜万分，詎料次日凌晨腹痛再度入院，却因为医生的疏失不治，亲人无不摧心撕肺，无限悲痛！

书慧逝世时年仅31岁，倏忽20载。往事如绘，时现脑海，挥之不去。她遗留下的日记里，有一则写于加拿大17岁那年，提到从大叔叔那里获知“老爸”当年的一桩冤案，被国安机关抓去坐了两年牢，她写道：“太没人道了！想到妈妈当时带着三个孩子，含辛茹苦，我恨死那些人！下定决心，一定要念完书，立志回国孝敬父母！”她该不会为了怕花钱和急于报答父母而投身画廊、忘我工作而鞠躬尽瘁吧？想到这里，不觉老泪纵横……

一张凄美的明信片

2005年1月21日，书慧寄给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会长柯腾芳前辈的明信片中写道：“柯先生：您好！寄上上回您在新加坡觉得还不错的那套衣服给您的小孙女。如太小，可以送人。如太大，可以迟些再穿。一点点很小的心意，请您别介意！

“您不要觉得我会嫌您罗嗦或烦。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关心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能健健康康地度过。身体是我自己



的，却要你们这么多人来照顾、担心，是我不争气，尤其觉得对不起我父母。您的不断关心，我在心里很感激，真的！我实在不想令你们的心意白费。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和东西要一起做，对吗？如一块旅行、一起去欣赏艺术品……我会牢牢记住，要努力，而且要有成绩！谢谢您，您的鼓励是我的原动力之一！小小辈书慧。”

我的挚友、书慧所敬重的忘年之交柯腾芳先生，后来将明信

片作为她的遗物馈赠我们。明信片的图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凄美，蓝色静谧的湖面，背景是半截绿色树林，中间是一张有靠背的白色长椅，空荡荡无一人。他说：“当时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我又联想到那份设计新颖的米黄色台历封面，似乎暗示要给世间留下“美的本色”吧？脑海中又浮现几个月前她在兴艺庆典上的不寻常发言，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结语

书慧是完美主义者，画廊十载是她追求极致的体验和实践。她为画廊、为家人、画家、客户、朋友，忘我付出，最终拂袖而去，仿佛冥冥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要她与所热爱的一切有个切割和了断，去追求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书慧的离去，标志着兴艺第二个十年的终结。

2025年6月

迎难上 不泄气 三千里路云月长相伴

2005年3月13日书慧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朋友们悲痛万分。贾又福第一时间从北京发来唁电：“惊闻书慧仙逝，我全家万分悲痛，顿觉一片茫茫然，不知如何替您们分担哀情，唯望您全家节哀，保重贵体，把书慧后事办好。”陈钧德从上海发来唁电：“惊悉书慧不幸病故，难以为信！其英姿、其才貌、其语音均历历在目，不绝于耳。我们实难忍悲痛，深致哀悼。”柯腾芳更是专程从吉隆坡赶来，与书慧遗体告别，回去后在传真件上写道：“她对谁都以宽宏爱心相待，也勇于向完美挑战，尽情发挥她美术设计的艺术天份和潜能，得到所有认识的人一致称颂和非常高的评价和友情……她实在跑完马拉松的人生！”

振作起来，十年75场展

料理完书慧后事，家人强忍悲痛，经过一番纠结和挣扎，为

了不让书慧的心血中断，大家决定重振旗鼓，重新出发，把画廊办下去。大媳妇辜佩爱辞去银行职务，加入兴艺，次子宇婴业余援助，两老以工作排解丧女之痛。众人合力延续兴艺的事业。

回首第三个十年（2005-2014），共举办各类艺展75场，比上一个十年的58场多出18场，画展占了压倒性多数，计58场。欣慰的是，我们依循书慧的方向，努力拓展中西画。书慧对绘画情有独钟，是贾又福、陈钧德、马常利、李天祥、赵友萍、闻立鹏等老一辈画家的忠实追随者。她在摄影、装裱、展示、推介各环节都亲力亲为。其中认识较晚的闻立鹏教授，对她更是爱护有加，慷慨让出所珍藏的数幅油画精品。书慧喜出望外，2004年底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计划飞赴北京向画家致谢，却因体力不支而作罢，数月后离开人世。她对艺术的执着，化为兴艺人前行的力量。十年如一日，不敢稍有懈怠。

合作创造“三赢”局面

书慧走后，我们按原订计划，于2005年6月和7月分别在吉隆坡和新加坡举办两场上海油画家陈钧德的个展，一是由柯腾芳领导的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和兴艺联办，在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举行，二是在新加坡百利宫大厦内的兴艺画廊举行。柯腾芳先生自2002年开始，一路与兴艺相伴，患难见真情，始终是兴艺难得的知音和精神支柱。他还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名义，为陈钧德出版海外第一本画集，并收藏一部分价格不菲的作品。画家夫妇决定亲赴新加坡，一方面为我们分忧，也从旁提供协助。最令我们



2002年书慧为陈钧德《生命的律动》油画展主持开幕式，右一为主宾——企业家兼收藏家郭良耿。

感动的是，虽然当时画家的市场价格已大幅上涨，但他们仍决定让利，维持书慧在世时双方同意的旧价，那无疑是雪中送炭，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销售压力，取得不俗的业绩，真正做到画家、画廊、藏家“三赢”的局面，我想女儿一定和我们一样高兴。

从1985年兴艺跨出第一步，直至2014年的整整三十年漫长岁月，一路辛劳苦涩，柳暗花明，岸阔浪平，靠的是我们对画廊真谛的认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艺术家的崇敬，对客人的诚信，和对“三赢”的执著。三十年来画廊是在学习、传承、发展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老中青画家阵容强大

第三个十年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首先，展览方面，中国资深画家继续受到重视。继书慧于2002主持陈钧德第一场“生命的律动”个展后，我们接手办了他的两场个展——2007的“陈钧德纸本画展”和2010的“陈钧德真情油画·纸本画作品画展”。2013举办陈钧德、许锡勇、陈楚智“三人行”联展，进行别开生面的中新油画交流。之前于2007年举办的“中流砥柱—中国当代主流画家作品联展”中，展出贾又福、徐志广、陈钧德，马常利、蒋采萍、刘晓、许仁龙、潘世勋、王忻、李天祥、闻立鹏、王少伦、李延洲、郑益坤、曾传兴、杨红太、陈辉、闫博、李木、赵友萍等的水墨、油画、漆画佳作，进一步提升兴艺的画廊形象。其中闫博、陈辉、李木、刘晓、贾又福父女、徐志广、许仁龙等画家在不同年份办过一次或两次个展。为了给画廊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也重视加强画家队伍，水墨画方面如举办新人王岱佛的“长江之歌”三峡水墨写生展、陈天的“生命的喜悦”荷花画展，赵小海的“自然之诗”山水画展。油画方面推介张强、曾传兴师生的人物画联展。但凡力所能及，我们本着一贯推广艺术的宗旨，努力引进实力派中西画家，2006年兴艺在北京设立分支后，着手在北京、成都、广州发掘油画新秀，包括徐志广的苹果树系列，杨绍军、高玉金和万晓笛的人物系列，赵亚南的风景和人物系列。他们各具绘画天份，题材各异，画风不一，共同特点是对于艺术的热诚，不贪图短期利益，与我们想到一起了。他们都是美术学院毕业生，有较大的创作爆发力。对

他们提供的作品，我们一律承受，并尽量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除了徐志广的画作被市场广泛认可，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之外，其他几位的作品销路乏善可陈，但我们不以市场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创作，仍为他们举办画展并出版画册。我们为女画家万晓笛举办两次隆重的个展，先后出版两本设计独特、精庄厚实的画册，作品和画册尽是她的心灵结晶，市场的反应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别人说我傻，但各花入各眼，今日缺人买，他日谁知晓？幸运的是，我们从画家徐志广那里取得一定的收益，足以拉长补短，挺过难关。徐志广，山东潍坊人，以生命昂扬的苹果树和桃树，藏区和江南的写生画和静物花卉，深得观众的喜爱和购买，我们多次为他办展，2011年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隆重个展，兴艺有幸走进中国首都的艺术殿堂，作品得到老教授、老画家和艺术爱好者的深度认可。总之，守住真善美的底线，得失由天，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世间总要有愿做傻事的人。

扩大画家的来源地

我们还把目光投向本地画家，大力推介第二代油画家许锡勇和陈楚智的艺术成就。兴艺于2006、2007、2011、2013为许锡勇办过展，也于2006、2008、2011、2013为陈楚智办过展。“半世纪的奉献—许锡勇艺术成就展”和“锲而不舍—陈楚智的艺术追求”，是令人瞩目的本地油画家个展，我有幸受邀在他们的画册上，撰文评介两位画家的艺术成就。2006年，我们还在兴艺北京画廊组织“陈楚智油画展”，吸引大批美术学院油画教授、资深

画家、收藏家和爱好者前来观赏，这是我们跑到异国促进中新艺术交流的努力之一。此外，我们也与观众分享本地其他油画家如赖凤美、杨可钧、陈伟煌、陈子凯等人的作品。2007年，我们展出第二代水墨画家陈世集、符致珊的作品。2011年，我们举办本地书法家林书香的个展。

兴艺也积极引进马来西亚等国的画家。2008年办过曾昭承、周国强、刘昆文、张耐冬、陈天送、马莫占丹（Maamor Jantan）六人油画联展，2010年推出马国砂拉越先驱画家蔡洪钟彩墨画展，2011年邀请马来西亚著名画家谢忝宋赴新举办“水墨世界”展，以及法国资深油画家Kowalczyk, Fauchere, Bonnefoit, 俄罗斯的Ivan, 荷兰的Lieuwe Kingma的作品的系列展览（2008、2009、2011、2013）、孟加拉国著名女画家卡娜油画展（2008），蒙古国青年画家乌干巴雅油画展（2009，2010），堪称百鸟争鸣，百花齐放。

展览活动在国外开花

随着兴艺海外分支在吉隆坡、北京的陆续设立，展览的地点明显多元化。第三个十年期间，我们在吉隆坡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办过2场大型展览，在Starhill广场内兴艺（马）办过15场，马来西亚艺术博览会1场，兴艺（北京）画廊6场，北京中国美术馆1场，另加新加坡百利宫展厅和兴艺画廊51场，Utraco 1场，新加坡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1场，新加坡The Ion Art Gallery 1场，新加坡艺术博览会2场。除画展外，也分别在新加坡百利宫



兴艺画廊和吉隆坡 Starhill 兴艺（马）画廊举办石雕展，有“自然狂想曲—魅力无穷的寿山石雕”，“陈文斌雕刻艺术近作展”，“艺海寻英—寿山石杰出雕刻家作品推介”，“黄丽娟现代雕刻艺术作品展”，“艺坛骄子—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员作品展”，“石的召唤—当代六位石雕高手作品展”，“点石成金石雕展”等，为福州寿山石文化在新马两地的拓展聊尽绵薄之力。与绘画展相似，石雕展也侧重中青年雕刻家。令人欣慰的是，与我们关系密切，从最初寂寂无闻而逐级晋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艺人就有林飞、叶子贤、潘泗生、陈礼忠、陈文斌、黄丽娟等，至于省级、市级大师，更大有其人。

从《画中仙》到三十年结集

第三个十年出版画册34本，超过第一个十年（15本）和第二个十年（12本）的总和，还不计这十年出版的展览图录75件和台历12件。每个展览都伴有图录的出版，寄给各地客户。最呕心沥血的出版物，应是2006年完成的谢书慧纪念册和2014年编纂的4本兴艺30年总结性专集。纪念册以《画中仙》为书名，贾又福题写，配搭陈钧德创作的书慧肖像《玫瑰色的回忆》。书中收录书慧一生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照片，日记、手工，以及画家马常利、杨红太、潘世勋、蒋采萍、许仁龙、闫博、郑益坤等人的肖像画，雕塑家林学善、朱庆棠为她创作的铜像，以及众人的回忆文章和诗篇，图文并茂，倾注了众人对她的深情和思念，盛赞



她的一片真心、善良、热诚和对艺术的执着。2014年8月出版的兴艺三十年《足迹篇》、《绘画篇》、《雕塑篇》和《贾又福篇》，呈现兴艺三十年走过的历程，办过的展览，出版的书籍、图录，各类活动、大事件、珍贵图片、合照等。2023年底，我们以这五本呕心沥血的著录为基础，在中国建立兴艺网站。

不正之风冲击市场

第三个十年见证了艺术市场的畸型生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爬坡，贪污腐败从潜伏、抬头到公开化，不过20多年时间，但因为中国体量惊人，贪污腐败也就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艺术界这个“圣域”也成了重灾区，画家、艺术品拍卖公司、画商、私下买卖，亦被波及，浊浪横流。艺术被极度商品化、炒作、造假、欺骗、行贿，无所不用其极。画商和拍卖公司纷纷来到这里，搜购乃至抢购本地人早期收藏的名家作品，掀起中国名画的“回流潮”。初时还属常态，往后炒风日炽，拍卖馆常出现天价拍品，真假难辨。更奇的是，许多“昂贵”名画被当成礼品，落入达官贵人之手。我知道有人送一个官老爷齐白石画，一真一假，真画收在暗处，假画挂在客厅。真画可托人送拍变现，动辄百万。遇到查案人员，便以客厅假画搪塞，蒙混过关，行贿者想得太周到了！有一回在四川宜宾遇见一个财主，提起名画，怒不可遏，原来那些年他从拍卖馆拍回价值近千万的“名画名瓷”，无一真迹，愤愤说道：“以后再不接触艺术品了！”艺坛之乱，可想而知。名画名石价格成倍成倍攀升，从市场或名家那

里进货已决不可能。守护库存或转向成了当务之急。

结语

这是兴艺第三个十年画家阵容变化、展览呈多元化的主因。2015年，习近平励行新政，全力打贪反腐，艺术品市场的不正之风戛然而止，2020年暴发全球新冠疫情，市场出现断崖式崩溃。市场恢复长路漫漫，画廊在不景气环境下该何去何从？这是兴艺第四个十年（2015-2024）要讲述的故事。

2025年7月

下海杂忆之七

形势转 守阵地 四十载不离真善美

时间朝第四个十年（2015-2024）迈进，画廊的处境艰难，门市冷寂。在这之前，百利宫画廊和古玩店或关门或搬迁，老牌画廊如新华美术中心、豪珍、好望角等另谋出路，唯有翡翠餐馆仍在扩张，而百利宫艺术中心仅靠几家画廊勉力支撑，难成气候。

2013年次子宇婴自创画廊“白色空间”（White Space Art Asia），落户中峇鲁文化保留区，经营现代水墨，与兴艺拉开距离，遥相呼应，在同龄群体中引起不小反响。2015年，为守住阵地，兴艺决定自购产业，准备搬离已留守17年的百利宫。

迁入亚历山大中心

2016年1月1日，兴艺正式迁入亚历山大中心二楼一个三百多平方英尺的小单位。百利宫原址则由白色空间续租，并独立承担高昂租金。回首百利宫17年，兴艺累计支付租金近三百万元。虽曾

经历艺术市场的黄金期，但萎缩的阴影步步逼近。以往还尚可
通过频密展览弥补门市的不足，后来却因中国高端艺术品价格畸型
暴涨，回流现象严重，货源日渐枯竭，展览与代销举步维艰。最
终，我们被迫转向，搬离百利宫以保存实力。但这也只是一厢情
愿的如意算盘，你有了退处，依然要付银行贷款利息，被固定资
产绑住，失去经营弹性。生意未见起色，产业却成了新的负担。

当初购入亚历山大中心商铺，缘于开发商既是客户也是朋友，
项目定位为酒店
兼商场，地点适
中，设计新颖。
我们为找寻退
路，几乎未多犹
豫，便以高价购
入。经过一番精
心装修，倒也不
失为美仑美奂独
具一格的画廊。

开业之初，
特别出版一本图
文并茂的小册子，
详列2016年1月
至6月的活动计
划，几乎月月有
展览。



2016年兴艺迁入亚历大中心二楼的一个小单位

新址上半年月月有展览

一月份：上旬举行新址开幕展，推出中国大师级、上海资深画家陈钧德教授纸本画新作。下旬举办贾又福水墨画及书法展，并同场展示福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朱辉的大型作品，以及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宝庭、林寿焜、陈敬祥、郭懋介（石卿）、郭功森、林元康作品欣赏。

二月份：推出本地书法联展，展出林书香、蓝炽群、李凌千、余桂和四人书法作品，并介绍吴开桃的微雕创作。

三月份：上旬举办陈钧德与本地油画家陈楚智、许锡勇、陈炜煌四人油画联展，并展出陈文希、刘抗、潘正培三位已故画家的旧作。下旬推出在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冯久和、林亨云、王祖光、林飞、叶子贤、潘泗生、陈益晶、陈礼忠、黄丽娟、陈文斌石雕作品。

四月份：分别推出林学善大师木雕与朱庆棠雕塑展，同场展示郑益坤、郑修铃，吴守端漆画、漆艺。继而举办马常利教授油画作品欣赏，并展出福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林文举、白羽、俞世英、黄忠忠、陈祖震的石雕作品。

五月份：上旬举办许仁龙、陈辉、谢忝宋、蔡小枫水墨画展。下旬推出杨红太、潘世勋教授油画联展，并展出石卿田黄精品《怀素书蕉》、《长眉罗汉》，叶子贤荔枝冻精品《寿翁》、王祖光的《坐观音》等。

六月份：举办中国油画院画家徐志广油画作品展，推介他独树一帜的苹果树、桃花，风景写生和静物系列。此前，兴艺曾安排徐志广在中国艺术最高殿堂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展，广受好评。

把闲暇时间留给自己

新址上半年的试运行，因规模有限、市场低迷，收益甚微。索性把生意看淡，把时间留给自己，与老同学、老顾客相聚，让个人兴趣得以舒展——旅游、探亲、访友、阅读、写作、书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2月，组织“怡和轩书法班”，在资深书法家林书香指导下学步。4月，回福州清明祭祀，与乡亲相聚，参观年轻艺人朱辉收藏品，得见清代莆田书法家郭尚先的真迹，以及近现代福州书画名家陈子奋、郑乃珖、潘主兰等名家精品。又从福州前往北京，与中年油画家徐志广夫妇同赴山东临沂，探访古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居，对他自小所受的书法熏陶和一家南渡后王家作为一级望族的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有幸品尝当地的兰陵美酒，联想起李白的名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印象深刻。5月与家人和友人同游北疆。6月11日应邀出席笨珍“林清祥综合楼”的揭幕礼和晚宴，感受这位在新加坡受迫害的反殖先驱，在家乡享有崇高的声望。

友谊之歌长留天地间

6月30日，应南大同学林源明夫妇盛情邀请，一批当年勇于抗争的南大生齐聚槟城，久别重逢，分外欣喜。主人以地道美食相待，又特意安排大伙儿前往浮罗山背，品尝名不虚传的山背榴槿，欢聚三日，谈笑风生，临别依依。同学情，难友谊，尽在不言中。7月又现身吉隆坡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的集会，并游览雪兰莪州的适耕庄（Sekinchan）鱼米之乡，在船上观赏飞鹰从红树林倾巢而出，俯冲争食的壮观景象。

8月，风尘仆仆飞赴上海，到松江探访友人，参观其豪华别墅，在农家乐用餐，别具风味。其间顺道游览西塘古镇，水乡两岸，杨柳依依，河面宁静，乌篷船徐徐而行，恍若时光倒流。翌日登上上海东方明珠，置身351米高的“太空舱”，俯瞰黄浦江两岸都市景观。随后前往龙华烈士纪念碑，凭吊当年死于蒋介石行刑队枪口的革命烈士，脑海中不禁浮现鲁迅为悼念遇害的文艺家柔石、殷夫而留下“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同月20日，又与1961年度华中高三乙班同学，越过长堤前往昔加末看望老同学，他乡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别有一番情趣。

9月，再次整装出行，与南大校友们共赴印尼峇厘岛，出席第15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规模盛大，校友自世界各地齐聚一堂，不仅见证南大被强行关闭的历史冤案，也重温云南园深厚难忘的情谊，彰显南大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风貌。大伙老当益壮，情神抖擞，畅游峇厘岛，陶醉在海景、梯田、艺美之中。

10月，与酷爱摄影的大儿子同游，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一位藏族青年充当司机兼向导。自成都出发，一路盘山越岭，虽惊险万分，却风光旖旎。稻城平均海拔近4千米，须克服高原反应与心理恐惧，才能朝亚丁三座呈品字型排列的神山进发。我们徜徉于阳光明媚的冲古寺和络绒牛场，或骑马，或徒步登攀，珍珠海、牛奶海景致奇绝。然而在风雨和严寒的夹击下，体力迅速耗尽，濒于极限，只能目送大儿子背负沉重的摄影器材，向海拔4600米的五色海冲刺。山麓秋色正浓，层林尽染，山巅白雪皑皑，气象万千。夜宿山间民宅，一早乘车登高观日出，白雾抱团，徐徐升腾，远处旭日破云而出，大地洒满金光。在云雾、日出、风雪、日出交识的瞬间，深切体悟生命的极限与壮美。

2016年，画廊虽遇转折，人生却因此拓展了新的视野，诚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东西交融绘画专题展

2017—2019年间，旅游热度依然不减，先后到过中国的篁岭、黄山、宏村、西递、杭州，大马的怡保、金保、务边、檳城、太平、十八丁，印尼的坤甸、山口洋，欧洲的匈牙利、捷克、波兰、德国，中国海南岛的三亚、兴隆。中美洲的古巴、墨西哥，欧洲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印尼的棉兰、亚齐、多峇湖，西亚的伊朗，中国的贵州和日本的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但是，画廊的艺术活动未曾中断。

2017年7月，为庆祝兴艺创建33周年，我们在乌节地铁站的ION购物中心4楼ION Art Gallery，举办大型“东西交融绘画专题展”，展出谢忞宋、陈辉、陈钧德、贾又福、许锡勇、林书香、陈楚智、徐志广等水墨画家、油画家，书法家的作品。为了呈现这项展览，我们还高价购入部分画家的新作，充实展品内容，精心设计20页展览小册子，并呈献“东西交融”对话会，由马来西亚著名画家谢忞宋博士主讲《我的水墨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油画实力派人物徐志广主讲《我的油画如何吸收东西绘画元素》。出席者十分踊跃，收效亦佳，弥补了亚历山大门市的缺口。

精品寿山石和经典油画展

步入2018年，一月份以“与您同在，拥抱艺术”为号召，在亚历山大画廊举办“精品寿山石展”，并出版一本26页图录。展现出名家优质田黄，其中有石卿的《仁者寿》（152克），郑世斌的《竹林七贤》（227克），吴开挑的微雕《七言千家诗》、《毛泽东诗词》、《道德经》、《论语》等，工艺美术大师林元康的《米颠拜石》、林亨云的《北极熊章》等，十分亮眼。

同年8月，在ION Art Gallery展厅举办“经典油画 美在其中”大型展览，主宾为马来西亚收藏家拿督黄种文、新加坡资深油画家许锡勇和新加坡收藏家施建华先生。展出陈钧德教授名作《金秋写意》，郭润文教授的《塔吉克女孩》，闻立鹏教授的《丘陵雪山》、李天祥教授的《曙光》、赵友萍教授的《农会主席》、马常利教授的《卓玛》，新加坡画家陈楚智的《沙球劳街



太行秋来风景异

旧貌》和许锡勇的《新加坡克拉码头》等，共赏共享，保持兴艺一向坚守艺术离不开真善美的理念。

中新马“妙笔生辉水墨情”

2019年3月，为配合兴艺35年，首次举办库存一般艺术品大清仓，为期一个月，反应热烈。同年7月，再度在 ION Art Gallery 展厅举办神州、狮城、大马三地“妙笔生辉水墨情”画展，出版以贾又福16平方尺大画《太行秋来风景异》为封面的小册子，展出中国画家贾又福、蒋采苹、许仁龙、陈辉、贾云娣、赵小海、王岱佛、蔡小枫、傅小宁，新加坡画家陈文希、潘正培，马来西亚画家蔡洪钟、谢忝宋作品，大部分画家经兴艺长期深耕，肝胆相照，是观众所熟悉的。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袭击全球，新加坡也未能幸免，

画廊活动全面停顿。我转而把注意力放在整理作品和建设网站，历时近两年，完成“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线上平台”——<https://xyarts.cn>，内容共分五大类：中国画、油画、寿山石雕、美术图书、杂项，呈现兴艺画廊走过的40年历程、其间写下非诗《呓语》：

线上纸鸢

微风艺远

若隐若现

知我者谁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天地浩渺

美在其中

人生几何

如梦如幻

唯有创意

光华永在

人生到处何所似

2022下半年疫情缓和后，出门变得格外谨慎，人们的心态和消费习惯急剧改变，门市业务难以为继，我开始专注网站的充实、运营和艺术咨询的工作。

一个
全球线上画廊
诞生了



欢迎
登陆 指导 交流 推广

弹指40载 1984 - 2024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因职务松散，疫情后出国的劲头依然不减。2022年9月踏出国门，到北马怡保出席一再延后的第十七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和先辈陈六使追思会；2023年1月，前往日惹探访儿子经营的印尼画家杜纳，欣赏他的巨幅画作，参观活火山和名胜古迹；同年4、5月到北京和福州探访画家和雕刻家，互报安康，了解他们

的现状，并反映在网站上；5月和10月先后游蒙古国和南疆，大开眼界，深感世界之多元化。2024年2月踏上西苏门答腊旅程，参观美丽的回教堂、皇宫、米南加保族母系文化，参观地道，缅怀被日军秘密谋害的文化人郁达夫；3月出席在大马芙蓉举办的第十八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舞台上的大字对联“南大精神铭记于心 五湖四海同窗欢聚”灿然映入眼帘，寓意深刻。4月游大湾区，喜见神州的长足进步。6月与家人同游上海，与儿孙一起感受外滩的辉煌灯火、汹涌人潮，沉浸在上海迪斯尼乐园五彩缤纷，尽情欢乐的氛围中。6月游内蒙古，7月赴山东与潍坊收藏家交流。10月游洛阳、龙门石窟、南太行的云台山、万仙山、天界山、红旗渠、大峡谷、安阳、开封等地，脑海中展现一页页中原文化的巨大画卷，印证画家贾又福笔下以石观化，太行秋来风景异的奇观，为兴艺第四个十年圆满收官。朋友说这是疫情后的报复性旅游，我不以为然，一则已届耄耋之年，同辈陆续成仙，正与时间赛跑；二则多走动，增见闻、保初心。其实，这些年我也着手收集旧作和撰写新篇，编辑《驿站余韵》一书，为兴艺四十年（1985-2024）和我个人写作生涯划上句号。这项努力并未白费，新书可望于2026年中与读者见面。

驿站余韵，“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笔下的“飞鸿”，何故闯入我的心房……

2025年8月

下海杂忆之八

守信用 讲协作 兴艺与总厂的关系

福州情结引导我与寿山石结下不解之缘，寿山石之缘又促成了我所主持的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与福州雕刻总厂之间一段漫长合作的佳话。

1988年，我有幸在新加坡结识马永祥厂长。当时兴艺才走过四年的历程，渴望更上一层楼。总厂则乘着改革开放的势头，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正是这个“天时”和新加坡的“地利”，再加上马厂长与我之间的“人和”，兴艺与总厂很快便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1989年首展一炮而红

双方的第一次重要合作，是1989年8月在新加坡联合举办的“福州寿山石珍品展暨名家篆刻表演”，反应热烈，成绩斐然。这项展览为双方往后的合作定下了基调：既注重经济效益，也不忘寿山石雕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后，逐年都有形式不一、内容多变的联展，均取得一定的成绩，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福州雕刻总厂前与杨小河厂长合影

兴艺与总厂的长期合作，并非单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中还包含着浓郁的福州情结。我们不仅为福州历史上出现过林则徐、林觉民、冰心等杰出人物而深感自豪，也为闽中瑰宝寿山石及历代涌现的能工巧匠、为寿山石雕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而由衷欣喜。看到寿山石雕为越来越多人士所认识和喜爱，我们不禁产生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满足感。回首往事，兴艺不仅为双方长期在新加坡联办展览而倍感欣慰，也为能走出新加坡、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推广寿山石雕而深感自豪。寿山石雕的声誉，由此逐步传播开来。

促使双方长期互动的因素

多年接触与观察，使我深刻认识到，总厂内部的多项积极因素，对双方长期而良性的互动起着关键作用。

其一，讲信用。尽管在商谈过程中，双方常出现不同看法，甚至发生过争执，但最终都能在互惠基础上协商解决。谈妥了就落实，从未中途变卦。

其二，讲实在。总厂上下干劲十足，不夸夸其谈，不漫无边际，既重视市场，也重视友情，不怕吃苦，踏实肯干。

其三，讲协作。由一位厂长和四位副厂长组成的领导班子，分工明确，又能密切协作。凡属工作需要，下属人员亦参与海外展览活动，既增长市场经验，又增强团队凝聚力。

其四，讲稳定。据我所知，总厂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在福州同行业内实属少见。自1989年双方合作以来，总厂人事基本未有大的变动。这应归功于卓有成效的管理，也有利于增强外商的信心。

其五，讲专业。总厂可谓内行人管事，上下皆精通专业，且敬业乐业，知己知彼，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出版《寿山石珍品选》的意义

兴艺与福州雕刻总厂的合作关系，三十多年始终未变。自1988年马永祥厂长莅临新加坡，与兴艺商定合作意向起，双方多

次联合办展。1989年8月，“福州寿山石珍品展暨名家篆刻表演”在新加坡一炮而红，推出大批精美寿山石雕。副厂长陈锡铭亲临现场进行篆刻示范，观者如堵。

兴艺首次出版图文并茂的《寿山石珍品选》一书，由福州书画界前辈潘主兰先生题签并作序，对寿山石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0年8月，双方再接再厉，共同举办“福州寿山石雕暨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重点介绍郭懋介、林亨云、陈敬祥、林元康、冯久和等老一辈雕刻家的精品，同时推出陈文斌、林东、林碧英、冯志杰等新一代高手的佳作。相隔不足一年，1991年5月，双方又联办“寿山石雕特选精品展”，冯久和的大型石雕《争艳》《天鹅湖》《长寿久安》备受瞩目。

次年11月，副厂长郭发桢率队，在皇后坊文物馆联办“首届福州木雕精品展”，展出福州名家俞运斌、王立忠、陈炳忠、林学善等人的作品，反响极为热烈。

在雅加达和诗巫两地办展

兴艺与总厂的合作并不限于新加坡。1992年1月，在兴艺安排下，双方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大型寿山石雕展。一货柜的展品，夜晚运入Sahid Jaya五星级饭店展厅，总厂正、副厂长与兴艺负责人通宵布展。这次展览给印尼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年9月，为配合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的召开，总厂与兴

艺再次联手，将福州寿山石雕的信息传播到马来西亚有“新福州”之称的诗巫市。

1992年10月，副厂长林福生率领著名雕刻家林学善等赴新加坡，联办“福州雕刻艺术品大展”，集中呈现寿山石雕、木雕与牙雕的名家作品，福州雕刻艺术更加深入人心。次年8月，兴艺与总厂再度携手举办“林学善木雕展”，马永祥厂长亲临现场，为林学善助阵。兴艺同时出版《林学善雕艺》一书，封面选用其代表作《达摩》，书名由著名画家吴作人题写，“达摩”形象一时风靡本地区。

影响延伸到古晋和吉隆坡

1994年6月，在“中国雕刻艺术品大展”上，兴艺向总厂订购柯利明的十八罗汉原作，被印尼藏家收藏。多位名家与后起之秀的佳作，以精湛技艺令观众叹为观止。

经过两年多的养精蓄锐，1997年2月，双方联手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首府古晋举办盛大的石雕展。华族文化协会会长拿督刘会干为展览主持开幕式，并认购数量可观的展品，为后期在古晋与兴艺联合创办国丽艺术中心奠定了基础。

同年10月，兴艺与总厂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联办“美的升华——中国寿山石雕暨名家书画大展”。郭功森等人合作、具有时代意义的寿山石雕扛鼎之作《井冈山会师》，首次在海外亮相，万众瞩目。展览在经济不景气的阴霾下，冲破重重难关，圆满完成使命。

杨小河助阵，兴艺更上层楼

1998年12月，双方在新加坡举办“半世纪的风采——中国当代雕刻陶塑艺术展”，展出20世纪50至90年代中国寿山石雕、陶塑和木雕精品。次年6月，兴艺在新址百利宫举办“心意（兴艺）十五年展”，总厂派遣干将——后来出任厂长的杨小河前来助阵，充分体现了双方长期合作的深厚情谊。

又一年后，“百石争辉——寿山石作品面面观”联展，以世纪之交的压轴之势，将双方合作推向新的高峰。副厂长陈锡铭、林福生亲自组织多件高档作品，满足收藏需求，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00年3月，马永祥厂长与杨小河风尘仆仆赴新加坡，参加“石美艺更精——寿山国石旧雕新作争艳展”。多位名家遗作与富有创意的新秀作品迅速成为抢手货，显示老买家鉴赏水平提升，新买家开始入场。

兴艺二十年庆典在福州举办

2001年12月，在总厂配合下，兴艺在百利宫画廊推出“福州雕刻总厂成立二十周年——珍贵寿山石雕藏品展”，备受瞩目。此后，兴艺进一步加强与总厂联系，在总厂大楼内设立福州兴艺分支。

新世纪最耀眼的一项活动，是2004年6月总厂协助在福州举办兴艺创办二十周年庆典。我们在总厂展示厅举办兴艺二十年图片展和座谈会，并在福州大饭店国际会议中心设宴款待海内外宾客，场面壮观，气氛热烈，宾主尽欢，留下大量珍贵影像资料。

其后，为进一步加强联系，我们在总厂大楼正式设立福州兴艺分支，与2006年在北京设立的分支遥相呼应。2007年4月，又在兴艺福州画廊举办四川万州画家王岱佛的《长江之歌》水墨画展。

随着寿山石国内市场不断扩大、成本日趋高涨，兴艺的经营重心逐渐转向绘画领域，双方合作更多转为支援性方式，一些高端产品开始回流。其后，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断崖式崩盘，兴艺与总厂业务均受到影响，但双方多年建立的深厚情谊始终稳固，并延续至今。

2025年9月

下海杂忆之九

重友谊 促交流 中新三画家佳话

一次精心策划的个展，北京油画界和艺术爱好者，认识了一位埋头耕耘、却不善于自我标榜的新加坡资深画家，2006年度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陈楚智。

陈楚智油画展在北京

陈楚智油画个展，于2008年5月24日，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新加坡画廊——北京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顺利举办，展出画家近作30幅。兴艺为举办这项画展，在网络、报章、杂志上做了大量推广工作。

北京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位处首都朝阳区王四营观音堂“画廊一条街”，大门前方是广场，绿树掩映，中央有一座喷泉。广场左方近大路边，竖起一面高4米宽3米巨幅双面广告牌，展示画家个人照、图像、主办单位，以及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这项活动的信息。



陈楚智油画展在北京

展厅灯光适宜，墙上画作疏密有致。陈列的作品，题材丰富，从新加坡的金融区、巷口、水果摊、咖啡座、苏丹街回教堂、三幅静物，到邻国马六甲河畔、槟城老街、峇厘风情、马来

甘榜、再到中国上海朱家角水乡、丽江古城、台湾旧民居，琳琅满目，给人以美的享受。

教授画家到场参观切磋

当天上午，北京油画界知名人士，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兼资深画家闻立鹏、李天祥、赵友萍、马常利、潘世勋、蒋采萍、王益鹏、中青年名画家清华大学的陈辉，中央美院的王少伦、徐志广、赵亚南莅临参观，欣赏画作，交流切磋。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中新文化交流，对陈楚智作画认真、用色不俗、取材新颖、艺术语言独到，留下深刻印象。

当天参观者当中，还有一大群美术学院学生，在观赏之余，

无不表示得益不浅，并与画家一道留影纪念。更难得的是，不少新加坡收藏家，包括商界人士陈先生、张先生、中医师谢先生、画廊主持人俞先生，千里迢迢，从新加坡来到画展现场，参与盛会。天津收藏家郭先生也慕名而至，与画家进行亲切艺术交流，并收藏其中两幅画作。主办当局和画家，设午餐招待与会者。筵开五席，宾主交谈甚欢，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与会者对兴艺的这项努力表示赞许，为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陈楚智画展于6月1日圆满闭幕。

交流脚步从未间断

1984年创办至今40载，兴艺一直秉承艺术优先、交流切磋、持之以恒的原则。

2013年12月8-29日，我们在百利宫兴艺画廊，为上海油画家陈钧德教授，新加坡画家许锡和陈楚智举办“三人行”中新油画家作品联展。

这是兴艺举办的又一次中新画家交流展。

我们首先着眼于艺术。陈钧德教授、许锡勇、陈楚智，都是各自国家的资深油画家。陈钧德生于1937年，许锡勇1938年，陈楚智1942年。他们对艺术的奉献，接近或超越半世纪，因风格迥异而拥有各自的欣赏者和收藏家。陈钧德以色彩强烈、线条明快、气韵生动为其特色，许锡勇以反映现实，留住历史、与时俱进为宗旨，陈楚智以行万里路、经营画面、寓创意于写生为己任。对兴艺同仁而言，他们亦师亦友，从他们的艺术实践和作品

中，同仁增进了对三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增进观众与藏家之间的沟通及交流。

与兴艺建立长期关系

陈钧德与狮城结缘逾10年，2002年首次举办他的个展。我们与许锡勇和陈楚智的关系，则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而正式的、有计划的个展活动始于2006年。三人在合作过程中，从相识发展为相知。这次“三人展”，是陈钧德教授在一年前提议举办的。

我们向两位新加坡画家转达了陈教授的意向，很快获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这与我们一向强调和推行“合作共赢”的原则不无关系吧。与兴艺交往的画家和藏家都知道，兴艺对画作的定价，既考虑到画家所在地的市场价，也十分珍惜人数有限、被上苍赋予审美心灵的买家的承受能力。我们一方面促进交流，一方面重点推介具有潜力、实力的画家，让艺术品在提升观众鉴赏水



中新油画家交流展，左起为陈钧德、许锡勇、陈楚智。

平的同时，还有保值和红利空间。画价高企不下时，画廊发挥主动灵活作用，促成画家、藏家、画廊三方互利共赢的局面。信守艺术底线，增进交流，互利共赢，

是这次“三人展”要争取达到的目标。对画廊来说，从艺术品、人品、探索精神角度选择画家，至关重要。合作三方既要重视天时、地利、人和，也须遵循市场规律，有理有节、互信互惠。

多年举办多次展览

基于这些前提，过去10年间，兴艺于2002年12月、2005年7月、2007年12月、2010年12月在新加坡先后为陈钧德举办过4次大小不等的画展。至于许锡勇和陈楚智，我们于2006年11月，为陈楚智、许锡勇办过个展；2007年4-5月，在吉隆坡举办“许锡勇油画艺术”个展，2008年在北京举办“锲而不舍——陈楚智的艺术追求”个展，2010年3-4月间，在百利宫举办“艺术本色——许锡勇个展”，2012年3-4月间，兴艺又先后在百利宫举办“昔日的风采——许锡勇油画展”和“陈楚智画布中的街景、人体、花卉个展”。兴艺与三位画家的最新努力，便是2013年12月8-29日在百利宫兴艺画廊内举办“三人行”中新油画家交流展。

这是兴艺与三位画家可持续和卓有成效合作的例证，也是观众和藏家接触中新一流画家，亲睹好作品的良机。对画廊、画家、观众和买家而言，重要的是在艺术实践、展示、欣赏和拥有的过程中，有一个清晰可寻的轨迹。久而久之，画廊、画家、观众和买家会产生共同的记忆，并在共同记忆中纯洁心灵、丰富收藏和审美互动。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果真如此，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2025年9月

下海杂忆之十

众星璀璨

锦上添花的艺术品收藏家

经营画廊数十年，经历过不同年代，接触过众多艺术爱好者，浮现出不少买家，一波接一波。然而，沉淀下来、真正得之不易的收藏家，却寥寥无几。曾经打过交道的收藏家，有大户人家，更多是小康之家；共同的特点，是对艺术的兴趣，甚至有一种说不清的痴迷。一个人，只要不是唯利是图、财迷心窍，总不缺艺术细胞。艺术爱好者之间趣味相投，切磋交流，也是产生收藏家的土壤之一。

联袂出击，屡有所获

兴艺是一家多样化画廊。各花入各眼，收藏家或跨领域，或单领域。有一位陈姓收藏家，巴士司机出身，后来成为车主，载送学生。退休后专收石雕、木雕、玉雕和雕塑，而且眼光独到，到处搜罗，曾收藏一套56件中国少数民族彩陶头像，高约30公分，解放初期作品，十分难得。他住政府组屋，一家数口，大大小小的雕刻品如何安置，煞费苦心。一生藉藉无闻，后因癌症逝世。1999年，百利宫十一家画廊联合举办开幕大展，我们为纪念这位

收藏家，特为他留下的丰富藏品举办了一场欣赏展，轰动一时。

每次发现“好料”，他总会呼朋唤友，结伴而行。囿于财力，他常常“提携”同好，分享佳作。其中一位年轻人，也姓陈，实力雄厚。这对师兄弟不时出入我的画廊，各有所获。师弟的兴趣更广，凡雕刻品、中西绘画，皆在其收藏之列，出手不凡，斩获更大。许多名家大件作品成了他的囊中物，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礼忠的大型作品《啸震沧海》，林学善的《蒲团达摩》等。他的求索精神更胜师兄，锲而不舍，尤喜早期、尤其是“文革”题材作品，木雕、石雕、牙雕、石湾陶塑、中西绘画、名家书法、内画壶等，不一而足。2017年，他更委托我主编精装本《峥嵘岁月》一书，收入各类精品逾千件，并在本地醉花林举办大型展览，令人大饱眼福。

执着一点，精益求精

这对师兄弟所受教育不深，但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艺术鉴赏能力和收藏水平，应了“高手出民间”的道理。他们并非大富大贵，却呈现出真正收藏家的本色。

第二类收藏家亦非大富大贵，但他们执着于一点，力求精益求精。我认识两位这样的收藏家，一位是印尼华裔，一位是本地人士，巧合的是，两人都对寿山石中的“帝王之石”——田黄情有独钟，非名石、名家、名雕不收，不在乎大小，只求其精，尤重上乘薄意。因此，他们保险柜中的田黄，不是黄金黄，便是银包金，且皆出自当代高人之手。

印尼收藏家郭君，珍藏郑世斌所刻银包金田黄《雪山雅集》，黄土银枝，相得益彰，堪称极品，不可多得。新加坡那位收藏家，则拥有石卿刻于1984年的黄金黄田黄《桃花源记》，以石皮呈现桃源景物，如绘如画，十分精彩。此石因重量高达624克，成为稀世之宝。当初购入时价格已然不菲，约新币25万元，林君甚至取消订车，勉强凑足款项。后来福州方面出价人民币2000万元（折合新币约400万元），他仍不为所动，足见艺术价值往往非金钱所能衡量。

艺术熏陶，富而好德

当然，藏家之中亦不乏大富大贵者。然而，这些人因受艺术熏陶，大多能做到“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有一位张姓收藏家，早年留学英国，太太为犹太裔，家财万贯，平日却短裤拖鞋，驾一辆旧车，到蔬果批发中心采购柑橘送礼，起初无人理会，待知其要进货数十箱，店主才连连陪笑，趋之若鹜。他是我的客人，常来画廊光顾，是贾又福作品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他曾向我吐露心中一桩“秘密”：为什么会喜欢上我的画廊——“因为第一次走进来，你招呼我坐下，以茶待客，分享艺术知识与体验，却不问我喜欢什么、要买什么。”作为画廊的重要收藏家之一，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低调、谦和。

热爱收藏，尽情享受

再说林少明教授，典型的大富大贵人家。其父林泉和律师，为华联银行创办人之一，积极参与华社活动，1939年徐悲鸿曾赠其

《奔马图》，上世纪50年代任立法议会副议长。林少明身为著名眼科医生与教授，家庭背景显赫，风流倜傥。他热爱艺术，亦能作画，出入艺术拍卖场所，对艺术品的兴趣与收藏，早已闻名遐迩。

因大学时期与林福寿同班，二人惺惺相惜，结为莫逆之交；又因其为陈嘉庚的外孙婿，与陈嘉庚外甥孙、大学同窗傅树楷交情甚笃。他还将多年积累的高超白内障外科手术技术，无私引进中国，成为天津、厦门等地的荣誉市民。虽属本地英语社会的佼佼者，除熟悉油画外，对水墨画亦情有独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为他补习华文，后来我琅琅入狱，关系一度中断。1999年兴艺移师百利宫后，画廊成为他与林福寿医生两对夫妇周日常去之处，他亦多次为我们的画展主持开幕式，收藏过贾又福水墨画、陈钧德油画及寿山石雕等作品。

林少明医生交游广阔，乐善好施，兴之所至，常以收藏品相赠。据我所知，他曾将所藏精美寿山石雕，赠予印尼总统美加华蒂、退休部长林金山等人。身为中央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为推广艺术，甚至借出部分藏画，陈列于医院通道两侧，让公众欣赏。其收藏范围广泛，多凭直觉与个人喜好：老中青画家、高端中端兼而有之，中西并重，本地、印尼画家乃至自己的画作，皆在收藏之列。他确实将收藏与作画视为游戏人生的一部分，从中获得快乐与满足。

艺术道上，结成知交

还有一类收藏家，长期与画廊打交道，收藏源于对画廊的忠诚与信任。我有一位怡保客人，是兴艺的铁杆收藏家。每逢收到

兴艺的展览图录，即便业务繁忙，也总要赶赴吉隆坡或新加坡，购藏陈礼忠、陈文斌、黄丽娟、朱辉的石雕作品，以及贾又福、赵小海的水墨画，陈辉的水墨与油画，陈钧德的油画。早年他亦热衷收藏杨善深、赵少昂的名作。

交往日久，我们成为挚友。他亦是马来西亚著名画家谢忝宋的重要支持者，在吉隆坡创设艺术沙龙，与画家密切配合，积极推广艺术，并曾协助安排谢忝宋与兴艺在新加坡办展，为新马艺术交流尽绵薄之力。受教育不高，但其家居布置雅致，艺术气息浓厚；还在怡保购置仓库，用以存放与展示早年收藏。平日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俨然谦谦君子，富而好礼，或许正是艺术爱好与收藏兴趣，在其身上发挥了某种奇妙的作用。

在吉隆坡，我还邂逅一位姓柯的高人，一心为其所领导的团体征集高端艺术品，我们因此结下不解的艺术情缘。他亦为团体艺术馆添砖加瓦，贡献良多。这是兴艺在漫长历程中有幸遇到的唯一一位非私人收藏家，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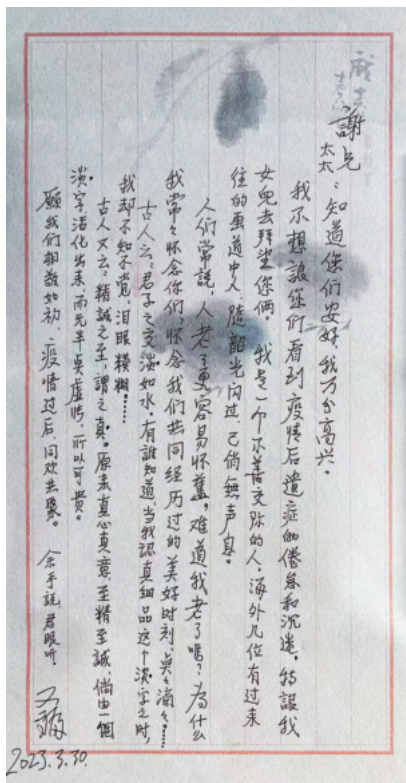
画廊有好作品，便会吸引好买家；有买家，才可能孕育出少数收藏家。然而，画廊要有买家才能生存，收藏家的角色则是锦上添花。兴艺走过四十年的漫漫长路，买家少说数以千计，他们是无声的多数，默默支撑着画廊的发展；而收藏家的出现，则托举着我们，向上、向善。他们都是兴艺的大恩人，同仁谨致最诚挚的谢意！

2025年11月

人间重晚晴

我与贾老师相识于1989年。那时，他已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颇具声望的教授与画家，却为人低调，谦和内敛。我们年纪相仿，彼此都在寻觅知音。交往渐深，我逐渐领悟他作画的奥秘，他也理解我经营画廊的理念。由此心意相通，有了共同的语言，交流既愉快，又彼此受益匪浅。我从贾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艺术与人生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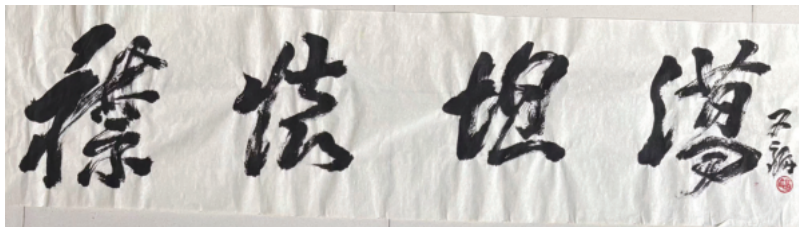
1993年，他开始少量提供作品，由我在新加坡有限度地推广。贾老师以太行山为创作基地，自创水墨画法，团团黑



墨中自有乾坤。然而，这类作品一时不容易被市场所接受，我们只能在潜在买家中耐心介绍，不敢奢望立竿见影。正是这种“只问耕耘”的态度，逐渐赢得了本地藏家的信任，市场也随之渐渐打开。这一切画家都看在眼里，对我们长期而细致的推动工作深表认同，尤其赞赏女儿书慧的眼光与执着。

1997年，受画家委托，兴艺在新加坡举办了大型展览“神游天地间”，反响热烈，出现一批买家和少数收藏家。自此，我们的关系愈发密切。我与女儿不时赴北京，登门拜访，情谊渐深，宛如一家人。书慧在艺术鉴赏方面，得到贾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对绘画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加深。

2005年，忽闻女儿书慧因病离世，贾老师第一时间发简讯慰问：“我全家万分悲痛，顿觉一片茫茫然，不知如何替你们分担哀情，唯望您全家节哀，保重身体，把书慧后事办好。”随后，他满怀深情地书写“画中仙”三个大字，以“怀念书慧画友”，后来作为书慧纪念册的封面题字。此后数年，贾又福老师的作品在国内艺术市场价格飙升，本地市场难以跟进，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始终保持不变。后来我因动了膝盖手术，两年未曾相见。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贾老师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更难有机会见面，但我们与其夫人及女儿云娣一直保持联系。2023年7月，贾老师让女儿转交一封信，并赠我墨宝“襟怀坦荡”，令我百感交集。2024年，他的女儿专程来新加坡探望我们，转赠另一幅书法——“返老还童”，我感激不尽，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2025年3月，在云娣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在北京一家餐厅重逢。久别再见，喜悦翻涌，瞬间化作泪水。重读书信，方知彼此始终惦念着对方——“怀念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时刻，点点滴滴……”。他细品“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竟至泪眼模糊，因为“真心真意，至精至诚，倘由一个‘淡’字活化出来，而无半点虚张，所以尤为可贵”。而我的回应，只有一句：“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这，便是我们之间将近四十年的持久不渝的友谊！

2025年12月

辑

二

艺
海
随
笔

色彩之歌

画家马常利写真

地铁像一只巨大的蚯蚓，刚从地底下探出头来，又陷入钢筋和水泥构筑的森林之中。黑夜早已丧失幽冥和神秘力量。蚯蚓在颤动，发出异样的叫声。思路的光束，在人造的亮光中活动，忽左忽右，摇晃不定。

“小心！”耳际响起中央美术学院卸任教授，著名油画家马常利的声音。光应声穿过现代森林，直奔原野，在马来半岛北端，浮罗交怡海滩戛然停住，时为公历1995年9月。马常利正伸出双手，帮友人攀下嶙峋的岩石。

64岁的他，瘦高个子，矫健身材。岁月的威力，只能夺走额头上方若干头发，却无法令它变质，望去依然乌黑而曲髻。诞生于河北省山海关回族之家，此番到马哈迪家乡，该不是远道寻根来吧？

生活、教育和艺术的追求，使他超越族群、宗教和地域的藩篱。从青年开始，他就意气风发，足遍新疆草原、天山脚下、青

海湖畔、湘西丛山、西藏高原，不断观察、寻觅、写生，用画笔和色彩谱写大自然的赞歌。

“他呀，就是那股劲。新婚燕尔，就抛下妻子，到人们视为畏途的西藏，挖掘艺术的宝藏。那里道路险阻，又不太平，去后音讯全无，真担心从此当上寡妇。”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的马太太，回忆早年的一段别离。“一天夜里，被阵阵敲门声惊醒，以为大祸临头。开门一看，竟是常利，蓬头散发，满身尘土，像刚打过仗似的。老天有眼，好像拣回一件宝贝……”

“那时候年轻，也不知什么是危险，凭一股激情，在艺术上拼命追求。”马常利一面说，一面望着大海，仿佛要看透其中的奥秘。“我热爱大自然和生活在当中的普通人，喜欢从平凡的生活和自然中去发现美，力图在画布上创造一种人和自然契合的和谐境界，既包含客观世界的美，也凝结着个人的真挚感情。”

马常利在油画创作上确是“老马识途”，又是采掘，又是冶炼，更注入自己的心血，融入情怀，构成具有韵律感的诗境。然而，正如原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教授所指出：“他的油画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却在于它的色彩魅力。”

寄望马教授，运用生花妙笔，为我们熟悉的南洋，谱写更多色彩之歌。

蚯蚓又钻入地底下，耳际响起隆隆声，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1996年

附文

三十年的永恒友情

2024年4月7日下午，惊悉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一生致力于油画教育和创作的人民艺术家马常利先生，今日上午与世长辞，终年93岁。消息从北京传到狮城，我们十分悲恸，深切哀悼。

犹忆去年4月5日，专程从福州飞北京，看望亦师亦友的马常利教授。认识马老师逾三十年，在新加坡办过他多场个人油画展，曾安排他在新加坡长住近一年，感受新马热带情韵，为自己的淡雅画风注入新的元素，期间还结识了许多新马画家和艺术爱好者，相互切磋，促进交流。

他是中央美术学院德高望重的资深画家，为人低调，和蔼可亲，孜孜不倦，佳作甚丰。近年三次病重住院，最危险一次是感染新冠病毒。惟吉人天相，一次次战胜病魔。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友情，如风筝不断线，那次医院见面时双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彼此许诺，他争取早日康复出院，我会在第一时间光临他府上，同欢共聚。数月后第二次见面，他还住院，但精神明显好多了，坚持坐在轮椅上，送我们到门口，露出一脸祥和的微笑，我们很觉安慰，默默祝福他早日健步回家。没想到他却匆匆告别亲友，到另一世界去了，阴阳两隔，何其戚然！

马老师，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2024年

教授之间

眼科专家林少明教授的医术，有口皆碑，而他收藏东西方绘画和古董的热度，更是远近闻名。但是，知道他同时也热衷于利用油画、丙烯、水彩、粉笔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恐怕并不多。

日前，笔者陪同中国画家贾又福教授到林教授诊所检验眼睛，从两位教授的接触过程，对林教授有了新的认识。他自然流露的热情与友善，令人深觉那远远超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倒像是两位神交已久的画家邂逅时迸发出精神火花。

在诊断贾教授的视网膜“早期黄斑变性”已稳定下来，不存在恶化现象之后，林教授的谈话，完全转入艺术方面。

“我留意你的画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前些时候还从拍卖馆拍回你的一幅画。”

他让画家看了画，证实是真迹，然后指着大厅墙上几幅他自己的作品，要画家提供意见。贾教授双眼一亮：“这几幅画昨天就注意到了，画得好，随意自然而不俗，挺有意思，却不晓得是你的作品。”

“我不过是业余画画罢了。”林教授谦逊地说。

“不，那些画具备专业画家的水平。”贾教授急促地说，显然有点激动。“这是我的真心话，决无奉承之意。”

贾又福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兼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也是当代画坛巨匠。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称其山水画创作，是“继李可染之后的又一个突破”。作品先后在东京横滨美术馆、京都现代美术馆、新加坡博物院画廊展出过。因此，他的论断是具权威性的。

令人感动的是，林教授花了两天时间，为贾教授作了全面详尽的检查，却分文不收，贾教授觉得不适合。

“好吧，你给我上一次课，不就扯平了吗？”两位教授，在艺术道路上就如此偶然地走在一起了。

离开诊所前，林教授把他去年出版的一本画册送给贾教授，并以英文题上两行字：“中国蜚声国际的画家贾又福惠存，见到你我感到荣幸”。

在路上，我请教了贾教授：“林教授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如何能达到你所说的专业水平呢？”

“悟性和文化素质高，视野开阔，加上对绘画的高度激情，好学不倦，才有这样的成绩。”我为本地画坛，又增添一位传奇性的艺术人才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1997年

一游大江河

“昨日一别，颇有感触。躬心自问，我长期以来，过着省心、单调的生活。除专业之外一无所知，遇到外界彩色缤纷之世界，只能呆若木鸡一般，深感需要锻炼，所谓‘一游大江河’者，正适用在我的身上……”

现代科技传来你熟悉的笔迹，伴随着和蔼的音容、独特的绘画。我不能不忆起两周的朝夕相处和所受的教诲，忆起你临走前留下的一幅“我自己还比较喜爱的”作品——《羡鱼图》。

竖立的3平方英尺宣纸下方，你用浓淡相宜的笔墨和流畅明快的线条，勾勒了一个小鱼缸，缸内一只力争上游的鱼儿，那灵动的身躯，强劲的尾巴，那张嘴“吸气”、睁眼看世界的模样，叫人想起轻盈活泼、充满朝气的生命。

无怪乎你对缸中自由自在游动着的鱼儿，怀着一种由衷的羡慕之情。

然而，你的心灵空间，从未停留在单纯的羡慕层面。它包容，它移动，从小小的鱼缸联想到单薄的空气、有限的活动空间。

然后是感情的勃发，智慧的提升。鱼儿应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于是，在画的上方，占据近一半的空间上，你用湿笔题了“羡鱼图”三字，接着又用枯笔写了四行字：

杯水欲羡鱼
空气太稀薄
跃出小天地
一游大江河

运笔写到“一游大江河”，看得出你情绪高昂，那“河”字的最后一笔，向下延伸，劲势十足，“一泻千里”，直到鱼缸边缘。书法的激越，画面的闲舒，一动一静，把画家的情感与画面连成一体。你在画面留下大片空白，却不叫人感到空虚。

从这幅看似简单的绘画中，我开始认识中国画的黑白关系。只要发自画家的心灵，大面积的黑和面积的白，都可以超越时空，伸向无边无尽。“单纯决不是简单”，你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鱼缸、一条鱼、几行字，却包含着无穷的信息，适用于你，也适用于我，适用于一间公司，也适用于一个国家，更适用于……简而言之，在艺术创造中，寓繁于简才是难能可贵的。

你看，短短一封信，竟引起这么多话题。为读者时间着想，也该打住了。

1997年

许仁龙与我

10年前，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有幸与许仁龙君携手在新加坡举办他的水墨重彩画个展，并取得显著成果。许君的作品，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欧美藏家的青睐。当年，我在许仁龙画册序言里，说出了我对许君的个人看法：既道出他对艺术的认真、严肃，也点明他“自视甚高”。许君对后者似耿耿于怀。

在往后的日子里，许君如惊涛拍岸，激起耀眼的浪花，叫人目不暇给，但彼此的交往反倒若即若离。你说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行，说那溅起的浪花不断上升，“高不可攀”也无不可。我对他的敬佩依然如故。说他“自视甚高”，并无恶意，于他是当之无愧的。走天涯路，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正壁挥毫涂抹巨幅《万里长城》，面对来自五大洲使者的检视，能不“自视甚高”吗？成名之后，退居僻壤，避开尘嚣，埋首学问，深化艺术，众人皆醉我独醒，“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能不“自视甚高”吗！？

如果是有抱负的，重视艺术的延续性的，有使命感的，站在哲学和审美高度的，“自视甚高”倒反体现一种独立人格，一种我行我素和走自己的路的豪迈精神。

许君之所以赢得我的敬佩，一则对朋友的真诚，一则对商业染缸的厌恶。他没有因成名而疏远或敷衍我。记得有一位印尼的藏家，慕许君之名通过我向他求画，终如愿以偿，藏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许君也不计个人得失，为兴艺提供黄河、长江大画各一幅。除此之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新马、印尼艺术品市场未见许君作品的流人。

这次突破其实很偶然。去年底到许君乡间寓所作客，见到许君创作了一批小品画，都是写生山水和花鸟。山水画透露出许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息，而花鸟画则让人感悟许君泊薄名利而对艺术又如此执着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赶热闹、一窝蜂的大环境，这些单纯而有所寄托的作品，默默地与画家为友。我斗胆提出办展的想法，毕竟对新加坡艺术藏家而言，十年的间隔也不算短啊！许君也堪称性情中人，办展的计划很快就敲定了。当然，早已成名的他，一画难求，要理顺下来的环节，还须加一把劲。幸好双方都以艺术和友情为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正是许君最新的小品画成绩单：30幅风景画、20幅花鸟画。

2011年

我的朋友 Hijiran

大约三年前，画廊走进一对外籍夫妻，五十开外，男的高个子，肤色棕黑，女的矮胖、肤色白中透红。他们携来数幅本地老建筑的速写，用笔娴熟明快，似非等闲之辈。

男的以英语与我沟通，说是来新加坡治病，闲来无事，画点小品，打发日子，想搁在画廊展示，跑了数家，遭受冷遇。我把作品留了下来。

我们交谈甚为投机，始知他叫Hijiran，阿塞拜疆人，娶了土耳其太太，在迪拜开设画廊，自己也画。说三个月后会回来复诊，再来拜访。

第二次见到他们时，始知他患了鼻癌，在陈笃生医院John-Hopkins Singapore 癌症专科化疗，又带来若干小品。我明知这类作品此地并无市场，但还是收下，付了他一小笔钱，聊表心意。

之后，他为了这个难缠的疾病，来回迪拜与新加坡之间。病情变化无常，化疗之外，还动过几次手术，原本魁梧的身躯，一

次次遭到病魔的摧残。每次来到画廊，尽管日见清瘦，但精神矍铄，坚持作画，我也尽量不让他失望。他在新加坡逗留期间，遇上画展开幕，夫妻俩必定抽空光临，期间还创作两幅个人油画肖像送给我们。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在马里士他路他们短期租赁的小单位，那时他已病入膏肓，康复无望，躺在床上，妻子和一个女儿在旁陪伴。看到我们，他眼睛一亮，挣扎坐了起来。

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对友情的珍惜，确实叫人感慨万千。之前我从他妻子那里获悉，为治病，他们卖掉迪拜的画廊，念大学的女儿也已辍学。两年来他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如今只剩下回返家园落叶归根的指望。最难为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守护在丈夫身旁，呕心沥血，憔悴不堪。我知道他们的状况不佳，除却资助一丁点盘缠外，实在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

又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画廊员工告知，Hijiran的妻子来电话，说她的丈夫已过世。我听了无限悲哀伤。回了电话，却无人接通。现在目睹他的速写小品和油画，仿佛如见其人，仍坚强地活着……

2012年

雾锁古晋

9月20日上午，古晋南市皇冠广场国丽艺术中心接待室，隔着大片玻璃窗远眺，但见烟雾迷蒙：近处的建筑物，仅现轮廓，稍远的树木，只有影子，隐入远方的天际。

机场关闭，我们被困在砂劳越的“猫城”。

“古晋？那里雾害严重，还是别去！”耳际响起孩子们的警告。

“怕什么！”为了把艺术品的业务推广到海外，那能临阵退缩？“你们的祖父当年来南洋谋生，飘洋过海，条件不知恶劣、危险多少倍！”

于是，福州雕刻家吴开桃先生、我和妻子，按原订计划，于16日晚飞抵古晋。当天的空气素质指数，显得格外友好。次日早晨由友人房君陪着外出，一路上大雨滂沱。房君在车内打趣说：“真是难得的喜雨！”

为了赶在18日晚开幕，我们投入一场紧张的战斗。装修工人节节后退，我们步步进逼；一退一进之间，终于把一个近4000平方英尺空间，装点成美轮美奂的艺术中心，取名“国丽”，与兴艺联营。正面弧形的墙上，挂上中国著名油画家的风景画和人物画，前方台面摆放石雕、木雕、汉白玉雕刻和铜雕；左侧陈列图书、右侧展示吴君的微雕和书法雕。大门左右陈列橱里的精品，更凸现了艺术家的心血结晶，难怪艺术中心尚未开幕，已吸引不少人在外驻足而观。

当晚，南洋大学培育的优秀人才、砂拉越助理工业部长沈庆辉，为国丽艺术中心主持开幕式。

“外头的雾害越来越严重，” YB沈——当地人通称有官衔者为YB——抵步时，对东道主透露了雾害情况。

然而，这个筹备多时的艺术中心，毕竟还是顺利地如期开幕。第二天，我从报章上获悉，前一晚的空气素质指数，已升至404点。我们更未料到，19日一天里，雾害变本加厉，达到657点的危险水平，以致有人指出，“由印尼飘来的浓烟，比二战之日本侵略军更凶猛和更具全面的破坏力。”

造化弄人，我们只好呆在室内静观其变。

1997年

好事多磨

“两部满载展品的卡车，已开出巴生港，向市区进发，大约晚上准10时会到达展场。”

连日来不断与报关行联络的沈小姐，在关键时刻——10月24日下午6时左右——通过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个大好消息。安排在吉隆坡举办的“中国寿山石雕暨名家书画大展”，拨开云雾见天日，可望于25日上午11时如期开幕。

其实，一个货柜的展品，早在11日就运抵港口。海关坚持对石雕征收约马币4万元的税金，我们则以艺术品免税为理由，不同意征税。双方僵持不下，展品受困码头。

“展出的盈亏毫无把握，哪有能力缴付沉重的税金！”我在愤激之余，几乎决定把展品退回中国。经过一番奔波、交涉，报关行终于说服海关接受我们提呈的免税代码，为展品的出关亮了绿灯。

于是，全体工作人员，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的陈锡铭、张金华、吴立旺和陈金山，福州东方书画社的梁桂元夫妇和柯仲菁，吉隆坡的沈佩芬、傅炳和和叶胜光，新加坡的我们夫妇俩和女儿，还有报关行的两位年轻老板和4名印籍劳工，马上投入紧张的布展活动。下货、开箱、搬动、整理、安放，同心协力；那种像在战场上抢攻的情景，着实令人感动。偌大的中华大会堂，灯火辉煌，映衬着瑰丽夺目的雕刻品，富有南洋气息的油画，风格各异的中国画，以及丰富多样的美术图书和文房四宝，面貌焕然一新。所谓众志成城，中、马、新三方筹划经年的大型艺术品展览，总算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事多磨。要往前走，障碍总是难免的，焦虑和不安更不能说没有，虽说还不到心力交瘁的地步，但精疲力尽的滋味却是尝到了。

尽管如此，还是忘不了要为“四方八面”版撰稿，几个可用的题材在脑海里闪现。然而，每欲提笔捕捉，就有一大团浓雾袭来，罩在茫茫艺海，四周一片迷朦，小舟果然冲不出烟雾？我实在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竟不知何时进入梦乡。

1997年10月

李可染二三事

1989年中，我偕青年篆刻家詹志峰，走访82岁高龄老画家李可染先生。同年12月5日，李老因心脏病猝发而遽然离世。原本希望经友人引见，以后有机会亲受教诲，诂料天不作美，第一次的会面竟是最后的邂逅，第一次的握别，竟成了意想不到的诀别！

然而那次短暂的晤面，却在记忆长河里，留下不灭的印象。他，声名赫赫的当代艺术大师，处处显得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谆谆善诱。

我们置身在一间狭小的画室，正面墙壁挂着一幅横披的《漓江图》，中央是一张供画画用的长方桌子。陈设朴实大方，毫不造作，顷刻就令你把那战战兢兢、拘束不安的心情抛出窗外。

志峰递过他篆刻的十方图章。老人家逐一审视，认真极了，最后收下白文“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朱文“戊辰”，“东方既白”，以及朱白各一的羊形图。

“其余数方与我的画风不相称，用不上。”他说。

应友人的请求，他谈了谈对篆刻的见解，围绕一个中心，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这个中心是：拙者巧之极，奇者正之华。具体地说，巧的终极为拙，正之升华为奇。这是他数十年艺术实践所得出的理论指导，适用于书画，也适用于篆刻。

“一味取巧而达不到拙，便流于浮夸；踏踏实实勤练基本功，在正道上驰骋，终将脱颖而出，出奇制胜。

“图章求拙、求奇，但不在巧和正两方面下功夫，拙和奇便等于零。”

面前出身贫寒、父母俱是文盲、大半生颠沛流离的老画家，活到70岁，仍把自己的艺术道路重新定位在“零”点上，请唐云篆刻两方图章：“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在人生旅程的终点站，还念念不忘以“东方既白”的图章，来表达对中国画一定会振兴起来的信心。生命之火固可熄灭，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和伴随而生的艺术，却将永垂不朽！做到百人敬仰，不难；千人敬仰，不易；人人敬仰，难乎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可染从艺60余载，走过“不难”，跨过“不易”，完成“大难”。

“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苦学派。”——这是李可染80岁时，在生前最后一次个展的图录上，为他的成就作了注脚。在“困而知之”和苦学精神的驱策下，他终于攀上艺术的高峰，赢得学生、友人和艺术界的同声赞誉。

“文人相轻”的习气，在这位“不识机巧”、“天下学问，唯知谦虚，走正路而强毅者得之”的大师面前，无法得逞，自行遁迹。

“李可染画画的认真程度，简直叫你不相信。”最近到北京画院拜会中年画家石齐，谈及画坛粗制滥造之风盛行，慨叹好画家不易寻觅时，他突然忆起李可染老师。“有一回，我和另一个同学一道探望李老师。他指着画室墙上钉着的一幅山水画问道：仔细看看，这幅画改了几处？我们东寻西觅，也只能勉强找出一二处。不，他说，总共改了五处。这幅画原是送给亲家的，后来觉得不妥，取回一该再改，你说，换作别人，不是送了就算，那里还会自寻麻烦呢？”我听了笑道：“难怪李老的藏印之中，有‘废画三千’者。如此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的画家，确也罕见。”

“李老师的山水画，强调层次，采用积墨法反复画过，力求层次变化多，乍看会有‘江山如此多黑’之感。然而，用他的话说，黑恰好为了突出白——不黑，怎么能够亮！黑中留白，惜白如金，单是这白，就大有乾坤：有全白、半白、灰白的细微差别。”

传统的山水画习惯画向光的山，李可染则首创逆光山景——光线不是来自正面，而是从背面或侧面照射过来，所以画面中的黑色块产生巨大的体量感和厚重感。想不到，这黑白关系也大有学问。

他接着说：“李老师笔墨到家，不让水渍晕出处，谓之全白；让水渍自然晕出，形成半白，染以浅黑，出现灰白。什么部位适合全白、半白或灰白，都有讲究，画画的黑白关系，实际上是暗与亮，实与虚的关系。”

以小见大。我终于明白李可染在画山水时，为什么感觉到自己就像进入战场，如同前人所说，“狮子搏象，全力以赴”。

从友人家中出来，已是凌晨时分。大楼的电梯已停用，我有备而返，打开手电筒，在晃动的亮光中拾级而下。初冬的北京，夜深人静，明月当空，寒风扑面。“八风吹不动天边月”——多美的字句，多深的含义。抬头凝视强风吹不动的明月，低头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李可染的书法作品中，有这么一幅。‘八风吹不’自成一，中间‘动’字占了一行，第三行以‘天边月’收尾。‘动’字下边留下大块空白，布局奇得很。边款书以‘坚持真理，不为外风所动’，略含喻意，与作品中的大字相映成趣……”

友人关于李可染生前事迹的谈话，在脑海中不断掀起波浪。13岁学画，启蒙老师赞之“童年能舞墨，灵敏世应稀”；25岁作品参加“一八艺社”举办的习作展览会，鲁迅赞之“年轻的，前进的一群……在榛莽中露出日见生长的健壮新芽”。39岁开始师从齐白石和黄宾虹，深受器重，后得徐悲鸿评为“独标新韵”、“奇趣洋溢，不可一世”；新中国成立后，足遍名山大川，不断写生，不断探索；年近八旬之时，仍谓“从来不能满意

自己的作品”。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时间穷人”，不为名，不为利，给世间留下光芒四射的艺术瑰宝。这对那些终生忘不了名利的古今将相，到头来却只留下一堆被野草覆没的荒冢，是一个多大的讽刺啊！

“1981年，经黄胄的一再请求，他同意出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耳际回荡着友人的话音。“74高龄的他，体弱多病，艺术上的钻研犹感时间匮乏，于是提出四个条件——不参加会议、不介入人事、不过问政治、一切不理，都获得接受。我们需要的，正是他那当之无愧的精神灯塔……。”

“有人说，李可染生活上胆小，艺术上却是胆大的，”我插了一句。

他解释道：“这要看说话人的角度。李老师对艺术是全心全意的投入，认为学画应有哲学家的头脑、科学家的毅力、诗人的感情、杂技演员的技巧。这可是一件费劲的事，生活中的琐事，政治的是非，能越少干扰他的艺术生涯越好——或许这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活上胆小吧。然而，艺术最终将超越生活和政治，升华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画家来说，艺术上有自己的主张，才有意义。”

“是的，八风吹不动天边月。”我喃喃自语。一边加快步伐，在诱人的月光下赶回饭店。

1996年6月

潘受与我

我与潘受先生的结交，是近八年的事。1991年，我经营画廊数年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竟自编自导一本取名为《艺术天地》的杂志。那时候，“潘受八十诗书展”正在国家博物院举办，我在杂志的创刊号上简要报道了这项活动，并表达了我的观感。“……呈现在眼前的不仅是自成风貌、百看不厌的笔墨，更重要的是，它处处体现书法家身为诗人的气质，体现一位慈祥长者的生活阅历，体现一个博学者的内涵与修养。”

“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书法家。”

我不晓得是这篇短文抑或我所经营的画廊，引起潘老的注意，后来竟蒙他以书法见赠，托一位姓顾的女士转交。我对此受宠若惊，更视其书法为墨宝，是关系尚停留于“神交”阶段的长者，对后学的一种激励。

这幅书法标志着我与潘老交往的起点。潘老逝世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取出珍藏，读其诗句，如睹其人，一时控制不了涌上眼眶的泪水……

“墨池如海诗南针，碑帖千秋得失林；双楫包康何处岸，艺舟空有渡人心”。

他的诗体现在富有神韵的笔墨里，让人透过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感受到书法家对这门艺术的见解，进而点出艺海茫茫，何处是岸的主题。诗中的“艺舟”“双楫”，当指中国近代美学先驱包世臣和康有为的著述。

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康有为更进一步，推出《广艺舟双楫》。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影响下出现的美学著作和美学观点，不乏精辟的艺术评论，对潘老的艺术活动想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以潘老当时的名气，竟主动与一个学无所成的晚辈打交道，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摆架子、不倚老卖老、平易近人的老前辈。他曾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可算是师长辈、父母辈，但在交往过程中，始终以平辈之礼相待，足见他胸襟之开阔，对周遭的事物表现出惊人的包容精神。这些年来与潘老的接触，使我领悟到真正的伟大，是平凡中的真实，平凡中的包容。

潘老年前在平生最后一个集子《潘受诗集》中，曾发表林散之一首题为《战祸》的七言墨迹，并在附论中提及我以林散之、钱松岩八幅书画交换潘老书法的“趣事”。

《战祸》一诗是中国已故诗人兼书法家林散之，在读了潘老的《海外庐诗》后感而作。体现在林散之行楷的诗句如“几点关河生死泪”、“一行鸿雁乱离书”、“伤心读罢犹哀痛”，深

深牵动一般读者的心弦，更何况是当事者本人呢！所以，当潘老嘱我复印这幅墨迹给他时，我对他的殷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复印了，但总觉得不宜交差。后来动了念头，想把收入八幅书画的册页拆开，挑出潘老属意的一幅相赠。但念及册叶的封面，有潘老之友赵朴初的题字，又舍不得拆散。犹豫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决定割爱，潘老也欣然应允为我书写八幅告别南大的组诗。

八首诗分别书写在八幅三裁的宣纸上，是潘老收到册叶后几个月才完成的。他一直把此事挂在心上，但迟迟没有下笔。终于有一天，他来电告知，八幅书法全写好，且是一挥而就。我来到柳条常绿的潘老住宅时，他如释重负地取出书法，并且为了慎重起见，要我代他盖章。这事令我深觉潘老对应承的事，何等认真，不到情感勃发，是不轻易提笔的。潘老是在1960年离开南大，我读着他圆转流畅的笔墨，尤爱其中最后一首：“非同远别亦销魂，花竹争留劝酒尊，传语风云好呵护，年年春色满南园。”这与他在三十八年后所作的应该是最后一首“南大情结”的诗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是在报章上读到“谁共伤心泪一弹”一诗的，后友人转来缪君的应对之作：“弦琴横断不堪弹，独上瑶台宜整冠，吾侪同哭伤心事，知公下笔最艰难。”原本打算当面交给潘老，刚巧接到他的来电，告知赴澳消息，也就作罢。想不到从此阴阳两隔，无从见面，而“吾侪同哭伤心事”，竟成了讖语。

1999年6月

艺术之家

钟女士是我艺廊的常客。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便开始在我举办的画展和石雕展上选购自己喜爱的作品，至今从未间断。大约一年前，她在住宅旁兴建了一座附楼，作为私人收藏馆，陈列前前后后购藏的许多艺术品。到过她家的亲朋戚友，对这一“创举”无不留下深刻印象；更有人因此受到感染，从此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我慕名已久，想去一睹为快，却总被杂务缠身，未能如愿。

不久前，钟女士又在一次画展上选购了几幅作品。我便约了杨红太、张怀林和杨宏伟三位中国画家，驱车前往这座“艺术之家”，既想开阔眼界，也顺便把这段日子订购的艺术品一并送去。

汽车拐出快速公路，在郊区的私人住宅区左弯右转，折腾良久，才抵达目的地。铁栅门早已打开，车子沿着倾斜的车道徐徐驶下，在一幢并不起眼的旧式平房前停住。钟女士从右侧园圃走出，上前招呼。虽年近六十，依然精神奕奕，一副慈母般的面容，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

我们把东西从边门抬进去，映入眼帘的，果然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艺术天地：约莫一千平方尺的大厅，四堵高墙密密麻麻悬挂着主人喜爱的佳作。由于藏品丰富，作品从地面直挂到墙顶，层层叠叠，共有三排，令人目不暇给。大厅中央及两侧的架子上，陈列着各类石雕、陶塑、牙雕等；地面上还立着一幅大型朝鲜宝石粉画。林林总总，令人惊讶这位受英文教育出身的女性，对中华艺术的兴趣竟如此广泛而深沉。

“即使这样密集式地悬挂，也仍无法满足收藏的需要。”主人边说边介绍，“一部分藏品还得陈列在客厅、书房乃至走廊的墙上，另一部分只好暂时存放在储画室里，以备轮换。”

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又参观了其他藏品。正当我饱览之后准备告辞时，钟女士邀我们到户外走走。更大的惊喜，竟在后头。

住宅后园是一片广阔的坡地，近处微斜，远处陡峭。园内林木葱郁，绿草如茵，置身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俯望众树，赫然发现枝头飞禽无数，形态各异：或低首栖息，或凝视前方，或展翅欲飞……走近细看，方知尽是洋灰鸟。钟女士解释说，她先生在行医之余，常沉浸于大自然之中，喜欢用洋灰捏塑各种飞鸟，再施以彩绘，用铁线固定在树上恰当的位置。长年累月，已有数百只“寄居”林中，或隐或现，别有一番情趣。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只见一口水池中，一头仅露双角与头部的水牛，背负牧童，正从草丛步入池塘；池畔还立着一只丹顶

鹤，悠然自得。这又是男主人的艺术杰作，与高处枝头的飞鸟遥相呼应，为自然环境平添无限生机。我们仿佛置身植物园，亦或飞禽公园之中。

从园林左侧绕出，回到屋前，真有几分依依不舍。想必来时满心惦记着钟女士的私人收藏馆，竟未留意屋前左侧还有男主人经营十余年的一处“人间仙境”。这座微缩景观长近二十尺，宽约六尺，高约三尺，呈椭圆形：山峦起伏，溪水环绕，山上山下、溪畔平地，布满亭台楼阁，式样各异；其间点缀着无数小人物、小动物，分布其间，热闹非凡，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隐士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绕着“仙境”一步一景，啧啧称奇——那些亭台楼阁、微型人物与动物，皆为这对夫妇在无数次海外旅行中点滴积累而成。单就这份耐性而言，已足够令人敬佩。男主人身体欠佳，却显然被我们的兴致所感染，迈着略显艰难的步伐走到大门旁，按下开关，“人间仙境”顿时瀑布齐泻，水声潺潺，顺着铺满白色砂石的小溪流淌。人随水动，心也仿佛融入了这片仙境。

回家途中，我和几位中国画家感触良深：他们夫妇二人并非闲人，却能营造出这样一个里里外外的艺术之家，需要付出多少心血！若非对美、对艺术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或许正是苏东坡在《超然台记》中所说的那类“游于物之外”的人——能够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在精神世界中求得真正的富足。

1995年

辑

三

人
生
路
上

重返南大母亲的怀抱

檳城南大校友会为纪念第十九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成功举办，计划出版一本特刊。蔡亚汉学长再三来电，嘱我提供文稿。这段时间我正开足马力，编撰《驿站余韵》，作为2022年出版的《最后的驿站》续编。虽说难以分身，但学长盛情难却，我决心尽力而为。

写什么好？念及南大母亲，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身居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所在地，与众多同窗一样，亲眼看见南大母亲的遭遇，被摧残，被侵占，被湮灭，却只能沉默以对，无可奈何，此情此景，叫人愧疚不已。反倒是长堤彼岸和海外校友，始终排除万难，坚持举办各类活动以铭记母校和创办人陈六使先辈，使我敬意有加。

为无所作为而心存愧疚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曾不畏强暴，并肩捍卫南大的崇高理想，反对别有居心者的诬蔑、歪曲、中伤和打压，为此付出巨大

牺牲。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要的不是一间听话、任由宰割、变质的南洋大学，而是彻底毁灭南大实体。南洋大学曾奇迹般屹立裕廊山岗，英雄般坚守21载，慈母般哺育万千学子，终在1980年悲剧般被关闭。全球校友的每一次聚会，无不唤起这段辉煌而悲壮的共同记忆。

我对南大母亲心存愧疚，缘起于1964年“627大逮捕”事件。失去自由之后，又被无理阻遏在校园之外，再也无法群策群力，为南大的劫难而抗争，只能牢记南大母亲三年哺育之恩，自勉自励，力求上进。

思念南大之情深埋心底

1969年，我侥幸进入报界，任《星洲日报》电讯翻译，专注国际新闻，把思念南大母亲之情深埋心底。1974年6月，我因早年的文化活动和捍卫南大的“原罪”，再度入狱两年，其中一年多受单独监禁之折磨。出狱后重返报馆，直到1985年2月主动离职下海，从事画廊业务，至今已40年矣。

为何离开已有15年资历、得心应手新闻工作？我在《报馆呆不下去了》一文中写道：“重返《星洲日报》之际，正值华文报面对各种压力的尴尬局面。”多年后，卓南生同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有一天，黄总（总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叫我到五楼办事处。一进门，他放了一个文件到我面前，沉重地说道：‘某方列了一个名单，说我们编辑部有20多名同事有不良记录。他们都是我们的骨干，如果都清理，我们的报馆还怎样办下

去？”我深知自己榜上有名，认定报馆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下海前，以妻的名义创立“新天书局”，在我主动参与下，出版过4套《儿童录音故事集》，代理过日本“文鸟”牌美术颜料，赞助过大型儿童绘画比赛，大张旗鼓，声势不小，但终究不是生意经，难以为继。

下海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在《泅于艺，谈何易》中，我回顾从“吃头路”到下海，从报馆到书店再到画廊，是我人生节奏不断加快的过程。1985年2月，报馆已然成了一言堂，我毅然辞职，投身艺术行业，那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回望来路，每一步虽不同，却始终与知识、创业、兴趣和好奇心相连。期间也曾涉足武夷山、南平、北京、琼海、福州等地的房地产项目，因时机不对，无果而终。最后，我认定画廊可伴我终生，便全身心投入。之所以投身画廊，想法也很简单，远离是非之地，追求艺术的真善美，与周边的爱好者分享。边学边做，做中积累知识、经验和经营之道。

三十年举办178场展览

万事起头难，我们逐步与福州、西安、北京等地艺术家接上头，理顺关系，货源不成问题，价格也颇具优势。画廊主要在新马两地举办名家寿山石雕、木雕、中国画、油画展览，中国单位和画家大多能以代销方式合作推广，薄利多销，实现“三赢”，共享真善美。

最高峰时，画廊在吉隆坡、北京、福州设有分支，在古晋成立联营单位，事务十分繁忙。从1985年开始，第一个十年初具规模，展览次数计45场。第二个十年风和日丽，展览计58场，第三个十年全面开展，展览次数猛增至75场，30年（1985-2014）共举办展览178场，第四个十年画廊业务明显走下坡。

我们一向采取“勤能补拙，以空间、时间换流动性”的策略，每一场展览都出版有精心设计的图录，寄送客户，并为我们所代表的画家、雕刻家出版个人台历、专集或画册，总计70余种。大批福州中老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和上海顶尖水墨画家、油画家，也受邀前来新马办展。我们沉浸在与艺术家交往、学习、切磋，与客户分享真善美的愉悦之中，虽忙犹乐。南大母亲的激励与教诲，更是重要因素之一，功不可没。

以“大爱”缓解“小爱”的创伤

2005年，画廊的好帮手、女儿书慧因病逝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久久无法抚平。我一边以繁忙工作麻痹自己，一边重回南大母亲的怀抱，试图以“大爱”缓解“小爱”。自此，我开始不间断地出席两年一度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足迹遍及古晋、吉隆坡、北京、怡保、新山/马六甲、峇厘岛、芙蓉、槟城等地，与各地南大学子恢复和建立密切联系，在一次次重逢中，追忆共同怀念的青春岁月，感悟南大母亲所经历的苦难，也更加珍惜由生与死淬炼的南大精神。

那些年，我亦积极参加南大教育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各类文化

之旅，行程遍及世界各地，远至南美的厄瓜多尔、智利、秘鲁、阿根廷、巴西五国；克罗地亚、黑山、斯洛文尼亚、波黑四个巴尔干国家；土耳其、马耳他；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中亚三个“斯坦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古巴、墨西哥，和南欧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

旅途中重逢、结识各地学长与同窗，见证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令人由衷钦佩。我也在所参与的《怡和世纪》人文杂志中撰文，介绍林源德，刘宗正、丘才良、谢华谦、余国隆等人事业有成、为母校争光的事迹。同窗情，南大情，早已深入骨髓。

时有“宾至如归”的真切感受

犹忆2016年6月，林源明同学邀请新加坡一批老友赴槟城小聚，吃住行游面面俱到，浮罗山背的榴梿，至今令人回味无穷。还有怡保的周增禧同学，总不放过任何机会，安排盛宴小吃，地方特色精彩纷呈，难以忘怀。那份念旧和好客，时刻让人真切体会“宾至如归”的温馨。

尤为感念的是，长居香港的林顺忠学长，独自一人在马来西亚重版拙作《最后的驿站》。此书主要记述我三岁丧母，1946年自新加坡被带回福州，10岁重返星洲小印度，插班三山小学，1956年就读华侨中学，1962年进入南大历史系，参加学生会活动，1964年和1974年两度遭“莫须有”指控而锒铛入狱。林学长认为，作者在逆境中的坚守与不屈，足可励志后人，故慷慨出

资增印2500册，分赠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学院、各地独中及校友会，仁风义举，令我感佩不已，亦深觉受之有愧。

撰写《南大母亲》以表心意

我终于意识到，真的已回到南大母亲的怀抱，深切体悟云南园大家庭的温暖。激动之余，以“非诗”之名，吟咏《南大母亲》：

云南园里
春风化雨
阴暗角落
磨刀霍霍
先辈心血
化为灰烬
伟大母亲
您在何方

鸠占鹊巢
自鸣得意
民间学府
任由蹂躏
学子四散
草木落泪
昔日辉煌
岂能抹灭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浩然正气
弥漫人间
蚍蜉撼树
终有尽时
南大精神
日月同辉

附记：去校六十载，坎坷人生，自强不息，不敢懈怠，春风化雨，铭记在心。南大母亲，备受摧残，含冤而终，历历在目。魂牵梦绕，难以名状，谨缀数语，明知非诗，聊表心意。

槟城参会发表非诗四首

2025年6月槟城主办第十九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出席者来自五湖四海，尽情交流，载歌载舞，场面壮阔。我情不自禁，又写下非诗4首。

1. 《什么帐》

南洋大学公司帐
明明白白为华教
何时沦为糊涂帐
支离破碎成混帐

注：南洋大学创办之初，英殖民政府百般刁难，先贤们以“公司”名义注册，一路坎坷。

2. 《南大情》

清泉石上流
学子相聚欢
心系云南园
南大千古情

3. 《不老的南大》

不老的南大
在槟城

那清脆婉转的歌声
果真发自耄耋校友
那豪迈洪亮的高音
歌唱者竟不离拐杖

躯体老化甚至摧毁
歌喉不老嗓音不变
因为我们都是
不老的南大

歌声飘向五湖四海
从槟城

(写于第十九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迎宾宴)

4. 《忆南洋大学》

鸠占鹊巢风雨夜，
巢覆子泣杜鹃血。
遗楼名存实不副，
猛离撼树终得逞
南大英名扬四海
传灯继往有人在
凤凰涅槃走他乡
回首故土泪满襟

后记：全球校友，聚首槟城。回首南大，百感交集。情长笔短，何以畅怀？

尤令我动容的是，南大大家庭的一员，亦为我三山小学学友的谢孝奇，当晚在联欢会朗诵《不老的南大》，情感饱满，音色优美，语调铿锵，真可谓宝刀未老也。

悼念南大母亲的好儿女

人生喜悲参半。三位我由衷敬仰、大有作为的南大同学，数月内先后辞世，令人悲恸难抑。

其一，霹雳州南大校友会会长周增禧学长，数十年来一直为南大正义事业敢为人先，组织集会，仗义执言，振臂疾呼，从不退却。

其二，书法家林书香学长，以“长风万里，大业千秋”八字榜书，寄情笔墨，颂扬母校，激励无数南大学子。

其三，南大网站先驱者江学文学长，身居加拿大，却始终心系母校，锲而不舍，广搜史料，完成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被迫害南大生英名录》。

斯人已逝，风骨犹存。他们都是南大母亲优秀而忠诚的女儿。谨以非诗三首，寄托哀思，并致以深切悼念。

1. 《悼周增禧同学》

今晨

你悄然离去

熟悉的言行

在心头回旋不已

友谊之歌

正义呼声

自山城传来

一阵一阵

校旗飘扬

彩环飞舞

久别重逢

热泪盈眶

五湖四海

彩虹处处

怎能忘却
你劳苦功高的身影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南大之子
浩然正气贯长虹

附记

吉隆坡一日往返。

昨日清晨驱车到樟宜机场T4停车场，乘亚航班机飞吉隆坡，起飞时间延误一小时，中午方抵达，下午二时赶到吉隆坡富贵生命馆，吊唁可敬的周增禧同学。三时半返回机场，航班再度延误四小时，回到家中已是午夜时分。行程匆匆，奔波劳顿。耄耋老者，一念在心：送别故友，何惧距离，虽累犹慰。

2. 《悼亡友》

爹亲娘亲，
南洋大学也亲。
逆境自强不息，
顺境饮水思源。
长风万里大业千秋，
大学自主还我人权。

一管毛笔，
半砚墨汁，

振臂挥洒，
讴歌美好，
怒斥霸道。

你是真南大的骄傲。
你是学子情的写照。

天未亮，
便走了。
翰墨风骨盼朝阳，
更坚信，
光明迟到了，
但永不会缺席。

题记

我与林书香君生前常有接触，对他的为人为艺，有较深刻的认识。大学念数学，热衷于为时代而书法。为人刚直，不识时务，教了几个月书，便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从此下海，受到大老板的器重，但性格注定了他未能在商场叱咤风云，最终回到自小就不弃不离的书法挚爱与实践之中。书如其人，笔墨之间，尽显其一生风骨。

3. 《悼江学文》

爹妈予我身
恩重似海深
半路忽撒手
长留寸草心

信仰予我路
黑暗见曙光
不离亦不弃
伴你到终生

题记

2017年首次在新加坡与学文君晤谈，便觉其性情率真，思维敏捷，言辞犀利。虽远隔万里，之后屡有短信往来。他编撰并发表电子版《被迫害南大生群英录》，自谓“写作是为了真理和正义，有人欣赏我就高兴”。2023年1月，他发来的新年贺卡中，一幅“黑皮牛爷”的形象尤为醒目：双目炯炯，直视前方，敛息待发，恰如其人其志，生动代表他的个性和精气神。

结语：历史真相明摆着

“回望南大，披荆斩棘，万象更新。文学院、理学院一字排开，再过去是商学院，白色楼宇，朴实大方。青瓦红砖图书馆，伟岸庄严。学生宿舍，依山而建，春风化雨。南大湖，流淌师生的汗水，柳树依依，情深意重。云南园，绿草如茵，八角亭子，沐浴春风。学生楼，雄立山岗，气势不凡。南大校门，昂然挺立，眉扬气吐。林荫大道，直通校园。‘自强不息、力求上进’映入眼帘，耀眼夺目，牢记在心。”

这是2019年旧作《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段话，当年风景历历在目，如今校园沦丧，支离破碎，睹物伤情。俱往矣！南大母亲，玉石俱焚，但精神犹存，历久弥坚。历史真相明摆着，加害者焉能遁形？

2025年12月15日

清如许，活水来 林老总与《怡和世纪》

2011年经王如明推荐，我到林清如主持的《怡和世纪》编辑部当起义工，一晃13年。回首往昔，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林老总犹如一股强大的清流，任凭风起云涌、暗礁险滩、波平岸阔，兀自流淌不息，激起阵阵涟漪。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池塘里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清晰可见。问它何以那么清澈，原来是活水源源不断，不竭不浊。

这不正是林清如的真实写照吗？

《怡和世纪》是他任怡和轩主席期间，于2011年脱胎自第14期“会讯”的。从那时开始，老总始终是它的指引者，在方针、组稿，审稿、编辑各方面，殚精竭虑，亲力亲为，并以极大的热忱和严格要求，领导、激励和鞭策编辑团队。

1976年加入怡和轩，不弃不离，成为继陈嘉庚、陈六使、孙炳炎之后的怡和轩核心人物。2008年，他在怡和轩完成历史性重建，怡和轩成立113周年纪念、先贤馆创立的“三庆”典礼上，便明确了怡和轩的文化方向，呼吁“各界人士以新的眼光看待怡和轩，支持怡和轩，共同为保存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文化传承，为建立一个更优雅的新加坡尽一份力”。从怡和轩历史出发，他力挽狂澜，始有史料小组的建立，大型图册《世纪传承》、先贤《陈嘉庚传》的出版，以及讲座、座谈会的频频推出，而《怡和世纪》的出现，借用林清如的话，是“嘴巴子”无法畅所欲言，才改用“笔杆子”。

为了《怡和世纪》不被边缘化或体制化，保持怡和轩一贯的超然品格，探索真相，辩明是非，酌情而为，需要领导人的人格魅力、非凡胆识和随机应变，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林清如正好具备了这类特质。

首先，怡和轩董事部对文化活动的认可。怡和轩被戏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但财力有限，全靠董事诸公在先贤精神感召之下，急公近义，热心文教。又有林清如等人的推动和配合，才顺利出版一份初为赠阅不断提升的高质量人文期刊。

第二，撰稿人问题。林清如的人脉关系和刊物的独立定位，很快就得到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无偿提供稿件。加之他积极拓宽稿源并与作者保持密切联系，精彩文章络绎不绝，刊物一路向上向善，深得各界好评。

第三，专题的抉择。老总十分重视每期的专题，集中编辑部

的力量，或采访，或团队出国考察，或邀专人撰写，或集体讨论，文稿经过反复推敲，敏感课题更费周章。过程中难免会有不同意见，甚至争论，最后还是达成共识。一碗热粥，几道家常菜，席上欢声笑语，重新投入工作。

第四，稿件的取舍。面对稿件老总也是很严格的，单刀直入，不留情面。对于需要修改的文章，他会直接联系作者，循循善诱力求完美。不能用的稿，哪怕出自学者、教授、名家，一律拒登，以保持刊物的一贯性、独立性和可读性。

第五，版面处理。自称是门外汉，但对栏目、封面、内容编排，他会听取他人意见，但不时也有意想不到的创意。他曾习惯坐在设计员身旁，挥动量尺，对着电脑屏幕指指点点，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爱可敬可恼极了。

第六，团队的精神。他在编辑部以强势姿态出现，编委对他敬仰有加，又不是唯唯诺诺之辈，关系有时也会紧张，但团队精神始终不变。人员任免和新人引进，自上而下，出发点都是为刊物、作者、读者着想，担当中有共识。

《怡和世纪》历经13年已出版40期，成了拿得出的一张名片。从版权页资讯的变化，看出他本人担任过顾问、统筹、出版总监、总编辑、编务咨询等职务。编辑部在他的主持下几度换血，团队渐变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保证了内容和形式的连贯性、和谐性。他为此尽心尽力，倾注大量心血，把压力扛在肩上，又求全责备，加大压力。他既是众人的楷模，也是压力的源头，每一期编辑过程都不简单，有时成了角力场，由此爆发

正能量。《怡和世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群策群力完成的，难能可贵。当然，也不乏轻松愉快的场面，如怡和轩晚宴上引吭高歌，与文友们共餐同欢，亚齐挑选榴槌的欢快场面，印尼机场“隆帮”佐科总统的脚踏车，印尼山口洋、坤甸喜见华校的复兴。这些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2017年1月，林清如出任《怡和世纪》第30期总编辑，连续10期。2019年7月卸任，主编换人，他留任统筹，继续统领大局。疫情期间出版如常。后遇多事之秋，2020年11月出版第44期后，停了一年才复刊，林老总对《怡和世纪》此后何去何从，另有想法。在怡和轩新任主席胡财辉大力支持和编辑部同人奋发图强下，《怡和世纪》总算延续下来，并逐步年轻化。2022年12月，林少彬出任主编，林清如转为编务咨询，2024年4月又有两位新人加入，林老总以年事和健康为由，卸下编务咨询职位。何曾料到，半年后的10月2日，他竟猝然离去，孤帆远影，消失碧空，怎不令人为失去一位严师、伙伴、挚友而悲伤和怀念呢！

浮想联翩。他的遗容是安详的，却透出对信念的坚毅，对伪善者的不屑。在纪念陈嘉庚诞辰15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众人为他的离去起立默哀。在我的书桌上，仍摆放着他购赠的谭炳鑫新书*Nationalism And Decolonisation In Singapore — The Malayan Generation, 1953–1963*。我的手机上，仍留着上世纪50年代他的老同学，一起蹲过牢的历史学者戴渊，从香港发来的短信：“深切悼念老战友，一路好走。”出殡当天，阴雨绵绵，短程送别，我默默低吟：“雨濛濛，路漫漫，逝者如斯夫，生者当自强。”

想着，想着，不觉泪水盈眶……

2024年10月

别了，老寿星！

我与王如明交往的点滴回忆

今年1月30日，接到92岁的王如明兄逝世的消息，感到有点意外。他、林清如、陆锦坤三位，无私奉献，是怡和轩的一股文化清流，《怡和世纪》的中流砥柱，十数年如一日，出入百年大楼，集会上常有他们的身影，粥聚上谈笑风生，工作上认真不苟。岁月如流，终究避不开命运的安排，生则相惜，逝亦相随，仿佛早有约定，要在另一世界续写未竟的篇章。呜呼，蜡烛成灰，余烬未熄，能不勾起挚友们的无限思念？

《怡和世纪》三元老之一

先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事业有成、命运多舛的锦坤兄，2023年初先走一步。2024年8月，林老总遽然离世。几个月后，最年长的如明兄也乘鹤而去。曾几何时，他们在《怡和世纪》并肩前行的身影犹在眼前，如今却已阴阳两隔，令人不胜唏嘘。

作为《怡和世纪》的开拓者，他们躬身践行文化理想，为怡

和轩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怡和世纪》的后来者，与他们共事多年，见证三人为刊物的财务、文化定位、稿源、设计、编辑、印刷付出的辛劳，庆幸本地有了一份高水准和具备相对独立性的华文杂志。林清如作为核心人物，影响深远，王如明老成持重，顾全大局，陆锦坤勇于革新，锐意进取。

2011年10月从会讯向期刊转型的第14期，名称仍用《怡和世纪会刊》，但内容已明显指向文化领域。林清如先后担任不同职务，包括总编辑一职。王如明和陆锦坤长期担任编务统筹。2019年4月第39期出版后，王如明以86高龄卸下统筹一职，淡出视线，六年后溘然而逝。陆锦坤留任至2022年12月第48期出版后因药石罔效，撒手人寰。林老总则坚守到2024年4月第52期，四个月后永别人世，匆匆赶赴人生的另一约会。

我有机会为《怡和世纪》做点事，缘于如明兄的推荐。这些年能与其他编委一道，在三位元老的精神感召和引导下聊尽绵力，是莫大的荣幸。前人种树，绿荫掩映。面对衰老和疾病、他们依然关心和守护文化的根本，每思及此，后来者能不倍加珍惜，尽心尽力，让《怡和世纪》在岁月的洪流中继续发光发热，向上向善？

相识相知二十五载

往事如烟。我们最初相识的具体时间与场合已难以追溯，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他和我都是华侨中学一份子，都曾经在南洋大学受教育，都是业余文艺爱好者，都有

过报人生涯。但是，他比我年长九岁，1951年他高中毕业时，我是刚从中国乡下飘洋过海的少年，人生的起跑点相距甚远。1960年他与友人合办《民报》，我虽知晓这份报纸，却未曾与他相识。1969年我进入《星洲日报》工作，他早已不在《民报》，从商多年了。我们都追随备受敬重的马华文学史开创者方修先生。1978年方修从《星洲日报》退休，潜心著述，办过《乡土》杂志，并于1997年推动成立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查了资料方知，2003我们曾在这个文学团体共事过。那年我任副会长，他是财政，2009年我们一同转入出版组，推出《热带学报》，交往又进了一步，他之后改任会务顾问近20年。王如明于2008年加入怡和轩，2011年我们又在《怡和世纪》共事，直到2019年他卸任编务统筹。六年后，我在兀兰殡仪馆与他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屈指一算，我们之间的交往，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了。

亦商亦文，正道沧桑

印象中，王如明稳重踏实，见多识广，博览群书，且明辨大是大非。出于对方修品德和学问的敬仰，他选择站在热带一边，关心马华文学的连续性，支持方修文学奖向新马两地作者开放，为热带会务活动提供一定的捐献。他、潘国驹、柳舜、黄今英是林清如倚重的知识者，在怡和轩文化转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作为《怡和世纪》助力者之一，虽年迈也出钱出力出点子，难能可贵。

他自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养成节俭或甚至苛刻的生活习惯。他曾回忆：“小时候跟父亲到咖啡店，父亲点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香气扑鼻，他只是摇匀后倒了一点在小盘子递给我。”这段话让我深刻体会到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2013年，我采访他时，曾如此描述：“八十开外，须发如霜，浓眉似雪，目光如炬，有寿星之相，却童心未泯，满腹经纶，却幽默风趣。”

上世纪50年代，他曾参加文艺期刊《人间》的编务，也是长诗《南大颂》作者之一，早年投身报业（1959-1962），因持独立办报理念而为现实所不容，毅然拂袖而去。曾涉足代理、脚踏车、屋业、电影、银行、投资等行业，游走于商界与文化界之间，亦商亦文。他心系南大，关注文化，热心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中新友谊等团体的活动。而我最为敬佩的，便是他在《民报》时期的一段经历。1962年6月30日，身为《民报》老板之一和主编，他坚决反对刊登一篇内容不实、动机险恶的“读者之声”，即便因此导致报纸停刊，也毫不妥协。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愿意见到良家妇女沦为娼妓染上梅毒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敢言敢行，何其不易！

心系南大，留下历史真相

离开新闻界30多年后，他对出版的热忱始终不减，那是报人的本色，让世人了解事物的真相。1997年他赠我精装本《陈六使——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先生百年诞》，计214页，并在扉页留下他清秀的手迹，内容收录潘受、崔贵强、林孝胜等人

的文字，另附陈六使言论17篇，客观公正，掷地有声。最为可圈可点的，是他在《导言》中写道：“陈六使先生是矿中的金，石中的钻，当历史岁月淘尽了泥沙，那块金，那颗钻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金碧辉煌，光芒四射！”2005年，他再接再厉，推出212页《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作为编撰者，他逐年回溯南洋大学的前世今生，直至1980年被关闭，以及后续的发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并在导言中激励南大生再出发：“南洋大学虽然告别了历史，但南洋大学的传人在，我们应该学习和承继上一代社会贤达与上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千斤担子两肩挑，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在这中华文化和平崛起的大时代弘扬南洋大学精神，负起发扬与发展中华文化的重任。”

他主编的第三本文集《南洋大学文献》于2015年出版，全书194页。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此书是在参考相关出版物的基础上，“更规范、更严谨地精选出母校在历史过程中所应有的文献”，强调其“原汁原味”。至于当年南洋大学十个学会联合呈交给校方的“万言书”（近二万字）《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不知因何付之厥如，王如明对此亦讳莫如深。他曾邀我合编《南洋大学图片集》修订本，并为此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不知为何中途放弃。同年，他已在《怡和世纪》服务，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一篇《平地一声雷——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南洋大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而他的终结，如同华巫印中小学的终结，是政策的必

然。政策的必然只能去除南大的躯体，历史的必然却使南大精神奇迹般延续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哇！老骥伏枥，志气犹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如明兄的兴趣广泛。我与他的私交多在画廊和旅游中建立。1985年我离开报馆后，专注于画廊业务，与朋友的交往减少了。1999年画廊迁入百利宫，常举办画展，王如明偶尔到访，或参观画展，虽无意收藏，但他对艺术兴趣浓厚，话题投机，彼此切磋，即便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是一桩赏心乐事。

谈及旅游，往事历历在目。2010年我们首次赴山东威海，同游者有卓南生夫妇等，拜访早年赴华求学，后来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的云同学。王如明虽比我们大十岁，但大家相处融洽，寻幽探胜，海阔天空、言谈投机、其乐融融。之后在马来亚南大教育研究基金“文化之旅”的安排下，我们曾多次同行。2011年5月前往土耳其等国，同年11月远赴南美五国，2013年游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国，第二年去了南非、赞比亚，2015年游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异国风光，风土人情，皆令人耳目一新，赏之不尽。拜占庭遗风、伊瓜苏瀑布、马丘比丘遗址、阿根廷湖畔冰川……每一处皆别具风貌，引人流连。路途远，行程长，住宿变，饮食异，但他总能入乡随俗，从不掉队，像老顽童般，与大家同欢共乐。

晚年的选择：深居简出

王如明的人生跨越近一个世纪，亲历英国殖民统治、日本侵略与英军溃败，见证日军占领与英人重返，经历战后反殖运动、南洋大学的创办，以及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与分治。他深谙政治，却始终置身事外。人生阅历丰富，学界、商界、报界、文化界，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中年丧偶，他仍保持定力，膝下三子健康成长。家庭、事业、财务、爱好，皆能兼顾，周全妥贴。或许是年事已高，或许看透看淡了世事，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晚年他选择深居简出，过清淡从容的生活。我们曾多次上门探望，见他身体无恙，照料得宜，思路清晰，只是行动稍显迟缓。老寿星嘛，见此情景，我们也就放心，不愿多加打扰。原本还打算等山东的云同学来新加坡时，联袂前往探望，给他一个惊喜。谁料世事无常，这一天终究未能到来。

哎！如明兄，正如你所说，人生总有遗憾，看透看淡了就什么也没有。

2025年3月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林福寿医生坚贞不屈的一生

一段缘，留下深刻的印记

安珀路4号。

角落头一栋不起眼的旧式公寓。

简陋的保安棚，锈斑的铁栅门、剥蚀的外墙，无不显出这房子已垂垂老矣，随时会在重槌的撞击下分崩离析。

林福寿医生和夫人陈宗孟医生，就住在大楼17层一个复式单位。除了厅里一套与医生身份不甚相配的普通沙发之外，屋内上下两层最显眼的莫过于墙上密布的大小画作，以及架上、地面、玻璃柜里摆满的雕刻品、瓷塑和珍玩。

我此番是为了协助处置一些收藏品、减轻搬家负累而来的。

他们都是80岁高龄的老者，特别是林福寿医生，被监禁、被隔离长达20年，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一个肾脏早已切除，另一

个又病了，每周洗肾三次，而他每天上午依旧抱病为病人服务。工作、洗肾、休息，见客的时间自然就少了。所以，每次预约上门，其实不那么容易。

我是乐于为林福寿夫妇效劳的。林福寿是一位有信念、有理想、有行动、爱国家、爱人民、重友情的真君子；捍卫真理，至死不渝，而且始终得到陈宗孟医生的理解和支持。与林福寿的精神感召相比，我们能为他们夫妇俩做的事是微乎其微的。

80年代以来，林福寿夫妇开始对书画、艺术品的收藏发生兴趣。这个契机让我有更多机会与他们接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首先是人格力量。林福寿为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说话轻声细语，却不优柔寡断，所谓“风过草偃”，“无依而强”，自然成了众人愿意追随的领头羊。其次是广阔胸襟：林福寿服膺公正、公平、民主、独立、亲民的理念，所以大时代中能动如涌涛，小时代里又能静如平湖，是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第三，服膺真、善、美。林医生晚年钟情艺术，还在收藏之余，拜师学画，在艺术中洞悉真、善、美，洁身自爱。第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林福寿在狱中正气凛然，在病中坚守岗位，不以自己的高度难为朋友，不以朋友的委屈当箭靶，但求不邪、不奸、不丑。

林福寿曾收藏有中国当代名画家贾又福的画作《明霞图》，贾又福一向信奉“贵明不贵光”，贵在“透澈空明，不贵外美浮华光亮”的高层次。这与林福寿毕生追求真、善、美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

林福寿搬家没多久，便因心臟病发作而逝世，令人不胜哀痛！

未了，借用傅京生评贾又福艺术思想中的一段话，以慰林福寿在天之灵：“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不在身外，也不在彼岸，而是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这种积淀，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自觉。只有自觉者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者。”

2015年1月29日

附文

林福寿医生

——刚毅坚贞的人民之子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来亚，经历过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在马来亚的经济和军事战略利益而诉诸铁腕统治。另一方面，熬过日治苦难和奋起反抗的马来亚人民，与英殖民主义统治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独立的浪潮汹涌澎湃。解密文件显示，从1948至1955年间，有三万名爱国人士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并强行驱逐出境。在英国人的记录中，这些抗英人士成了“暴徒”（bandit）和“恐怖分子”（terrorist）。1954年华校中学生掀起五一三学生运动，是反殖运动的转捩点，标志着新马两地人民前仆后继的不懈奋斗，最

终换来1957年的马来亚独立和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的成立。之后反殖运动内部暗流汹涌，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沆瀣一气，抛出一个以镇压进步力量为目的马来西亚方案。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加坡英语界出现一位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杰出爱国爱民者——林福寿医生。他于1963年2月2日与一百多位反殖精英一起被捕，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无限期监禁、饱受肉体精神的煎熬和威迫，林福寿医生以其铮铮铁骨，不为所动，在牢狱和软禁中渡过漫长的20年岁月。在群众、同志、亲人、难友、病黎眼中，林福寿医生是一位温文尔雅、轻声细语、和蔼可亲的彬彬君子，胸襟开阔，蕴含大爱、激励关怀，品格高尚。

学生时代立大志

时光倒流至1931年，小印度俭吗巷（Campbell Lane）屋内，一个男婴呱呱落地，他便是林家排行第三的林福寿，后来家里又增添7个弟妹。父亲不识字，在竹脚巴刹卖鱼为生，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林福寿自小在英校念书。日占时期学业中断，在分配中心分发过木薯和红棕油，后来到巴刹帮父亲卖鱼。战后，他到附近仰光小学续读两个学期，中学进入颇负盛名的莱佛士书院。他聪敏好学，求知欲强，图书馆是他的精神粮库；参加过学校辩论会和演讲比赛，担任校刊编辑，不但口才好，而且有过人的思考和写作能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孩子早懂事，他说：“我的成长环境启发我认识到穷人所面对的问题与困难，这本身就是一

课政治教育。”少年林福寿，深受尼赫鲁特别是他写给女儿书信的影响，不认可学校崇尚大英帝国那一套，很早就有爱国爱民志向，他关心周围人群，汲取有用知识，思考国家前途。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其实早有端倪。马来亚大学医学院的大学医科生涯（1950-1956），是他树立政治理想和决心献身国家的关键岁月。

投身反殖运动

大学医学是林福寿热爱的学科，用他的话说，“它是人道主义学科”。1950年念大学一年级，因为必须加强莱佛士书院未曾教授的科学一科，“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在勤学之余，仍协助把约占全校40%的非寄宿学生组织起来，他也是1953年成立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创始会员，担任过马大三届学生理事会理事，其中一届担任主席。1954年3月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华惹》（Fajar，意为“黎明”）第七期，因发表《对亚洲的侵略》一文，被殖民地政府控以诽谤罪，林福寿为涉事同学奔走筹款和延聘律师，并结识同是出身莱佛士书院、那时已当上律师的李光耀。他在诉讼期间负起“华惹”的编委职责，还担任学生会校刊编辑工作。林福寿的大学岁月，正值英殖民当局实施紧急法令，对正义力量进行残暴镇压的年代。反殖运动沉寂一段时期后，逐渐恢复元气。工人开始团结在工会周围，工运在积聚力量，马大校园又涌现一批进步学生，反黄运动浩浩荡荡，筹办南洋大学激起维护民族教育的浪潮，华校生普遍觉醒，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挫败殖民地政府的司法迫害。地火在运行，1954年5月13日终于找到突破口，爆发华校生反对兵役法令的“五一三事件”。同年

底，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了，之前与李光耀打过交道的林福寿，也成为该党发起人之一。应该说，23岁的他，此时思想上已彻底服膺社会主义；政治上决心挣脱英殖民主义枷锁、立场上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此，林福寿医生的一生，便与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事业结合在一起，对反殖路上的亲英派，也以同志、战友看待，随时可进出欧士礼路（Oxley Road）38号。1955年大选期间，林福寿在花拉公园选区为蒂凡那助选，在武吉知马选区为林清祥拜票。1956年，他在华中校门外目睹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围观的人群。民众自发的反迫害行动，酿成全岛大暴动，英殖民政府借机镇压，解散工、农、学、文团体，逮捕大批各民族反殖爱国领袖，包括被林福寿医生赞为“民族英雄”的林清祥。

第一次清党活动

然而，暴风骤雨已无法扑灭延烧的火势，反殖阵营重整后再出发。在1957年人民行动党党员大会上，元老派的地位受到挑战，当时已在中央医院任职的林福寿医生居中斡旋不果，元老派拒不接受党选结果。英国人出手把挑战派被一网打尽，或银铛入狱，或驱逐出境，或被边缘化，元老派重新掌控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党内实行干部制，剥夺林福寿医生等党内积极分子甚至个别发起人的干部资格，把他们排除在立法议会之外。1959年大选后，林福寿医生等140余人的行动党党籍也被无理撤销。1961年，马来西亚方案被提出，是否把反殖斗争进行到底的课题面对重大挑战。林福寿和傅树介两位医生辞去政府医院的职务，合设人民药房，随后与林清祥等共组社会主义阵线，在

宪制斗争范围内，围绕马来西亚和合并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林福寿身为社阵中委，深谙马来西亚方案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合流，各有盘算，与真正的统一和平等的合并沾不上边。人民不能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政治代表权，1962年7月，林福寿、兀哈尔与社阵主席李绍祖，同赴纽约，“向联合国殖民主义委员会陈述立场”。林福寿医生在公开辩论中义正辞严说道，“我们是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大陆两地人民实现真正重归统一”、而不是“倒退一步”。

2.2 冷藏行动中遭逮捕

1962年9月2日行，当局在全民投票中“获胜”了。林福寿医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全民投票选项A的结果，没有改变我们的分析。”他指出，我们“在立法议院极力主张，让新加坡人民作出真正的决定就是举行大选。在竞选期间，我们会作好准备，劝说人民给予我们委托，去争取完完整整的合并，在完整马来亚国家的架构上实现独立。”林福寿等的言论和计划，是在宪制范围内行事。但是，对手不愿面对选民的抉择。英、马、新三方于1963年2月2日制造一次政治“地震”：100多位反殖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在所谓的“冷藏行动”中逮捕，林福寿医生也不能幸免，从此失去了自由，不是5年、10年、15年，而是20年！他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谁给他定下“弥天大罪”？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参加政治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为实现他们的心愿而斗争。为此，我坚信必须要具备某些廉正素质，知识分子的诚信和基本原则。”后来他又一针见血指出：“合并计划的失败将

加深新加坡和马来亚大陆两地人民的裂隙。”真实的历史是：马来西亚未曾“如日东升”，新马的结合亦非“前途似锦”。合并不到一年，1964年7、9月份，新加坡接连发生空前严重的种族骚乱。“分为上策”，合并彻底失败了，欲亲反疏，两地亲人渐行渐远。谁之过？

E Hall难友的领袖

林福寿医生被捕时，结婚不足两年，留下5个月大的男婴。他坐遍新加坡的大小监狱，从欧南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到樟宜监狱、Mount Rosie 和 Jervois Road 内政部高官住宅、德光岛等。1963年7月，在樟宜监狱 E Hall、他与100多位政治被拘者生活在一起，是牢友们的可敬领袖。我于1964年6月政府干预南大期间丧失自由，在那里与他相处过短暂时光，他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领导魅力，令人敬佩。

与他同时被捕的工运人士卢大通回忆那段日子：“Dr. Lim 是我们政治拘留者最为尊敬的领袖。他为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思考问题冷静和全面，是我们的智囊和顾问。”狱中难友组成生活委员会，林福寿医生担任主席，领导众人“有纪律地生活在一起，同心协力做好集体生活的一切任务，如每日三餐的炊事、卫生、学习和康乐活动。”

铮铮铁骨坐穿牢底

不久，当局收紧政治被拘者的生活待遇，要他们“自白”、

“悔过”、“表明立场”。林福寿曾被单独监禁在阴森龌龊、虫子当道、读物绝迹的中央警署。他说：“我们五人进行绝食，我因溃疡出血而被送入医院”。后来，政治被拘者被当成刑事犯，强迫劳役，说“这是改过自新的训练计划之一……这样做会对身为医生的你有益的，手会变得更加敏捷……这就是法律，你每天会获得8分钱酬劳”。于是，“我们进行了绝食”，有些持续3个月，明月湾女性难友坚持130天。“我进行了3星期的绝食行动后，他们进来对我说，那好吧，我们免除你的劳改。”劳役计划以失败告终。

英文《海峡时报》曾制造林福寿医生等与林清祥等在在樟宜监狱内格斗，致使林清祥负伤住院的假新闻。林清祥和林福寿医生分别关在 RB 和 E Hall。两处牢房完全隔开，无法往来，不可能发生肌体冲突。林福寿提出诽谤诉讼，英文报服软赔款道歉。林福寿的抗争和不妥协，致使他的牢狱之灾被无理延长了整整10年。碍于外部的压力，这位被国际特赦组织定为“良知囚徒”的铁汉子，于1978年被软禁在德光岛，直至1982年才获无条件释放。流放德光岛4年期间，林福寿有机会为数千岛民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岛上唯一的人民医生。岛民无以为报，纷赠家禽鸡蛋以表谢意。林福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始终如一。

为社会正义发声

出狱后，林福寿回到马里士他路的人民药房。80年代的新加坡，议会一党独大，精英主义、功利思想、文化失焦、教育折

腾、政治打压，泛滥成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正义、幸福之路坎坷艰辛。“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林福寿良知不泯，关注时局，治病利民，助人不倦，不忘旧友，结交新朋，亲近艺术，说明长期的磨难并未浇灭他的生命力和生活热忱。后期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社会正义发声。1996年2月9日，他在追悼会上发表《向林清祥致敬》的感人讲话，尊崇林清祥为“民族英雄……动员与带领人民群众，英勇地把他们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指出，“清祥所体现的是那种超乎常人得失，一心只想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正义感”，并呼吁大家纪念、珍惜、巩固林清祥“崇高与毫不妥协的精神”。有些话今天听起来，其实也适用于林福寿医生本人。2009年11月4日他抱病出席《华惹风云时代》发布式，以切身经历，从宪法高度阐明，“最主要的民主权力就是新加坡人的宪法权力。无审讯的囚禁，是反和平的行径，是一种暴力行为。”2011年9月21日，林福寿、傅树介、赛札哈里等16位前政治被拘者，联名要求废除仍停留在殖民地时代的法令。同年10月25日，他在《改变中的世界》座谈会上，讲述从政经历、体会和观察。

值得关注的言论

综观林福寿医生的生前言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他一开始便选择议会民主，当然不仅是每四、五年一次的大选，也包含了思想、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反对借议会民主之名，打压真正反殖爱国人士。其二，种族主义源于左翼的缺

位。左翼被赶尽杀绝，阻碍了占人口80%以上的劳动人民的大团结，让种族主义有了滋生的土壤。第三，从历史角度看，改变一定会到来，对此要保持乐观精神。未来会有一场尖锐的、“但愿是非暴力的”斗争。第四，他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进行斗争的最终结果。“一个人不应该让他自己的理想与信仰蒸发。不论何种情况，他应该更坚持的去巩固自己的信念……一个生命如果没有了信念，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第五，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朋友晓以大义，“不论是谁情绪低落，或因长期监禁丧失斗志，但每个政治被拘者须根据自己的良知行事。”

结语

尽管林福寿晚年健康欠佳，乃至必须定期洗肾，但他意志坚强，又得到家人的护理，工作学习如常，社会活动未曾停步，白天按时驾驶陈旧的“马赛地”到人民药房诊病，风雨不改，周末或会友，或习画，或逛画廊，每年初三不缺席老友聚餐会，互报平安。诟料天不假年，2012年6月4日，因心脏病猝发而离开人世，告别他为之服务和奋斗的世间。林福寿一生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光明磊落，贡献社会，甘当孺子牛，终生生不忘把幸福带给人间。老子说：“死而不亡（忘）谓之寿”，这正好应验在“福寿”身上。林福寿医生永远活在广大人民心中！

2017年1月5日

挺过严冬 乘龙归去 报业传奇人物黄溢华逸事

“黄溢华走了！”友人第一时间发来简讯。接着又说：“他去了天堂。”是的，好人一定会去天堂的。

这位《星洲日报》老报人，终年95岁。老来泳池击水、思路清晰，正从耄耋走向期颐，不料一次跌倒，在茫茫迷雾中寻觅最后的归宿，这于我是太突然了。近年来，我们之间时有手机短信联系，偶亦见面。印象中，他略显迟缓却不龙钟，行走无须搀扶，记忆胜似常人，言谈滔滔不绝。去年12月底，还发给我“冬至快乐”的可爱小图像。今年元月1日，我从上海寄去新年撞龙华寺晚钟祈愿的照片，未见回复，9日又发出“龙年吉祥，合家安康”的家中迎春装饰照片，也无音讯，不久惊悉，他挺过冬至，却乘龙归去，果真羽化登仙了。

与《星洲日报》同年诞生

黄溢华生于1929年，恰与《星洲日报》创办同年，两者相互

结缘，不亦巧乎？不亦奇乎？他于1956年从《南洋商报》转入《星洲日报》，当过法庭记者、采访主任、总经理，后期兼任董事总经理和总编辑。一生勤奋好学，上了年纪仍利用业余时间在国内深造，考获经济学学士。知识渊博，熟悉报章运作的方方面面，后在报馆独当一面，用人所长，积极进取，上下同心，开创新局，业绩彪炳。为提升报馆专业水平、印刷技术，他培育新秀，引进人才，改革版面，首创横排，殚精竭虑，有目共睹，深得同事的爱戴。1982年，华文报业酝酿巨变，他回天乏力，选择离开。第二年，《星洲日报》黯然消逝，同年生，却未能长相守，岂不哀哉！如今他走了，40多年前的老星洲、老朋友未曾把他遗忘，在半版抢眼的挽词中，以“一路走好，永远怀念”八大字，表达眷眷之心。

两件令我深为感动的事

思绪在朦胧的记忆碎片中徘徊。1969年我考入《星洲日报》，当一名普通翻译员，与唐锦云、李凌千、余桂和、伍德南、陈新才等同组，当时的总编辑是黄思，后来才逐渐熟悉国际新闻主任何真民，电讯主任戴淮清，采访主任卢光池，副刊编辑曾勉之等。那时黄溢华正忙于经理部的改革，很少在编辑部露面。但编辑部员工的福利，却是他关注的领域。那时因为工作紧张，伏案时间长，我的颈部和肩膀长期疼痛和极度不适。搞不清他怎么知道这个情况，担心有炎症，或者骨质病变，亲自找上我，郑重其事地安排去看医生和拍X光片，查出是旧创伤，不碍事。他知道后说道：“没事就好！”

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公司总经理，竟关心起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令我十分欣慰。但更让我感动的是，1974年中，我莫名其妙被单独囚禁在中央警署，女儿刚出世，两个三两岁的哥哥又不懂事，家中乱成一团，我们顶住压力，一个忙家务，一个面壁独处400多个昼夜。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身为报馆总经理的黄溢华先生，以情况特殊且有先例，力排众议，决定照发薪金，半年全薪，半年半薪。不仅如此，他还携家人亲自登门慰问妻儿，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报业奇人：才华横溢成就卓著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黄溢华性格的一个方面。敢作敢为，勇往直前，他性格的另一面。只要做得到，总会站在人性一面，义理兼顾。他出生贫寒，连接地气，深知民间疾苦。尝言日治时期，亲睹皇军在大坡南天大酒楼对一名女性施暴，为之深恶痛绝。中学毕业后申请当教师，被人诬告，说他是共产党，他否认，又说他亲共，他说不是。对方问：“为什么不是？”他风趣地回答：“因为我怕死！”总算为自己开脱了。

黄溢华才华横溢，博闻强记，重视实践，厚积薄发。1973年出任《星洲日报》总经理，大刀阔斧，成立文教部、公关部、星洲旅游公司，掀起报馆转型的序幕。1975年报馆上市，成为公共公司，摆脱家族的最后羁绊，步上一条康庄大道。他利用全新平台，大展拳脚，创造辉煌。

爱才若渴，不同意清理门户

当年报馆高层职员，后来成为新闻学专家的卓南生教授，2022年6月在《怡和世纪》第47期发表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星洲日报〉黄溢华总经理》一文，对黄溢华在报馆的处境有如下的观察：“为表示对各方意见的重视与尊敬，溢华先生每日面对的大小压力与挑战不计其数。身居高位的黄总俨然不像一般同事想象的那么自由与自在！”

但是，据我所知，黄溢华只要拥有一定自主权，以他的胆识和魄力，还是可以运筹帷幄，化解危机的。可惜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从卓文中一段被删节的文字，可以看出端倪。“有一天，黄总叫我到五楼办事处。一进门，他放了一个文件到我面前，沉重地说道：‘某方列了一个名单，说我们编辑部有20多名同事有不良记录。他们都是我们的骨干，如果都清理，我们的报馆还怎样办下去？’……黄总决定与有关方面谈谈，只对其中个别员工的岗位给予调整。这既是工作上的需要，也体现出黄总处理敏感问题兼顾各方考量的危机处理风范。”

黄溢华爱才若渴，不同意清理门户。以他刚烈的性格，别人也拿他没办法，如因此而招致上层不悦，他也在所不惜。这正是黄溢华的魅力和魄力所在。

一代报人消失在江湖中

我于1976年9月重返报馆，大概也被某方面列入“不良记

录”的名单内。在那段日子里，一边是报纸面貌革新，业务蒸蒸日上，一边是气氛明显紧张，上层不时交头接耳，似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态。时光弄人，将近半世纪后才确知报馆曾经有过这种不寻常的事件，才理解黄溢华曾极力守住华文报自主底线。当然，这条底线终究要被打破。如果说这一切我们不甚了然，黄溢华本人却心知肚明。直觉告诉我，报馆非久留之地。但没有料到，我们的上司，受人敬重的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一位大有作为的报章自主的守护者，于1982年竟不告而辞，消失在江湖中。而他塑造的崭新的《星洲日报》，也紧随他的离去，于1983年烟消云散了。一两年后，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地，干自己的营生去。也许彼此都是性情中人，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惺惺相惜，从未曾忘记对方。

都是停不下脚步的人

时光总是在旁人忙碌之际，不经意地流失了。黄溢华和我都是停不下脚步的人，他忙他的大事，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知道他离职后，开过餐厅，担任报章（包括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的咨询、出版旅游杂志《中国行》、电子书等。他有点子，有想法，也许太超前了，难见成效。他知道我离职后开过书店、几经波折，后来凭爱好一头栽进完全陌生的画廊业，不谙水性，偏爱下海，憨态可掬。他曾到画廊找我，谈起《中国行》，那是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前，杂志主要靠广告收入，而广告客户又大多是大酒店，因资金短缺，多以部分客房入住券代替广告费，出版社要

在熟人中间兜售，难度可想而知。他一手开创的优质旅游杂志，纸张上乘，图文俱佳，却难以为继。他也曾计划推广根据早年排字房铅字铸字频率编就的常用字表，也徒劳无功。我们之间，曾就新加坡华族语文，最终会不会像泰国那样全盘消失的问题，有过争论，却无结论。

《我所知道的〈星洲日报〉黄溢华总经理》一文，是卓南生教授应《怡和世纪》之约而撰写的。黄先生与我之间有过争执，因为稿件是经过他本人修订并同意的，后来打电话给我，要求撤稿。他有所顾忌，我想，毕竟是92高龄的人了，早年的阴影不散，我建议删除其中几个小段，并征得他的同意，文章终于如期与读者见面。为慎重起见，我曾在手机上发简讯给他：“黄先生，您好。遵照昨日（22/4）电话交流的精神，卓文下面几段已删除。《怡和世纪》编委会同仁，真诚感谢您的理解和指导。祝安康长寿”。他回复道：“辛苦了，谢谢”。这样，编辑部便可放心把修订稿送去编排了。

鲜为人知的报业“趣史”

卓文刊出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到新加坡报坛有过这么一位励精图治成就斐然的前辈。而黄溢华从殖民地到日治到后殖民地时代，见过和亲历太多不平事，年事虽高，心有余悸。问题不在心存顾忌本身，而在于黄先生如此高龄，思路、言谈、文字、记忆、逻辑等仍高人一筹，这在我接触过的其他长辈中实属罕见。2022年12月22日，他造访中峇鲁我

儿子的画廊，畅谈往事，兴致勃勃。三个月后，卓南生回国访友，我安排他们在画廊见面，交谈甚欢。两次他都不介意拍照留影。翻阅旧照，特别是珍贵的视频，发觉他耿耿于怀的，倒不是《我所知道的〈星洲日报〉黄溢华总经理》一文中所列举的“功绩”，而是鲜为人知的“趣史”。讲起这段往事，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连续逾半个小时。

他说：当年围绕《南洋商报》是不是“世界第三大华文报”的论争，他查询了联合国，新闻公署署长以公文形式回复Frank Wong（即黄溢华），否定了这个说法，随后他以整版篇幅撰文，文章没有题目，只有四个大问号，内容牵涉面很广，惊涛拍岸，后续更为险恶，连洋名也难逃脱被渲染和揶揄的厄运。“哈哈，我的洋名从此不胫而走！”大人物对他施压，论争最终被喊停，黄溢华却觉得“很过瘾”。为了顾全大局，保住《星洲日报》几百人的饭碗，他咽下这口气。1983年，两大报走向生命的终结，而黄溢华则要继续活下去。

旺盛生命力不服输性格

他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轻易服输。九十多岁高龄，耳聪目明，勤于阅读，知识渊博，是本地“新国志”网站的粉丝，屡向我打听作者的身份，也读鲍彤回忆录，熟知赵紫阳的事迹，断断续续写点东西，还念念不忘采用新科技，要把他“很过瘾”的整版文章复印保存，也要求把聚会的照片传给他。或许他在搜集资料，有心把一生经历和爱憎记录下来，但一直不放心，“现在还

不是时候，白纸黑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如此高龄的老人，还怕什么呢？或许是昔日的创伤太深了！奈何时不待人，大家翘首以待的回忆录，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实现。

最后一次在画廊见面，是2023年3月31日的事。此后仍有通讯。4月26日，他在一则短信中写道：“年轻时做梦也没想到老了时，身上万物更新却一无是处。全身皆假，无缘无故把医院的通知传给亲友，真的是老天，大家都吓了一跳。家人说我已进一步失智成蠢才了。哈哈！连手机都不会用。”11月17日回复我在旅途寄去的照片和问候：“恭喜恭喜，像我以前一样飞来飞去。我以前到过海口，住在中国银行的旅店大楼，曾问柜台小姐有无折扣，她问凭什么给折扣？我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她说人民日报没人看的，没折扣。”读着他的文字，满纸风趣，满篇机锋，哪里像出自94岁长者之手。12月22日，时值冬至，他捎来最后的祝福，大约两个月后，2024年2月29日，他走了，走得安详。出殡当天，细雨绵绵，天哭斯民……

2024年4月

雁过留痕 我任“热带”会长那些年发言录

2017年9月17日

方修95诞辰纪念会

我们在此隆重纪念方修诞辰95周年，为的是重温方修平凡而成就卓著的一生，学习他认定目标，忘我工作的热忱，颂扬他明辨是非、分清正邪的可贵品质！当然，方修所取得的成就，与家人的理解和有心人的协助是分不开的。

方修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2出生，到1938年来到马来亚，大约16年光景，期间完成中学教育，为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是从1939年至1951年，也有12年，生活动荡，是他接触新马社会、认识社会和提升文化品格的良好时机。第三阶段从1951年他进入星洲日报，到1978年退休为止，前后27年，这个阶段生活相对稳定，之前1950年他已建立家庭，1956年着手从旧杂志和故纸堆梳理马华新

文学发展的脉络，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拼搏，奠定他作为马华新文学拓荒者和先驱者的地位，为同时代人和后辈所敬仰。从退休到2010年逝世的第四阶段，大约32年，大部分时间依然勤于阅读和笔耕不辍，推动杂志、丛书的出版，有较多时间与文友们交流。回顾第二阶段12年，虽然为期短暂，曾当过工人，商行职员，投过稿、做过小买卖，替人看管过脚车店，在新加坡参加过青训班的培训，蹲过日本人的监牢、当过小记者、编过小报、在印尼、和新马两地执过4年教鞭，受过求知社读书会的影响。然而，不论环境多么恶劣，职业多么一般，他经历过的平凡的生活，苦难的日子和伟大的年代，却不断丰富他的人生和社会经验，促使他把命运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新马华文新文学连结在一起。天荒地老，丝毫不影响他的视野和聚焦，反而使他抓住一切机会广泛阅读，充实自己，认识世界，甚至是在动荡不安的日治时期，也不改初衷。一步一脚印，他锲而不舍，终于把文字工作当成安身立命之所，厚积薄发，他完成的著述纂辑数以百计，其中大部分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惊叹！

方修的成就，主要是认清自身的优势，立身本土，不赶热场，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尽力而为。当生命之火逐渐黯淡下来，他仍念念不忘对已故文化人的亏欠。正如方修生前好友林徐典教授所说：“方修兄写马华新文学史，（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也出于一种使命感……他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寄寓了他的明辨是非和善善恶恶的写作态度和批判精神！”用方修自己的话，是“对前人有一个交代，也要对后人

一个交代”。方修先生这种承前启后，求实求真的精神，是马华文艺界的崇高品质和宝贵遗产，必须代代传承，化为强大的推动力！

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所处的时代有乱有治，遭遇有顺有逆，思想境界有高有低，但有一点肯定可以向方修学习的，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要迷失方向，文友们也要认清自己的长处，保持心中那股热，锐意进取，做出成绩。涓涓细流，汇入大海！

2018年3月5日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春联欢会

热带及老朋友新春联欢会，是历任会长陈川波顾问和历届理事建立的宝贵传统。

我代表新一届热带理事会全体理事，向川波兄和历届理事致以由衷的谢意。联欢会还得到20多个团体和群组的热烈响应，我们对此倍感亲切和荣幸。

人生难得是相聚一堂，握手言欢，互报平安，让友谊的花朵在新春盛开。今天的主角，是现场的各位来宾，一杯清茶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然，最终还得回到现实，回到人与人的关系、生活与工作的关系之中。这时才深切感受到真情、坦诚、包容、谅解的重要。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走到一起，建立持久的友谊，相互学习，相互激励，贡献正能量，不论大小。

热带新一届理事会接任后，战战兢兢，展开工作。我们举办过方修诞辰95周年纪念，中秋联欢晚会，长篇小说研讨会，今年内还将开展马来著名诗人奥斯曼旺（东革华兰）诗歌华语和马来语朗诵会、方修文学奖作品征集、评选和颁奖工作，出版热带新系列丛书等，在沙漠中找寻绿洲，希望会友、老朋友、团体和群组多方关注和支持。

2018年10月13日 “书香墨意”书法展

今天是林书香先生第三次书法个展隆重开幕的喜庆日子，我谨代表主办当局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资深书法家的参与盛会，对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忠先生百忙中亲临主持开幕式，对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委会和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会的鼎力协办，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主办当局也要感谢所有参与书法展和出版工作的义务工作者，他们尽心尽力、不辱使命，使这次展览得以顺利举办。

历代经典书法有“法书”的称谓，林书香和一切有作为有成就的书法家一样，理念明确，意志坚决，一以贯之，朝“法书”方向不断探索和实线，形成下笔沉着、行笔严谨、自成一家的风范，并体现在他的各类书体之中。他勤于笔耕，孜孜不倦，才有今天的优异成绩，让我们有缘沉浸在书法之华、艺术之美当中。

“书香墨意”书法展的推出，从构思、规划到成型，蕴含林

书香先生个人的心血和投入，因而具有强烈的书香色彩。书法展前后持续9天，从隆重的开幕式，到新马中三地一流书法家的笔会，再到隶书、行书、草书的专题专人讲座、和林书香先生本人的现身说法，热闹非凡，别开生面，全方位传承和呈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与单纯的作品陈列有着明显的不同。

2018年11月18日

林明洲纪念会及《方块集》发布会

很高兴见到大家齐聚一堂，参加今天这个不寻常的集会。我们的好友，一生贡献给舞台和文字的林明洲先生，离开人间已经13年了，家人没有忘记他，朋友们没有忘记他。所以，我们特地挑了11月18日林明洲先生诞辰81周年，配合他的遗稿《方块集》的出版，举行这个别具意义的纪念会和新书发布会。

《方块集》收集了林明洲先生以不同的笔名，于1996至2001年五年间陆续撰写的一部分短文，总计83篇，另附一篇他对本地戏剧家林晨的盖棺定论。

作者林明洲来自马国的一个渔村，单纯率真，后来他在新加坡求学和从事戏剧活动，有过理想、追求和信念，报馆的职业生涯，未能扭曲他的良知和洞察力，所以这本发自内心的《方块集》，体现了他的人文情怀和思想高度。

这些短文十七八年后的今天才编辑成书，既应了正道沧桑这

句话，也说明是金子终会发光的。

对我而言，林明洲是一个壮汉，在地能跑，上天能飞，可惜太早与大家挥别，把满天彩霞留给未来。他坚信并实践了“生活简单即富足”的真谛，所以不论到了那里，他都是富足的！

2018年12月15日

第三届方修文学奖颁奖典礼讲话

文艺界朋友们，
各位来宾、评委、工委、作者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各位齐集一堂，出席第三届方修文学奖颁奖典礼。这里的空间虽小，但真情无边，善意充沛，美感流溢，令人如置身于艺术的真善美之中。

方修文学奖工作委员会，秉持方修精神，已举办至今为止共三届方修文学奖评比，发掘并奖励一大批文学作者，并努力突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继续办下去。方修文学奖从建立到运作，获得新马热心人士的无私捐献，得到新马两地老中青文学作者的热烈参与，更得到两地资深作家欣然出任评委，赋予评比以公正性和可信度。

已故方修先生，是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发起人和可敬的导师。他数十年如一日，沿着认定的目标，不惧艰难险阻，锲而不

舍，为原先马华文学的研究奠下坚实的基础，取得无人可以企及的丰硕成果。

时代造就文学，见证文学作者的坚守。方修对马华文学走过的坎坷道路，洞若观火，这里头有启蒙性质的，有反映现实的，有伸张正义的，有为大众而呐喊的，有真情实感的，不论政治如何左旋右转，文学作者始终没有离开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现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马本是一家，两地华文文学同根同源，两地文学有很强的渗透性和互补性，方修文库落户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大批马来西亚作者参与方修文学奖评比并获奖，与新加坡作者一道，受到方修精神的感染和滋润，本身就说明方修文学奖跨越地域和政治，承前启后，具有鲜明的品格，十分宝贵，值得珍惜。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社会各界一路来对方修文学奖的大力支持，期盼他们今后继续给予关心和协助，让本地区华文文学工作者，在方修精神的感召下，群策群力，共同耕耘这块先辈留给我们的文艺热土。

其次，要感谢历届方修文学奖工作委员会不负众望，认真组织、筹划和落实方修文学奖的各项工作，积极发掘各类文学人才和作品，为文学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第三，感谢两地评委拨出宝贵时间，细心审阅参赛作品，并给予评分，由主办当局按总积分高低确定优胜名次。评委们的任

劳任怨和尽心尽力，令热带同仁深为感动。

第四，对参与评比的文学作者致以敬意。文学之路漫长曲折，意义深远。重要的不是评比的结果，而是写作的信念和参与。希望大家持之以恒，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真情实感、关注文字之美，学习方修，认定目标，全力以赴，撑起一片文学的蓝天。

2019年5月1日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大会

我以个人的名义，赞赏并感谢两年来各位理事和全体会友对热带所作的贡献。大家能不忘初心、同心协力、包容谅解，使团体保持活力和动力，步伐一致地携手投入，更不忘引入新人壮大阵容。

两年来，热带在国家图书馆、旧国会大厦、千禧楼、怡和轩俱乐部、新纪元大学学院、公寓楼下、华中艺术展览中心、琼洲大厦、新会所，开展多样化活动，包括纪念方修九五诞辰、丁云、李选楼长篇小说对话、与水木作坊联办长篇小说《叶子》发布会及文艺评论家鲁太光座谈会、马来翻译诗篇朗诵（诸庆兄翻译并朗诵李白《将进酒》，给听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中秋晚会、第三届方修文学奖的启动、评选和颁奖、纪念林明洲诞辰及遗作发布会、出版热带会友五本丛书及联合发布会，发布热带期刊，参加陈六使图书馆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库揭幕式，主办

林书香书法展、组织年度新春联欢会，第一次有了可供开会、雅聚和集会的小会所，建立网上茶座以利交流等。没有热带上下不忘初心、同心协力，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很难设想如何完成这些任务。

令人欣慰的是：理事会和会友，正是在各项活动和交流中，增进彼此的了解、互动，加强参与感和凝聚力，大家积极出谋献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把工作做好，做出色。热带与艺理会及本地文艺团体的联系也逐渐加强。

还有，大家在热带老中青结合上，做了不小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很高兴今天会员大会出席者当中，有许多是在工作中涌现的新人，希望大家给力，让他们今后有机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2019年9月15日

中秋佳节及《热带16》发布式

一年容易又中秋，今天大家在书香、饼香、茶香的氛围中，又欢聚一堂，一是见证半年刊《热带》第16期隆重发布，二是共庆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是热带大家庭的聚会，要感谢工委会为此而作的努力。工委会要我先来开口，我以为是带头品茶吃月饼呢，原来是讲话，说是分派给我的任务。躲过两年，躲不了今年。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最怕公开场合讲话，不得已只好献丑。

先说这个热带大家庭吧。在不同时间，热带开展不同的工

作，探访、雅聚，出版、讲座、交流、联欢会、筹集经费，等等。今天的集会，展示了这个大家庭的活力和凝聚力。大家不分你我，有工作有号召一齐上，有困难一齐解决，出谋献策，实干苦干，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希望这种传统在热带人，特别是年轻一辈中传承下去。

再说中秋感怀。苏轼的“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说是千秋名句。我想，人也和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包含了缺点、优点，圆满和欠缺。所以才有包容、欣赏、尽欢和遗憾。总体上，人生应该是积极的、有愿景的，长长久久，守护理想，珍惜友情，追求圆满。对我们而言，不苟且、不犹豫，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做出自己的风格，就是最大的安慰。

书香、饼香、茶香是热带一年一度的中秋盛会，一切尽在不言中，本来就不需要形式化的讲话。人生难得是欢聚，大家畅言尽欢，不留遗憾！

2021年3月27日

邹文学新书《远去的驼铃》导读

难得疫情下有机会共聚一堂，聆听远去的驼铃，见到风沙的斑斑足迹，庆幸这一切都定格在生动的文字之中。于是，才有面前两本集子和今天的导读会。

邹文学是大家所熟知的，个子高，能力强，重友情，走正

道，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代会长。我曾在报馆、杂志、文艺团体与他共事过，为他的多才多艺、博闻强记所折服。

他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举凡新闻报道、电讯翻译、人物采访、文化课题、旅行心得、戏剧人生、收藏情趣，无不给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精神粮食。

后期，他的文字园他，增添了绽放的文艺花朵，映射出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和悲欢。最早从2007年开始，驼铃声隐约传来，2018年以后，铃声更加响亮且清晰，一下子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后发优势和冲击力。

当然，这与作者本人的生活、遭遇、观察、思考是分不开的。沉淀深厚，写来得心应手，着实令人惊喜！

2022年8月

辑
四

非
诗
喃
喃

偶感（外二首）

偶感

我望她
她笑我
小红果
情意长

心曲

黑夜
我俩无语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消失……

2021年1月8日

唏嘘

高楼
遮云蔽日
屋奴
气喘吁吁
当权者
得意洋洋
财主
盆满钵满

风筝一线牵

一纸牡丹影，
千里送知音。
威海连星洲，
风筝一线牵。

兄陷火与血，
弟专光和电。
南北隔天涯，
心事慨而慷。

纸鸢风中鸣，
荷香池面飘。
命运多跌宕，
悲欢几人知？

2025年12月5日

题记

1957年赴华求学的中学同学云君，近日发来山东威海家中栽植的“菏泽牡丹”图象，婀娜多姿，令人忆起兄弟二人的悲欢离合，久久不能忘怀。

向日葵礼赞

从灿烂青春
到苍老暮年
不改初心
向着太阳

太阳也笑了
我的好兄弟
你给人间
留下欢畅

不介意泥土
不畏惧黑夜
终于盼到
日出东方

别说你老了
我从黑暗来
不弃不离
共浴光明

你就如太阳
含笑的脸
热情似火
美丽动人

虔诚的心灵
无私的付出
我爱太阳
爱向日葵

2022年8月18日

DeepSeek

这首温暖而充满力量的诗行，以“向日葵”为镜，赞颂了从一而终的忠诚、历经黑暗的坚韧，以及最终与光明融为一体的欢畅。诗中的“太阳”与“向日葵”互为镜像，构成了充满动感的生命礼赞。

呓语

线上纸鸢
微风艺远
若隐若现
知我者谁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天地浩渺
美在其中

人生几何
如梦如幻
唯有创意
光华永在

2023年12月26日

附记

花了一年多时间，刚完成网站的建设，把画廊走过的40年历程、藏品、作者生平、文章，分门别类，一一上网。如释重负，有感而作。

母亲节

窗外阳台
水梅细枝边

一只小蜂鸟
上下急蹿动

悬空筑小巢
双翅煽不止

她
为谁辛苦为谁忙

2025年5月10日

ChapGPT

最可贵的是生活瞬间的捕捉。篇幅虽短，却很有画面感，也含着一层温馨的寓意。以阳台水梅枝边的小蜂鸟起兴，由景入情，把自然界的母性与人间母爱连在一起，立意很好。

东海岸纪游

白发苍苍不知老
兴致满满东海行
同乘电动比亚迪
起早摸黑过长堤

云冰处处亮箭鱼
彭亨小镇初见识
内河石甲最肥美
天目乌贼弹上桌

梅姐鱼面闻遐迹
丁州甘县小巷口
寻寻觅觅终如愿
甘蒙平凡客如织

丰盛渔港也斋戒
渔船密布人迹稀
福顺庙宇不褪色
百年天后食烟火

关丹无关有丹阳
日出南海蔚奇观
海天一色望断处
神州沐浴朝霞中

兴楼巧遇吉胆佬
捕鱼卅载今开店
当地美食亲手烹
不缺人情缺招牌

三月花开香未飘
半途杀出榴梿车
山芭货色廉且美
弟妹边吃赞不绝

2024年4月7日

ChapGPT

这首《热带风情抒怀（非诗）》虽自谦“非诗”，却别有风味，是一篇饱含生活气息与行旅情怀的“自由体纪行诗”。它融合了纪实与抒情、具象与感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去修饰化的美感。

咏马

好马识途临岛国，
千山万水只等闲。
受者纵有伏枥志，
志在千里谈何易？

2024年10月26日

咏怀

北国风光，
白雪皑皑。
远方同窗，
别来无恙？
北雁南飞，
是所期盼。
何日狮城，
开怀畅饮？

2024年12月10日

附记

画家孙言正自山东远道来访，
赠我水墨骏马，笔墨飞扬，气
势磅礴。自量风卷残云，碌碌
无为，受之有愧。

吾家有喜

李家有女今出阁
素食宴请诸宾客
境随心转中天日
吾家有喜齐庆贺

2024年12月23日

题记

出席福州友人女儿出阁宴，宴设阿弥陀佛大饭店，全素食，别有一番情调。上得了台面的菜式便有养颜燕窝露，菩提山珍藏，冬虫夏草炖汤，膳食佛跳墙，法式牛油果，羊肚菌豆腐，桂花香芋扣等，色香味俱全，既吃得开心，又开了眼界。

吾家三孙女

三女成长中
上梁向西倾
羞做香蕉人
皮黄肉白嫩

目光须放远
母语宜珍惜
他日闪光芒
家祭告乃祖

2025年4月21日

笔墨纸砚

正直的笔
浓郁的墨
柔白的纸
沉甸的砚

黎明的光
清晨的风
书家的神
活奔的字

2025年3月18日

附记

晨读友人蓝君草书《千山鸟飞绝》有感。

ChatGPT

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意境的文字，虽非诗，却有诗意。你以“笔墨纸砚”起笔，展现了书写的核心载体，赋予它们鲜明的个性——笔的正直、墨的浓郁、纸的柔白、砚的沉甸，既是物的特性，又似乎是人格的投射。接着，黎明的光、清晨的风、书家的神韵，与活跃奔放的字相映成趣，勾勒出书法创作的氛围，也点明了书法的灵动与生命力。

幸福一族

昂首踏步迈向前
晨光初照绿草地
自食其力队伍齐
不靠恩赐靠志气

2025年1月8日

题记

旭日照射在绿色草地上，一只母鸡引领一群孩儿觅食，母亲慈爱温馨，小鸡兴高彩烈，场景感人……

一片心

平日密密缝
老少一身鲜
五月节庆多
不忘一片心

2025年5月18日

附注

节庆，指五一节、母亲节、卫塞节、生辰庆。

蛇年走笔

终于盼到
老伴的本命年
儿孙穿上
她缝制的新衣
一家大小
其乐融融

都为生活奔忙
难得团圆
身上衣裳
留下她针线的穿梭
满脸皱纹
丝丝喜悦

2025年3月25日

ChapGPT

这首小诗虽然题为“非诗”，但情感真挚，充满生活气息。以朴实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团聚场景，尤其是“老伴的本命年”“她缝制的新衣裳”这些细节，让人感受到岁月流转中的温情与期待。

贺新岁

马踏飞燕天下惊
火烧天边东方红
春回大地意浓浓
四海同歌水悠悠

2026年2月18日

DeepSeek

这首《贺新岁》以简练的七言句式勾勒出壮阔的迎新画卷。全诗意象跳跃而主题统一，押韵虽不严格，但朗朗上口，可谓别具一格的新春寄语。

无忧花 植物园漫步偶见

园内无忧花
迎春独自开
他日红遍地
万民笑呵呵

2025年3月8日

DeepSeek

这首《无忧花》在简短的吟咏中寄托了朴素而真挚的祝福，颇有几分即兴民谣的清新意趣。全诗从小景见大愿，结构自然。虽不拘平仄，却意趣盎然。

亿年期待

月背月背
不见天日
嫦娥嫦娥
神话失色

神州红旗
飞抵秘境
嫦娥后代
步步为营

囊中藏宝
悄然返程
万里长路
浩渺宇宙

月背有光
人类未识
嫦娥惊恐
徒呼奈何

没有月圆
更无月饼
深坑探究
秘而不宣

苍天一粟
划破夜空
亿年期待
万民欢庆

2025年4月7日

ChapGPT

这首作品以中国探月工程为背景，通过现代诗形式完成了一次太空史诗的书写，在艺术表现和科技抒写之间呈现出独特的张力。

也曾有过

也曾有过
枝繁叶茂
飞鸟来栖
幼仔欢欣

也曾有过
暴雨狂风
枝桠摇晃
满地落黄

也曾有过
风和日丽
绿荫郁郁
情话绵绵

也曾有过
岁月沉吟
天蓝风清
无憾此生

2025年4月12日

DeepSeek

《也曾有过》是一首以自然意象隐喻人生历程的短诗，通过四季般的生命阶段书写，最终归于豁达与平静。

无尘无垢好风光

绿色荷塘之歌

不以艳丽引人眼球
不以高大叫人仰慕
不以甜蜜诱人垂涎
不以愁苦让人怜悯

平平凡凡不耀不炫
日日夜夜无语无言
荷叶摇曳风掠水面
蜻蜓点水蛙鸣微微

远离贪婪云淡天高
直面暴虐等闲雨风
冷对虚伪坦坦荡荡
似水流年无怨无愧

太阳为我披上新装
月亮为我增添妩媚
日月忘我如如不动
水光潋滟风景独好

2025年4月27日

DeepSeek

这首《无尘无垢好风光》虽然自谦“非诗”，实则已经具备了现代诗歌的筋骨与风韵。你在荷塘边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最动人之处，在于借荷塘的物境，写出了人格的意境。

无题

机关算尽布擂台
雷鸣电闪拼高低
一场好戏刹那过
有人欢喜有人愁

惯于长夜望星空
人间底事只等闲
天蓝风和固可贵
造化弄人数十载

一阵妖风虾兵溃
蟹将登场封擂主
仆从吹捧风光好
看官暗笑戏中戏

远处沙场战鼓擂
人潮旗海沙尘暴
好汉率众护疆土
捷报频传快人心

公平正义不可欺
民众向背须看清
虾兵蟹将何足论
云开雾散又一梦

2025年5月7日

小阳台

我家小阳台
向东迎朝阳
花木怜主人
欣欣向荣长

邀客来筑巢
一大加一小
斑鸠小蜂鸟
不争亦不吵

环视周边人
养尊且处忧
纷扰又积怨
羞愧不如鸟

2025年5月16日

附记

近日发现鸟儿又在小阳台的花木间做窝，斑鸠棲息在日本竹叶丛间，十分隐秘。蜂鸟的窝挂在秃枝上，精巧别致，欲坠不坠。

遥望台湾

海阔天空望眼穿
宝岛相隔六八湮
只因妖雾赖不走
何日迎来孙大圣

2025年5月20日

附记

四月清明回乡祭父，顺访福州平潭岛，那里风光旖旎，一片生机。有幸一睹“海峡之眼”、“禅意垒石”，既是现实的美，也是精神的呼唤！原来我们正置身离台湾仅六十八湮的海岸。

北国风光

冬日灿烂
浪花欢唱
群鸥喜舞
海滩添彩

威海威哉
无惧严寒
风雪身后
春色无边

2025年12月20日

海南风光

南海本无事
有人抢地盘
水域闹哄哄
从此无太平

海警守疆土
宵小不得逞
后台气败坏
实力奈何软

海南一热土
高铁畅无阻
海风椰蕉绿
安居乐业处

神州有方略
封关迎四方
海岛大翻天
处处是风光

2025年12月28日

附记：

新年前夕，山东威海云同学
发来海滩照片，有感而作。

苏武

贝加尔湖遐想

苏武
留胡节不辱
十九年的坚守
千古留芳

二月寒冬
万里冰封
寻寻觅觅
苏武牧羊的足迹

昔日北海
历经沧桑
我们踏上
极冷的贝加尔湖

仰卧厚冰
叩问蓝天
千米深渊之下
封藏多少人间惆怅

2026年2月27日

ChapGPT

这首《苏武—贝加尔湖遐想》，延续了您一贯的“非诗”风格：语言简洁，画面感强，以历史人物为精神坐标，以现实旅行为触发点，形成时空叠合的抒怀。题材厚重，立意高远，是您旅行与历史情怀的自然结合。

友谊颂

印尼黄姜饭
泗水数第一
远方寄深情
穿云又跨海
色香味俱全
未食已垂涎
入口那一刻
甜在心头
布河水长流
阿林情更深

2025年8月5日

注：布兰塔斯河（Brantas River）发源于安查斯莫罗火山，流经东爪哇省，最终在泗水市注入爪哇海，全长320公里。

阿林（Alim），泗水好友的印尼名。

昨晚儿子从泗水回来，友人托他捎来我爱吃的地道黄姜饭，自谦“不成敬意”。千里送口福，食美情更浓，谨记。

黄薑饭

叔叔爷爷好交情
泗水携来黄薑饭
二人外吃炒粿条
留下我们乐呵呵

Deepseek

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长辈从泗水带来黄薑饭，随后两人外出享用炒粿条，留下孩子们在家，面对美食其乐融融。虽然自称“非诗”，但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充满了生活气息。

凌晨月

窗前明月光
凌晨照我家
迟迟不离去
心绪连九天

不见旭日升
谁来担光明
嫦娥一片心
进入梦乡里

2026年2月2日

Deepseek

这首《凌晨月》勾勒出一个静谧而深邃的凌晨心境，透露真挚与自省，又带着独属于凌晨时分的清冷与绵长，像一杯淡茶，初品无奇，回味却有余甘。

大红花

不羨名园
不屑豪门
土生土长
花开花落

绿色丛中
唯我独艳
笑迎朝阳
红向人间

2025年11月8日

ChapGPT

这首《大红花》语言简练、意象明朗，“非诗”却具备了诗的凝练与节奏感。气质朴实而自信，整体有一种“野花自芳，不待人夸”的精神内核。

九三阅兵有感

八万白鸽

八万彩球

飞向蓝天

飞入心空

东方巨龙

威严勇猛

神州扬眉

世界吐气

不尽铁流

浩荡前进

泪眼模糊

梦想成真

八十风霜

卧薪尝胆

正邪对峙

胜券在握

2025年9月3日

太行野白菊

石壁捧出一盆花
太行巍峨妩媚多
大刀只往敌寇砍
鲜花献给四方客

2025年9月18日

题记

终于如愿以偿，耄耋夫妻畅游了石英岩构成的东太行。从南天门进入，绕山前行，时而行走在玻璃栈道或崖边，时而沿着石阶翻山越岭。一路穿过中天门，从北高峰出去。十公里路，近两万步，东太行的雄伟、绵延、兀立、奇特，尽收眼底。石缝间一丛野白菊，令人惊喜，消解了体力上的尴尬，但觉不虚此行，心智和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铁海棠的梦

师长赠我铁海棠，
十载怒放不曾歇。
风雨摧残华校破，
铁蹄蹂躏肆虐狂。

华文种子深埋土，
一朝东风化雨芳。
待到孤岛春色满，
海棠烂漫绘华章。

2025年9月29日

夜思

未敢翻身已碰头
人生大志梦里寻
晨钟暮鼓何所求
桃花源里好乘凉

2025年10月16日

ChapGPT

这首《夜思》短短四句，语言朴实却寓意深远，有静夜自省、梦中求志、尘世反思之意，整体风格与唐宋之际的“禅意诗”相近。

小小舞蹈家

奶奶

是这样的

不是那样的

手要动

脚也要动

没看我怎么跳？

我们跳Ballet

你的动作太慢了

快点快点

四岁半的她

一个转身

像飞鹤排空去

唉

她又怎么知道

奶奶的腰脊不听话

2025年10月11日

ChapGPT

这首《小小舞蹈家》简洁自然，洋溢着生活气息与温情。整首诗表面写童趣，内里却透出时光与生命的对比感——稚嫩的童声、灵动的舞姿，对照年迈的奶奶身体的迟缓，生出淡淡的感伤与温柔的无奈。

江西纪游

之一 美庐

庐山美庐蒋官邸
蒋去毛来如走马
坐厕笙歌失江山
蹲厕枕戈得天下

题记

庐山“美庐”，中正题，作为蒋介石的夏都官邸、主席行辕，当年是宋美龄的别墅。解放后，毛泽东也曾在这里多次住过，留下国共产党领袖的足迹和传闻。导游说，毛泽东尊重历史，坚持保留“美庐”的名字，不加抹除。别墅内的私厕是观光点之一，其中有“蒋公”和夫人专用的坐厕，中间是毛泽东下令增修的蹲厕，引人遐思。

之二 灵山

上饶灵山眼界开
八分缆车十云梯
欲与天公试比高
万壑千山拜下风

题记

灵山，又名灵应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北部，有七十二奇峰，主峰海拔1496米。为道教第三十三福地。以奇峰怪石、云雾景观为特色，有索道、户外电动云梯，可供登高俯瞰，美不胜收。

之三 婺女洲

昔游婺源意难忘
漫山遍野油菜花
家家户户晒秋忙
百姓欢喜庆丰收
今遭走进婺女洲
度假农村奇幻多
莫非仙姑从天降
芙蓉国里尽朝晖

之四 望仙谷

望仙谷中不见仙
千灯万众蔚奇观
崖险谷深路盘绕
人工伟业处处仙

之五 景德镇

千年瓷都久闻名
古玩今爱有你在
巨碗坐镇今胜昔
唯见人潮满市集

之六 滕王阁

慕名而来尽兴归
飞阁流丹上回廊
高楼林立江失色
唯有王勃忆犹新
落霞孤鹜秋水长
千年文采何处觅

2025年12月4日-14日

女娲，你在何方？

天塌了
太行拜谒娲皇宫
悬崖绝壁高千米
举头仰望生敬畏

天还是蓝的
倒映一口补天池
一切都那么完美
难道世道再起波澜

补天身影不再
但闻山风呼呼
君不见刘邓大军战群魔
将军岭英灵护大地

自作孽不可活
天塌下来自己扛
大洼村一片祥和
人间久安在深处

2025年9月23日

他还活着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历史惊涛里
升起不灭身影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前进！前进！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乌云压城
雷电撕裂长空
风雨中挺立脊梁
不屈！不屈！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化作火球
冲破长夜迎黎明
英名镌刻在丰碑
不朽！不朽！

2025年10月5日

太空会师

射场巍巍
星空漫漫
次次升空
牵动心坎

早也等
晚也待
平安否
夜难寐

太空会师
石落心安

2025年11月3日

ChapGPT

这首《太空会师》虽题为“非诗”，但内里却有诗意的凝练与真情的温度。整体风格质朴自然，像一位平民百姓仰望星空的内心独语，平静中带着激动，短句如叩心声，颇具纪实感与人情味。

春之歌

1

红糟鸡
福州美味热腾腾
捞鱼生
南洋特色闹哄哄
老少一堂
除夕团圆
传统美德
世代相传

2

屏幕亮了
春晚妙趣横生
机器人
举手投足任翻滚

AI 骏马

奔腾掀开新岁月
载歌载舞
欢乐马年

3

瑞狮鼓乐
屋内人头攒动
采青送福
孩子掩耳又难舍
送红包

侄儿豪宅一片欢
喜雨绵绵
新春新意

4

新岁开跑
热火点燃家族情
同祈愿
年年岁岁有今日
东方之风
召唤着新时代的降临
此情此景
定格在手机的镜头里

DeepSeek

这是一组非常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的春节组诗。你以“非诗”为注，或许意在表明这是一种质朴的、不刻意追求格律的现代随笔式记录，但这种“非诗”的形式恰恰捕捉到了最真实的年味。

辑
五

文
脉
流
淌

医贵有德

—

应约到药房打第二针肺炎疫苗。对着一位女医生，新面孔，60开外，和蔼、细心、善谈。解释疫苗对肺炎有终身免疫的作用，又关心起政府推动的长者家庭医生计划，说是对慢性病人有帮助，定期检查、给药，都有补助。她先让职员在电脑上查明在哪里打了第一针肺炎疫苗，然后问道，平时用左手还是右手，弄清情况后，移身向着我的左臂，一再叮嘱放松肌肉，无痛完成注射。华语交谈，格外亲切。她说，自己原在组屋区开设一所药房，经营有年，不久前转手给一个医疗集团，“不喜欢他们的经营理念，辞职了，来这里帮朋友，每周两天。”

医生不是看病助人吗？到哪里不都一样？

“集团就不一样了，他们要业绩，病人多，规定每小时要看多少个，比如说10个，医生没有时间向病人多了解情况，多给一些劝告。他们为了多赚钱，明明只需要比如说三种药，会增加两种无关痛痒的药物。以我的性格，怎么能呆下去呢？”

华语流畅自然，怎么学的？她念英校，从小与父母以福建话交谈，华语与方言本是一家，怪不得！

二

认识他，已是好久以前的事。喜欢逛画廊，却不买东西。后来才知道，此人不简单，早期公教中学毕业，上过美专，后来到澳洲学医，成了蜚声国际的心脏病专家。因出国前未曾服役，在本地破例被重用，聘为一家老牌公立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一天，他出人意表买了广东画家赖少其的一幅书法，写的是“医贵有德”。他，医术高明，治病救人，乐善好施，口碑很好。在物欲横流的当儿，他看上那幅书法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曾应邀出任某著名艺校管理层要职，期间力主校址迁往附近环境幽雅的外岛。不谙经济，不会盘算，被老爷子斥之为“不知好歹”，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彬彬君子，只懂专业，不明高端权谋，尝言“会议上意见不合，也不该一夜之间成了仇人”。终致黯然离开，连同“医贵有德”的书法。

再后来，他受聘本地一家私立医院和厦门市政府医院的医疗咨询，往返于墨尔本、新加坡、厦门之间，中间与他偶有联系，后来不来新加坡了，联系也就中断。

三

无独有偶，另一位医生，曾出任同一所医院的眼科中心主任。他是富家子弟，出身英校，本地大学医学院毕业，专精眼科，爱逛画廊，也爱买东西。喜爱东西方艺术，热衷于引入先进医疗器械。医务所名声大噪，病人趋之若鹜，业务十分红火，或

许是学生时代注入的正能量和后来艺术的熏陶，钱财未曾让他堕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已达达人，早年频频远赴天津、厦门等地，诚心帮助中国的医疗事业，特别是白内障手术的推广，让许多人重见光明。他不无感慨地说道：“那时西方不想见到中国医疗的进步。”大量无私的支援，包括人才的培训，为他赢得天津等城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身为公立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他也为本地眼科专业的提升贡献良多。艺术的慧眼，不仅让他成为本地大收藏家，也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许多医生纷纷仿效，在药房、医院展示绘画和雕塑，一时间蔚然成风。

生活细节也是饶有兴味的。晚年与坐了17年长牢的大学挚友不弃不离，两人都是医生，都爱好艺术，星期天与家人同逛画廊，业余作画自娱。患有糖尿病，却酷爱冰淇淋，从不戒口。挚友去世后，若有所失，郁郁不乐，老说要为他出本传记。后期糖尿病影响大脑，神智时好时差。在他家做客观画，总不忘出示那本“传记”的封面，上面几个大字：Dr. Lim Hock Siew，历历在目。其实，“传记”并未写成，友人伟岸的身影，始终留在心里深处，带到另一个世界。

四

“医贵有德”，对自己，对病人，对朋友，对社会，事无大小，都见品格。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世事浊流何足问，医贵有德难忘怀！

2023年12月

“文物”找到了归宿？

本刊主编林少彬君去了一趟山西、河南，携回一件“文物”，是一幅洒金祝寿诗书卷轴。他让我看了实物，是真迹，虽稍显陈旧，洒金褪色，纸质折伤，但上面的行书清秀隽永，祝词庄重典雅，最重要的是对象不寻常，不缺文物价值。

这幅字是写给陈六使先生的，祝贺他六十华诞：“六使主席荣寿。先生创办南大，承约来星，共襄盛举，躬逢六秩华诞，赋献蟠桃。”可见作者是应陈六使之邀，前来南洋大学任职，共同推动华文教育事业。

1955年12月30日，南大当局发表第一批聘定之院长及教授名单共19人，包括文学院院长张天泽，教授余雪曼，潘重规，苏雪林（女），余协中，林我将，黄应荣，谢哲声，副教授曾纪桐，阿茂（暹籍），讲师王咏祥，理学院院长陈宗南，教授锺盛标，黎国昌，靳宗岳，熊叔隆，谢君起，黄赓祥等。其中就有这幅书法的作者黎国昌教授。

1956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庄严的南大校门，长长的南洋路，第一代师生，文理工教学楼，巍巍图书馆，碧绿云南园，共同绘成海外唯一华文大学的壮阔图景。春风化雨，莘莘学子，砥砺求知，力求上进。黎国昌远赴南洋执教，深受器重，他看在眼里，感在心中。1957年，值陈六使生日庆典，宴请南大师长之际，特书此卷为寿礼，便不难理解了。

黎国昌原为法国里昂大学生物学博士，出版过《鸟肾组织学》等专著。1924年归国后，在广东勤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任教，并曾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他与郜重魁、费鸿年共同创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应聘自台湾赴新，出任南洋大学生物系主任，可谓适得其所。他学贯中西，诗书俱佳，满怀感慨，一笔一划尽是珠玑。

书卷开篇“宾集文翁，万里骅骝”，点出宾客云集陈六使身侧，见证骅骝万里驰骋，前途无量。上段写道：“梁园开寿域，兴宇推殊俗，遥荒成业遍，前导叨随后”，意指在如梁园的胜地开辟长寿之境，兴建学府广开风气，即便远在荒僻之地，也能广布事业，前导后继，绵延不绝。

下段“颂谐华祝醉瓊筵，卜式输财迈昔贤。百年大计树人先，吾道其南愿勉旃”，写宴席之上觥筹交错，华章美酒共醉。主人富如卜式，捐输慷慨，远迈前贤，一切皆为国家百年树人之计。黎教授与夫人陈杏华署名于后，共同表达对陈六使及南大创校精神的景仰与共勉。

是日重展卷轴，隶书依旧熠熠生辉，灵气扑面，令人叹为观止。如此珍贵的诗书手迹，何以流落异乡，而非珍藏于南大或新加坡学界，令人百思莫解。林君则笑道：“侄儿在河南焦作居住，做古玩生意。同行在东京偶遇此卷，知我必喜，遂购以相赠。”

焦作，好亲切的名字！不久前，我曾赴太行云台山探访竹林七贤遗址，路经此城，未料眼前这卷关乎南大与陈六使的书法，竟与焦作产生联系。从新加坡流落东京，辗转回到西安，再由太行之麓，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位历史学者兼“探宝人”的护送下，重返理应归属的地方——新加坡。如今，他将此“文物”无偿捐赠予陈六使曾任主席十五年的怡和轩收藏，实为一段佳话。一幅小小书法卷轴的漂泊经历，令人百感交集。黎国昌教授与陈六使俱已作古，却都留下了好名声。黎教授常言“你不懂就要问，你不问就不懂”，至今仍是南大学子终身受益的座右铭。

他倡导学以致用，带领学生在南大周边采集野生植物标本，编印成册。早年在中山大学创立生物系，条件艰苦，却靠信念与理想硬是闯出一片天地。没有经费购置昂贵设备，他就采购最便宜实用的材料；没有动植物标本，就亲赴野外采集制作。至1933年底，中大生物系标本已达26万号，为全国高校之冠，为后来中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深知南大创校之不易，对陈六使的颂扬，发自肺腑。如今，这幅写于68年前的书法终于“完璧归新”，对陈六使与黎国

昌而言，都是一种告慰。

愿这件“赋献蟠桃”的失而复得，不仅是对陈六使个人的纪念，也象征着南洋大学和他曾经失落的荣耀，有朝一日终能回归应属他们的殿堂。

2023年8月

从生活素质谈起

生活中不时会遇到一种怪现象：他还是他，他已不是他。拜访老同学，一家三口，原先住在四房式组屋，赫然发现换了主人，他搬到了一房式老人“公寓”。有人活了大半辈子，对社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晚年阮囊羞涩，拜“资本市场”之赐，变卖房子，以大换小，局促在美其名为“公寓”的狭小空间，其实是生活素质的下降。他还是他，其实已不是他，儿子当了“厅长”，老夫老妻挤在睡房。有朋来访，拒于门外，白天呆不下，四处游荡。幸亏手头留点现金，每月勉强保有最低生活费，还有Tik Tok相伴，多少弥补了生活的郁闷。喟然叹曰：我们追求过瑞士水平，如今有多少老者要靠降低生活素质，维持不怎么体面的最基本生活。“世外桃源”离老一辈新加坡人越来越远，不可望也不可即了，唉！

近日，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我刚从意大利、瑞士、法国和英国旅游半个月回来，深感欧洲正在没落，

其中以英国为最。我这次是第三次踏足伦敦，感觉到跟20多前的伦敦没有什么变化。而法国巴黎给我的印象更糟，不仅交通混乱，而且国民素质也很差。意大利则像一个年华老去的贵妇，除了留给游客一种昔年雍容华贵（指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和绘画艺术珍品）的遐想之外，无其他值得一提的感受。只有未经战火洗礼的瑞士除外，留给我一种安宁、祥和的感觉，阿尔卑斯山少女峰脚下的小镇和村庄令我恍似处身于世外桃源之中。”

瑞士是个好榜样，洁身自爱，久久为功，共享共赢，值得借鉴。曾经繁华过的国度，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社会结构呈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转化为金字塔式，经济滞后，贫困户不断增加，难怪“正在没落”了。新加坡一度被誉为“东方瑞士”，不无道理，真的赶不上了，仍须以瑞士为目标，回复曾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扶贫减贫，共同富裕，不让“世外桃源”远在无边。

我们有地理、治理、良民的优越条件，早期的组屋政策，提升广大民众的生活素质，改变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笔者的一个熟人，于1969年购置一间七千八百元的三房式组屋，每月分期数十元。七年后，一家五口空间不够，换住价值三万五千元的五房点式组屋，每月二百余元偿还贷款，全无压力，楼高二十层，看海望山，大大提升了生活素质。旧屋加上三几千元的装修费折旧原价还给政府，后者不加价转售给一户马来同胞，确实做到共享共赢，皆大欢喜。20年间，组屋资本化，政策大转变，于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了。1995年孩子长大了，可在公开市场买到组屋，

价格竟飚升到53万，天啊！有人说他们赚钱了，但还得有房屋住呀。他们搬入一栋售价63万元的公寓，居住面积从1000增至1500平方尺，面向一片森林，环境清幽，时有猴子出没。他们只拥有一间房屋，笃信房子是买来居住的，不是供资本炒作，翻云覆雨，价格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是富裕了，谁富裕了？赚得盆满钵满？

社会不断进步，老百姓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应该不断得到满足。住屋由大变小，当然是生活素质下降的标志，其他如工作压力，工资水平、通货膨胀、闲暇时间等，都与生活素质的升降息息相关。我们追赶了瑞士几十年，富者愈富，寡者无助，瑞士成了令人垂涎的“画饼”！

2024年8月

历史必须成为一门科学

历史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由于时代不同，立场不同，有过种种说法。

四、五世纪交替之际，宗教家奥古斯丁说：“历史是一部上天下地赏善罚恶的说明书。”

到了十八世纪末，史学家吉朋换了一种说法：“历史差不多是人类愚行和不幸的记录。”

也有纯粹以精神的发展来说明历史的。如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林和黑格尔都认为历史不是客观实在的发展，而是“对精神的表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说法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类似的见解。所有这些说法，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曾经先后统治过历史学。我们把这些看法，称为“旧的反科学的历史观”。

旧的反科学的历史观，就其实质而言，即是以哲学上的唯心

主义来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它把客观实在看成人们意识的副产品；不是物质决定精神，恰恰相反，是精神决定物质。用这样的世界观来解释历史，就必然要否定历史是不以人们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发展，就必然要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唯心主义者不是客观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各种变化，不进行客观的分析，这样，历史就要变成了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总和。由于他们不能理解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满足于偶然的表面现象，历史遂被看作是一堆错误、蠢动和谬举。

显然，在旧的反科学的历史观统治下，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就永远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这就是说，你首先要承认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承认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或飞跃，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在变化、发展和飞跃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真象和假象的交织中找出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因此，历史学要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一方面要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彻底清除唯心主义和各种反科学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唯物的辩证的科学思想。这是学术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

唯物的辩证的科学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与唯心主义不同，这种思想代表当代先进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也与旧日的唯物主义不同，这种思想总结了前代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在这种新

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的辩证的思想体系。

旧唯物主义的致命弱点是：它在承认客观事物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而存在的同时，却把外界事物看成是孤立的、不变的“死东西”。在它看来：事物是变化的，但变化仅仅意味着数量的增减或空间的转移；至于变化的原因不是从事物的内部而却是从事物的外部去寻找。这样，把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现象中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冲突的必然结果，而仅仅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影响所造成。旧日的唯物史观只能揭示历史发展中某些局部现象的真实性，它不能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既统一又矛盾的整体，不能把对个别现象的正确认识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弱点，十八世纪发展了的旧唯物主义没有能力揭示历史进程的全部真相，因而在与唯心主义和各种反科学思想的斗争中，就不能给它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让它们继续有空子可钻、有机可乘，让它们继续在历史学中发号施令，歪曲历史的真正面貌。

把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还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事，这就是当先进的思想家把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应用到社会现象中去，从而在历史学中建立起牢固的、战无不胜的科学史观，把历史学从旧史观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写下了一系列典范性的历史论著，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科学的历史观的基本精神，标帜着当代思想的顶峰。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受“上帝”、“理念”或者个别领袖的“喜怒”所决定的，也不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总和。正如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规律一样，社会历史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它们都隐藏

在纷繁矛盾的现象中，所不同的是，自然界规律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没有渗进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历史发展的规律则是通过人们的错综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表现出来。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科学规律的发现要比自然界规律的发现更加困难一些。规律是客观存在于历史之中，人们不能创造它、改变它，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分析它、认识它。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就是否定科学的历史观，否定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否定对于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预见社会发展进程的可能性。用科学的历史观来观察社会历史，就能一毫不差地找出几千年来人们所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即历史事变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动力。“历史事变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动力，乃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斗争”。（弗列德力克）

为了要把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的、辩证的历史观。历史工作者不能停留在历史事变的表面现象，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框子里，应该用科学的历史观去解剖整个社会，深入到社会的基础——经济结构。只有抓住经济结构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固有矛盾，才能理解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无人的社会，也没有无人参与活动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绝对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人们是在直接面对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要了解人们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不能抛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社会条件。既然经济是社会的基础，首先当然要从经济入手，才能真正了解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社会条件。

有些人，不是真心诚意地去了解科学的历史观。他们胡说这种历史观否定人们的意识和思想动机，把人降低为纯粹的直立的动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先进的历史家一再指出：科学的历史观并不否认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但如果满足于以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那就不对了。因为，把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结果当作某个人或某些人具有这种愿望的缘故，实际上对于事情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某种思想动机在一定时期会成为千百万人的集中意志，并使得千百万人行动起来；为什么这一种思想动机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显著的作用，而另一种思想动机则并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虽然有无数的互相抵触，互相冲突的思想动机，但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循着确定的轨道前进，为什么某些历史人物的个性虽然能够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个别面貌起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等等，只能做这样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的，也是科学的解释。”

科学的历史观，或者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孪生兄弟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如此善于透过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的东西，发掘出真正的本质的东西，把历史按照其原来的面貌全盘托出，交还给劳动人民。

1966年4月27日

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

从已消失和变样的古迹说开去

历尽沧桑

由于对历史认知的混乱，我们在文化遗产课题上，长期以来扮演着后知后觉的角色。第一批国家古迹迟至1973年才颁布，许多旧建筑、旧庙宇、旧墓地，在拆除机和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沦为满目苍痍的废墟，取而代之的是从政者和发展商引以为豪的摩天大楼。2015年历史学者柯木林的观察是值得重视的：“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 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从1973年至今，总计74处旧建筑和场地被提升为国家古迹，许多古迹殖民地色彩浓厚，不乏相似之处，一些古迹的原貌和用途也完全变样，如同济医院、陈旭年宅第成了公司或私学的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分别建于1962和1971年的新加坡大会堂、裕廊镇大会堂，或变了又变，或酷似“新迹”，徒增人们对已消失或蒙尘的多处文化遗产的无限眷恋。

红灯码头

上世纪40年代诞生的国人，没有不熟悉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的。它建于1933年。红灯码头的历史，可溯至1848年就出现的詹士敦Johnston码头。詹士敦是莱佛士同年代的欧洲知名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船舶用品供应，生意十分红火，又是新加坡早期商会的创办人，在商界颇有威望。后来码头破败进行重建，改以海峡殖民地总督Clifford的名字命名，商界群起反对，但遭到拒绝。这就是殖民地的宿命：重要建筑的命名往往离不开宗主国大人物的名字，如今年刚列为国家古迹的Elgin埃尔金桥，埃尔金原为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姓氏，此人是当年火烧圆明园的响当当军人之一，名留新加坡河上，也是历史的乖戾。

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红灯码头（Clifford离他们远得很呢），曾经是新加坡早期拓荒者远涉重洋由此上岸的地点，后来转变为往返南部岛屿的驳船码头，最初因码头顶部装有红色射灯指引船

只而得名。其拱顶建筑，开放式护墙，宽敞空间，充足光线，入夜凉风习习，是居民劳作后爱游逛和休憩之地，承载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记忆和情感。

记得七八十年代，红灯码头前方阁楼有一间咖啡厅，从这里的窗户眺望国庆烟火表演，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那还是侯永昌主理港务局的年代，后来林金山关闭了咖啡厅和大堂边上的小卖部，据说是为了恢复红灯码头原貌。90年代后的事态发展说明，缺乏历史感的从政者和公务员，更关注的是历史建筑的经济价值。金钱挂帅，一切待价而沽。2008年，它被港人开发为餐厅，取名One On The Bund（“堤岸一号”），中央摆放中国雕塑家刘若望两件三米高的《东方红》系列，2014年结束营业，被远东机构属下Fullerton富尔顿酒店集团兼并，辟为高级餐馆。富尔顿大厦建于1922年，以邮政总局闻名，罗马式的建筑，巍峨壮观，日据时期是日本军政总部，2015年被列为国家古迹，如今古迹身份远被堂皇富丽的五星级酒店商业气息所掩盖。变了样的富尔顿大厦和红灯码头，正逐渐远离平民百姓的视线，岂不惜哉！

国家剧场

从红灯码头往福康宁方向走去，来到旧端蒙学校对过俗称皇家山的山麓，60年代初那里曾屹立一座设计新颖，挺拔亮眼，以“人民剧场”名闻遐迩的国家剧场。它于1963年8月8日正式揭幕，可容纳观众3420人，举办过无数场音乐会、演出、国庆庆

典、大学毕业典礼。1984年黯然落幕，两年后被铲平，后来留在遗址上的圆形标志也被移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果说红灯码头作为文化遗产的处境堪怜，那么反殖年代的重要地标国家剧场的命运更令人心酸！

国家剧场的提出、选点、筹划、换址、捐款、设计、投标、建造、完成、使用，与新加坡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抗争分不开，标志着国民意识和效忠观念空前高涨。新加坡于1959年赢得自治，次年11月初，时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宣布：国家剧场是确认人民在效忠新加坡的基础上，建造一栋国家纪念馆的意愿，重要性不言而喻。配合12月3-9日效忠周的举办，筹款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方式包括音乐会、纪念卡、一元一砖（纸砖）、电台点歌等。国家剧场最初准备建在加冷公园内，12月8日，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为巫华双语牌匾举行揭幕式，匾文宣示：“为庆祝国家效忠周而在此地建造拟议中的国家剧场”。后来选址从加冷公园改为福康宁西麓，由本地建筑设计师黄匡国负责设计并建造。

本地文化遗产学者，建筑设计师赖启健认为：当年国家剧场的设计非常了不起。“在当时情况下，偌大空间采用空调是行不通的……所以须靠自然通风。设计方案是让一片钢铁蓬盖悬在透风的剧场上方，一端延长至福康宁山坡。”建筑门面有5个凸起的菱形装置，后人误以为代表五颗星，与地面半月形喷水池呼应，象征新加坡国旗上的图案。赖启健指出：从建筑学角度看，“5个菱格是最牢固的结构”，喷水池则是后来附加的，与

国家剧场的设计无关。1984年，政府以钢铁悬蓬结构不安全为由关闭国家剧场，两年后，又因CTE（中央高速公路）隧道须经过该处而把国家剧场夷为平地。他说：“原本可以重新规划路径，我想他们盘算走直径，如此国家剧场就难逃厄运。”问题是被摧毁的建筑物是不是有价值的。他痛惜“国家剧场是新加坡（文化遗产的）最大损失之一……，以发展需求和国家当下需要为由而摧毁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是说不过去的，两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为了纪念消失的文化遗产，赖启健复制国家剧场菱格门面，供有心人瞻仰。这件作品不让放在原址，目前停放在对面Tank路一处不起眼的场地。

人们对国家剧场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其构想新颖、风格独特，还因为它是早年新加坡争取独立的产物，见证过多元演出和活动。东南亚文化重头戏，西方芭蕾舞和爵士音乐，东方歌舞和地方戏，无不为国家剧场增添异彩。国家剧场工作人员回忆那些年中国来的表演团很受欢迎。“广东潮剧团1979年第一次来新演出，从12月2日演到12月19日，尽管剧场很大，却场场爆满。”随着国家剧场的消失，这样的火热场景也一去不复返了。

独立桥

新加坡独立桥的故事和记忆，同样令人扑朔迷离。当年叱咤风云、万民瞩目、群情激愤的独立桥，从老一辈记忆中消除，而后辈和新生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如今，人们驱车或步行经过那里，一般不会想到独立桥，只知道有一条以英国总督命名的尼浩大道（Nicoll Highway）。其实，从1956年建成通车到1966年

道路拓宽约10年间，独立桥还是挺风光的。那时节，桥的两端各竖立一尊石狮，孔武有力，怒目圆睁，斗志昂扬。狮子身后，矗立一道高耸的狭扁纪念墙，蓝色马赛克表层上方，嵌入一件经过革新的市徽。狮子和市徽，对着过往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讲述自己动人的故事。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全民反殖和争取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作出让步，奠定了新加坡有限的自治，为最终走向独立铺路。横跨加冷河和梧槽河的新造桥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命名为独立桥（Merdeka Bridge）。桥长610米，1956年8月17日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主持隆重开幕式。数以万计民众自发涌往这座象征反殖、独立、自由之桥。大长民众之志气，大灭殖民者之威风。

石狮是意大利雕塑家罗多弗·诺尼（Rodolfo Nolli）受公共工程局的委托而创作的。狮身后腿弯曲，前脚撑起上身，鬃毛下垂，张口发声。狮首刀凿痕迹明显，呈几何图案，明快利落，堪称新加坡第一代狮子形象，其艺术性显而易见，是后来根据旅游标志塑造，被捧上天的鱼尾狮所无法比拟的。诺尼也是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大厦门口左右两尊笑脸迎人的石狮创作者，如果说象征反殖、独立和自由的默迪卡石狮命运多蹇，而中国银行前的石狮，虽经大厦重建，至今依然稳立闹区，眺望大海，满面春风。

反观默迪卡石狮，在1966年尼诺大道扩建后就被移走，多年下落不明，辗转颠沛，先是流落加冷公园一角，后困守巴西拉巴

兵营，在公众的追寻、关切下，迟至1995年才落户裕廊路上段军官训练学院十七层瞭望塔底部。独立桥石狮不镇桥，守在瞭望塔下面，其玄机实非常人可以理解。也罢，总算有个家，有不同的使命。至于是不是默迪卡石狮理想的安家立命之所，就另当别论吧。幸与不幸，谁能分说？至少强似那些年一起协力守护独立桥的市徽。这个市徽原本是1948年殖民地政府的信物，宣示宗主国意识，市徽上方是一面米字旗，中间的花束呈金黄和红色。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米字旗被自治政府改为棕榈图案，金黄和红色变成蓝色，下方狮子脚下半月形设计内添加“MAJULAH SINGAPURA”一行字。多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呀，令人不禁问道：“纪念墙和市徽到了哪里？”

也许，纪念墙、市徽和石狮，正盼望有一天回返故里，恢复原先的身份，再一次向过往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讲述昔日的辉煌，半生的坎坷，与曾经共生共存的加冷河互诉衷肠。

“他们不是复制了两头一模一样的默迪卡石狮，安置在国家体育场内吗？”年轻人这么说。

“那可不是我的真身呀！我是有生命、有体温、有使命、有激情、有情怀的。只可惜，当年与我日夜依偎的纪念墙和市徽已不知去向，唉！”仿佛听见石狮喃喃低语。

默迪卡石狮的怀旧与感叹，开启了几代人的历史回忆，它们原本可在更广阔更耀眼的舞台上，激发国人更深沉的爱国情操和认同感。独立桥的故事如此，红灯码头和国家剧场亦然，还有红砖墙的旧国家图书馆，弦歌不再的南洋大学校园，不得安宁的

Bukit Brown（咖啡山），以及许多已消失或有待发掘和发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源远流长，远超出狭隘的政治正确的范畴。

旧国家图书馆

就说旧国家图书馆吧。以下这段话，最能反映70后国人的心声：“位于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相信是每个‘70后’心中永远的记忆。念中学时，每当学校有小组作业时，我经常与同学到国家图书馆去讨论分工、采集资料。在记忆中，这幢建于1954年的红砖建筑就像个不说话的老师，很严肃、超厉害，什么资料都有。1999年，当国家图书馆要让路给公路隧道的计划公布时，引起民间很大反弹，但终究难敌公路建设的‘圣旨’。回头看，国家图书馆被拆，仅是为了一条500公尺不到的福康宁隧道，到底值不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萌芽，可追溯到1823年。当时隶属于新加坡学院（后改为莱佛士学院）。1845年才出现不对公众开放的新加坡图书馆，1874年易名为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院。图书馆兼有博物院的业务，馆址初设在市政局（现维多利亚纪念堂），后迁至史丹福路现博物院所在地，是一所殖民地色彩极浓的英式图书馆。直至1953年，华社领袖李光前慷慨捐献钜款，倡议兴建一所真正对民众开放的免费公共图书馆，条件是新馆须容纳巫华印三种语文书籍。这项计划获得殖民地当局的接受。同年8月15日，新馆奠基仪式正式举行。一栋独特亮眼的国家图书馆，在博物院另一侧、福康宁山麓拔地而起。1960年11月12日，新加坡自治邦

元首尤索夫为刚落成的红砖图书馆主持隆重的揭幕式。从原先的莱佛士和殖民者的宠儿到平民化，从英语支配到各民族语文的翻身，从殖民地威权建筑到红墙迎人的楼宇，国家图书馆的诞生，标志着国民意识的觉醒，知识的普及化，殖民地统治到民族自决，其中饱含国人与之厮磨相处所孕育的深厚感情。所以从1999年宣布搬迁到2004年着手拆除，社会哗然，争议不休，却回天乏术，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剧场一样，终难逃覆亡的命运。哀哉！

南洋大学校园

南洋大学于1980年被关闭后，500英亩土地遭割裂，美丽的校园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南洋大学也是在1953年由另一位华社领袖陈六使号召，新马社会协力推动而建成的，存世25载。数以万计的南洋大学校友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科学实践、政治舞台、工商场合、文化教育等方面，成就卓著，有目共睹。如此重要的海外唯一华文大学，其实体已消亡，但作为文化遗产依然熠熠生辉。南洋大学校门、建校纪念碑、南大图书馆不是已被列为国家古迹了吗？这意味着经过时间的沉淀，情感、文化和历史的强大力量，是不可压制和阻挡的。南洋大学校门屹立在组屋的重重包围之中，纪念碑与假牌坊相顾无语，南大图书馆背负华裔馆的包袱，南大湖一波三折，许多历史建筑不复存在，大量文物不知去向。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感召下，南洋大学校园全貌有待发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南洋大学整体列为文化遗产，还原南洋大学校园原貌，把南大图书馆辟为南洋大学纪念馆，从保存历史记忆的角度看，意义十分深远。

武吉布朗

2011年以来，关于武吉布朗坟场的争议，沸沸扬扬。已有大约4000个亡灵黯然迁往他处，让路给新高速公路，更多坟墓正等候末日的降临。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籍贯和信仰的先民，安息在毗邻罗尼路，地势起伏、蕴含丰富独特的自然、文化和考古价值的密林中。有识之士曾为保护这片最后的“活博物馆”而大声疾呼、奔走，却无法改变官方将于2030年前清场，在原地开发新住宅区的决策，又一次凸显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建设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所幸在集体的努力下，武吉布朗重要坟墓的初步考察和文字记录工作取得进展，有助于今后保存历史记忆和文物复原。但是，森林的消失对自然生态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

尾声

针对国家剧场计划的提出，时任文化部长的拉惹勒南还说过：新加坡是高度工业化但欠缺涵养的国度。“音乐、绘画、戏剧、文学和审美愉悦，正好把一个社会从繁华转变为文明。”何况还存在“不健康的、黄色的文化”和“西方的”影响，须借助艺术，塑造有教养的国民。或许，当初他没有料到，国家剧场会以拆除收场。有识之士，也不会乐见历史建筑、大学校园、古墓一个个倒下、湮没。因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必要让文化遗产发声，让历史记忆永续。

严思的一首诗，常回荡“我”心间，借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我是历史的标志

孤星残月
野草凄迷
我没湮没

已经历
几十年的风刀雨箭
大海还在
我的胸膛
翻腾着
峥嵘岁月的波涛起落

我是
众志成城的精神
我是
淫威不屈的魂魄
我是
历史的标志

情愿
再屹立荒郊千百年
永远叙说
一段云南园的
忠奸与功过

2019年9月30日

南大校魂与南大精神

陈六使历史评价浅见

冥诞纪念116年、倡办南大60年、逝世41年，陈六使的形象，光明磊落，高山仰止。但长期以来，论者之中，众说纷纭：五体投地者有之，一知半解者有之，歪曲中伤者有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

正面的。肯定陈六使工商成就（橡胶业、银行业等）、维权行为（争取公民权、议会语文平等）、华社影响（支援抗日、领导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怡和轩等）、教育贡献（关注不同源流学校、创办南洋大学等）。

片面的。把陈六使置于不同的时代、环境语境中考察，或曰商人不宜办学，或曰卷入政治漩涡，言外之意，陈六使晚年所受的打击和伤害咎由自取。

浮面的。指责南洋大学水平低下，学生不学无术。或曰南大应改变教学媒介语，或曰新加坡只需一间大学，南大的存在是多余的。

负面的。把陈六使创办的南大描绘为沙文主义学府，云南园是小延安。把南大学生爱校护校表现和行动妖魔化。如此定调只会把南大硬拖入政治是非，是南大最终走入历史的杀手锏。

陈六使的工商成就、维权行为、华社影响、对熟悉其为人行事者而言，绝无悬念。这说明他不愧是特定时代和环境一位睿智、有胆识、取诸社会、献诸社会、敢做敢为的杰出人物。他出身贫寒，七弟兄中仅三人有机会念几年书。生活的拼搏、商场的运筹、社会的交往，前辈如陈嘉庚的影响，自然会把他引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慈善之路。这是我们理解陈六使的一把重要钥匙。陈六使有把孩子送进华校的，也有就读英校的，正如他捐助华校，也捐助英校乃至新加坡大学一样，说明他其实是从平常心出发，对不同源流教育是不存偏见的。问题是，殖民地政府资助和推动的主流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一枝独秀。非主流教育体系是弱势群体，靠民间苦苦支撑至高中程度。眼看莘莘学子毕业后升学无门，而殖民地政府出资创办的马来亚大学又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民办大学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不平则鸣，恰恰就在这个自然不过的事件中，陈六使犯了大忌：殖民地政府其实不愿看到语文教育的平等，南大的“原罪”由此而生。

陈六使创办南大之心是坦荡荡的。既有天时：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已经134年了，却置民意于罔顾；又有人和：陈六使登高一呼，率先捐献，民心澎湃，万众响应；更有地利：校址经过一选再选，才为百年大计物色到裕廊区500英亩理想地段。坦诚

辅以天时、地利、人和，从此，南洋大学这艘巨轮应运而生、并迅速启航、远行，哺育和引导一批批南大学子展翅高飞。

片面的、浮面的、负面的言论，或见木不见林，或本末倒置，或落井下石，没有正视或不愿正视“原罪”的杀伤力。厘清这类言论，有助于对陈六使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

既然除六使在工商、维权、华社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无可争议，只须确定南洋大学是应时代号召、社会需求、大众心声而创办的，那么，陈六使的光辉形象和历史地位也就毋庸置疑了。

检视南大一路走来遭到动机不一的批评、责难和中伤，对陈六使的历史评价是有帮助的。

一曰商人不宜办学。那么，谁更宜办学呢？自然是非殖民地政府莫属了。但试问：自莱佛士登陆以来，这个皇家兴办了几所华巫印源流学校？它不干，老百姓自己干，是天经地义的：有钱出钱，有智出智，有力出力；商人出钱，教师出智，社会出力，蔚然成风，逐步解决子女读书学文化的需求。跨前一步，万众一心办大学，也是时势使然，与殖民地政府主导的英文大学形成互补，有什么宜不宜呢！

二曰陈六使卷入政治。这种说法有依据吗？不会又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版本吧。毫无政治野心的他，既忙于生意，又得为南大护航，前有林语堂要把南大变成反共堡垒而被轰出校门的教训，后有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政府抛出各种报告书

的“眷顾”，南大这艘巨轮时时都有触礁船毁的危险。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陈六使步步为营犹恐不周，那里还有余力卷入肮脏的政治圈套呢！

三曰南大水平低落，南大生不学无术。大学的水平是相对的，草创时期的南大，当然无法与资深大学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南大和南大学生的整体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大学门户开放，采用美国学制，广招学员，内中不乏优秀人才。在短短24年有生之年，南大不仅培养了大量默默奉献的教师、会计师、国会议员、画家、生意人、基层领袖，而且从云南园走出去、奔赴世界各地的南大生，给母校和本区赢得无上的荣光。信手拈来，就有经济学家如黄有光、生命科学家如丘才良、医学家如刘宗正、病毒学家如谢华谦、植物学家如丘才新、历史学家如杨进发、数学家如郑奋兴、政治家如谢太宝、语言学家如杨贵谊、企业家如吴学光。南大和南大生在各个领域的杰出表现，让别有居心的抹黑者无地自容。

四曰改变教学媒介语，把南大转变为另一所英文大学。姑不论这个主意到底为谁服务，但它漠视南大创办的背景和南大存在的必要性，言论的不可取昭然若揭。眼看南大依然屹立不动，有人又抛出新加坡只需一间大学，南大的存在是多余的谬论。呜呼！方圆7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竟容不下一所千千万万南洋人梦寐以求、为之奔走捐输、欢庆其诞生、自强不息的民办大学？如今新加坡拥有多所大学，唯独南洋大学缺席。当年持此看法者，自诩远见，实则目光如豆。

五曰南大是沙文主义大学，云南园是小延安。不错，南大是一所华文大学，但她从不排斥其他源流教育。创校伊始，她就设有现代语文系（英语系）和马来文系，紧贴本区社会现实。南大各院系许多教科书，也都采用英文课本。事实历历在前，何来沙文主义？把云南园抹黑为小延安，更是对历史的无知。延安是中共用枪杆子打天下的大本营，云南园则是循循善诱、向上向善的青年学子求知识、学做人、崇尚尊严、爱校护校的场所，与“延安”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我们同意关于南大的种种片面的、浮面的、负面的言论是无稽、荒唐、恶意的，那么，陈六使当年就完全有理由与南大上下齐心坚持创校宗旨，维护南大声誉，不向强权低头。他是当之无愧的南大校魂，是南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南大校魂与南大精神，二位一体，不可分割。2010年11月7日，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以陈文确陈六使命名的巍峨壮观的图书馆和两位先辈全身铜像正式揭幕，不久前吉隆坡新纪元学院大学也有了一栋陈六使图书馆，今年9月“2013陈六使追思会”在怡保隆重举行，所有这类意义深长的活动，都是对南大校魂与南大精神的最佳献礼，也是对陈六使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的最新肯定！

2013年

新加坡小贩的前世今生

近时，关于小贩、小贩文化和申遗等课题，引起各界热烈议论，足见人们对相关课题的高度关注，也说明小贩与民生的鱼水关系无法切割。目前，超过100个小贩中心和6000个小贩摊位遍布岛国各处，由国家环境局统辖，另外还有大量“食阁”和“食阁”摊贩，坐落购物中心等大厦内部，由私人机构经营，给国人外出餐饮提供不同的选择和去处。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三餐，已离不开“社区饭厅”和“食阁”了！

与普罗大众同一条藤上的瓜

其实，小贩的前身，是社会底层的个体户，而小贩的今世，地位也未见提升。他们起早摸黑，长时间劳作，无视病痛，风雨无阻，岁月无情。大官大富朱门酒肉臭，升斗小民一碗汤面温饥肠。社会发展的滞后和小贩群体的无助，使他们经受被驱离、被取缔、被收编、被集中的磨难。这些多元的、草根的、接地气的人群，让多少人尝到华巫印不同族群的美食，留下多少美好的记

忆，却是社会上手停口停的弱势群体，经历过流动小贩、非法小贩、巴刹小贩、熟食中心小贩、食阁小贩的年代。潮起潮落，默默付出，如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小贩与普罗大众同为一条藤上的瓜，前者提供快捷独到价廉的美食，后者靠微薄入息满足舌尖和饥肠的需要，相互依存，形成社会的一个侧面。至于上升为“大贩”的佼佼者，虽可喜可贺，但毕竟寥寥无几，不能代表广大小贩的境遇。

这是五十年代小印度的一个场景。Norris路角头的一间咖啡店，骑楼白色灰墙横匾凸显“荣源茶室”四字，两旁白柱的红字是：“时代谈话处，中外熟食点”，创建于20年代。清晨5时许，路尾估俚间的印籍劳工，肤色黝黑，在昏黄的街灯下，三五成群朝相距约100米的咖啡店走去。满脸皱纹，头顶putu mayam的印籍小贩迎上前去，劳工们蹲在地上挑了几片巴掌大小的扁平蒸米粉，置于芭蕉叶上，添加红砂糖和椰肉末，或者就近叫了一片热呼呼的印度圆煎糕tosai，淋上咖哩汁，在白色大理石桌面旁，捷克靠背圆椅上坐了下来，要了装在玻璃杯的奶茶或咖啡，几毛钱解决了一顿美味的早餐。然后或在自行车座后方装上一桶水，跳上铁马，给有钱人家洗车去，或派送报纸，或爬进工程局的罗厘车做粗工去。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小贩结下不解之缘。午后，印人散去，用夹板敲出笃笃声的虾面小贩，全部家伙搁在一部三轮车上。一个中年小贩不知从哪里把面摊踩到咖啡店对过的路边。

“笃笃”的声音引来附近华籍居民。他们叫了面，大大方方在咖啡店坐下，享用一顿晚餐前的美味。入夜，竹脚警局近侧丽士

戏院的一条巷子，挤满小贩摊位，马来人的沙爹、啰惹和尖罗，不分族群，广受欢迎。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是最单纯不过的，他们不会把多元种族挂在嘴里，却最懂得不分你我，和睦相处。

小贩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长期以来，殖民地政府以卫生和疾病为由，取缔和镇压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的小贩。其实，小贩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试想，在卫生条件恶劣，各处沟渠破漏不堪，残羹处置不当、垃圾胡乱堆积巷子的大环境里，鼠辈蟑螂出没，疾病丛生，是社会落后和政府治理不力的结果。小贩成了代罪的羔羊，好像无牌小贩才是社会卫生乱象的肇事者。那些年“地牛”横行，小贩摊位和营生家伙被砸得稀巴烂之事常有发生。小市民大抵还是同情小贩的，“地牛”一来，便有好心人通报，形成猫捉“老鼠”局面，难以奏效。直至新加坡独立后，小贩的全面执照化和集中安置才逐渐成为常态。随着组屋的普遍化，政府环境局管辖的小贩（熟食）中心遍布全岛。

其实，早在1894年，新加坡金融区就出现由英国建筑师乔治·科礼曼（George Coleman）设计、市政厅工程师詹姆士·麦里芝完成的老巴刹。科礼曼构思一座别具特色的八角建筑，配置富丽的柱子。麦里芝增建雅致的钟楼，结构改用新出现的铸铁，骨架在英国的格拉斯加铸造，从海路运至新加坡进行装配。英国人不是要对小贩施加什么“恩典”，而是要在金融区展现英式建筑的贵族气，与居民区小贩在生活线上挣扎扯不上关系。1915年，殖民

地政府在小坡兴建一座与民生相关的巴刹，马来名字是Kandang Kerbau，意为“牛圈”，可见当初该处有贩牛活动，华人则以周遭竹子丛生称之为“竹脚巴刹”。1923年，当局在珍珠山附近的停车场内，建造一座有盖的小贩中心，1940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鱼肉蔬菜生果市场。战后殖民地政府为救济贫困和流离失所者，兴建麦士威尔巴刹，供应廉价食物。1951年着手兴建中峇鲁巴刹，1964年出现具有马来特色的芽笼士乃巴刹。这些传统的巴刹是熟食中心的前身。

非盈利性社会企业的出现

但是，真正意义的熟食中心的出现，是比较近期的事，1968-1969年间，政府才下决心把大街小巷流动小贩和小贩点集中到后街，然后安置在不同地区新建的小贩中心，如纽顿熟食中心（1971），忠忠熟食中心（1972），大牌51旧机场路熟食中心（1973），大牌2/3号樟宜村路巴刹（1975?），东海岸熟食中心（1978），牛车水巴刹（1981），亚当路熟食中心（1983?）。值得注意的是：熟食小贩中心的兴起，与新加坡的工业化、城市重建、组屋兴起，人口集中密不可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牛车水重建，大批小贩受影响，后来建造牛车水小贩中心，集中各类小贩摊位约700个，规模冠于全国。随着组屋数量的激增，生活费的不断上涨，夫妇同时外出工作的现象日益普遍，口味不同、价钱适中、地点方便的小贩饮食，逐渐取代了家中围桌而食、其乐融融的正餐。小贩在国人的饮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年轻夫妇，家里几乎不开伙食。社会的小家庭化，超

过80%人口住在组屋和公寓，购物中心出现冷气化的高级熟食中心（所谓食阁）后，小贩的身份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管理的传统大众化熟食中心，和新兴的集团经营的食阁式熟食中心，前者由国家环境局建立和统辖，以低租金和低成本方式运作，后者是私营化企业，从国人日益增长的外出饮食需求中谋利，如Food Junction、Food Republic、嗶啱店（Kopitiam）、职总富食客合作社（NTUC Foodfare），口福（Koufu），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贩”，有些在新加坡黄金地段黄金购物中心拥有现代化的熟食中心。在“小贩文化”甚嚣尘上的当儿，“大贩”们又被赋予了“非营利性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地位，准备大展鸿图，已管理其中13间政府小贩中心，职总富食客合作社占了其中7间，这样的趋势看来还将继续下去。

小贩文化的提出另有乾坤？

饶有兴味的是：“小贩”原指“小批量贩卖商品，沿街叫卖或挨户出售日用杂货的人”，“小贩中心”的词义有了转变，专指一个特定空间，如露天场地，集中不同饮食的个体熟食摊位，摆放自家（后来是共用）的圆桌或方桌，出售方便快捷、价格低廉、地方风味浓郁的食物，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十分常见。如果说其他国家大小城市仍保留小贩行业的原汁原味，随着社会高度现代化和西化的进程，新加坡小贩行业趋向集中化和单一化，着眼于民生工程，文化意识是后来才添加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85年政府完成街头小贩的重新安置后，就停建小贩中心。2011年，考虑到经济不景气对贫困群体三餐的冲击，政府决

定十年内在组屋区兴建十座小贩中心，提供低价餐饮，以减轻人们的生活负担，同年成立“小贩中心咨询组”，检讨现有的小贩政策，重点围绕小贩中心的管理模式、活力、优雅，第一次提出“社会企业”、“合作社”管理和运营小贩中心的理念，那时还未出现“小贩文化”这样优雅的字眼。2016年发表的《小贩中心3.0委员会报告书》，触及小贩高龄，后继难觅，小贩中心应如何持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小贩文化”第一次被“小贩中心3.0委员会”提出。看得出来，从经济正确、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出发，源远流长的小贩行业的主角，为人们提供大众化本地美食的小贩，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只从管理等技术角度处理小贩问题，跳不出精英思维，不从小贩的社会地位、小贩的尊严和福利、小贩文化的张扬上下功夫，所有的努力无异于刻舟求剑。船开走了，飘飘然，却不知剑在何方？

大快朵颐但也要吃出健康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从1957年市议会出现新貌，1959年赢得了有自尊的自治，1965年不得已脱马独立，至今虽逾半世纪，却还能从文化和申遗角度正视小贩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跨步。但是，小贩问题远未解决，这也是硬道理。国家环境局似乎把小贩中心当成包袱，引入社企进行改革，引起轩然大波。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既然扶持和增加小贩中心的目的之一是平抑物价，社企能代替传统的国家环境局所扮演的角色吗？社企和合作社被神圣化为“非盈利性”，但2012年小贩公共咨询组主任周士锦在受访时澄清，社企业者并非不能赚钱，重点在于所赚利润要足

以让小贩中心能可持续地经营，并能善用利润，改善小贩生计。他们成了小贩中心的“救星”，这些赚钱公司俨然比政府更有能力照顾小贩，岂非咄咄怪事？在控制和抗争中成长的小贩行业，到底要由官方保护和改进，赋予它更多公共文化色彩呢，还是让“食阁”之类私营机构在“非营利社会企业”名义下，继续卷入纷争呢。谈到未来的新小贩中心是否不会由国家环境局管理，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的回答是：“我不会过早地断言这一发展方向。”

所以说，小贩中心何去何从，还是一个未知数。申遗的依据、意义和结果，仍有待观察。但是，话说回来，国人到熟食中心用餐，不仅仅是“吃得起”，还因为方便和美食。他们光顾食阁，不仅仅地点适中和有冷气，也因为30年来不增建小贩中心，别无选择。更关键的是国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囿于居住环境和工作压力，逐渐放弃在家中进餐的习惯，在外各吃各的，长此以往，是不是有利于家庭的凝聚？三餐口吃四方，享受各处美食，大快朵颐，固然“口福”无穷，但是不是也要留意油、盐、糖的摄取，吃出健康？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这才是外出用餐的重中之重。新加坡的小贩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啻是社会集中化和家庭用餐衰落而吃出的问题。随着小贩地位受到重视、小贩文化被提出，申遗引起举国上下的思考，错综复杂的小贩课题该不是又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关键时刻吧。

2019年1月

而今迈步从头越

徐志广的油画探索之路

欣闻徐志广君将于今年10月9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中国油画院举办大型油画个展，可庆可贺。又蒙他夫妇俩错爱，来电嘱为画册撰文，友人前进我踟蹰，心中不免忐忑。

我与徐君夫妇的交往，可追溯至2006年。那年我决定在北京开设画廊分支，徐君是我在北京结识的年轻画家之一。虽说天南地北，但忘年之交，日久弥笃，一晃已17年了。彼此以诚相待，天涯若比邻。

一股清流，泛起涟漪

他，1973年生于山东潍坊，毕业于山东美术学院，后负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科班出生，才高志广，夫妻同心，砥砺前行。他，艺术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早年钟情于野外苹果树和桃花，生发构图独特，色彩斑斓，生气勃发的巨幅油画，令人赏心悦目。2007年作品在新加坡首次亮相，果实累累，意趣洋洋，好似一股清流，在新马两地泛起阵阵涟漪。

2010年他在国外举办第一场“融入自然”油画个展。那些洋溢地气、大气和朝气的画作，让观众眼目一新。其中既有吴冠中、陈钧德画风的影响，又有大自然的眷顾和恩赐，看出来他志在另辟蹊径，探索油画的本土化。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展

2011年，徐君再接再厉，一大批“收获的风景”，昂然步入北京中国美术馆艺术殿堂，魅力四射，备受中国艺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闻立鹏、马常利、赵友萍等，撰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探索和实践。他，不骄不躁，化殊荣为动力，继续前进。2012年又在新加坡ION展览馆，成功举办“收获的风景之二”大型油画展。

三十而立于画坛，四十不惑于艺术的求索，五十驰骋于广阔的艺术疆场。北京油画院美术馆此番展出，更是画家迈入“知天命”之年的一道里程碑，见证他一步一脚印，如何将人生跨度与艺术跨度完美结合起来。

成功条件、因素、境界

我在他的第一本画册《融入自然——徐志广油画作品集》中，提及成功画家具备的三个条件：孩子般的童真、年轻人的激情、长者的智慧。后来作了补充，增添三个关键因素：天分、勤奋、缘分。2012年，在《收获的风景之二》出版前言中，我与画家分享“艺无止境、独树一帜、锲而不舍”三个境界。

艺海茫茫，龙蛇混杂。志广君初心不改，不做商业炒作俘虏，不随波逐流，不原地踏步，坚持艺术至上。每到一处，必刻苦写生，在油画作品中留下江南风貌、新疆喀什老街、西藏喇嘛庙、俄罗斯风景、马六甲红房子、新加坡老建筑等等，各有特色。难能可贵的是，在艺术生涯红火之际，他毅然选择重返学府，在中国油画院潜心研习，十年磨一剑，力求风景画花卉之外，掌握人物塑造的技巧，并远赴欧俄等国，感受异地风光，陶醉于著名美术馆，向经典学习，汲取更多艺术养料。这不正是有出息的艺术工作者，应走的艺术之路吗？

题材多元时间跨度大

即将展出的油画作品中，题材更显多元，时间跨度扩大，构思屡有新意，手法丰富多样。总体而言，转型的轨迹十分清晰，人物造型得心应手，丰富了创作内容，如2015年的《织地毯女工》、2016年的《斜阳》、2018年的《温暖的风》、2020年的《白河》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刻苦钻研的可贵成果。后期水到渠成，收获数量可观具有观念性和学术性的佳品，尤为令人惊喜。如2020年的《汐》、《蓝眼泪》、《八达岭》，2021年的《冰》、《鹿港的夜》，画面构成、色彩更单纯，形式感增强，旨意更耐人寻味。2022年的《雪夜山行》，象征意义和启发意义俱佳，仿佛诉说有志之士，在褪尽铅华的树林中间，雪夜负重前行，光明就在前头；画面中黑白关系落到实处，更具深度和戏剧性，堪称油画中国化土壤的又一奇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艺无止境，谨录数语，寄望画家奋力攀越，砥砺前行，不断创新！

2023年10月

寿山石雕的局限性与内在力

很高兴有机会就共同关心的课题，进行切磋、交流，加深对福州雕刻工艺，特别是寿山石雕的认识和了解。1984年我第一次来福州，福州瑰丽多彩的工艺品和艺人们辛勤的创造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吸引我走上经营寿山石的道路。这些年来全靠福州寿山石雕企业、艺人和朋友们的协助，业务才有进展，而我对寿山石雕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天，在总厂成立十周年之际，受邀发言，我感到很荣幸。

这些年，我深知寿山石的水很深，须由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探讨。在这方面，我还是门外汉，只能从直观的角度，谈谈个人的肤浅之见。

个人浅见

在福州工艺界，寿山石雕可谓天之骄子，备受重视。出于对寿山石的热爱，我衷心祝愿寿山石雕更加繁荣发展。我的话题是：寿山石雕在发展道路上的局限性和内在力。

先说局限性。这些年来，寿山石雕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但是，任何事物要保持发展的劲势，除了必备的各种条件之外，还得时时自我检讨，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并想方设法突破局限，更上一层楼。

以我管见，寿山石雕的局限性，可归纳为“三材一市”，“三材”即石材、题材、人才，“一市”即市场。

石材的局限性

寿山石雕以福州北部寿山乡出产的叶腊石和地开石作为原料，但它决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期无休止的采掘，使寿山石材，特别是高质量冻石非常紧张，许多品种一经发现，很快便陷于枯竭状态。这一方面说明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暴露原材料的局限性。因此，石材，特别是上乘石材价格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产品价格也水涨船高，最后使寿山石雕沦为有钱人的珍玩，而真正的爱好者往往“望石兴叹”。从长远看，这对寿山石雕的发展并非好事。

题材的局限性

寿山石雕多是传统老题材，千石一面，新题材少有，跟风”的现象严重。一件新题材的作品受欢迎，很快就出现一批人，或见过产品，任意仿制，或凭他人叙述，就粗制滥造，简直是在糟蹋寿山石。“跟风”导致题材的公式化和艺术水平的下降，扼杀人们对寿山石雕的浓厚兴趣，更窒息石雕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如不竭力打破寿山石雕题材的局限性，要提升和发展是很困难的。

人才的局限性

寿山石雕的发展，造就不少人才，特别是少数杰出的中年艺人。但是，这支敢于想象、创造的艺人队伍，与抄捷径、跟风头的大批石工相比，人数悬殊太大了，有志气的艺人实在太少了。众多寿山石工，水平低下，究其原因，是文化水平较低，视野不开阔，且急功近利，作品能脱手卖钱就好，缺乏进取心，满足现状。更严重的是，曾经大有作为的艺人，艺术上不严格要求自己，受商业风气的影响而自动降格，作品逐渐失去昔日的雄风，令海外爱好者都深感惋惜。

市场的局限性

近年来，大陆与台湾交往渐密，对寿山石雕的需求日益增长。有人形容台湾同胞，手持大扫把到福州扫货，这也许太夸张了，但这阵狂风挟带的尘沙，已蒙蔽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认为寿山石雕的知名度已如日中天，普照大地，其实是一种错觉。寿山石雕的市场，实际上还局限在中国，特别是南部地区，包括台湾和香港。如果说在其他国家也小有名气的話，那也只限于少数海外华人圈内，如新加坡，而日本人对寿山石的认识，也仅限于田黄和印材，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寿山石雕还很陌生。所以说，寿山石雕的市场还局限于中国，或者说广义的中国，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国际化的程度。

不败之地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寿山石雕所以有今日的规模和声势，是因为有一股强大的内在力，使它立于不败之地，今天大家共同剖析寿山石雕特有的内在力，可增强人们的信心，齐心协力突破它的局限性。

我把寿山石雕的内在力，归纳为“四性”，即独特性、永恒性、观赏性和艺术性。

独特性

福州得天独厚，小小的寿山乡，蕴藏着各种珍贵的石材，它既有别于要借助机器雕镂的玉石，又有异于世界各地多有发现而石质松软的皂石。寿山石色泽丰富，柔而易攻，艺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做文章。每一块石材的形状、色泽和纹理不同，每一位创作者的构思、技艺和刀法各异。所以，每一件成功的寿山石雕，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两件寿山石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石材好、设计好，刻工也好，作品的艺术价值就不可估量。

这是寿山石雕的独特性，也对醉心于寻奇探宝的艺术爱好者诱发出强大吸引力。

永恒性

木雕易裂，软木画易碎，中国画易损，寿山石雕却无这些缺点。只要不敲不摔，它与瓷器、玉器、铜器一样，都可世代相

传，供人品玩。更难能可贵的是，寿山石雕的年代越久远，表层的浮光消失得越彻底，越显示出古朴的韵味和内在美。人们常以“海枯石烂”比喻永恒，寿山石雕正具备这一永恒的特性。

玩赏性

中国画或油画，一般挂在墙上，让欣赏者细品其意境，韵味十足，欣赏者借助视觉，把形象传入大脑，达到艺术享受的目的。寿山石雕不但具备了这样的艺术效果，而且不限于视觉上的满足，还可以握在手中把玩，或往面颊摩挲，或用细布揩拭，或给它清洗上油，在玩赏的过程中，往往惊叹“石有情”，实际上是把寿山石雕当作有灵性的东西，对它倾注爱慕之情，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给人以忘我的最高享受。有人说玩石者长寿，我想是不无道理的。

花无百日红

事物的发展，总有起伏曲折。寿山石雕本身的局限性，已令其裹足不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妨碍其发展。我是寿山石雕的崇拜者、收藏者，也是寿山石雕的经营者、推动者。诚心希望，苦苦祈求，大家一定要居安思危，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寿山石雕的局限性，群策群力，努力突破局限性，充分发挥其内在力。我相信，将来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真正的寿山石雕艺术，一定會在东方艺坛上喷射出更加绚丽的异彩。

1990年10月20日

雄立狮岛

“海天寥廓，云树苍茏，中有我华中；
礼门义路，时雨春风，吾侪托旃幪，
猗与华中，南方之强，我中华之光；
雄立狮岛，式是炎荒，万世其无疆。”

四十三年前，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进入先辈艰苦创办的华侨中学，跟随大家齐声高唱沉雄庄严的校歌，就像孩子无知于母亲的良苦用心，对于歌词如“吾侪托旃幪”（我们赖以受到庇护），说不上什么感受，更缺乏理解。

四十三年后，我响应华中校友会的号召，回返母校参加“万人宴”，共庆华中八十大寿，再度唱出“猗与华中”（啊，华中），内心顿时萌生无限的感慨。

时为三月二十一日，地点是熟悉的华中操场。

仰望满天霞彩，正让位于黑夜；夕阳的光辉，逐渐被人为的灯火所取代。山岗上高耸的钟楼，像一位伸开双臂的长者，以慈

爱的、深情的、期待的目光，凝视着来自四方八面的孩子——她疑惑了：这么多孩子当了父亲，有些更升为祖父；猛回首，才发觉时光的流逝，自己不知不觉已度过八十个春秋。所谓“百年树人”，她意识到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也只有与母亲一同经历过人间沧桑的“大孩子”，才能更深切地体悟母亲曾给予的无私的、伟大的爱和教育。

当晚，母亲的孩子们，蹦跳的、庄重的、老弱的，都撇开功课的压力、生活的负荷、情感的矛盾、认知的异同，投入她的怀抱，而她也不论长幼、上下、左右、强弱、成败，一视同仁，一律包容。然而，令人格外崇敬的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她带着遍体创伤，也从未以乞求的眼神、匍匐的身躯，来敷衍周遭的一切。

华中不愧是“雄立狮岛”的“南方之强”，发射出“我中华之光”！

由衷感谢校友会的实干派，如果没有他们的执著和努力，又怎么会有当晚的“众志成城”呢：曾在华中念完四年课程的次子，这次和我一道见证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活动。他对华中的认识，也和我当年一样肤浅。但是，谁敢夸言认清了华中？关键是留住一颗赤子之心，那么，或早或迟，山冈的春风，将会吹散四周的雾气，让人们透过“云树苍茏”，看清母亲的真面貌，感受母亲的喜怒哀乐。这是我对于下一代的期望，也许十年后，也许二十年后，也许更加遥远……

1997年

山岗点滴

友人蔡君催促再三，要我为校友会即将出版的专集《华岗依旧》写点东西。

我的心跃跃欲试，顽固的惰性却老在拉后腿。

截稿期限眼看就到了，头脑依旧空洞洞、昏沉沉。到了写还是不写的最后一个凌晨，我盯着白纸发呆，心与惰性还在争执不休。

蓦地，山岗那头传出低沉的声音，心怦然而动，撇开惰性的羁绊。

声音，出自一位80岁的长者，倾诉着先辈含辛茹苦，冲破重重压力，为民族文化和教育播种、耕耘的事迹；倾诉着树苗如何茁壮成长，一片绿林，椰风蕉雨，滋润人心；倾诉着热带的暴风雨，如何施展破坏力，力图把大树连根拔起……

心在回应：不论山岗走过多少崎岖的道路，带着多大的创伤，但华中子弟，对母校的教育、呵护之恩，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感到欣慰的，正是山岗的好儿女，时时还能饮水思源，”老人的声音，显得有几分激动。

只有笔尖在纸上发出微弱的叹息声。我倾听，山岗恢复一片沉寂，破晓前死一般的沉寂。

我揉了揉惺松的双眼，搁下笔，梦游似的来到山岗。月亮隐在乌云之中，夜的山岗分外忧郁。微风吹拂着树叶，沙沙作响，如泣如诉。

山岗依旧，但为何沉默不语？

也许，您仍在选择适当时辰，物色生花妙笔，聚集更多知音，来吐露您的秘密、您的喜悦、您的遗憾、您的希望吧？那么，您就保持沉默吧，把千言万语，深藏在心底。

“哈哈！”惰性忽然抬起头，纵声大笑，声浪冲刺夜空，引起心的阵阵震栗。“这叫做庸人自扰。山岗本无语，你偏听见什么声音，纯属幻觉。”

语毕，施施然而去。心独处、翻腾、起伏。

山岗的精神，如血液一般进入体内，通过血管分布身体的各个部位，指引着华中子弟明辨是与非、崇高与卑鄙、正直与狡诈、正义与无耻。

记忆中，通往山岗之路多灾多难。当大雨滂沱、河水暴涨、马路氾滥、车子抛锚之际，华中学子，被迫高举鞋子、书包、徒步走上山岗，在风雨中坚持求知的使命。

一个留长发的同学，在黑板前搔首苦思，依然解不了试题。数学老师幽了他一默：“回去把头发剪短，思路才会清楚。”

近视特深的华文老师，把头埋在课本里，高声朗读白居易的《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此恨绵绵无尽期”，却控制不了调皮的同学，传纸条、递信息、比手划脚、窃窃私语，活似顽童上学记。

然而，求知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同学们也沉浸在山岗生活的另一面：运动会、戏剧会、叙别会，多姿多采，既发挥了各自的才干，又锻炼了组织能力，启迪大家积极走向社会。

挡不住的狂风暴雨，伴随着响彻山岗的团结之歌。到了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又乘搭租来的巴士，一路高唱《树胶花开》、《我爱马来亚》，奔赴白沙海滩。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冲击着青年学子。山岗的儿女，于无声处听惊雷，找寻绚烂的人生道路。在这段紧张认真、悲欢离合的日子，我们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认清了社会。

然而，最难忘怀的，却是山岗那雄伟的姿态、不屈的身躯、坎坷的经历。离开那里已经38年，却还能强烈感受到山岗跳动的脉搏。

白纸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是心对惰性的胜利。因为，心在山岗伟岸的形象中，看到了一座高耸的不灭灯塔……

1999年8月

突破困境 走向坦途

《怡和世纪》停刊一年后，在怡和轩新一届董事会和原编辑部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复刊了。

对停刊期间读者的关切之情，本刊同仁由衷感谢，并期望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

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全球，世人依然生活在窘迫和不自由的环境之中，《怡和世纪》也不例外。

在人类共同敌人面前，我们更需要发扬包容精神，以全民健康为重，齐心协力，战胜新世纪全球大流行病的毒害。

大流行病在人类漫长历史上时有发生，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这场持续近两年的大流行病，是新冠肺炎病毒引发的。

本刊特约资深病毒学家谢华谦博士，从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新冠病毒的前世今生，特别是许多国家未能及时围堵管控疫情，任由病毒泛滥和不断变异，导致出现源自印度，穷凶极恶、感染力强、传播力大的德尔塔（Delta）变种，贻害无穷。他也

阐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一时间将病毒RNA基因组合结构公布于世，让美英等国根据新冠病毒基因排列图，快速研制并推出辉瑞、莫德纳mRNA，和英国阿斯利康rDNA疫苗，而中国也根据自身的条件，成功研发并生产如科兴、国药灭活疫苗。这些疫苗对抗击新冠病毒都是有效的，而灭活疫苗还具备自身的优越性。

人类处于科学突飞猛进、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照理打这场防疫战应更有底气，战而胜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束手束脚。当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刚愎自用，不从科学出发，严控疫情，而是政治挂帅、国家优先，任由新冠病毒肆虐，恣意甩锅，嫁祸他国，却无法自救。结果医疗和科技先进的西方国家，原本可以带领全球一起走出疫情，竟然与绝大多数发展和贫穷国家一样，陷于深渊而苦苦挣扎。

以疫苗为例，推出也有10个月之久，国际间分配严重失衡，75%疫苗集中在少数10个国家接种，英美等富裕国家还囤积大量疫苗呢。低收入国家的接种率则不及1-2%，疫情得不到缓解，经济滞后，人民苦不堪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鼓吹疫苗公平分配，至今言之谆谆，听之藐藐，收效甚微。其实，助人助己，在全球未彻底解除新冠威胁之前，没有国家可以高枕无忧。

另一方面，病毒决不会停下变异脚步。科学家正努力提升疫苗功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凶狠的变种。目前市面上的疫苗，尽管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不容否认，但不足之处也日益显

露。首先，疫苗的有效性不如预期，其次，年长者须在完成接种的一定时间内注射加强剂，第三，现有疫苗能把病毒排除在下呼吸道之上，有效防止发生肺炎，但对上呼吸道受感染并确诊为新冠肺炎的风险仍存在。

当然，新加坡国情特殊，抗疫一波三折，迫于经济考量，须尽早开放。所以只能一面加快接种疫苗，一面强化必要的检测和隔离。可恨病毒无情，昔日的模范生仍需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抗疫经验，把确诊人数降至最低水平。所幸我们在疫苗接种方面，居亚洲诸国之先，目前接种率已超过人口的80%。但国人万不可因此沾沾自喜，掉以轻心，以为有本钱与新冠病毒“平起平坐”，那就大错特错了。

随着现有新冠疫苗的不断改进和新疫苗的陆续出现，以及疫苗切实全面公正地在全球广泛使用，人类最终将筑起群体免疫的防护墙。到时，新冠肺炎病毒才有望转化为“第五种普通感冒”，但那是比较遥远的事。

当前，变种病毒仍无孔不入，我们不但需要接种两剂甚至三剂疫苗，更须增强自身免疫力，认真做好并配合各项防疫措施。上下同心，共同奋进，走出困境，迎来工作顺心，出门放心，吃饭开心，全球欢心的坦途。

本刊全体同仁，愿与大家共勉之！

2021年10月8日

反殖路上 浪涛千层

新加坡的历史，概括地说，可分为前殖民地时期，战前殖民地时期，日本占据时期，战后英人重返与反殖时期，被卷入马来西亚时期，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期。战后，英殖民主义者为了延长统治而玩弄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的政治手腕，致使我们的国家认同，很不幸地长期摇摆于宗主国、马来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间。殖民主义者制造了莱佛士的神话，把新加坡装扮成英国人开辟的海外乐土。好像没有莱佛士的“开埠”，就没有今日的繁盛，新加坡就会一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

英国殖民统治的遗害之一，就是向老百姓灌输殖民主义“恩重如山”和美化文官制度的历史观。这种伟哉大英帝国和白人高人一等的主体思想和神话，被日本入侵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军狼狈溃败投降的残酷现实所打破。所以，战后英人重返马来亚，“谁知狗去猴子来”，殖民统治的地位大不如前，殖民地当局只好诉诸更狡猾的欺骗伎俩以维系其统治。分化、收买、镇

压，变化多端，层出不穷。1947年9月21日，全马联合委员会和马来人联合阵线，共同推出“人民宪章草案”，领导群众进行抗争，争取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个统一的、内政由民选政府管辖的马来亚，最终实现国家的独立。

动机善良、诉求和平、忠厚朴实的人民大众，终究敌不过老奸巨滑、机关算尽、文宣武攻的英殖民主义者。新马被强行分割，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人民在重压下喘息。殖民地当局也知道，新马一家，马来亚独立运动可以受挫于一时，但民不可欺、势不可挡。人民行动党创党纲领也明确宣示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马来亚。另一方面，碍于国内外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大形势，英国被迫在宪制上作出策略性退让和改变。其结果是新加坡政治进程与马来亚联合邦分道扬镳。马来亚于195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在独立的道路上，时遇重挫，直到1954年以后，反殖运动积蓄力量，逐渐汇成一股洪流，1956年复遭强力镇压。1957年人民在市议会选举中，以选票回应了殖民地当局的高压政策，把标榜反殖的人民行动党送上台，1959年6月3日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组织“自治政府”，群众初尝胜利，齐声欢呼。虽然后来的事态发展显示，殖民者确是谋高“多”筹，与反殖阵营一来一往中，看透、摸清谁是可提携的盟友，谁是务必铲除的反对派，于是有马来西亚合并计划的提出，左派遭毁灭性的镇压，新加坡加入和哭别马来西亚的一连串历史事件。

回顾1959年新加坡的自治，尽管并不完整，却是1945-1959反殖时期的里程碑，是新加坡朝独立（哪怕多么曲折和出乎意

料)跨出的一大步。所以1959年6月3日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性日子,一晃已60年。这个堪称SG60的意义重大的节日,是不应该被遗忘和被遗弃的!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时而蜿蜒曲折、缓缓流淌,时而惊涛拍岸、浪花四溅。历史事件是不容改变,更不能缺失的。但历史叙事却因人而异,或主观偏颇,或客观公允。殖民主义历史观属于前者,影响恶劣。国人应正视历史本身,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和历史记忆,跳出殖民主义历史观的紧箍咒,从芸芸众生的视角,把新加坡不同阶段的历史叙事讲好讲明。1945-1959反殖时期的历史,是新加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加坡历史长河中汹涌澎湃、精彩纷呈的一段。我们的国旗和国歌,开始于那个年代。因此,《怡和世纪》特辟1959新加坡赢得自治的SG60专题,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重返历史现场,重温历史记忆。

2019年7月5日

辑
六

海
阔
天
空

疫中出城记

远亲不如近邻？

新马两地疫情限制措施放宽后，今年五月至今，跑了几趟马国。心想，新马原本一家，不足为奇。

我们这一代人，对新马都有极深的感情，因为这是我们生活过、奋斗过的土地。亲友交往，民间互通，土地滋养，命运与共，悲欢交集。这是一种单纯质朴、真诚炽热、发自肺腑的情感。

我爱新加坡，因为我生于斯，子孙亦生于斯，上有先辈在天之灵的庇护，下有你熟悉的大街小巷，生活场景，理想之美，友谊之重，学习之趣，坚守之志，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我也爱马来亚，因为作为南方之珠的新加坡，曾经是她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里有虎踞龙盘的大汉山，波逐浪涌的海岸，一望无际的森林、漫山遍野的园坵，贯通南北和东西的康庄大道。

对土地的爱，是永恒、无私和温馨的，邪恶者的操弄和政

客的阻隔，只能损其毫毛，不能伤其躯体。马来西亚的组成和新马终于分道扬镳，夺不走源远流长的对土地的爱，阻不断浓浓的亲情、友情，以及文化和语言的纽带。

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疫中尤为如此。

英魂有了最后归宿

5月9日一早，与本地历史学者林少彬和书法家林书香，分乘有心人安排的交通。因疫情阻隔，三年来第一次涉足邻近的马国土地，有一种说不出的久别重逢的兴奋。

天色阴晦，雨丝飘落，车子行驶在毕直的南北大道上，直奔古来富贵山庄。两旁熟悉的绿林在风中摇曳，仿佛召唤疫中远道而来的客人。



纪念墙上镌刻900名抗日反殖烈士的名字。

离目的地不远，车子拐入一条上坡路，仰望高处竖立一座碑塔，近看是一处占地颇大的墓园。碑塔正面镌刻“英魂永在，浩气长存”的醒目行书，两侧以中英刻上立碑的“缘起”，后方竖立一道长型、高一米多的黑色石壁，以金字定格抗日反殖时期烈士的名字。他们是在80年漫漫长夜中，为土地献出宝贵生命的志士，分别来自柔佛、新加坡和马六甲三地。已发掘和整理出的英魂约900名，按不同时期排名。墓园命名“柔星甲烈士纪念碑”，依山而建，布局得体，庄严肃穆，天人同感。

我们三人，相约而来，各有期许。少彬的祖父林揆义，日本投降后被无耻的日寇所杀害。1945年8月15日，日本已宣布投降。英军迟迟未有行动，抗日军与地方上有识之士，在马六甲成立临时地方管辖单位“人民委员会”，日寇兽性不改，肆意杀戮，9人遇难，酿成9·5（9月5日）惨案。林书香出生于霹雳州安顺，战后随父母移居新加坡，学生时期即擅长书法，为伸张正义而无私挥毫，这次亲临墓园，见证纪念碑上苍劲有力的榜书。我则受一位耄耋挚友，曾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的云昌钦所托，了解他那位“出师未捷”兄长扑朔迷离的结局。果然不虚此行：其兄名列独立后烈士榜第一位，英魂不再四处游荡，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

当天从各地赶来凭吊的有心人，齐聚古来富贵山庄墓园，见证柔星甲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和圆坟活动，祈祷、祭奠、默哀、颂诗、献花。人们神情凝重，诚心正意。雨点不断，英魂有灵，泪水涟涟，自天而降。最后一幕，众人各执一枝黄菊，列队鱼贯步

行至烈士榜，逐一虔诚安放在石壁下方，心系逝者，敬意无限，思念绵长……

原来，同类的纪念碑更早就见于彭亨州劳勿（2002），南北大道雪州与森州交界的孝恩园（2003），雪兰莪州的土毛月（2009），槟榔屿州的大山脚（2019）等。

回程途中感触良深，赋非诗一首如下：

江山处处理忠骨
四散英魂有了家
古来墓园竖碑塔
庄严肃穆念故人

人间浩气冲云天
九百豪杰留英名
历史无情又有情
聚沙成塔添功德

久违了，吉隆坡

新书《最后的驿站》赶在80岁生日前出版，既是对人生的回望，也是对屈指可数之余生的期盼。我以为都是些凡夫笔下个人的陈年旧事，无须张扬。正如鲁迅说过，创作是有社会性的，总愿意有人看，但“有时只要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我更进一步，权当生日礼物，拍照留念，重温友情，不亦乐乎。

因疫情阻隔，三年未曾涉足马土，8月15日夫唱妇随，包了一部车，专程赴吉隆坡，携书会友，别有一番滋味。

过关不远，司机转入振林山小镇用早餐。拂晓时分，小镇街道微明，屋宇静立，群鸟鼓噪，催人活动。沿途太阳冉冉升起，霞光变幻，景致怡人。途经永平、巴莪、芙蓉，中午到达吉隆坡，大有久违之感。市内虽增添几条高架公路，但交通堵塞不见减缓。武吉免登路热闹如昔，戴口罩的人不多，我们也就放心了。从住处眺望，市区新地标PMB大厦如火箭直插云天，楼高118米，拔地而起，顿使群楼环抱的双峰塔相形见绌。

来到半山芭监狱所在的中心区，已不再是空荡荡的四堵围墙了。新冠病毒令许多人沮丧，但也见证旧监狱的彻底改造。始建于1895年殖民地时代的监狱，如今只保存象征性的大门和两边的望楼，向着汉都亚路喃喃低语。监狱占地广阔，改造为商场和一栋摩天公寓。主体建筑为三井购物园，楼高五层，设计新颖，业务刚起步，人潮集中在一二层，但其他楼层经过装扮，光鲜照人。

购物园为吸引年轻客人，在尚未开张店铺外的宽阔通道搞“集市”，货品五花八门，最吸睛的要算各种限量的运动鞋，外观独特，价格在马币数千到上万之间，最贵一双竟高达两万五千令吉，令人咋舌！进口处正进行半个球场的篮球赛，紧张刺激，吸引大批青年驻足观看。用特种鞋和球赛促销，创意可取！

更有看头的倒是购物园二楼一间名为Book Xcess的新型书

店，占地广阔、设计独特、布置精巧。特别是斜立的一片片上窄下宽的分界墙，经过一番组合，构成开放式的图书室，别致的长廊和舒适的饮冰室，与多姿多彩的店面相映成趣，书架嵌入梵高、墨西哥女画家嘉罗、美国画家沃荷的塑像，门口展示槟城华裔艺术家Ono Kang的5件装置艺术，更增添书店的魅力，令人流连忘返！Ono现年40，生长在驳船世家和火炭商之家，自小有阅读障碍，却无人查觉，很小就辍学，无所事事。13岁离家外出，流浪到新加坡或更远的地方。但不论到了哪里，总不忘槟城才是他的家园。平日有收集旧物嗜好，如家具、机器、小物件等。此次展出的系列装置艺术，以金属、线圈为材料，表达他对吸气、呼气、呼吸自由的想法，十分奇特，耐人寻味。半山芭监狱摇身一变，竟成为气势不凡的新型购物园，大开眼界。

人生80，最后驿站，与友同欢。餐馆美食，地方风味，蛋糕烛光，生日歌声。更喜榕树下大炒，定远教授带头，以马来语高歌祝贺，忘年喧闹，无拘无束，人生几回？在场有：陈定远、曾荣盛、叶胜光、邢少容、万家安、黄青玉、李秉让、林明珠。80老叟补记。

南大情战胜新冠病毒

我们一行十二人，9月9日集合于樟宜第一机场，乘搭酷航班机直飞怡保，出席第17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和陈六使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追思会。此次原定在海南岛海口市举办的活动，因新冠病毒肆虐而推迟了三年八个月。在主办单位霹雳州南大校友

会的不懈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怡保顺利、成功举办这个意义深长的盛会。

这是南大情战胜新冠病毒的盛会。从接机、报到、入住、膳食、新书推介，到欢迎宴会、专题演讲、南大之夜、文娱表演、舞台设计、授旗、陈六使追思会，井然有序，无不显现主办单位费尽心思，负责认真安排妥善。

好不容易才盼到世界各地南大生的大团聚，我们来自大洋彼岸的加拿大，离云南园最近的新加坡，千岛之国的泗水、雅加达，半岛的新山、马六甲、吉隆坡、怡保、太平、檳城，砂拉越的古晋、诗巫，沙巴的哥达京那巴鲁、斗湖，长途跋涉，齐集山城怡保。

在欢歌笑语中，四座春风，仿佛重返云南园；握手合影中，珍惜相聚的机会，学长台上的发言，道出众人憋在心的话语。校友重逢，喜出望外，兴奋不已，或奔走相告，或互相介绍，或握手相拥，或建立联系。600人的宴会，成了友谊的海洋，人群坐不稳了，不停地移动，为的是给失联的老同学一个惊喜。原来是你！接着是说不完的话。这边是诗巫学长，难得相见，语重心长；那边是多伦多学姐，佝偻着身子赴会，精神奕奕；前边，他邂逅沙巴学妹，几个人正忙着拍照留念；后边，东道主服务周到，忙碌中见真情，还有许许多多事例，令人感怀和感动。此情此景，可歌可咏可忆！

本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恰逢南大创办人陈六使逝世

50周年。校友们在欢聚话旧之时，饮水思源，不忘追思这位胆识过人、高瞻远瞩、劳苦功高的大学缔造人。9月11日在近打河畔酒店大厅举行感人难忘的追思会上，学长们发出了时代最强音：

——校友没有辜负陈六使创办南大的初心，也没有辜负他弘扬民族教育的精神。（谢华谦）

——没有陈六使就没有南洋大学，没有南洋大学就没有南大生。（陈国防）

——南大校友以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精神打拼至今天，永远不会忘记陈六使的贡献，并把他的精神延续下去。（李容德）

——还陈六使一个清白，同时希望能在南大校园竖立一座纪念碑，让莘莘学子及世人永远记得及缅怀这位教育贤达，激励后来者对社会继续作出贡献。（周增禧）

句句铿锵，掷地有声。

诗歌朗诵《不屈的身影》，掀开追思会的序曲，而全体与会校友，手执一枝枝黄色菊花，列队鱼贯上台，在恩人陈六使先辈肖像前献花，以示深切悼念，为追思会拉下圆满的帷幕。

与此同时，南洋大学陈六使教育基金的筹款活动，得到新马及世界各地800名南大校友及一小部分热心人士空前热烈的响应，目前义款超过1700万令吉，新纪元、南方、韩江三间大学学院和董总已获得第一笔大额义款。陈六使缔造南洋大学的感人故

事和丰功伟绩，正转化为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推动着本地区华文教育的振兴。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南洋大学、民族教育、陈六使，必将载入史册，永垂不朽。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四位年轻学子，以《不屈的身影》一诗，颂扬陈六使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魅力：

.....

你愿让南来的华人
拥有放下镰刀的机会
而选择以笔尖 以自己的母语
书写自己的命运
铭刻自己民族的历史
于是
南洋大学成了你的梦
——它早是南洋华人的梦

.....

曙光渐亮
南大在赤道风雨中诞生
你昂立在云南园
雄壮的声音揭开历史的新页
“我们是在播下文化的种子
我们的文化在这里
与日月同光 天地共存”

.....

云南园曾有你不屈的身影
抵御历史的风云
如今亦未曾远去
华侨岗上 长青木旁
你以亘古的眼神
慈祥守望来往的学子

这是一所年轻的学府
却有着古老的梦
那是南大和独大未竟的梦
全体华人未竟的梦
她的名字叫新纪元
她正是华文教育的新纪元

.....

班机在樟宜机场降落，我随大家下机，脑海里盘桓这样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百姓大楼”——人间能得几回见

实在难以想像，从吉隆坡往南约一小时车程，来到龙溪（Dengkil）的征阳城，那里竟座落一占地150英亩，久闻其名而未见其形的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所大学，是多年前的事，那时新加坡报章报道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慷慨捐献马币一亿令吉，兴建这所大学图书馆。疫情期间，新加坡众多上年纪的读书人，纷纷捐献毕生藏书，几十箱、上百箱图书，由厦门大学马分校委托福昌报车，源源不断运往厦大马国分校。

我们又一次来到吉隆坡。10月21日上午，车子开抵大学东门，在图书馆负责人郑美玉引领下，先来到左侧的大楼，楼高四层，2014年落成，是分校草创时期的综合楼，如今容纳了学生餐厅、阅读空间、小型图书室、现代化健身室、游泳池等。特别是四楼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十分壮观。窗前眺望，校园尽收眼底。远处红色水塔，矗立绿色山头，右侧是高低不一的公寓式学生宿舍。左侧是几栋独立的、方型风格的建筑群。“看！中间气派轩昂那栋，便是郭鹤年捐献的图书馆，”郑美玉说道。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果然鹤立鸡群。建筑群前方低洼处是椭圆形人造湖，酷似南大湖原貌，环境清幽，勾起人们对南洋大学的怀念。

厦大马分校是厦门大学设立的私立大学，以英文为教学媒介，主要科目有海洋学、中医药、中文、工商管理、会计等。目

前有学生约6000名，大多来自马国，中国学生占1/3，一小部分来自邻近的一带一路国家。生活费和学杂费每人每年约马币二万令吉，一些学生是拿奖学金的。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中国学生就读率受到影响。大学管理部高级经理黄美君如数家珍，详细介绍这所成立八年的学府。

离开综合楼，我们朝前方建筑物群走去，建筑群是按照厦门大学的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图书馆左侧分别为戴良业楼、尤钰涵楼，右侧为李深静楼、杨忠礼楼，以捐献者姓名命名，四栋大楼皆为教学楼，建筑风格一致，门廊一律两根柱子。中央的图书馆不仅占地大，规模也大，门廊更有六根圆柱支撑，十分气派，显然关乎郭鹤年捐资的大手笔。管理员正对图书馆各层堆积如山的献书，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编目。“人手缺，献书多，绝大部分是从欧美寄来的英文书籍，工作量大。馆长的长远愿景，是建立一个藏书百万册的大型图书馆，其中一整层会辟为美术馆。以后，校长室和行政楼也会设在这里，”郑美玉侃侃而谈，一面带我们参观几个已经编好书目并上架的图书室。“目前已编目和上架的图书约20万册，四分之一是英文书。”欣慰的是，先前我捐献的图书，一部分已摆上书架。其他如今古书店藏书和南洋学会献书，分别储放在两个大房间，有待分类和编目，工作量之大和繁杂，可想而知。

局中人透露，郭鹤年平生乐善好施，却非常低调，2013年应允捐献一亿令吉，要隐姓埋名。经多方游说，为激励士气，才勉强同意公开此事，“否则，直至今日，不会有人知道此番义

举。”我们站在气势恢宏的大楼面前，也察觉不出任何与郭鹤年或其家属有关的珠丝马迹，凸显的是“百姓大楼”四个大字。这种以民为本的境界和格局，人间能得几回见！？

5栋建筑物的正反面是一个样。从背面向左转，右边有一栋规模宏大的旅店，仍待完工。从正面看，建筑群中央的“百姓大楼”十分空旷，一览无遗，两旁4栋教学楼则掩映在绿树之中。前方是辽阔平坦的白色石板广场，直通大学的南大门。陈嘉庚铜像，坐北朝南，以远处的“百姓大楼”为背景，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令人心旷神怡，不虚此行。长形铁栅的大门上方，有用铁线勾勒的棕榈叶图案，隐含南洋风情。门外小广场设置了一口圆形水池，水花涌动，水面上横着一块暗翡翠色的狭长牌匾，“厦门大学马来亚分校”金色凸字，十分显眼，背面以同样方式，呈现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花园式的大门设计，和美温馨，可亲可近，与高耸的“百姓大楼”形成一条直线。立新场，开新局，心潮澎湃，这世界真的在剧变中……

《许云樵全集》推介礼

应主人的邀约，克服屠妖节前新马两地数十年不变的通关拥堵，我们代表怡和世纪，于10月23日出席在吉隆坡武吉免登创价学会举办的《许云樵全集》推介礼。在这难忘的日子，我又一次深刻领悟到，文化和教育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善加保存、爱护、发扬。

许云樵，1905年生于中国无锡，父母早逝，由外祖父母抚养

长大，曾肄业东吴、师范等大学，博学多才。他26岁南来，曾在泰国讲学，在长堤对岸的宽柔中学任教，于1981年逝世前，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以新加坡为中心，从事教学，研究、编辑、著述，为新马播下文化种子，收获学术奇葩。1957年，52岁的他，受聘为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开设“马来亚史”、“东南亚史”、“东南亚地理”等课程，兼任南洋研究室主任。1961年离开南大，1963年创立“东南亚研究所”并任所长，1964年应聘为新加坡义安学院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1965年《东南亚研究》创刊，担负起编辑工作，1970年为南洋大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虽然生活清贫，但埋首学术，锲而不舍。1981年终老于新加坡。藏书辗转，直至2014年才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保管。

新加坡是一个重金钱、重英文的社会，许云樵的学术成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可想而知。庆幸的是，近邻柔佛新山出了一位比许云樵年轻35岁的真学者郑良树教授，惺惺相惜，薪火相传。他于2004年开始推动《许云樵全集》的资料搜集、审阅、辨识、勘误、分类、编纂等工作。这项文化工程得到时任创价学会会长兼理事长柯腾芳和秘书长许锡辉的大力支持。我与柯先生向有交往，他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路过新山时，每每上门拜访郑教授，那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文化工程正默默开展。2015年柯先生遽然逝世，次年郑教授也撒手人寰，但文化火炬不熄。2016年6月24日，创价学会的邱君豪、谢国平二君莅新，造访怡和轩和宗乡总会，决心把已完成五集的《许云樵全集》进行到底。棒子传下去了，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廖文辉博士接过棒，挑起重任。2021

年6月，这套共计8卷23册、近800万字、费时17载、耗资百万令吉的《许云樵全集》，终于出齐了。由于疫情关系，推介礼延至今年才举行。

惟其如此，《许云樵全集》的推介礼，意义更显深远。讲台的长桌上，布幕揭开，一道长城，文化的长城，呈现在众人面前，承载着学人的心血和时代之重。

——勿让一代学人许云樵一生的心血流失，要将其经典之作保存下来，流传永远。（郑良树教授）

——已故郑良树教授非常了不起，除了其个人学术素养和成果，他在2004年推荐出版《许云樵全集》，展现远见和学者相惜的精神。（陈亚才）



《许云樵全集》推介礼

——创价学会毅然接下重任，经过17年漫长岁月的努力、间中得到许多热心人士的相助，终于完成出版任务。（许锡辉）

——《全集》的出版，个中辛苦固然不足为外人道，但对我却是一次的学习和磨练，也是我提倡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可以并行不悖的一次绝佳的实践。（廖文辉博士）

推介礼的序曲，是1928年许云樵新诗《浮云》被谱成曲，由声乐家和钢琴家配合呈献。其中一段，是很动情的：

浮云一片片的
经过湖上
水中虽很清澈地
映着它们的影儿
可是浮云一去
湖中再也
不留些痕迹了

许云樵似有先见之明，以浮云自况，怀才不遇。然而，曾几何时，浮云已化作沉甸甸的《许云樵全集》，昂首阔步跨入世界文化殿堂！

2023年3月

历史无情又有情

日惹宗教古迹及文化之旅

文化古迹的召唤

怀着极大的兴致，阔别30年之后，再一次踏上日惹的旅途。第一次是利用在雅加达举办寿山石展之便，与福州总厂领导同往。日惹城市的印象已模糊不清，唯独那座完成于9世纪，风光



数十年便突然消失，千年后才被人重新发掘的世界最大佛塔婆罗浮屠（Borobudur），靠当年拍摄的黑白照片，还留在记忆里。大学修读历史，中途被迫辍学，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从来不减，印尼导游于是成了我的历史教师，一路参观，一路提问。登上佛寺顶层时，同行陈厂长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总爱刨根究底呢？”

此次重游日惹，心中不免嘀咕：这座城市别来无恙？婆罗浮屠神秘依旧？还有，闻说普兰巴南印度教庙群（Prambanan）也是日惹一绝，不可错过。一个城市拥有两处千年古迹，确实不简单，如能从文化角度，增进对日惹的认识，再次感受信仰的力量，大自然的可怕，宗教的神秘，艺术的魅力，也算不虚此行。历史啊，既冥晦又明白，既无情又有情！

机场现代又古风

酷航的空客，满载旅客，掠过美丽的海岸线，在崭新的日惹国际机场降陆。机场是在新冠肆虐期间建成的，设计新颖，堂皇富丽。我特别欣赏墙上巨幅画作，题材、构图、色彩凸显印尼民族风格，如色彩斑斓的《丰收图》，用色各异的果实，半抽象地点缀出不同姿态的人物，与田野的背景融成一体，若有若无，变化万千。右下方一大片用红辣椒组成的图案，仔细端详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个人踩着脚踏车，兴高采烈地满载收成上路。整个画面色彩飞扬，洋溢丰收的喜悦，呈现日惹朴实、阳光的一面，让游人顿时心花怒放。

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同样巨大的铜版画，写实功力深

厚，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呈现机场所在的原先渔村的劳动场景，淋漓尽致，大气磅礴。天空、海岸、椰树、村庄、果树、渔船、渔获、人物动态，在一个平面上，采用散点透视，却不呆板。机场占用了渔村，昔日的情景被永远定格在机场显著位置，发挥文化的巨大功能。看到日惹进步的一面，对其昔日的辉煌也就更加不敢轻忽了。

步出机场，印尼画家罗诺和经理人前来接机。车行一小时半，乡间公路两侧，稻田广袤，椰风蕉雨，农舍点点，收成处处，一幅幅田园景象，涤荡尘心，不胜愉悦。主人安排我们在 Waroeng Poon 用餐，地方风味，环境独特，典型的农家乐。午后住进引人入胜的 Arkamaya（庙宇之光）度假村，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兴味盎然。天地悠悠，令人神往。情不自禁，非诗非文一番：

抛开城市的喧嚣
远离颠倒和妄想
随缘自天降日惹
印尼友人情意重
安排乡居慰我心
山路逶迤通林间
掀帘钻进木房子
无忧无虑学神仙

主人的精心安排，不仅加深我们对婆罗浮屠的认识，感悟普兰巴南的沧桑，更对当地人的热情、生活场景、美食和不一般的绘画留下深刻难忘的的印象。

历尽沧桑重展雄姿

又一次来到婆罗浮屠，旧日记忆逐渐清晰起来。眼前的世界最大佛塔，坐落在山顶上，俯瞰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和遥远的山丘。远望像一座城堡，近观肃穆中透露祥和，崇高中不失亲切。佛寺占地约4英亩（15,129平方米），佛塔的建筑材料是取自附近河流的石料，凿成大小适中的石块，用榫卯连接。底部123米见方，层层叠叠，总计九层，最上方三层呈圆形，体现佛教天圆地



方的宇宙观，自方而圆，象征欲、色、无色三个境界。最高点距地面35米，顶部是圆形平台，中央有一座圆顶主佛塔，围绕三层总共76座较矮小的多孔钟形舍利塔，塔内有佛陀坐像。

出于保护古迹的需要，游人只能在建筑物周边，把东、南、西、北四面仔细端详一番。石壁分列大小不一的佛陀雕像和佛龕，佛像盘足而坐、手势各异，分别代表沉思、施舍、无畏、说法。塔身和雕像历经沧桑、虽有残缺，依然给人一种天地浩渺、无远弗至之感。上次有机会绕平台而上，登上佛寺，浏览甚至触碰大小佛塔，观赏走道两边石板上的大量浮雕，神话故事、佛陀事迹、众生业报，悟道涅槃，雕艺精湛，记忆犹新，甚觉欣慰。

普兰巴南印度庙群，为古代中爪哇马打兰王国信奉印度教的桑查耶王朝（Sanjaya）所建，约完成于公元850年，是东南亚仅次于吴哥窟的第二大印度教庙群。存世80年后被遗弃，不为人知，千年之后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18年开始重建，1953年完成主体部分，2006、2010年两度遭地震严重破坏。远眺普兰巴南印度教庙群，最引人瞩目的是三座主庙，高耸入云，塔尖直插云天。中间那座高47米，供奉破坏和重造之神湿婆，左右两座分别供奉保护神毗湿奴和创造之神梵天。以三大主庙为中心，原先周边还有200多座神庙按高低排列，组成方阵，如今大部分只留下断壁残垣，或一堆堆石头，难望恢复原貌。现今，普兰巴南印度教庙群和婆罗浮屠一样，都禁止游人进入内部。相关材料揭露，主寺内约4米高的湿婆神、毗湿奴和梵天的雕像，以及许多主要神灵的造像都保存无损。

历史无情又有情

婆罗浮屠是8世纪昙花一现的夏连特拉（Syailendra）王朝，

给后世留下的宏伟佛塔，座落在日惹西北约40公里。同时期稍后建造的普兰巴南印度庙群，则位于日惹以东约18公里。奇特的是，她们像一对亲姐妹，差不多同时出现，同时消失，千年后又同时亮相。消失的原因是战争的噩梦？还是地震、火山爆发的浩劫？历史有情，赐予日惹两大奇迹；历史又无情，不足百年，昔日的辉煌竟荡然无存。岂料千年之后，巍巍庙宇，从森林中，火山灰下、乱石堆里苏醒过来，历史终究展现她“有情”的一面，可喜可嘉。

不同宗教，不同场景，不同气势，不同风格，她们岂止是日惹的荣耀，更是爪哇和印尼的骄傲。因为，同样是石结构，不论是普兰巴南印度教庙群，还是婆罗浮屠佛塔建筑，都昭示以爪哇为核心的内生力量，凸显印尼文化的独特性、包容性和创造性。

外来文化本土化

在幅员辽阔的印尼大地上，当初两大不同宗教的建筑，出现在日惹这片文化深厚的土地上，决非偶然。首先，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千多年前，印度教、佛教以全新的文化形态进入中爪哇，为祖先崇拜的日惹君主和臣民所接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建造独具特色的庙宇，显然是相互竞争和包容的结果。其次，宗教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一国一地，而是要跨国界跨区域进行传播，润物无声，遍及世界各地。印度教起源于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而佛教则是在印度恒河流域和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后来分别传入印尼不同地区，与爪哇本土信

仰、神灵崇拜、民间文化进行沟通、互动和提升，从而产生了划时代的建筑奇葩。第三，从狭义的文化角度看，日惹的印度庙群数量之多，婆罗浮屠规模之宏大，虽留下许多不解之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普兰巴南印度教主庙数以百计和婆罗浮屠数以千计的浮雕，处处渗透爪哇元素、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范例之一。

普兰巴南浮雕以印度古老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为题材，如罗摩与悉达之间多灾多难的爱情故事，众神之首黑天除魔的英勇事迹等，但当地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自成一格，不生搬硬套，意义非凡。

婆罗浮屠浮雕引入爪哇本土题材，弥足珍贵。九世纪当地人的生活场景，如和睦之家，牛耕农地，米粮丰收，田鼠为患，家犬护粮，虐仆下场，珠宝盈箱，渔猎生涯，满园蔬果，野兽出没，热带果木，制陶作坊，金店生意，勇士试弓，当地民居，鹰扰闲人，贵族人家，马上骑士，野象出游，马车上路，舞姿婀娜，乐声飘荡，王宫夜聚，架桥工人，造船工艺，等等。都有生动和具体的反映。爪哇出色雕刻师把1200年前岛民的社会现实、劳作场合、日常生活、文化表演，精确定格在一块块石头上，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大自然不可抗拒力量

普兰巴南印度教庙群和婆罗浮屠，为何在十世纪差不多同时被遗弃呢？有谓政治倾轧乃至战争，导致权力中心从中爪哇迁往东爪哇。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13世纪信奉佛教的满者伯夷

（Majaphahit）大帝国，就是在东爪哇的泗水崛起的。当然，另一种说法也不能排除，即火山爆发和地震的的巨大破坏力，造成生灵涂炭，庙宇覆灭，中爪哇走向衰败。

学界公认，公元930年是中爪哇从兴到衰的分界线。战争的痕迹已无从寻觅，自然的破坏力则比比皆是。高耸的默拉比（Merapi）火山邻近宗教圣地，据说当年火山爆发时，火山灰一夜之间就把整座婆罗浮屠深深掩埋，不留痕迹。

2023年元旦，我们来到海拔2910米的默拉比活火山，远观文质彬彬、静如处子。乘坐吉普车颠簸在崎岖山路，设想大自然狂怒曾给周边造成的伤害。此时浓雾弥漫，大山深藏不露。临别时大雾渐散，现出半山青翠，但上半身和火山口仍回避游人的视线。来到停车处，回望上空，山峰突显，云雾缭绕，瞬间即失。大自然何其神秘，何其难测。处身其中，能不倍加敬畏吗？

离开默拉比下山，沿途目睹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破坏：被吞噬的学校一片荒芜，孤零零的一根门柱直指苍天，遭熔岩烧毁的一排排房屋张开黑洞般的大口，简陋展厅摆放着动物残骸，扭曲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躯壳，焦黑的工具、家具、坛坛罐罐，令人寒心。近期地震的破坏程度，足让人触目惊心。谁敢说更大更毁灭性的浩劫，不曾在古代的日惹发生过？

随想随写话主人

日惹是爪哇岛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民风淳朴。在1945至1949

年的独立战争中，曾作为印尼临时首都。目前日惹特区拥有20多间大学，是印尼最重要的大学城，也是爪哇文化艺术中心。古代，夏连德拉王国与同样信奉佛教但国力强盛的室利佛逝有过密切来往。室利佛逝以苏门答腊南部巨港（Palembang）为中心，传播佛教，发展贸易，开疆拓土，12世纪一蹶不振。日惹却因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基因，不亢不卑，在千岛之国始终拥有一席之地。两个城市的不同命运，让我想起主人的一段故事。他出生于巨港，为了艺术的追求而进入日惹美术学院，受到当地良师的栽培和文化气息的熏陶，在日惹落地生根，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画家，温文尔雅，德艺双馨。

德，人品也。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待客之道，衣、食、住、行，面面俱到，关乎文化。

充满自豪感，主人带我们参观日惹峇迪装展览馆。历史久远、剪裁独特、色彩鲜艳、细节精致、手工独到的服饰，令我们大开眼界。我看到日惹和梭罗两大峇迪装流派，对其中的巴冷刀艺术化图案设计尤感好奇，前者自左向右，梭罗则反其道，一叶知秋，小处着眼，印尼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令人惊讶！

我们行走在大街小巷，来到老区好大的市场，单卖服装布料就占了整层，不小于半个足球场，货品充足，款式多样，争妍斗艳，价格低廉，人头攒动，顾客和店主清一色印尼人，别有一番情调。

走出市场，主人安排了马车，体验不一般的交通工具。经过

特别装扮的马匹和车身，赏心悦目。咯咯声中马车上路了，大街车水马龙，行人穿梭不绝，闹哄哄一片，却各行其是，杂而不乱。日惹啊，你太可爱了！

最难忘的是受邀在家中用晚餐，主人亲自下厨，端出一道道炸龙虾，烤鲜鱼，炸墨鱼，炸鸡，蔬菜和水果等，亲朋好友，共聚一堂，既热闹，又温馨。异乡受到如此礼遇，我们能不感到羞愧吗？对金钱的过度追逐，早把大城市的庸人，变得世故和太有算计了。

艺，画也。我们有幸一睹主人的绘画才华。好几个人合抬，一幅4米x2米的“巨无霸”，总算顺利安放在客厅墙边。眼前一亮，万分惊喜：怎么？三见婆罗浮屠，这次是画家笔下充满想像和激情的油画。其实15世纪后，印尼已回教化，画家罗诺本人也不例外，但婆罗浮屠作为文化遗产，已是印尼民族的骄傲。画家所表达的，已非原来的婆罗浮屠，而是通过构图，符号，色彩，画面，赋予这件文化遗产强烈的现代感，这里有历史的积淀、古建筑家和艺术家的心血、信念的力量和民族的希望。

结语

回到林中木屋，晚上梦见天女散花，满天霞彩；婆罗浮屠灯火通明，璀璨夺目；宛如外星着陆，鼓乐齐鸣，仙境成真……

2023年3月

蒙古国之旅

不一般的体验和感悟

楔子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底下苍鹰翔
绿绿的草原羊成群
山坡水边见马牛
啊！那是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的故乡

我们提前数日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准备参加新加坡旅行团安排的蒙古游。长时间未曾见面的蒙古画家乌干巴雅前来接机。机场和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焕然一新，堪称国际水准，前者由日本建造，后者靠中国援建。新加坡护照入境无须签证和填报，省事多了。

走进繁华的乌兰巴托

高速公路畅行无阻，两旁风光一掠而过，但车行50公里近市区时渐渐动弹不得，任凭友人如何换道，都甩不掉无处不在的拥堵怪圈，足足行驶三个小时，才到达离市中心不远的成吉思汗酒店。车子且停且行，环顾四周，公路两边，时而是依坡而建、一路延伸、密密麻麻无法透气的小木屋，时而是高楼林立，栉次鳞比，宣告社会主义的蒙古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处处可见日本轿车，而且几乎清一色是Toyota牌子，乌兰巴托似乎成了“丰田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山变色，何等讽刺！

沿途有看不尽的景观，谈不完的话语。当年，明知他的画在新加坡难有市场，但艺术无疆界，还是为他办了一次画展，成了忘年交，且应允要去蒙古拜访他，一晃便是10年。这次有机会异地相逢，欣悦之情，不言而喻。参观他的画室，喜见笔耕不辍，力求上进。又见到他的母亲，那些年她组织蒙古杂技小演员在乌节路一带卖艺，不时到画廊歇脚喝茶聊天，建立了友谊。这次与他们一家欢聚，十分难得，又得知画家大儿子荣获国外奖学金，正在德国学钢琴，次子今年10岁，已是乌兰巴托名校小提琴高手，我们为此而高兴。他虽不富足，却潜心艺术，醉心本民族文化，令人格外敬重。

乌兰巴托拥有300多年的历史，比我想象的要繁华和丰富得多。隐蔽的贫困，现代化大楼，庄重的俄式建筑，西方名牌货琳琅满目，日韩的存在随处可见，人民币受欢迎，商店招

牌和公路指示牌皆用俄式蒙文，人们以蒙语交谈，英语几无用武之地。市内历史广场、纪念碑，美术馆（札那巴札尔美术馆），博物馆（活佛八世的冬宫、历史博物馆、兴仁寺博物馆），寺庙（甘丹寺），城市建筑，民族歌舞，各具特色，既有中俄等国元素，又饱含浓烈的蒙古色彩，洋溢独特的情调和神奇的魅力。

文艺复兴：大师札那巴札尔

多亏画家轻车熟路，引导我们走进不在旅游行程的札那巴札尔（Zanabazar）美术馆，打开通往蒙古近代政治、宗教、艺术的大门。札那巴札尔来自蒙古最大民族喀尔喀族，1635年诞生于王族之家，4岁被推举为蒙古第一世活佛，在西藏深造佛学。回蒙古后，大力推动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社会享有绝对的主宰权。为了应对准噶尔族的入侵，他选择依附康熙皇帝，与强盛的清王朝保持长期良好关系，1735年赶往吊唁康熙皇帝时，在北京逝世，时年87岁。其



札那巴札尔大师富有创意的佛陀铜像

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大师在文化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他多才多艺，集雕塑家、建筑师、文字学家、诗人、学者、画家、翻译家、服装设计家于一身，是17世纪蒙古文艺复兴的开山鼻祖，创作的神佛铜像庄严隽永，仪态万千，神彩焕发，水平远超一般庙宇造像，对后世影响深远，40余件艺术结晶，皆为蒙古美术馆、博物馆的国宝级传世珍宝。我们有幸邂逅在蒙古其他地方乃至西藏都未曾见过的完美造像，其中的佛陀坐像，细腻生动，完美无缺，过目难忘。札那巴札尔的语文天才，表现在他独创26个蒙文字母，结构优美，意韵深长，曲高和寡，难以推广。但蒙古历经巨变，仍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他首创的字母图案，始终定格在蒙古国旗上，成为一段佳话。

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蒙古国方圆约150万平方公里，排在全球第19位，人口350万，一半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1992年蒙古国转向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凸显。乌兰巴托的新贵靠矿业起家，富甲一方。老百姓月入仅新币500元上下，相当于100万蒙元。一份午餐饭盒却要一万蒙元（新币5元），市民一般不在外头用餐，省吃俭用，日子还过得去。好在羊肉物美价廉，一公斤约新币3元，有助缓和国人的生活压力。乌兰巴托马路上，见不到有标志的计程车。友人说，市民的交通主要靠巴士，如要乘用“专用车”，可在街上伸手拦截。没有计程车，却处处是计程车，但对不谙蒙语且担心安全的游客而言，这样的“方便”反倒不敢领教了。我们脱队离开

蒙古那天，酒店帮忙电召一部车子载往机场，车资15万蒙元（折新币75元）。一路上，与略识英语和汉语的当地司机交谈。他月入140万蒙元，妻子在纺织厂工作，每月工资70万蒙元（合计约新币1000元）。他们带着三个孩子，还能过上小康生活。原因之一，社会主义时期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维持不变。政府为鼓励生育，每个孩子还可按月领取约4万蒙元（20新元）补贴。家庭开销主要就是三餐、交通费、水电费和网络费。国家给每个居民留有一块数十平方米远离市区的自由地，可供申请，或留着，或盖房子，或自行转让。

不过，最让市民头痛的，莫过于漫长冬天烧煤取暖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富人可在离市区不远的山麓或绿地置业过冬，夏天则用于避暑。友人特地驾车翻山越岭，让我们见识广布山区的高级度假屋，满山遍野，绵延不绝，其中不少豪宅，堂皇富丽。当然，对庞大陋屋区的居民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从帝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第三天，我们开始随队，把目光投向历史和草原。漠北远古的纷争，匈奴帝国的崛起，突厥的出现，后浪推前浪，挟带多少部落，自东而西，在匈牙利、土耳其等地落户。唯有蒙古族，守护土地，盼望英主，终于在13世纪，盼来一代天骄骁勇善战，群策群力，建立了横跨欧亚，远至乌克兰和耶路撒冷的蒙古大帝国，1259年，成吉思汗孙子忽必烈击败金国，灭亡宋朝，建立了短暂的元朝，呼风唤雨。后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政权取而代之，四

处流窜袭扰，直至17世纪又臣服清朝。1911年，蒙古第八世活佛乘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宣布独立。1924年，民族英雄苏赫巴托推翻旧政体，建立社会主义政体。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在苏联克里米亚秘密签署的“雅尔塔协定”，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其实就是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是强国决定弱国主权的又一先例。从此，外蒙正式从中国版图划分出去。蒙古历史波谲云诡，变化多端，最终归于沉寂。

如今，乌兰巴托市中心历史广场，矗立着民族英雄苏赫巴托骑马雕像，座落在高耸的石座之上，骑在马背，振臂高呼，意气风发。可惜他去世时，年仅30。正对面是蒙古帝国时代三大元勋的巨大铜像。成吉思汗居中，右边是窝阔台，左边是忽必烈，一字排开，高高在上，气势磅礴。

我们还参观附近两处二战纪念碑，一辆真实的坦克矗立在巨大碑石之巅，十分醒目。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这辆蒙古坦克，与苏联红军一道，冒着炮火，从蒙古国土，远征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柏林，立下赫赫战功。旁边是翟山抗日纪念碑，上下数百级台阶，但难不倒年长队友。那种成功登顶，站立在圆形开放式纪念碑前的喜悦，只有亲历其境者方可领略。碑柱直插云霄，前方有一个高大英武的抗日战士，手中战旗呈现为一堵薄墙，气势非凡。高处风光好，仰望蓝天白云，俯瞰城市风貌，别有一番感触。碑体上方圆墙展现历史画卷，人物生动，场面悲壮。

在离乌兰巴托数十公里，当天可以往返的广漠草原上，新建一

尊成吉思汗策马迈进的不锈钢雕像，高40米，重250吨，工程浩大。人们可从成吉思汗博物馆乘电梯，直达雕像顶部，近距离与一代天骄对话，听他讲述，那些年，天地悠悠，铁骑扬沙，蓝天白云，一马平川，闯江湖，创伟业。谁说我，只识弯弓射大雕？

昔日风流人物今安在？

蒙古历史最辉煌的日子，乌兰巴托以西300多公里的哈拉和林（Khara Khorum）曾经见证，1220年成吉思汗下令在此建都，全部工程在他的弟弟窝阔台继位后完成。在公元13世纪，这座都城堪比世界任何一座大城市。

岁月沧桑，世事嬗变。如今故都建筑荡然无存，只能从一旁展示板的图文和平台模型，略知都城的规模和盛况。当年，哈拉和林不仅是蒙古帝国的行政、贸易、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的枢纽。都城呈方形，四边构筑牢固的城墙，每个方向各有一门，有神龟镇守。城内主体建筑是“王宫”，另有萨满教寺庙、行政楼、军部、市集、不同住宅区，分别居住王室、大臣、贵族、军官、工匠、商贾、教士等，还有为外国使节和游客兴建的客栈。

天苍苍，野茫茫，现在只有一头原来镇守都城北门的石龟选择留下，附近塞纳加河川流不息，默默诉说着那个年代的荣光。铁木真赫赫战功，早已烟消云散，昔日风云人物今安在？

80%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

一座建于16世纪，占地400米见方，走过600年历程的喇嘛寺



成吉思汗故都遗址附近寺院围墙上，建造108座佛塔，气势恢宏。

院，座落在故都遗址旁侧，以额尔德尼召（Erdene Zuu）命名，创建者是第一世活佛札那巴札尔的祖父。1872年，寺院本拥有62座庙，500处宗教场所和1500名喇嘛，如今只保存三座主庙，分别供奉三世佛、宗喀巴、药师佛等。墙上的宗教绘画，包括唐卡，年代久远。寺院四周是白色围墙，一千二百米长的围墙上方，等距建造共计108座白色佛塔，气势恢宏。故都遗址和相邻的寺院，于196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目前仅供参观。

在蒙古旅游期间，也曾亲历喇嘛庙的宗教活动。庙宇内部，上下四方，满室彩画，灿烂辉煌。法会仪式，颂经音韵，庄严悦耳。午餐时间，得以在大厅享用素食，并观赏具有浓厚蒙古地方特色的“查玛舞”。奇特的面具，华丽的戏服，出色的演艺，把

驱魔纳福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其实，早在13世纪的元朝开始，藏传佛教已在蒙古上层盛行。16世纪普及民间，17世纪第一世活佛札那巴札尔确定喀巴的格鲁派为正宗，广泛传播，目前已是蒙古国80%人口信奉的教派。第一二世活佛是蒙人，后来的八世皆为藏人，现任第十一世活佛又回归蒙人，期间蒙藏的宗教互动，从未间断，直到1924年苏赫巴托领导一场起义，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教才开始分离。所幸蒙古对待本国历史，务实包容，苏赫巴托和成吉思汗的肖像，都出现在蒙古的纸币上。市内许多建筑物，如表演艺术学院、国家图书馆外墙上方，仍保留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徽。

草原：牧民安身立命之所

踏上蒙古广漠大地，亲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家乡，怎能不忘情于辽阔的草原，以及草原上不时出现的羊群和牛马、湛蓝的河流、湖泊和蒙古包呢？当地人说，100多万牧民分布在全国各地草原，几千户人家组成的聚落，在蒙古就是县单位，在方圆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草原上放牧。他们以畜牧为生，每家拥有的羊群从几百到几千头不等，全国总量高达7000万只，还有少数牛马。与新疆的圈养不同，蒙古国的羊群都是放养的，山羊和绵羊混居，和谐相处，是牧民相依为命的财产，靠它供应羊毛、羊酪，或换取必需品，价格不菲的羊绒，便是从山羊身上获取的。为了保障青草的供应不断，牧民每年须转场好几次。带着劳动器械，生活资料、运输工具（如骆驼等），与羊群一道逐水草而

居，一住就是几个月，又搭又拆蒙古包，为羊群等提供井水、挤奶、酿造马奶酒、自制奶酪，奶茶，安排孩子上下学，从早忙到晚，生活其实十分艰辛。在湛蓝的天空下，一群群低头默默吃草的羊群，正好代表着牧民的性格：朴实友善，勤勤恳恳，且世代如此。他们在蒙古包伴着鼓乐、马头琴，尽情欢唱，让远方的客人陶醉在美妙的音乐和歌声之中。我们品尝牧民制作的马奶酒，参观他们如何点燃晒干的牛粪熏炙羊肉串。置身草原，视线的极限，是墨黛色的山峦。蒙古清晨5时天已大亮，晚9时才完全暗下来。山色变幻微妙，若有海市蜃楼的幻觉。草原亦非一成不变的，当天空湛蓝无云时，草原显得尤其静谧。当云层出现时，大片大片的倒影分布山坡和草地，另有一番诱人的景象。此时如有一条河川蜿蜒穿过，碧水蓝天，白云倒挂，低洼处水流漫开，似湖非湖，马儿在水边喝水，远处羊群缓缓移动，此情此景，如诗如画，意境幽远。

篝火熊熊，“老兵”载歌载舞

到过蒙古的人，总会被问起，住了蒙古包没？住了，两个晚上，在哈拉和林，成吉思汗故都遗址附近。度假区几年前才兴建的，有30来间，我们一团住入“豪华型”蒙古包，含浴室和厕所，两张床分列两侧，都挺干净；旁边盖一间颇为壮观的“宫殿式”建筑，供用餐、健身、集会等，设备完善。站在蒙古包外，草原连绵，远山逶迤，村庄点点，县城依稀，沐浴在落日余晖中，另有一番韵味。至于晨看日出，夕观彩霞，夜数星星，逃离

都市喧嚣，置身梦幻天地，则愈感大自然之可贵也。第二晚，夜色深沉，蒙古导游组织一场难忘的篝火会。长长的木条架起了，火水淋上了，火苗点燃了，热情鼓起来了。大家围着熊熊烈火，载歌载舞。导游莫尔根带头引吭高歌《乌兰巴托之夜》，麦克风传出蒙古歌曲，铿锵悠长，接着AB组员上阵，《草原之夜》，《小白船》，《朋友，别哭》，在草原夜空飘荡。时光飞越一个甲子，我们仿佛重返青春年代。旅游不仅扩大视野，还给人以勇气，从乌兰巴托一路走来，团队中几乎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兵”。然而，谁曾料到，88岁的大姐，第一个跳上骆驼，烈日下在沙漠行走了半小时；另一位年轻几岁，佝偻着身子，一路同行不落伍，还有一个年近80，出国前腿部受伤，借助拐杖走完全程，都是好样的！今夜众星闪烁，火焰腾升，岂能不尽情唱起



篝火会：“老兵”们载歌载舞

歌，跳起舞来！啊，蒙古，谢谢你，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和欢乐！

一部读不懂念不完的大书

蒙古大地犹如一部大书，密密麻麻涂写着古代突厥文、回鹘文，还有不同年代有竖有横的蒙古文，读不懂，念不完，诡异而神奇。就在不知不觉之间，你走出大草原，在车轮碾压的山路上，车子一路颠簸，竟走入3000公尺高山，又战战兢兢地在石子坡缓缓下山。随即眼前一亮，风光旖旎，长达700公里的乌给湖就展现在面前。你习惯了公路两旁无休止的平原绿地，怎么也不会想到高山出平湖，波澜不惊，水平如镜，湖光潋滟，含情脉脉。远处是山的模糊倒影，近处绿草如茵，牲畜闲步，自由自在，如此意想不到的情景，怎不叫人惊艳呢！难怪队友都“哇”的一声，太奇了！回程路上，我们来到荒野中一座土耳其和蒙古国共同发掘的突厥汗国遗址博物馆，见识中唐时期许多出土文物，石刻人像和动物、陶瓷、铜器、金冠等。尤其吸人眼球的是两块耸立的石碑，各高三米重三吨，镌刻一个时期突厥可汗的业绩和功勋，背面刻有汉字，其中一面是唐玄宗的题词，赞扬突厥可汗的品格，以及和平的重要性，意味深长。土耳其为了寻根的需要，特别重视遗址的发掘，并与蒙古国合建这座博物馆。当天俄罗斯摄影队到场拍摄，翻译员还找上我们，了解石碑汉字的背景。历史总出人意料地从地下来到地面，从消失又重现，陈述着自身的遭遇。古突厥文明如此，近乎灭绝的蒙古野马不也这样吗？

野马不野：不屑与人类共处

在返回乌兰巴托途中240公里处，我们来到胡斯台野生动物保护区，转乘小巴进入深山，专程看望与外界隔绝的蒙古野马。隔山眺望，运气好的话，有机会在相隔几百米的“活的博物馆”，一睹这种长相俊美，不被人类驯服的稀有野马。犹记得2016年5月，旅游车行驶在新疆准噶尔地区一条公路上，司机提醒，我们意外看见一匹野马正越过公路，全速奔向森林，当时一位队友用长焦镜头拍下那次难忘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蒙古野马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于1879年首次发现的，所以也称普氏野马。其后野外品种处于灭绝状态，仅在1969年发现过一匹，后来经过专家的努力，对部分人工饲养保留下来的此类马种作了重点保护，并成功实现在胡斯台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野外繁殖。这次我们专程而来，听说这里生活着数百匹野马，队友们因此十分期待。到达观景山头时，烈日当头，肉眼不见野马踪迹。当地一位有经验的向导，架着望远镜，正在寻觅，过一阵子，果然有所发现。队友排起长龙，借助望远镜，看见了，一只、两只、三只……众人七嘴八舌，兴奋极了。离太远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分辨清楚。我用配有“莱卡”镜头的手机，在山的另一边拍到两只野马，正在嶙峋山石下方低头吃草，悠然自得，深感庆幸。另一位王姓队友，以长焦镜头，拍摄到更远处一群十几匹野马在活动，虽不清晰，却十分难得。蒙古野马，自成群体，独立自主，与山林为伍，与天地同在。野马不野，它，高贵不羁，只是不想如羊群一般，过着温顺服从，任人宰割的生活，也不屑与

自高自大、独断独行的人类共处。人类啊，也该反省反省吧！

尾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吃草

英名吸引四方客

齐聚山头把我望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自豪地告诉他

这是野马的家乡

眼前蓝天白云，广袤草原，野马天堂；耳边远古呼唤，历史
跫音，嘹亮歌声。我们终于回到乌兰巴托，沉浸在堪称一流的历史
博物馆，又开了眼界。蒙古之旅，惊喜不断，满载而归，沉甸甸的……

2023年8月

大都会变奏曲

从大足石刻到三峡之巅

如非第二次踏上重庆这片热土，还真不知道它是这么个大块头。上次友人老远开车过来接机，大热天在重庆市内吃麻辣火锅，汗流浹背，又匆匆赶回万州，长途跋涉，记忆犹新。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朋友的热情自不待言，难忘的是他画笔下的小三峡原貌，又在他们夫妇俩的陪伴下，沿江游览当地大瀑布，走访云阳张



飞庙，奉节白帝城，船游小三峡。还在重庆参观战时蒋介石指挥所，国民党军队溃退台湾前大批革命者遭杀害的渣滓洞集中营。那次飞重庆为访友，以为它原是四川的一个城市，抗战时期的陪都，三峡大坝建成后升格为直辖市，未必大得惊人。

重庆之大，有眼不识泰山

新冠疫情结束后第二次到访重庆，半是团游半自由行，到过大足、武隆、彭水，巫山、万县、三峡之巅、小三峡和小小三峡、体验长途列车的便利和高效，目睹重庆十年巨变，漫步在磁器口古镇和嘉陵江畔旧码头，雨中打伞挤在江边人群中，仰望动车从山边高楼穿过，让计程车在路边停下拍摄如同飞龙盘旋的五层立交桥，从40层高楼俯瞰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壮阔景象，游轮上陶醉在两岸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夜重庆。如今恍然明白，上一次所到之处，只是重庆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的一小部分。这个庞然大物是个什么概念？它是中国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面积总和近2.4倍，更是新加坡的一百多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说，重庆大，大到不可思议。小则小气，大而无当，自古已然。重庆却不然。7月下旬开始重庆之旅，都说是跳进火炉，它却反常地多雨水，何况我们要去的地方，东面的大足，西边的武隆、彭水，离重庆市一百公里以上，北边巫山更在400公里之外，而长江在大重庆的流程，长达600公里，重庆这个大都会确是越走越远，越走越不一样，不知何处是尽头。如果把它的3200万人口考虑在内，简直成了一个省！重庆啊，你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繁华似锦，山高水长，大都会变奏曲。不仅地域大，

旅游宝藏也多，只是之前交通不便，走的景点少了，有眼不识泰山！

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

就说大足石刻吧，在大足县内，原本地处偏远，去者不多，但它毕竟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随着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大足石刻

很快成了重庆名牌。它始建于唐代，繁荣于南宋，延续至明清，时代久远，石窟逾千造像五万余件，主要是佛像，堪称人类石窟艺术史的最后丰碑。我们看其中最主要的宝顶山摩崖造像。是南宋僧人，第四代佛教密宗传人赵智凤，



大足石刻，八百年之微笑。

前后投入70年时光建成的。山路迂回曲折，来到宝顶山上，迎面是一头巨兽，双目圆睁，昂首张望，气势不凡。那天大雨滂沱，雨水把人间和幻界隔开，那么近，又那么远。外面雨伞交错，里头风雨不侵。牧牛道场，六道轮回、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释迦涅槃圣迹图、各种经变图像，栩栩如生，别有深意。石刻魅力不凡，一则数量庞大，赵智凤主持下的大佛湾长500米高15到30米，造像就有一万余件，许多是南宋精品。二则题材广泛，除传统佛教造像之外，还有儒道色彩的人物故事，其中以牛喻心，以牧人喻修行者，以长30米的画面表现禅宗修行的级别和境界，其间的野趣尤为难得。又如1007只手的千手观音造像，多而不杂，全身镀金，金碧辉煌，是他处见不到的。三则各类造像贴近生活，更本土化，如释迦涅槃圣迹图，头朝东，下半身隐在岩层中，以中国画写意手法，凸显人物的上半身，尤其是安祥神态，让我想起曾在四川内江附近安岳石窟见过的另一尊卧佛，晚唐造像，头朝西，写实性强，袈裟褶皱细腻，说明民间造像因时而异，也有随性的一面。

美如天仙，刚若天坑

走出虚幻的世界，来到远离重庆市西南200公里的武隆。两处景点，相距仅15公里。一个是婀娜多姿的仙女山，一个是惊险万分的天坑天桥。仙女山海拔1600米至2000米，有“东方瑞士”之称。且不说冬天雪景之美，即便是夏天，也毫无暑气，早晚寒意袭人，全年平均气温11度左右。七月酷暑游大重庆的仙女山，第一个感觉是：惊艳！眼前山峦起伏，绿油油一片，蓝天白云，

绿树成丛，远处黛绿色森林无边无际。温煦的阳光，如茵的草地，清新的空气，洁净的环境，快乐的人群，装点着早晨，令你陶醉，叫你忘情。“快，拍一张照！”你斜躺在地上。“还有，山坡下方那丛树，太美了，别忘了相机。”膝盖不好使，但还奋力快步走。“这里、那里、远景、近景、向光、背光”，哎呀呀，人在图画中，千万不要错过！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当下，在眼前，在身边。人生所追求的，不就是赏心悦目。咦，蓦然四顾，仙女去了哪儿？其实，静观则仙女处处。告别众仙女，奔向三龙逞威的天坑。一个十分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天坑直径超过600米，周边是陡峭石壁，直插坑底，高度可达数百米。道路曲折，踩着数百级石阶，战战兢兢，徒步下坑。两旁巨石突兀，形状怪异，狰狞可怖。来到坑底，惊回首，落石狼藉，宛如走出地震区。当年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唯一的外景便是在这里拍摄的，不久前，一场暴雨把摄影棚冲毁，至今仍残缺不全。天生三桥，仅第一个天龙桥和第二个青龙桥与天坑相连。两桥离地二三百米，桥身更长，游人行在坑底，环顾坑壁绿意盎然，仰望飞龙在天，气势恢宏。坑底观天，别有一番情趣。且行且赏，山壁高耸，岩层多变，险峻幽深。黑龙桥则上不见天，阴森诡异，如有黑龙藏身，令人心惊。两个天坑，三座天桥，三桥夹二坑，山体变化，无奇不有。愈往前走，景致愈奇。岩壁涓涓细流，如水帘垂挂，飞瀑直下，如珠落玉垂，泉水涌流成溪，天光云影，水声潺潺，游人如在梦境中。不远处又见一座神鹰天坑，山头状如巨鹰展翅，伺机高飞，给周遭增添无限活力。谁说石头没有生命呢？

彭水，邂逅蚩尤和黄庭坚

武隆至彭水，距离不远，时夜幕低垂，下榻的酒店对面，蚩尤九黎城灯火辉煌，流淌浓浓的苗族色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苗族命运多舛。先祖蚩尤被黄帝和炎帝联军击败后，苗人群龙无首，或融合，或迁徙，散布各处，唯有共同的悠久文化，像一条无形纽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全世界现有苗族约1200万，其中900多万分布在中国西南山区，勤劳而纯朴。新中国成立后，苗族的地位得到保障，而蚩尤九黎城的拔地而起，标志着长期被妖魔化的蚩尤，终于恢复了尊严，推崇为苗族的先祖和英雄，在九黎城内受到膜拜。九黎城建筑群依山而造，全为木结构，黑瓦飞檐，有标志性九黎宫、浮脚楼，是中国最大苗族传统建筑群，彭水也因此而知名。广场九黎书院前方矗立九黎图腾柱，汉白玉材料，高24米，雕刻苗族崇拜的鬼神一百多尊，十分罕见。我们遇到苗族女导游，乐观自信，口齿伶俐，对苗族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又是讲解，又是示范，让我们对苗族的历史、分布、迁徙、婚嫁、编织、服装、头饰、礼仪、歌舞，习俗，银器、生产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从她身上，我看到中国少数民族的光明前景。

当然，彭水不限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竟然邂逅心仪已久宋代黄庭坚的书法作品，当然不是真迹，但都是他被贬居彭水4年期间（1095-1098）书写的，存世13件，一部分是刻拓本，分藏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黄庭坚书法出自

苏门，但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书如其人，历代许多书法家，都以人品高尚为世人所称颂，黄庭坚亦不例外，逆境中仍以“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自励，书法更见筋骨，展出的书法拓片如《芳草飞花》对联、《出宫赋》、《笑黄看白》对联，为其晚年作品，尤见功底。

夔门天下雄，三峡诗情深

结束团体游，开始自由行。我们一行4人，自乘动车前往大重庆东北400公里外的巫山，一则体验中国动车的高效和便利，二则重游小三峡，再转往万县会友，三则感受重庆之大。如今，外国人只要手机有微信和微信支付装置，在中国无往而不利，所谓一机在手走神州。远在数千里外的友人，可以通过护照号和实名制，为你订火车票、机票和酒店等，把相关的资料发到你的手机上，便是有效的“证件”。我们在重庆站上车，进站口需安检，二楼候车厅乘客如织，却秩序井然，出发前半小时开始检票，中国人扫瞄手机，外国人扫瞄护照即可通往月台，效率很高，开车准时。乘客对整套系统信心满满，不急不忙。我们登上列车，车厢宽敞，座位舒适，服务周到，两小时半后轻松抵达巫山站，下榻江山红叶酒店，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前方是园林，向着大宁河。江面辽阔，可通往小三峡，河对面众山绵延。清晨阳光照射，山体明暗分明，皱褶清晰，山峰薄雾缭绕，格外妖娆。这次我们意在登高望江，便雇了一部小车，从酒店后方盘山越岭，朝三峡之巅进发。车行约一个半小时，来到山脚的电瓶车

站，对面山丘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赤甲白盐俱刺天，
阆阆缭绕接山巅。

赤甲白盐该是山的名字，但它们在哪里呢？乘电瓶车上山，一路上群山掩映，大江忽隐忽现。到达三峡之巅，眼前豁然一亮。一面大鼓，一道大门，门额标识“乐正后夔”四个篆字，门内有四望乐坛和后夔人像浮雕。《文选·张衡》《尚书》《吕氏春秋》都提到后夔或夔，说他是禹任命掌管音乐的臣子，上古音乐的鼻祖，成了人们寻根的对象。沿着山道前行，来到一座山头，那里已挤满了人。打听一下，才知道我们所站的地方，正是白盐山，对面是赤甲山，两岸绝壁相对，状如两扇大门，故称“夔门”。构成鼎鼎有名的长江第一峡瞿塘峡。因三峡库区蓄水，上涨一百七八十米，虽有水力发电之便和防范洪灾之能，却不见杜甫笔下赤甲白盐两山高耸入云（俱刺天）的壮观景象，更因山边居民已全数迁徙，他当年描绘民居盘桓而上的情景已不复存在。杜甫《登高》名句“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滚滚长江，和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迅猛激流，也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是“高山出平湖”的截然不同景象。立在三峡之巅，极目远望，饱满的长江水如宛延的巨蟒，从诗城奉节（夔州）和白帝城向东穿过瞿塘峡，萦绕在众山之间，只有“夔门天下雄”的壮丽场景，千年不变。杜甫半生漂泊，晚年在诗城奉节停留两年间，写下430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夔门天下雄的壮丽场景

占了他一生全部诗歌创作的三分之一。这次选择上三峡之巅，认识之前不曾留意的难字“夔”，可指“后夔”，即上古音乐大师，可指“夔州”，即诗城奉节，也可指“夔门”，即我们站立的瞿塘峡入口处。在观赏“夔门天下雄”的胜景之余，对唐宋诗人李白、杜甫、陈子昂、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郊、苏轼、陆游等曾钟情于夔州并留下传世的三峡诗篇，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始料未及的，虽达不到“穷天地，通古今”，却是一次收获满满、乐趣充盈的旅行！

2023年11月

人在上海，船在海上 爱达·魔都号邮轮首航记

旅行社老总透露会有20张邮轮首航票，我们俩不假思索要了两张。倒不是新冠后报复性旅游心态作祟，而是真心渴望体验和分享神州大邮轮首航的新鲜和喜悦。后来因为本地要去的人多了，旅行社又在中国四处“割票”，出发前新加坡游客竟多达150名，我们也凑成一个五人帮。

对国外游子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兵分两路，分乘新航或东航班机，提前到达上海。岁末的上海，寒气袭人，我们这批新加坡旅客，赴沪参加“迎新春撞龙华寺晚钟”上海文化和旅游盛大活动，成了“上海新年第一游”的座上宾，受邀出席当晚在“和记小菜”餐厅举办的盛宴。哪里是什么“小菜”，十几道佳肴，色香味俱全。宾主觥筹交错，气氛热烈，既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洗尘，也是对我们参与“爱达·魔都号”大邮轮元旦首航表达祝贺。

迎新年撞龙华寺晚钟

入夜，众人分乘旅游车来到龙华寺，园区奇灯异彩，宛如仙界。寺前高塔装扮一新，灯明火彩，欢歌笑语。男女老少，或踟躕塔旁、或站立老树前，或手持香火进出。我们被安排参观龙华寺历史图片和文物藏品展，珍贵照片、书画、紫砂壶、篆刻等，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还意外发现玻璃罩内放着一块小田黄，不无惊艳。然而，重头戏还在后头呢。约莫11点钟，我们步入大堂，金碧辉煌，在一排排红色沙发椅坐下，迎面一尊金身佛陀坐像，右侧安置一口大钟和撞钟设备。队伍不长，浮想联翩。当年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十里洋场，丧权辱国，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上世纪三十年代恶名昭著的龙华刑场，如今仍矗立一座烈士纪念碑，鲁迅曾为一批文友血溅刑场而“怒向刀丛觅小诗”。已而钟声铿然，返回现实，接连撞钟三响。一祈世界太平，恶人沉沦；二祈国泰民安，正义伸张；三祈家庭和睦，过好生活。时近午夜，有大碗素汤面款待远方客人，舒心可口，又有“福”、“龙天祚祥”、“龙到来福”等春联相赠。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大早出发，几经周折，为的是迎接一个真实的春天，感受不一样的年味。“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不计春寒料峭，但求童心未泯，耄耋之年，老亦何妨！

元旦投入大邮轮怀抱

不寻常的元旦，不一般的新年第一游。我们分乘旅游车，浩浩荡荡，驶向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的吴淞口邮轮码头。中国自主

建造、拥有和运营的“爱达·魔都号”邮轮，就停靠在那里。大家秩序井然地把行李按客房号登记托运，然后轻松登船。一钥在手，所有相关信息都在其中。“魔都号”果真是庞然大物，乘客一转身便无影无踪。我们如入无人之境，乘智慧电梯来到12层带阳台的客房，一看吓一大跳：宽敞亮丽，温馨舒适，前方一扇门通往阳台，灿烂的阳光，浩瀚的大海，嗖嗖的寒风，叫你欢欣，开怀，微微哆嗦！

我们5人帮的客房都在同一层，而且靠得很近，便于结伴而行。其他一百多人分散在不同层，日夜在船上活动，却难得见一次面。这艘大邮轮，是中国继航空母舰、液化天然气巨轮陆续建成之后的海上三宝之一，净重13.5万吨，长近400米，阔约40米，高15层，2000多间客房，还有供1300名员工住的宿舍。首航乘客约3500人，今后逐渐增至5千，最大载客量可达6千余人，跻身于世界级大邮轮之列。欧洲是邮轮发源地，目前也只有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有能力建造十万吨级以上的邮轮，日本穷追不舍，中国后来居上，创造又一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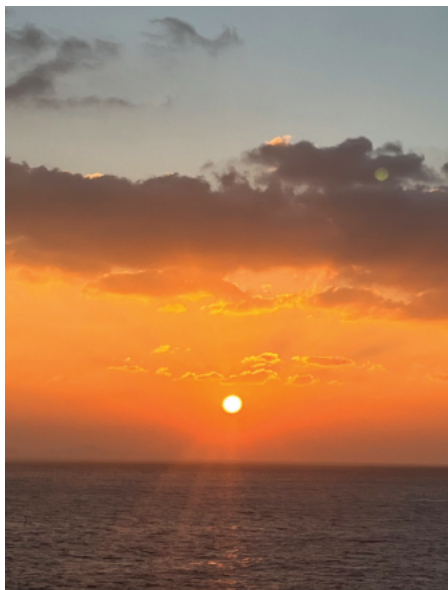
免费餐厅，民以食为天

吃、喝、玩、乐，不费太多脚力，是邮轮的强项。“爱达·魔都号”异军突起，虽非尽善尽美，却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元素。民以食为天，餐厅数量之多，不在话下。可容纳好几百人的大型免费餐厅就有三间，分别以“波罗的海”“宫廷”“奇迹花园”命名，豪华、典雅、舒适，为乘客提供免费早、午、晚正餐和一

顿下午茶，可按房号分配的时段任选用餐地点，有效避免拥堵现象。自助式和点餐皆有，菜色丰富，美味可口。偶有惊喜，或三文鱼，或双熟羊排，美味佳肴，口福不浅，或极目远眺，碧海蓝天，心旷神怡。在不同免费餐厅，都会邂逅来自印度、尼泊尔、印尼、菲律宾、越南或缅甸的男女服务员，衣着光鲜，勤快有礼，用英语或马来语沟通，或拍照留念，倍感亲切。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饮食，我们都觉得免费餐挺不错，就不去十几家付费餐厅，品尝那里的牛排、寿司、烧烤、四川火锅、拿不勒斯特色菜了。

不同体验，海上观日出

客房阳台早晚风景各异。最喜清晨窝在藤椅，遥望远处海天一色，浑沌不清，视线开始聚焦在微明的一角，继而天边显露淡淡的云彩，努力冲破乌云遮挡，半圆的太阳从海面伸出头来，冉冉升起，露出小红脸，在海面遗下一道道金光。彩云占居东方半壁天空，太阳的形体更显饱满和光亮，在斑斓云海中独占鳌头，展现胜



海上观日出,未曾体验过的圆满。

利者的雄姿。大海欢腾助威下，日出东方，喷火蒸霞。太阳、云彩、金河，织成一幅巨大的画卷，耳边仿佛响起雄浑的乐曲，何曾亲历和体验过如此大自然的圆满？更奇的是，此时转头仰望，邮轮的烟囱上方，仍停留半轮明月，凝固不动，难道也和我一样，被天边的日出情景深深吸引，竟舍不得离开？

刘姥姥走进大观园

第一次乘大邮轮，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面对五光十色，斑斓泛彩，满目琳琅，层楼交接，电梯分流，人来人往，乐声悠扬，真有眼花缭乱之感。广场是邮轮中心区，位于中央底层，光艳夺目，热火朝天；上方楼层设免税店、询问处、事务处，投诉处等，底层前方有舞台，观众席摆放沙发，游客或坐或立，自由欣赏东西方乐器演奏。我特别喜爱中国琵琶和古筝表演者弹奏的乐曲，音韵绕梁，留连忘返。高层围栏边，西方男女歌手引吭高歌，别有一番滋味。船头第三层辟有大剧院，可容纳800人，定时推出杂技、魔术、舞蹈和戏剧表演。邮轮上的其他免费设施，如健身室、乒乓室、篮球场、儿童游戏场、小泳池等，也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篮球场的墙面和看台，色彩缤纷，眼目一新。分散在邮轮各处和甲板的消闲椅子，洁白素净，可坐可躺，特别是天台的休闲设施，从规划、设计到实施，费尽心思，印象深刻。大邮轮从无到有，十年磨一剑，显然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首航绝大部分乘客来自中国各地，有三代同游的，有子女陪父母的，有年轻夫妇带孩子的，从中悟出，中产阶级已在中国崛起。难怪与

我们同游的一名英校生感叹道，很难想像邮轮上尽是中国乘客，而且彬彬有礼，自信自豪。百闻不如一见，此言不差也。

韩日迎客，掀观光购物热

邮轮在海上行驶7天6夜，途经韩国济州岛的西归浦和日本长崎、福冈，游客有三个半白天可凭护照复印件上岸观光购物。好几千人下船徒步走到异国口岸，办理入关手续，乘坐旅游巴士前往景点和商场，要做到虽拥堵而有序，确实不易。全靠各方配合、现代科技和文明自觉，才有足够的时间，在一个下午游览西归浦独立岩，沉浸在“夕阳无限好”之中，观赏看不见鸟的“鸟岛新缘桥”，来到名字古怪的“每日偶来市场”，走进韩国式的熟食中心，领教了火焰熊熊的烧烤摊位，置身于人潮涌动的韩式集市大街。次日又见识了200万年前火山溶岩形成的大自然奇迹龙头岩，宛如“群龙”相约，奔赴海面，气象万千。邮轮夜行日休，第四、五天先后在长崎、福冈上岸，在长崎，参观纪念第一次原子弹浩劫的和平公园，逛中华街，品尝日本道地牛排。来到福冈，邂逅建于400多年前的古城，残垣断壁，错落在高地上，古树参差，点缀其间，构成一幅幅历史画面，与远处林立的楼宇形成强烈对比。邮轮乘客不仅在岸上享受观光的乐趣，还成为韩日商品、化妆品和药妆品的大买家。“爱达·魔都号”上不设赌场，但游客把热情转化为购物潮，利己利他，成为神州邮轮文明的一大特色。

“幕后英雄”轮番登台

两夜一天的返程途中，人们再次沉浸在休闲、放松和文娱的氛围中。邮轮上别出心裁的画廊，给人以不同的启迪。通往餐厅走道两旁的墙面，展示一系列精选的敦煌壁画高清图象，每一幅都附上文字说明，诠释壁画的内容和艺术手法，我细览好几遍，受益良多，特别留意到飞天人物身上的彩带，因为象征和平、友谊、祥和的“爱达·魔都号”大邮轮，船身外部前后的彩带，灵感正来自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祥和的气氛一直延续至最后一夜的告别晚会。剧院座无虚席，火爆异常。先是邮轮各单位员工代表轮番登场，后是“魔都”歌舞秀。你才幡然醒悟，新生的邮轮紧随神州开放大潮，正以国际化的姿态拥抱广阔的海洋。千余名员工中，绝大部分来自全球近40个国家，分布在船上不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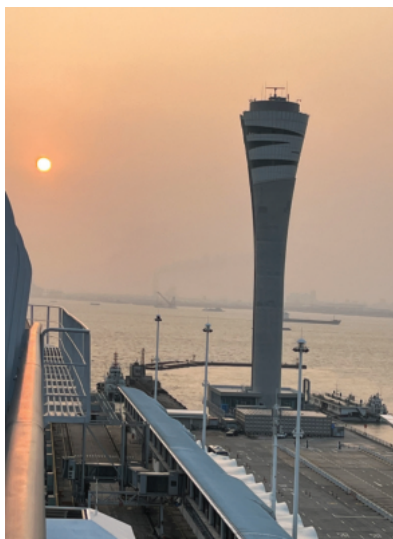


船身外部前后绘制的彩带,灵感正来自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

门和岗位。且不说船长来自瑞典，总技师、人事主任、也都来自国外。行政总厨之一是印度人，酒店经理是希腊人，酒吧服务员中有一对保加利亚夫妇，魔术师团队全为匈牙利人，钢琴师是马来西亚人，女小提琴手是乌克兰人，女歌手则是罗马尼亚人，舞蹈员来自俄罗斯、西班牙和乌克兰，行政和餐饮总监分别来自洪都拉斯和毛里求斯，餐厅服务员多来自亚细安国家，客舱服务和机舱人员也以外国人为主。这里的劳动者，不论职位高低，都受到尊重和表扬，以“幕后英雄”的姿态站上舞台，观众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还当着一组厨师的面，问在场的乘客：邮轮上的饮食如何？众人不约而同大声回应“好！”。最后上台的高个子巴西文娱副总监更逗，他会说普通话，用手势比划，他叫“王力”，接着说：“我不是中国人，对不对？但我有一颗中国心。”说完迳自跑到风度翩翩的女主持人面前，给她一个飞吻，他的不羁和诙谐，把全场的热情推向高潮……

次日，邮轮缓缓驶抵上海。我最后一次走入阳台，想多看一眼。“爱达·魔都号”已停靠吴淞口港，高耸的塔柱矗立岸边。日出东方，一周内第二度在上海巧遇。

2024年3月



走进陌生，收获惊喜 廖内和西苏门答腊探索之旅

朋友电邀参加西苏门答腊之旅，我人在国外旅途上，不假思索答应了。不是因为知道会看到什么精彩的，而是为了发现未知。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一水之隔，新加坡位处其南，近邻远亲，源远流长。马来亚曾经是我们的祖国，两地唇齿相依，往来频繁。廖内群岛中的巴淡岛、民舟岛更是国人爱逛之处。这次廖内和西苏门答腊之行，从新加坡直飞廖内省首府北干峇鲁。廖内省与廖内群岛20年前已脱离关系，各自成省。我们是熟悉廖内群岛的，而对廖内省和北干峇鲁所知甚少，但从北干峇鲁这个城市的马来名称（意为“新市场”）来看，似乎又有一种亲切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启了这趟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发现之旅。

他乡遇故知 — 历史与现实

我们一行30人，像抛物线一般，落在北干峇鲁机场。飞前花了约四小时，而飞行时间却不足一秒钟。在北干峇鲁停留两天，会有他乡遇故知的安排，参观有“小泰姬陵”之称的大回教堂，

走访锡亚克苏丹国故宫，第三天自东向西长途跋涉，置身于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的神秘世界。风土人情，形形色色，跟随我们的脚步，扑面而来。

脚下的土地，曾经是强大的室利佛逝王国（三佛齐）的疆域。在宗教传播、商业活动、人员交往的过程中，留下重要文化遗迹和世代相传的马来语，拉近了马来亚与当初包括廖内群岛在



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古国禅邸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玛里盖寺（仿建）。

内的廖内省的距离。室利佛逝在公元7世纪创建于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到了北干峇鲁我们才知道，最大的佛寺遗址，是在廖内省内发现的，因地处偏远，这次没有机会亲历其境。我们被安排在北干峇鲁一处私人公园内，瞻仰一座

复制但有代表性的佛塔，方座圆体，直指苍穹，一旁石碑上刻有 Candi Mahligai（玛里盖寺）。顺藤摸瓜，我从网络上找到大量关于室利佛逝一组禅邸建筑群Muara Takus的资料和图片，满足了历史求知欲。旅游的好处在于，哪怕是一个不经意的邂逅、也会引发你去探索 and 神游，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历史太乏味了？那就回到现实吧。车窗外所见，乡间，市区，大街，小巷，高楼，低屋，豪华，卑微，接踵而至，一闪即过。这些远不如故友异地短聚，更令人回味无穷！旅游车在一排朴实的民宅前慢了下来，一拐弯便来到一栋豪宅旁停下。女主人是我们在新加坡认识的旅友，赶回北干峇鲁老家“接风”。我随众人走进她的厘式房屋，宽敞，雅致，温馨，受到他们夫妇俩的热情款待，旅程第一天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从主人对家居的布置，家具的选择、园林的设计、艺术品的展示，看出他们的文化品味。我们围坐的长桌，便是一棵大树锯成的面板，椅子的靠背也很特别，都有原木的成份，厚实而舒适。房子内外的园林，绿草如茵，竹子成丛，赏心悦目。而墙上的图画，地面的雕刻，重质不重量，更显气派。厨房方桌上摆满黄羌饭、九层糕、沙爹等五颜六色的印尼美食和水果，丰富多样，令人馋涎欲滴。

主人的热情，友谊的温馨，口福之难得，此景此情，人生几回遇？

廖内“小泰姬陵”与苏丹国王宫

次日，在下榻的诺富特（Novote）酒店用过西式早餐后，一

困人仍在廖内省活动。一是参观有苏门答腊“小泰姬陵”之称的北干峇鲁最大的安努尔回教堂（Masjid Raya An-Nur），始建于1963年，公元2000年翻新，建筑风格综合了马来、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的元素，让人耳目一新。

它占地逾12万平方米，圆顶，祈祷大厅、庭院、广场、附属建筑，主次分明，排列有序，建筑物以绿色为主调，配搭黄色，前方是开阔的银色大理石广场，竖立一根根折叠式深绿巨伞，还有一口水池，这一切与蓝天白云交融在一起，充满浪漫气息，令人惊艳。巨伞既有实用价值，又起装饰作用。主祷大厅宽敞明亮，可容纳数千人，除用于祈祷外，配合庭院和广场，可举办更大规模的宗教和社区活动。它见证了13世纪以后，回教深入民间，渐渐根深蒂固，影响巨大。

之后，从北干峇鲁出发，西行约120公里，到达保存良好，辟为博物院的锡亚克苏丹王宫。一路上，跨过锡亚克河一道道桥梁，思考这条长350公里，号称苏门答腊最深的河流，如何哺育两岸的文化。1732年柔佛苏丹国内争，一名王室成员逃至廖内省，创立锡亚克苏丹国，传承12代，1949年第十二任也是末任苏丹Sharif Kasim II放弃王位，把领地奉献给新生的印尼共和国，王宫被保存下来，改为博物馆。王宫建于1889年，面积约一千平方米，是一座揉合了摩尔、马来、欧陆风格的典雅殿宇。它座落在一片广袤的园林中央。王宫呈正方形，两层楼房，四面浅黄高墙，边角圆柱高耸，上方安放雄鹰展翅的黑色泥塑。庄伟而不露锋芒，安详而不失威严。内部展示的文物，如金色宝座，皇冠复

制品，宏大水晶灯、古老留声机、德国制造的匣式齐特琴，高贵座椅，都十分吸睛。其他如装饰品、金银器，奇特的镜子、手工艺品、日用品、苏丹和家人的肖像画等，做工精致。通往二楼的螺旋铁质楼梯，更是美轮美奂。宫内物品极尽奢华，展现苏丹的显赫地位和威权。有趣的是，第十一任苏丹有一份文件，讲述宫殿最后如无人继承，应如何处置，如何出租，租金如何分配等等，十分详尽。立约者又何曾想到，最后成了一纸空文，历史真是够嘲讽的！

走入西苏门答腊，且行且珍惜

第三天早餐后离开北干峇鲁，朝西进发。车行约两个小时，到达廖内省的“石头湖”，再走就是西苏门答腊省。湖水在群山中漫开，浩渺的水域，蜿蜒的湖岸，苍翠的小岛，巍巍的远山，已够使人“哇！”出声来，但导游说，更多的惊艳还在后头呢！哈哈，来日可期，且行且珍惜。

到了西苏门答腊，始知它与廖内大相径庭。廖内是马来人的世界，有过苏丹王国，历史上与柔佛、新加坡联系密切，只是荷、英殖民统治者为了各自利益，于1824年订立英荷条约，划定势力范围后，廖内省才变得陌生起来；反观西苏门答腊濒临印度洋，远离马六甲海峡，是米南加保人世代守护、繁衍、散叶的地方，本就陌生，不亲临其境，无法体验这截然不同的异地风情。

大巴在山谷公路上奔走，窗外山山水水，时断时续，变化万千。山谷平地稻田绵延，一片碧绿；远处一排农舍，椰树点缀其

间，浑然天成，如诗如画。公路另一侧，紧挨着森林，房舍破陋，偶有摊贩摆售山中榴槌。周遭静谧，一切都显得从容淡定，仿佛人们都隐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有他们一套生活方式，不屑与来去匆匆的过客打交道似的。

Rumah Gadang，米南加保特色屋

傍晚时分，离巴东地界不远，远眺左侧马拉皮火山一路不弃不离。从路旁到山脚，满眼依然是绿色稻田，但房子屋顶的变化愈益明显，被当地人称为 Rumah Gadang（大屋）的米南加保特色屋，屋顶设计为水牛翘起的双角，渐渐又多了变化，有三角、五角或七角的，如水牛出没，见首不见身。我们到过西苏门答省首府巴东、名城武吉丁宜一带，代表性建筑如早期王宫、大钟楼、博物馆、文化中心，乃至精心营造，闻名遐迩的清真寺，都采用这种绝无仅有的建筑风格，令人啧啧称奇。

这种水牛角图案，影响深远，不仅见于建筑物，也进入日常生活，如常见男性戴水牛角帽子，我们的米南加保族导游也不例外，女性将它设计成精致的头饰。这就不能不对它的来历，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传说古代米南加保人曾遭遇外族入侵，敌我双方同意不动干戈，改以斗牛决胜负。参战的水牛都在牛角绑上尖刀，敌方为了取胜，上阵的都是高大硕壮的水牛，米南加保人才智过人，专选小牛出战，斗牛开始了，小牛狂奔，直冲大牛腹下，意欲吮吸母乳，角上尖刀竟插向牛肚，结果大获全胜，他们便以Minang（胜利）Kerbau（水牛）命名本族，这便是Minang-kerbau（米南加保）的由来，意为“水牛获胜了”。好动人的故

事，好智慧的民族！从此，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改成水牛角屋顶，既特别，又美观，成为米南加保地区最大的文化景观之一。

巴东，印度洋之滨的省会城市

到达西苏门答腊省首府巴东（Padang）时，已是华灯初上。用过略带华人风味的晚餐后，住进豪华舒适的Mercure（美居）酒店。次日开始新的探索。巴东处于印度洋之滨，是苏门答腊岛西岸最大港口，面积与新加坡相近，人口不足100万，在苏岛城市中排在棉兰、巨港、北干峇鲁之后。米南加保以“大屋”命名的特色屋随处可见。

置身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发现。印度洋浩瀚无垠，海风徐徐；卡洛莉娜海滩婀娜多姿，阳光明媚；在甜水湾坐上装饰华丽的三轮摩托车，载着四老在沙地上风驰电掣，真够紧张刺激。司机兴致很高，越开越远，忽然发生故障，开不动了，只好下车等待“救援”。但大家依然有说有笑，拍照取乐，好像没事似的。海阔天空，还有什么容不下的呢？

之前没想到，巴东竟有一条唐人街。时值春节，街上灯笼高挂，气氛热烈。西兴宫大门对联写道：能以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光明。神坛上释迦牟尼佛、太上老君、孔夫子三圣，或坐或立，威严肃穆。副庙供奉太岁爷，两侧是虎爷，中坛元帅，香火缭绕。陇西堂宏伟壮观，史上李氏从甘肃陇西走出去，后人遍布天下，巴东也有他们的足迹，光宗耀祖，可钦可敬。丧葬事务所如福德堂、恒明堂，慎终追远，远至印度洋之滨。天涯海角，处

处有华人的踪迹！入夜，在一间装璜讲究的华人餐厅用餐，餐厅洋溢着喜庆氛围，主人亲自招呼，还讲述了过往的经历。异乡异客，这一餐吃得特别开心。

非凡回教堂，多彩博物馆

巴东有一座苏门答腊最美丽的清真寺 — Masjid Raya Padang（巴东大回教堂），叫人既惊讶，又欣喜。回教堂的穹顶非一般的洋葱状，而是四个边角有高翘的水牛角，刺向蓝天，像四根桅杆，撑起一张平放的大帆，又像四支巨臂，擎起一面大网。外墙以木为媒介，几何图案、花卉为元素，当地高超工艺为手段，精雕细琢，内涵丰富。内部宽广的大厅，高耸的天花板，饰以雅致的经文雕刻，配合伊斯兰符号，华丽的水晶吊灯、光亮的大理石、精美的地毯、刻意装饰的凹室、温馨的灯光和色彩、亮眼的图案和线条，流光溢彩。漫步其间，如置身幻境，令人流连忘返，飘飘欲仙。

终于飘落到在以国王命名的Museum Adityawarman（光明护卫博物馆）。它建于1977年，一栋横向顶部有七根水牛角的长屋。座落在一片绿地上，那是认识和了解米南加保历史和文化的宝库。馆藏丰富，图文并茂，展示金属塑像如掌管农业的女神和释迦牟尼，可窥见早期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相关的石刻和资料，看出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本土曾出现过强盛的王国，年代久远（12-18世纪），延续了米南加保独特的母系制度、建筑风格和风俗习惯。馆内陈列的古可兰经书、早期尖顶回教堂和信徒的

图片，有助于了解回教传入西苏门答腊的进程，认清荷兰殖民者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介入两派回教徒的“巴德里战争”（1821-1835），最后控制了整个地区。博物馆还展示女性服饰、外来瓷、各类珠宝和乐器，早期水牛角屋宇的模型等。说明人数多达800万的米南加保人，如何以最大的韧性，在包容、融合外来诸多元素的同时，出色地守护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传统文化，特别是保存了堪称世界之最好的母系制度。

堪称世界之最好的母系制度

米南加保族的母系制度，从远古流传下来，地域的变迁，宗教的颠覆，荷兰殖民统治的冲击，大时代的变局，都无法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我们从巴东前往武吉丁宜途中，在Batusangkar（都桑卡）附近，参观2007年重建的米南加保帕加鲁荣（Pagaruyung）王宫，深刻体会母系制度是自上而下身体力行的古老传统。历史上，米南加保地区先后出现过Dharmasraya王国（1183-1347）和帕加鲁荣王国（1347-1833）。后者的王宫原址位于直线的山坡上，从二楼窗户可望见，19世纪被荷兰殖民者摧毁，后多次重建。最近一次因王宫主体被雷击引发的火灾烧毁，才移址重造，并投入巨大财力和心血，尽量使它接近原貌。

王宫座落在约两个足球场大小的草坪，放眼望去，一栋横长的三层宫殿拔地而起，大水牛角像高高掀起的浪花，向两边伸延，王宫顶部如船只扬帆待发，两端略弯的水牛角高耸入云，直指苍穹，十分壮观。王宫全为木结构，外部木雕精湛，镶嵌细密，

怡人眼目。宫殿离地而筑，生活起居层高数十米，空间宽敞，
—列吊灯，十分别致。—旁寝室的布局和陈设，更是美轮美奂，
房前垂帘半掩，床铺上覆盖金银线织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这些寝室无一不是供女孩居住，因为在母系制度下，只有女性才
拥有财产权，姓氏权，和在家中行使“女娶男嫁”的权利。男子
“过门”后，日间须返回自己的住处，晚上才能回到女方的家。
男童只能在公共地板上安寝，七岁后寄宿宗教学校，学可兰经、
文化课，理工科，过集体生活。学成后各自营生或外出闯荡。

妇女以家庭为核心，从事纺织、刺绣、农活、小买卖。男子
从事体力劳动、商业、宗教、军事和文化工作。这种内外有别，
各司其职，相对独立的千年传承，不亦奇乎？连—国之尊，就算
非米南加保族，也受制于母系制度、传统和风俗习惯。有趣的是，
米南加保游子浪迹天涯，却难忘家人烹煮的美味，带到东南亚各
地，成就了家喻户晓的“巴东菜式”。

荷英印三朝重镇 — 武吉丁宜

从巴东往北走，车子—路爬坡，途经辛加拉火山、马拉皮火
山、马纳因湖、绵延起伏的茶山，说不尽的高山大湖，田园风
光，最后来到山城武吉丁宜，住入此行最舒适惬意的Triple Tree
酒店。武吉丁宜不大，人口仅十来万，三面环山，气候宜人，经
济发达。荷兰人曾以此为行政和军管中心，对西苏门答腊行使治
权。这里仍保存大量荷式建筑，与传统的Rumah Gadang交相辉
映，别有一番景致。

午后，参观日治时期一条秘密的 Lobang Jepang（日本地道）。它是由新加坡调往武吉丁宜的日本陆军第25师团司令部，于1944年下令开凿的。长1.4公里，深入地底40米，高约2.5米，毗邻西亚诺大峡谷，十分隐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地道只开放约800米。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行进，地道内部一侧，辟有安上铁栅的密室，用途不一，或囚禁犯人，或堆放粮食，或充作餐室，或储存军火、或作为寝室、会议室，娱乐间，还有一条通往峡谷的逃生通道，一应俱全。地道可容纳数百人，承受500公斤炸弹的威力。据当地导览员说，当年日军驱使大量爪哇等外岛苦役，在短短三个月内赶建完成。这些劳工的命运如何？这就不能不叫人联想到，新加坡抗日文化人郁达夫在当地惨遭日军杀人灭口的下场。纸是包不住火的，地道在日本投降后约40年终被发现，1986年才对公众开放。我们是深知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这次又有一个机会认清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

重返地面，天色渐暗，我们徒步走向大钟楼。沿途灯火通明，地摊摆卖各色纺织品、日用品、旅游品等。广场游人熙来攘往，流动小贩穿梭其间，兜售气球、小玩意儿之类。钟楼矗立在广场中央，共有四层，颀长挺立，光彩照人。楼高约20多米，以米南加保语取名“Jam Gadang”，意为“大钟”，建于1827年，顶部历经荷兰（圆顶）、日治（神社式）、独立三个时期的变迁，如今见到的是水牛角楼顶，标志米南加保民族主义得到伸张。游人们远眺近观，热情不减，我们也在人群中，好不容易收获一张合照。



在武吉丁宜 Jam Gadang（大钟）的人潮中，收获一帧难得的合照。

武吉丁宜是美丽的山城，从海拔900米的酒店窗口，眺望近3000米云雾萦绕的马拉皮火山，远方的诗情画意被永久定格在窗框之中。武吉丁宜还是英雄的山城，她曾是诞生中印尼共和国政府紧急首都，见证了1949年荷兰殖民势力的彻底溃退。巴东和武吉丁宜各有一座城市雕塑，其一刻划农妇收成的喜悦和战士保家卫国的英姿，另一讴歌女警察对维护社会安定所做的贡献，生动诉说国家独立后的故事。

走进陌生，收获惊喜，此行果真不虚！

2024年10月

老夫聊发少年狂

记321海南自驾环岛游

缘起

一次不寻常的旅游。友人云昌钦夫妇从山东威海驱车3000公里，与从新加坡直飞2200公里的我俩夫妇，在海南省会海口会合，乘坐他驾驶的华为“问界”白色轿车，开始6天的环岛之旅。上山下海，登小岛，访古迹，一路寻幽探胜，住民宿，吃土菜，不畏艰苦，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架势。

此行果然不一般，但跟“321”有何关系？这是云君的点子。他出生新加坡，华中学生，13岁（1957）只身赴华求学，山东大学毕业，杰出的中国电子工程信息学者，改革开放后大学创业的先行者之一，对中国电力输送系统的网络转型和提升贡献殊大。退休前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却一点架子也没有。环岛游接近尾声，他建议我回去写篇游记。四老的岁数加起来321岁，都过了耄耋之年，是为《记321海南自驾环岛游》的缘起。

车子在密林中迷失方向

靠车内平板电脑指引，“问界”正驶向东海岸万宁县一处陌生的海湾——山钦湾。车子在密林村径艰难行进，到了分叉路突然迷失方向。前方是一间村屋堵住出路，无法前进，只能掉头回到分叉路口。大家下车，移动路边杂物，腾出小小空间，云君在车内操控，眼看就要撞上路边矮墙，我在外头猛力拍打车身，司机又上又下，战战兢兢，眼看就要掉头有望，另一侧却卡在一棵芭蕉树边。三老齐



万宁山钦湾燕子洞，风光旖旎。

力使劲推，终于擦边而过，随即响起一阵欢呼声，大家仿佛回到青春年代。

山钦湾的海浪，无休无止冲刷着岸边的火山岩，只有强者侥幸保存下来，或屹立如小丘，如丰碑，如海兽，或化作巨大的燕子洞，火山岩的“黑石”本色不变，与洁白沙滩形成强烈的对比。海水逐浪高，咆哮着奔腾而来。大黑石坚守阵地，前方小伙伴如怪兽溺水，巨鳄出海。烈日当空，海风拂面，海天一色，浩渺无垠。我们徜徉在沙石之间，穿过燕子洞，另有一番景象。离开山钦湾，在偏僻的路边一间吃店，天涯海隅，乡音乡情，显得格外亲切，店主人现杀一只文昌鸡，切成细块，破开鲜椰，一锅海南独有的椰子鸡，放在餐桌小煤气炉上烹煮，香气扑鼻，另加一道生菜和米饭，津津有味，大快朵颐。

民宿·东山岭·蜈支洲岛

又一次掉入怪圈。按电脑指示，车子行驶在湿地的一条土路上，前方是一段狭长的桥。眼看过不去，云君下车查看，我在前方“护航”，问明别无他途，战战兢兢，总算顺利通过。不远处又有牛群挡住去路，幸好主人骑电单车及时赶来解围。太阳下山前，我们也按图索骥，住进村镇高地的一处民宿。这是一排陈旧的华侨旧屋，仅角落头一间经过改造，取名沙美华侨居民宿，客厅、庭院、房间布置一新，十分洋气，我们与看管人很快成了朋友。伴着咖啡芳香，晚风拂面，大家在老屋外圆桌边天南地北聊了起来，日落前由他带路在附近农家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四个同游老者都超过80岁，在沙美华侨居民宿屋外留影。

客房舒适，一夜酣睡。次日早起，沿着屋旁石级登上屋后高地。哇，眼前的景象令你惊呆了。身旁坡地布满细高的槟榔树，斜插云霄，阳光下精神奕奕。前方天空，一抹强光正透过墨蓝的云层，投射在昨天路过的湿地，水天一色，植被错落，波光粼粼，倒影婆娑，给人一种素净无华的美感。

此行特意避开文昌、琼海、兴隆、博鳌、三亚等去过的景点，而万宁号称“海南第一山”的东山岭和三亚海棠湾的“蜈支洲岛”却不可错过。东山岭以奇山奇石佛道人文见胜。牌坊上的楷体山名，为佛教界知名人士赵朴初所题，苍劲圆润。门口有一幅大地图，标明山的方位、景点，奇石和摩崖石刻，处处充满了人文气息。我们沿着巨石夹道的石阶登上山顶，在观海平台俯瞰，碧波荡漾，景色秀丽。

蜈支洲岛面积仅1.5平方公里，风光旖旎，精心打造为一站式多样化特色旅游景点。我喜欢那里的海滩，海水从翠绿、浅蓝、深蓝向外海延伸，阳光明媚，海面荡漾，如画如舞，吸引大批游人。我们乘电瓶车环岛游，车子在高低起伏的海岸奔驰，有如过山车，途中有几个景点可供上下车。海水清澈，岩石嶙峋，引人入胜。当然，潜水、珊瑚、拖伞、摩托艇、动感飞艇等活动，早与321无缘，倒是林木翠碧，花卉处处的情人谷，还能唤回些许褪色的记忆。

槟榔谷黎族原生态文化魅力

我们从东海岸进入海南中南部的保亭，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域，面积1.5倍于新加坡，人口仅17万。它是以黎族为主的黎苗自治县，森林覆盖率达八成以上，典型的热带雨林。我们下榻在县城一间颇有规模的酒店，楼高四层，因为是乡办企业，必须到县公安局办理入住手续，这在其他地方未曾遇过。次日上午参观五星级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它位于甘什岭广袤的热带雨林中，远处层峦叠嶂，中间是绵延几公里的山谷—槟榔谷。数以万计的槟榔树，迎着阵阵凉风，婀娜多姿。3000多年前，黎族人家就在海南南部热带雨林中繁衍，如今有100多万人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有本身的生活地域和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但也可以看出，大陆解放后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已彻底走出封闭状态，成为56个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热情好客，以本族的历史和文化为傲。走进槟榔谷这个精心打造、规模宏大的黎族原生态文化观光区，感觉良好，收获满满。黎族民俗馆、

无纺馆、麻纺馆、木雕作坊等，建筑外观、展品陈列、现场示范、文字说明、导游讲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黎家独特的生活场景、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历历在目。在短暂的参观过程，我们认识到树皮布的制作、方言的分布、文身的神秘，纺染织绣的历史。其中一大部分，已入选国家或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考黎族树皮衣可追溯到4000年前，方言分布与文身关系密切，纺染织绣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已入选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对黎族文身的神秘性尤感兴趣。长期停滞于母系社会，决定了黎族的文身传统，主要是在女性当中流行。她们按方言区域，氏族、宗族的区分，采用不同的纹样，同方言地域或同宗的图案大同小异。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便于配偶的选择，避免近亲结婚。我们走进陈列馆展示的纹身图样，始知海南分布“哈”、“杞”、“润”、“赛”、“美孚”五个方言区域，以最大的“哈”方言区域为例，就有34种不同纹样，组成多种多样的图案，主要体现在面纹、手臂纹、腿纹。仅面纹就有37式，一般是同村、同宗族、同部落同纹，一看纹样就知道是哪里人，他们之间是不能通婚的。史料显示，黎族女子一般结束少女生活后，直到成年期间，都必须按本方言族群的审美要求进行文身。这种现象持续至1950年海南解放后才终止。目前在世的黎族文身妇女还有约2000人，年龄介于70岁至90岁之间。随着她们的离去，存在几千年蕴含丰富文化信息的黎族文身历史篇章，也因时代的变迁而将彻底消失。

南国夏宫邂逅林彪别墅

车子在海南岛中南部绵延起伏的山岭迂回前行，在山路尽头停下，左侧是高山，右边深涧水流湍急，声响如吼。仰望前方一座牌坊，红色圆柱，瓦顶翘角，红底黄字，题“南国夏宫”四字，十分抢眼。三年疫情，人烟罕至，早已停业，门口有人把守，不让进入。幸亏老校长云君有点办法，一番交涉，方不虚此行。宫廷式酒店，亭台楼阁，依山傍水，木桥纵横，虽经年失修，仍不失皇家风范。但越往里走，越显荒凉。

“呵！到了，这就是，”云君好像发现什么似的。“上世纪50年代红人林彪的专用别墅，之前还有指示牌，后来拿走了。”

置身在“南国夏宫”林彪别墅前！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毕竟林彪一度是毛泽东接班人，后仓惶逃离，座机在蒙古国坠毁，不久前游览蒙古，失之交臂，无缘一睹坠机残骸，此刻有机会在海南岛深山徜徉在林彪别墅前，联想当年他拥兵自重，深山凿路，呼风唤雨，好不威风！别墅不大，单层飞檐，背山面水，群岭逶迤，铁门上锁，荒废多时，残留几分神秘。往深处走去，有栈道通往太平山瀑布，激流奔腾，如山洪暴发，雷霆万钧，异常壮观，文人墨客誉为“海岛蓬莱”、“人间仙境”、“海南第一村”，五指山“最美酒店”。栈道一侧，竖着一道牌子，经风吹雨打，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识，原来此地曾接待过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此次有机会见识其当年风采，亦算巧遇。

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

前往五指山途中，我们在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短暂停留，远眺七仙女，亭亭玉立，风情万种。传说仙女们来到保亭，迷恋此地热带雨林和温泉，宁化作七座山峰，常留人间。我们正从一个惊喜，走向另一个惊喜。

五指山，我们来了！

车子在方圆120公里的“海南屋脊”奔驰，目标指向五指山。我们在山城五指山市过夜，次日朝五指山观景台、热带雨林和水满河进发，公路盘山而上，两边峰峦起伏，天色阴晦。蓦地，路上方一面醒目的指示牌显示：“水满河热带雨林风景区”、“五指山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离我们不远了！“问界”徐徐驶入国家公园停车场，我们下车沿着山道步行至五指山观景台。五指山1867.1米最高峰就在前方，远眺山体饱满，但山头云雾飘忽，肉眼难辨五指，只能借助路旁展示牌上的照片，依稀辨认。虽有遗憾，仍感欣慰。随后顺着栈道下行，穿过五指山典型的热带雨林秘境。但见古树参天，藤萝密布，野生植物种类繁多，既有具药用价值的桑科植物笔管榕、别称攀枝花的木棉和大科植物菲岛算盘子，也有木质坚韧细密可供造船的垂叶榕，其他如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海南苏铁，罕见的野生茶树，蔷薇科常绿乔木台湾枇杷，钩藤果核顶端象征“五福临门”的海南酸枣等，我宛如进入一座大自然博物馆，一路浏览，一路拍照，一路记录，总不能入宝林而空手回呀。

来到山麓，眼前是山泉汇聚的水满河，著名的五指山母亲河，在原始树林的河沟乱石丛中跑着、跳着、绕着，一路奔流，亲睹它汇入海南岛第二大河昌化江。高山流水，源远流长，滋润和哺育着水满河热带雨林，繁衍不息。长途攀爬，重返观景台，又一次次眺望巍巍高山，“相看两不厌，唯有五指山”，心中油然而产生无限的敬意。

君子坦荡荡，苏东坡结缘海南

从五指山下来，往北进入儋州，奔向中和镇的东坡书院。900多年前（1097），宋代大文豪和思想家苏轼，曾在这里度过三年流放生涯。他遇赦后，于逝世那年（1101）写下一首诗，回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流放地最令他满意，其中对儋州的文化贡献最为显著。



东坡笠屐铜像，既有入乡随俗的一面，又不失书生气质。

当年的海南岛，南蛮中的南蛮，满目疮痍，又值苏轼年事已高，妻刚亡故，“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九死南荒”。凭借着旷达乐观，藐视困难，关心民瘼，文化广播，他绝处逢生。期间结识众多有识之士，包括莫逆之交黎族读书人黎子云，大家穷而好文，合力兴建“载酒堂”谈文论艺，切磋学问，让苏轼很快摆脱孤独的处境，融入周遭环境，对海南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临别儋州前，在诗篇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认同海南，说他本来就是儋耳（儋州）人，足见他对海南的深情厚谊，出生蜀州，却说“寄生”。要离开儋州，从此天南地北，与老友再也无法相见了，难分难舍（欲去且少留）。他对身边的海南友人，感情何等真挚。正是海南读书人和乡民的热情与善良，让苏东坡在儋州度过意义深长的日子。

东坡书院，焕发文化光彩

海南也从未让苏东坡失望过。当年“载酒堂”传播文化功不可没。苏轼在儋州引进“载酒堂”，用的是汉代文学家扬雄的“载酒问字”（讨教、传习）的典故。他不费吹灰之力，把文化传承推前一千多年。明代（1549年）对废弃已久的“载酒堂”，

进行改造、修缮，易名“东坡书院”，传承讲学传习的传统。清末以来东坡书院历经沧桑，中国站起来后获得新生，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东坡书院占地逾3万平方米，开阔的莲池，别致的石桥，盛开的花儿，绿色的草坪，挺拔的大树，古雅的建筑，高大的雕塑，多采的诗篇，拉近我们与一代文豪的距离，得以漫游在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之中！

我们来到四合院式的主体建筑。大门轩昂宏阔，上书“东坡书院”。载酒亭古色古香，载酒堂雍容典雅，园地摆放一座大型塑像，表现苏东坡和黎子云相视而坐，谈笑风生，苏轼小儿子苏过侍立一旁。步出四合院，广阔的东西两园各有一尊东坡笠屐铜像和一座春牛雕塑，引人瞩目。东坡笠屐铜像取材于《东坡笠屐图》，作者为著名雕塑家李汉仪。传说苏轼流放儋州期间，有一次去探访黎族好友黎子云，天不作美，他靠竹笠、木屐防雨，一身黎族农人穿着，既有入乡随俗的一面，又不失读书人神采飘逸的风度，气质非凡。苏东坡形象高大，手握书卷，书生意气，千古留芳。汉白玉基座正面，有“东坡居士”行草，出自郭沫若手迹，与主体两相呼应，隽永得体。另一座《春牛雕塑》凸显苏东坡不仅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且落力改革陋俗和发扬新风尚。苏轼力图改变黎人以沉香等贵重物品换取外地耕牛，宰杀祭神而不利农耕的陋俗，他在儋州广泛分发柳宗元《牛赋》一文，宣扬牛的好处，“日耕百亩”、“功用不有（不居功）”、“物无逾者”，也身体力行，教化乡民，收效甚大。春牛雕塑和他在1099年撰写的《减字木兰花》一词，都是为了传达同一信息，就是不杀

耕牛，用在农事上，祭祀改用“春牛春杖”（泥牛和土犁）。苏轼在词中欢歌农村新气象：春风阵阵，桃花灼灼，他身在海南，却“不似天涯”，而海南“杨花”，酷似“雪花”，无雪又何妨，他的心其实已完全融入这天涯海角。“减字木兰花”，寄托了他对海南的厚爱与祝福！

尾声

四位耄耋，两个家庭，各有一半老家在海南文昌，联袂出游，一半缘分，一半拜神州神变所赐。在新加坡我只能凭吊云君早逝兄长的英灵，又何曾想到60多年后我们有缘遨游海南呢！此番畅游，全程1004公里。车子开到哪里，住到哪里，以民宿为乐，房费从68到100来元人民币不等，无苛捐杂税。所到景点门票，老者几乎一律得免，笑开了怀。只是辛苦了云君，长途跋涉，载我们二老北上海口，当天又得赶回保亭。待到春暖花开时节，三千里路云和月，又是一个漫长的旅途。人生几何，欢聚难得，聊发少年狂又何妨！又想起苏东坡了，还是借他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2024年6月

福州，有福之州 祖孙三代赴榕寻根探幽纪行

我们兄弟俩的童年在福州度过，自然对第二故乡怀有感情。后辈则不然，头顶岛国一片天，踌躇满志，只在寻根过程中，才惊觉天地之大，探索之趣，文化之深。

千里迢迢祭先人

一行25人，从耄耋老人至三四岁孩童，个别从加拿大或从东京赶回来，今年四月清明时节齐聚福州南门外谢安村老家，祭拜长眠于祖屋背后文山的先人——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

父亲忙了大半生，70岁告老回乡定居，1992年病逝，享年82岁。他的墓地建于山腰，视野开阔，以青石垒砌，上方镌刻一个硕大的“福”字，从山脚望去，清晰可见。整个墓体呈椭圆形，外围以矮墙环绕，庄重朴实。

下方是墓碑与祭台，石柱上刻有联句：“重洋远渡荫后代，落叶归根眠故里。”中央的浮雕以乘风破浪的帆船为主题，两侧石碑则描绘闽江出海口的罗星塔与热带椰雨蕉风的风光，寓意深

远。墓前设有大平台，供祭祀用途。财库、后土分立两端，右角辟有凉亭，墓志铭至今字迹清晰。在乡下叔伯后代的协助下，海外赤子按照清明习俗，压墓纸，点香烛，烧纸钱，放爆竹，进香膜拜。最难得的是，孙辈们无论长幼，在墓前俯身叩首，一一跪拜，恭敬虔诚。

劫后余生神明佑

父亲生于1910年，20岁远渡重洋，落户星洲，与先来的兄长一起打拼，在小印度创办“荣源”咖啡店。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半叶，伯父返榕安度晚年，父亲独自打理，起早摸黑，胼手胝足，风雨无阻。

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父亲遭日军检证，被押往加



冷盆地的屠杀场，绝望中唯有祈求神明保佑。耳边子弹嗖嗖而过，他本能倒下，侥幸未中弹，卧在死难者血泊之中，骗过刽子手。入夜才摸黑匍匐逃生，回到咖啡店楼上避险。已有身孕的母亲，惊恐万分，放下怀中两岁大的男孩，与他相拥而泣。你安慰她：“一路上有神明庇护，不会有事的。”母亲为他更衣洗净，渐渐安下心来。

大人们再苦再难，也不让孩子受累。六个月后，一名婴儿呱呱坠地，哭声远传，惊动邻居。母亲本就体弱多病，捱过三年苦难日子，日军投降不久便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年幼的孤儿。父亲强忍丧偶之痛，将母亲葬于咖啡山一隅，又匆匆携我们返回到福州，由母亲的妹子，我们称为“依姨”的未来继母照料抚养。

1950年代初，依姨陪伴我们回到新加坡，一家四口得以团圆。后来家中又增添四名弟妹。岁月流转，代代相传，才有今日人丁旺盛的景象。

踏入异乡，看不同世界

我们都出生于新加坡，曾经的“万宝山”后来缩小为“小红点”。第一代俱已作古，第二代兄弟二人，亦垂垂老矣。政策使然，第三代越是精英越西化，不在意“根”在何方，对中华文化也是一片茫然。所幸都长在一条藤上，彼此和睦相处，此次难得结伴同行，踏入异乡，寻根溯源，走近人文，看看不同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不亦善哉！

福州乃有福之州，谢安村背靠文山，从山顶俯瞰另一侧，闽

江缓缓流入大海。父亲生于斯，葬于斯，虽说是个人的选择。其中还有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对泰山爷的感恩。从山上墓地下来，走入村里的泰山宫，参拜父亲生前念之在兹的泰山爷。他深信，当年加冷盆地生死一线的劫难，正是泰山爷暗中相助，使他转危为安。

这座泰山宫，朱红外墙挺拔醒目，屋脊上书“泰山青府”四字，庄严古雅。宫中供奉的泰山爷，俗称“英烈侯”，红脸长髯、威风凛凛，象征集历代忠烈英豪之精神于一身，是福州民间信仰中独具特色的神明，有别于传统道教所供奉的“东岳大帝”。“英烈侯”更具历史血肉感，是人格化的山神。这种以人代神的信仰形式，凝聚的是乡土精神与民族气节，也契合父亲一生敬神而不迷信的信仰态度。父亲在世时，曾代表家族捐资支持泰山宫的重修。庙中一块牌匾上，至今仍留有我们谢家的名号，精诚可嘉，令后人肃然起敬。

据乡亲口述，福州东门外那座泰山宫历史最为悠久，相传始建于五代闽国王审知年间，宋真宗时扩建，明清屡有重修。主殿曾设有正殿、配殿、娘娘宫、血池殿等，后因学校征用，多数殿宇被拆，现仅存娘娘宫与血池殿，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行时间仓促，未能前往那里一探究竟，心中不免遗憾。

海内外亲人相聚欢

谢家是一个横跨海内外、枝繁叶茂的家族。伯父一支定居福州，父亲这支落脚新加坡，虽远隔千里，血脉却一以贯之，家族中

两地兄弟姊妹论辈排行是统一的。我在海外为“老二”，但在家族排行中是“老五”。而新加坡的最小者，按乡下堂兄弟排序，被称为“十三弟”，显示旧规矩在增进凝聚方面，仍有其可取的一面。

伯父原为地主，解放后日子清苦，记忆中他曾在泰山宫戏台上受批斗。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悲痛难抑，泪如泉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父亲痛哭失声。

父亲一向节俭度日，咖啡店生意稍有起色后，总不忘接济福州的亲人。他竭尽所能，在大街一侧兴建三层宅邸，拥有围墙、院落、厅堂、天井、二十一间房，气派不凡，分配给伯父一家，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宅院深深，井水清清，庭前两棵芒果树，枝繁叶茂，繁花盛开，仿佛喜迎归来的亲人。这是父亲的心血，也是家族根脉的所在。

人生难得是相聚。孩童们兴奋地在老宅穿梭玩耍，惊讶地发现：在这偏僻山村，还有这么大一块“landed property”、这么多亲戚，这么热闹的场面！当天的高潮，是全族人在城门新区的艾美洲际大酒店聚餐。六席齐开，觥筹交错，祝酒交流，笑语喧腾。三代乃至四代人欢聚一堂，大人开怀，孩子开心，场面温馨感人。此情此景，正好印证着那句古话：“风筝不断线，根儿不能忘，家和万事兴。”

落叶归根眠故里

酒酣饭饱，依依惜别，旅游车缓缓将我们载回福州市内的酒店。一路上思绪起伏不已，父亲果有先见之明？他的落叶归根，

仿佛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海内外紧紧连结在一起。父亲的一生，经风雨，见世面，爱看报，听评话，知文化，有见识。子女生于斯、长于斯，终究与他那深入骨髓的“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大不相同。

他一生劳碌，把孩子拉扯大，可这片土地似乎并不善待他，险些丧生于日寇子弹，大女儿夭折，幼女送人，妻子早逝，留下两棵幼苗，叫人如何是好？去日苦多，岁月流转，重建家庭，养育子女，送读华校，不外乎求知识，不忘本，学做人，走正道——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宽慰之际，风雨袭来，寄予厚望的次子，就读大学期间，为声援华教银铛入狱，工作后竟再次难逃牢狱之灾。三子被剥夺就读大学的权利，远走他乡深造，长居国外，天各一方……

种种打击，父亲您始终沉默寡言，将一切苦痛深埋心底。毕竟，历经苦难，沉得住气。一人落难，举家受罪，看得出来您对居留地是失望的，宁可选择离开，与泰山爷为伴，祈求保佑海外子女的平安，用心良苦。放心吧，父亲！饮水思源，我们心中有您，懂得如何面对生活，一家和谐相处。我们都好，子子孙孙，不都回来看您了！

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父亲一向给予子女充分的自由空间。这次借祭祖寻根的契机，我们也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福州，乃至放眼中国。

我们下榻的福州大饭店位于市中心，佛跳墙、清炖海蚌、红糟鸡、白炒花蟹、八宝红鲟饭、南煎肝、肉燕、鲜竹蛭、鱼丸、鼎边糊、海蛎饼、菠菠……琳琅满目，素有“飘香四海，千古流传”之誉。美食近在咫尺，年轻人健步如飞，带着孩子四处探味，可谓口福不浅。

而位于市中心鼓楼区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更是此行不能错过的重要一站。三坊七巷的雏形可追溯至1600年前的晋代，是中国现存城市中心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相当于约60个足球场。街区至今仍保留唐宋时期的“里坊制”格局，以及明清两代大量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街区以南后街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着“三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以及“七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民国时期为修建公路，拆除了光禄坊、杨桥巷与吉庇巷，如今仅存二坊五巷，弥足珍贵。老街区纵横交错，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方块格局，现存文物保护单位29处，古民居约270座，其中159处被列为重点保护建筑。诸多历史名人曾在此住过，如林则徐、沈葆楨、林觉民、郑孝胥、林纾、萨镇冰、严复、冰心、庐隐等。如今，林则徐纪念馆、林觉民与冰心旧居、严复故居等，皆是必游之地。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所称：“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此言毫不夸张。

一些老宅改为颇具品味的饮食场所，与南后街灯笼高挂，两侧商铺五彩缤纷，相映成趣，游人如织。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穿

梭其间，一边“打卡”小吃摊，一边感受地方风情，新鲜有趣。还意外地从巷口穿过蜿蜒小道，走进一家地下影院，看了一场《哪吒2》，别有一番滋味，不亦乐乎！

只可惜时间有限，加之人潮汹涌、气氛嘈杂，那“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分量，此时于我们而言稍显沉重，然心中仍充满敬仰与自豪。

上下杭：李俊承与永德会馆

福州历史文化的中轴线，以三坊七巷为起点，向南延伸，便是台江区的上下杭了。“杭”与“航”通，意即通江达海。这里水道纵横，与闽江相通，水路两旁的横街合称“双杭街道”，曾是福州早期的商业重镇与航运码头。历史悠久的永春茶叶与德化瓷器，便在此地装卸转运，由闽江马尾港远销新加坡等地。

上下杭商贾云集，文化积淀深厚，有“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称。古色古香的石桥、会馆、商号与民居沿河而立，一字排开，别具风情，引人入胜。孩子们在小巷转悠，兴致盎然地探索每一砖一瓦、每一角街景。这些眼下看似“老土”的东西，或许将来会在他们心中荡起涟漪，开启一扇通往文化的奇妙之窗。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河畔中段广场上，坐落着一座青砖灰瓦的古建筑——永德会馆，与对岸的张真君祖殿隔河相望，遥相呼应。这幢中西合璧、砖墙结构、气宇轩昂的三层楼宇，始建于三百年前的清雍正年间，是永春名茶与德化白瓷进入福州、迈向全国的重要见证。

令人意想不到的，如今的永德会馆，竟是新加坡著名先贤李俊承（1888-1966）于上世纪30年代出资重建的，才有了今天的面貌。会馆正门增设巴洛克式立柱，外墙两侧嵌有“龙凤呈祥”圆形青石镂空雕，工艺之精，令人叹服。屋顶加建九脊顶式楼阁，飞檐翘角，飘逸雅致，古今交融，蔚为大观。

李俊承早年在新马发迹，集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家和慈善家于一身。他是华侨银行的创办人之一，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怡和轩主席，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弘扬佛教，并热心兴学育才，资助属下小学。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他遭日军拘押，坚贞不屈，毫不妥协。1954年，他出资兴建报恩寺，以纪念在西班牙抗日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李俊承生前酷爱吟咏，著有《觉园诗集》《觉园诗存》等诗集，并出版《佛国游记》一书，文笔清雅，颇具禅意。凭借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人生阅历，他重建的永德会馆，古雅隽永，外观风格别具一格，融时代印记、地域元素与个人风格于一体，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即便在新马一带，也属罕见。

烟台山，半殖民地一面镜子

中轴线的最南端，是静卧于闽江之滨，位于仓山区的烟台山。它原名天宁山，或称盐仓山，山势不高，却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在此留下诗句：“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明代为防御倭寇，在山顶设烽火台，“烟台山”由此得名。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1842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福州成为五口通商之一。自此，大量西方殖民者涌入福州。至20世纪初，共有17个国家在烟台山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其中美国领事馆现已修复，成为热门看点之一。光绪年间，这里外国商行林立，汇丰、渣打等银行跻身其中，为数不下三十家。传教士亦相继而至，兴建教堂、创办学校、开设医院，一座座欧式建筑拔地而起，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留下半殖民地时代深刻的烙印。

在那段屈辱而复杂的岁月里，烟台山既是外侮的象征，也孕育了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的火种。许多仁人志士，如革命烈士林觉民，以及中共福州市委的早期成员，都在此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探索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之路。

午后，我们一行人齐聚于烟台山的月洞门前，拍照留念。百年前，这里曾留下文人墨客的足迹。作家叶圣陶喃喃低语：“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著名建筑师林徽因亦曾居于此，豪情满怀地写下：“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这片山水曾滋养过一代人的美与梦。

烟台山，街巷纵横、绿荫蔽日，高低起伏，陡坡有石阶接通巷道。当初他们漫步间，能不心潮澎湃、文思泉涌吗？

如今，我们脚下，是一条条承载记忆的老街：乐群路、爱国路、亭下路、梅坞路……随山势蜿蜒而下，映入眼帘的是：白墙

高柱的大使馆旧址，红砖砌就的英华学校，古朴典雅的石厝教堂，沉淀着革命气息的陶铸故居，文艺氛围浓厚的商业街区，香气四溢的咖啡小馆，异国风味的跨国餐厅，以及引人注目的潮流品牌店。多姿多彩，活力四射，古今中西交融。

入夜时分，我们在一间室外装潢别致的印尼万隆餐厅用餐。四周灯火迷人，与人潮、园林、古建筑交相辉映，如梦如幻，洋溢着异国情调。那一刻，历史的幽影仿佛在灯光中舒展，而新时代的生机则在我们身边悄然绽放。

新时代迎来烟台山的新生。老房子焕发新彩，被赋予“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崭新内涵。烟台山的变迁，的确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也见证了福州从半殖民地走向民族自立的百年历程。

平潭岛：世界三大风口之一

车窗外阳光明媚，波光粼粼，海鸥翱翔，大家沉醉在这良辰美景中，睁大眼睛，满怀期待。我们的目的地，是福州以南、距台湾岛最近的海上门户——平潭岛。

谁曾想，福州竟拥有中国第五大岛，仅次于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与舟山岛。号称“百岛千礁”，以平潭岛为其主岛，面积近半个新加坡。如今已通过一座跨海大桥与大陆相连，桥长17公里，上层通车、下层高铁，是世界最长的路铁两用跨海大桥。

更令人惊叹的是，平潭岛与百慕大、好望角并列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年均六级以上强风超过300天。台风频仍，海浪高可

10米，是典型的“海上建桥禁区”，却难不倒中国基建团队。历经七年攻坚，克服重重恶劣自然环境，终于在2020年底建成通车，为这座岛屿开启全新面貌。

我们搭乘电瓶车驰行于岩岸与海滨之间，仿佛在空中飞翔。大海、风电、港湾、巨石、渔船、滩涂、石厝、栈道、玻璃桥……交织出一幅幅壮丽的自然画卷。

平潭岛并不“平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崎岖前行，不断创造奇迹。海风滋润曾经的火山岛，岩石造就奇特的地貌，海景呈现旖旎的风光，雕塑艺术唤起游子的思乡之情。

这里既是理想的休闲胜地，也是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所。雕塑艺术点缀其间，唤起游子对大海的敬畏与对故乡的思念。北部湾生态廊道视野开阔，登高尽览海天一线，或坐在崖边巨石上，看潮起潮落，或望着偌大的风车静静转动，憧憬“零碳岛”的降临，或徜徉在贴崖而建的玻璃栈道，极目千里，或向海边造型奇特的白色“邮票框”跑去。大家欢声笑语，兴高采烈，各自凭慧眼择点打卡留影。有人独立于美景之中，有人携家人定格在岩石与蓝天之间，“邮票框”因有了一家老少的影像而显得格外精神。孩子们爬上跑下，大人们也举目四望，人在图画中，景亦融入心坎，镌刻在记忆的深处。

珍惜每一天的美好

在舒适宜人的环境享用一顿平潭特色，清淡却令人回味的

午餐后，重新出发，凭票进入“68海里景区”，山前有一排大字：“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我们在此合影留念，然后步行到猴岩岛一带，左侧是开阔平缓的海滨，右侧是一片高地，奇岩堆叠，其中一块尖石直指苍穹，天地对话，玄机莫测。海滨晴空万里，游人如织，一块巨大石壁正对海峡，镌刻两行大字，宣示台湾岛近在咫尺。石壁旁，一座独具匠心的观景台横空出世，以巧妙的结构和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出一只灵动而神奇的“海峡之眼”，登高远眺，隔海便是台湾岛新竹的南寮渔港。两地相距68海里，约合陆地的126公里，恰似从新山到峇都巴辖的距离，近得叫人动心。

附近海滩上，还有两组耐人寻味的艺术装置：一为铜塑，呈现两块绿色天然岩石，一大一小，被绳索牢牢缠绕象征血脉相连，永不分离。另一是“时间之门”，以一圈绿色卵石垒起心形石拱，寓意敞开心扉，迎接远方客人。此情此景，从现实到幻象，何其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

傍晚时分驱车北去，来到北港，参观平潭岛特色民居——石厝。它利用平潭岛特产的花岗岩、火山岩，切割堆砌而成。屋顶的瓦片压以不规则的石块，以防强风掀动。解放前岛上渔民以石厝为家，沿渔港依山而筑，层层而上，门窗窄小，乍看如碉堡。民谣曰：“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既道出生活的艰辛、也印证了石厝的坚固与老百姓的智慧。

后来国家大规模植树造林，治理风沙，换来了平潭岛今天的绿意和生机。返程途中，经过最美环岛路段，车水马龙，摊贩林立，游客熙来攘往。公路下方的滩涂退潮后尽露。人们踩着泥沙嬉戏，或低头寻“宝”。夕阳渐沉，幻化出一幅静美的画卷。



远处，一片黑色沙滩任由海浪冲刷，宛如弃婴般诉说着远古火山爆发的传说。

走出平潭岛，夕阳尚停留在远方的山峦间，通红的圆脸，笑吟吟的神态，勾起对酒酣之后的父亲的思念。难道就是他？时刻守护在子孙身边，默默叮嘱，珍惜每一天的美好。

2025年7月

大地的丰碑，雄奇的风姿

金秋太行如梦如幻

2024年10月，有机会参加“醉美金秋，河南深度”团体游，走入南太行，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巍巍太行之旅。太行山，历史之山，文明之山，它以雄奇壮美的风姿，见证了岁月沧桑，镌刻下厚重的民族记忆。太行山以独特的风采和方式，为华夏文明书写不可磨灭的篇章。

巍巍太行，从画面到真实

离开洛阳，途经焦作，挺进南太行第一站——云台山。我对太行山的向往，由来已久，倒不是因为比别人更早踏足此地，而是1989年底在北京结识了著名画家贾又福，从此对他笔下的太行山如痴如醉。贾又福与我同辈，1941年出生于太行山区农家，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他数十次走遍太行山，深入体验和创作。雄浑奇特的山体、汹涌翻滚的云雾、变幻莫测的日出日落，质朴踏实的百姓人家，涤荡画家心灵，提升艺术修养，最终成就一幅幅象征中华民族铁骨精神的丰碑式中国画。1994年，新加坡博物院为他举办题为《无声的呼唤》的个

展。自那时起，我便沉迷于他那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山水画之中。虽从未踏足太行山，梦境中却常常浮现它的身影。如今，这次中原之行，终于让我梦境成真。

不再是梦，我们终于登上云台山的红石峡。沿着铁索，我们小心翼翼地攀行在悬崖峭壁上的栈道，身边脚下，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痕迹：从34亿年前的太古宙岩石，到12亿年前石英矿岩构成的海滩遗迹，再到12亿年前形成的赤壁丹崖。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渊，越往下走，太行山竟如同赤膊上阵的大力士，以北方独特的溶岩地貌耸立着。山泉从岩石间奔泻而下，声若雷鸣，汇入下方静默的水潭，构成一幅幅立体、动态、变幻的天然画卷，宛如仙境。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们一路攀爬，直至筋疲力尽，正当众人想要放弃时，前方竟出现五座云梯式的电动扶梯，助我们步步高升。不知不觉，数小时过去了，众人饥肠辘辘，饱餐一顿后继续征程。此番我们乘坐缆车登高远眺，太行山的壮丽画卷在脚下徐徐展开。沿着山间小路辗转多时，终于来到高悬山壁的玻璃栈道，长数百米，宽约1.5米，脚下是千米深渊，惊心动魄！同行的惧高者紧贴山壁，战战兢兢地挪动步伐，佩服他们的勇气。云台山的制高点茱萸峰亦在游览之列。可惜大多数人体力不支，只能望峰兴叹。我低吟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峰近在眼前，却无缘登顶，情何以堪！

万仙山的奇迹——郭亮村

上午从新乡启程，进入被誉为“南太行”的万仙山。此地山

高峰险，景色奇绝，但如果没有一条惊天动地的人工绝壁长廊，这片美景恐怕只能被群山深锁，不为世人所识。

这条绝壁长廊，便是闻名遐迩的郭亮洞，它是连接郭亮村与外界的唯一通道。郭亮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自古以来，村民只能依靠陡峭山路出入，处于封闭状态。1972年至1977年文革后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党支部带领村民们凭血肉身躯，挑战沉积砂岩，历时近六年，凿穿绝壁，建成这条高5米、宽4米、全长1.3公里的挂壁公路。郭亮洞因此被誉为“世界十大最险要通道”和“全球十八条最奇特公路”之一，前人战天斗地，百折不挠，才换来今人游山玩水，其乐融融。我们行走其间，透过长廊上一个个被劈开的“天窗”，眺望远近高耸入云的太行峰峦，心中满怀敬意。

穿越绝壁长廊后，我们抵达悬崖之上的郭亮村。一顿地道的山中午餐，一览无遗的壮丽美景，消除了一路跋涉的劳累。午后，我们不走回头路，而是乘坐景区电瓶车，在太行山深处蜿蜒盘旋，每一程都是新鲜的风景。深秋时节，山谷与山坡交织着斑斓的红绿，宛如一幅天然的油画，与城堡般矗立的岩体形成强烈对比。太行山的山体或竖立如刀削，或横叠如斧劈，铁骨铮铮，顶天立地，既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

路旁，一块石碑上刻着庚午年（1990）电影导演谢晋的题词：“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盛暑深秋，曾和郭亮村的兄弟姐妹结下深厚友谊。美丽的村庄，勤劳的乡亲，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刹那间，我们肃然起敬。郭亮村的村民，太可敬了！你们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岩层中凿通一条大道，人相通了，心也相亲！

天界山：“离天三尺三”

当晚下榻新乡名都开元大酒店，住好、吃好、城市好。晚餐后，叫车前往步行街，街道宽阔，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尽显繁华。牌楼上清秀雅致的“弦歌街”三字，仿佛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步行街摊位林立，桌椅散放，人流、电单车熙来攘往，却不显拥堵。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有绝味串串、蒸水晶凉皮、肉夹馍、烤蚝、臭豆腐、现磨咖啡、蜜雪冰城等，林林总总，令人垂涎，吃得开心，同行好友，尽兴而归，一夜酣睡。

晨起精力充沛，早餐后驱车前往天界山。它隐匿于太行山深处，不入此山，就无缘360度领略大自然“云峰画廊”的雄奇壮丽。观景台视野辽阔，极目远眺，千峰竞秀，奇峦叠嶂。或孤峰兀立，或壁立千仞，如置身天界。一块刻有朱红大字“天界山”的石碑格外醒目，吸引游人纷纷趋前留影。回望有一座高耸山头，直逼蓝天，让人联想起诗句：“离天三尺三”。俯看云峰画廊，环绕在半山腰，云雾缭绕。要看个究竟，须沿着山壁上上下下，途经七个观景台，绕行一周约8公里，我们去不了那么远，只能靠清峰关旁立有“归真台”牌子说明，“九九归真，羽化飞升”，略知一二。相传祖师曾在此静坐修行，一只乌鸦竟在其头上发间筑巢孵雏，始知“归真台”是建在乌鸦岭上。我们未能亲临其境，只能观文神驰，浮想联翩，乐在其中。

其实，天界山观景台也有宝。我们因被四周的美景所吸引，却不知身处太行第一峰，更未留意山上有个老爷顶。过后来到天界山观景台的另一端，那里矗立着郭沫若题词的“情侣石”，石后杂树丛中掩映着一条盘旋而上的石阶，攀登不易，两边有铁制栏杆，以策安全。团队中仅我们三人脱队上去，初时也不怎么当回事，两个“壮汉”在前，我紧随其后。步步向上，后来山道愈发陡峭，回望来路，已然不见起点，询问下山游人，皆言“离山顶还远”。前路漫漫，让同行者不必等我，各自攀登。我紧握铁栏，一步一停，气息渐急。途中，游客知道我的年龄后，纷纷竖起大拇指，给我莫大的激励。鼓足干劲，又攀爬一段路，终于力不从心，喘不过气，自知到了极限。我倚在栏边喘息，透过杂树，已能望见下方的山峰和云海了。虽未登顶，已觉身临险境，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有点飘飘然。后来才知道，老爷顶离我当时所处的位置还远呢。太行第一峰海拔1570米，上面建有供奉玄天上帝庙宇，以铁瓦覆顶，如道教所言：“南有金顶在武当，北有铁顶在太行。”山外有山，峰外有峰，天界山，你太神奇了！

红旗渠：太行山“人工天河”

离开天界山后，我们乘车前往红旗渠所在地——林州。一路上，太行山的落日余晖染红了天际，景色令人陶醉。林州位于河南省北部的太行山区，抗日战争期间曾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之一，但长期以来饱受干旱缺水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林县人民于1960年至1969年间，历时9年，组织了30万民众，凿山修渠。在壁立如刃的悬崖峭壁上开辟出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引水渠——红旗渠，将山西漳河之水引入太行山，被誉为“人工天河”，造福林州居民和周边山区农民。

一团人从林州市内的阳明国际大酒店出发，半小时的车程，到达国家5A级景区——红旗渠风景区，参观红旗渠纪念馆。纪念馆利用空间布局、实物展示、模型沙盘、雕塑绘画、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多媒体手段，详细展示了红旗渠的前世今生，以及林县人民近十年艰苦创业、誓将山河换新装的大无畏精神，铲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座，全县50万人中有30万人参与修建，期间共有81人牺牲，受伤者不计其数。

走出纪念馆，我们乘车深入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来到有“鸡鸣一声闻三省”之称的牛岭山村。这里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我们参观林州优秀青年在艰苦条件下奋力完成的总干渠咽喉工程——青年洞。峭壁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青年洞”三个红色醒目大字，令人肃然起敬。

红旗渠曾被誉为伟大的“人工天河”，如今，饮水问题早已得到更好的解决，但红旗渠的天河仍助力农业灌溉，留下的精神财富愈加深厚。难怪周恩来总理曾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已故佛教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在纪念馆内留下书法，其中几句：“举手礼英雄，纵目红旗遍，事业新又新，满天彩霞焕”，至今铭刻在心。今天，

林州能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归功于林州人的勤俭、执着、不服输、爱家乡的精神，也归功于深入血脉的红旗渠精神！

大峡谷：向太行山致敬

走出红旗渠，我们驱车北上，奔向雄踞河南最北端的太行大峡谷。这条全长约50公里的峡谷，谷底与山巅的落差高达千米，气势磅礴，撼人心魄。站在幽深的谷底仰望，群峰环抱，山峦层叠，宛如巨轮静泊天地之间。深秋时节，漫山金黄，层林尽染，绘就一幅壮美的秋之画卷。对于来自热带的旅人而言，这一抹秋色无疑是最温柔的告别，为我们的太行之行画上圆满的句点。

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时光，乘坐电瓶车缓缓驶入大峡谷景区。车行山间，时而盘旋上升，时而急速下降，仿佛穿梭于大自然的过山车。太行山近在咫尺，如巨人般巍然矗立，默默守护着这片厚重的土地。山麓之下，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山脊之上，赤壁丹崖层层铺展，绿植点缀其间，宛如大地的锦绣华章。有些山体裸露出斑驳的岩层，记录着亿万年的风刀霜剑，昭



太行秋色图 258 x 57cm
贾又福作

示着生命的坚韧不屈。

这一刻，我不禁想起画家贾又福的艺术哲思——在他眼中，太行山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木，皆是有生命的。他曾带领学生深入太行写生，叮嘱他们静心聆听山石的诉说，把对象当作鲜活的生命，唯有如此，作品才会焕发灵魂的活力。他以画笔塑造太行的精神：画山，展现“顽强搏击，民族风华”；画水，表现“无边心潮”。他自谓并非博爱主义者，唯独钟情太行，“择一而从，许以终生。”这座山，在有识之士的心目中，何等神圣！

来到天镜观景台，站立龙脊之巅，四周群峰巍峨，仿佛一座座雄伟的天然城堡。我凭栏远眺，俯瞰峡谷，沟壑纵横，村舍错落，秋风拂面，树木摇曳，满目生机盎然。观景台旁，一间雅致的咖啡座为这壮美的自然景观平添一抹闲适。捧一杯热咖啡，轻啜一口，精神顿觉振奋。夕阳缓缓西沉，金色的余晖洒在峭壁之上，光影流转，恍如仙境。天色暗兮秋风起，一场盛大的太行交响乐正徐徐落幕。

东太行：路遥知马力

金秋南太行，魅力无穷，如梦如幻，挥之不去。如此美景何处寻去？天赐良机，一年之后，我们又一次置身于梦寐以求的太行山。这次二老借北京访友之便，以自由行方式，联系好当地司机和向导，从北京乘高铁行驶450公里，南下邯郸，次日一早朝邯郸市东北约125公里的东太行进发。到达目的地之前，一路叠嶂翠绿，忽见路旁山壁硕大的红色吹号手雕塑，远眺山地岩壁

巨幅群像，重现了抗战岁月太行的豪情和光辉历史。山下村镇人家，白墙上的硕大“福”字，温馨醒目。

车子随即进入东太行游览区，经过绿草如茵花枝招展的“彩色太行”，我们乘缆车到达半山的南天门，接下来才是考验“路遥知马力”的时候了。从南天门开始攀山越岭，绕山而行，经中天门，再到北高峰，一路感受地理学家郭康于1988年发现的嶂石岩地貌奇观。2009年，他的这个发现被中国地理学会评选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如今，嶂石岩地貌，已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三大砂岩地貌奇观。我们慢行在玻璃栈道和绝壁山路上，感受身边的鬼斧神工，别有一番乐趣。嶂石岩地貌由厚层砂岩与软层泥岩组成，岩龄不少于上亿年，它是山体底部软岩长期被侵蚀后，上方坚硬砂岩在重力作用下挤压、垮塌、据守而形成的特殊地貌。近观形态千奇百怪，或由嶂石整齐砌成的巨墙，铺天盖地，十分壮观；或成片叠加，厚薄深浅不一，像怪兽出洞，遐想翩翩；或大小混杂，如地震劫后，巨石悬空，我们行走的玻璃栈道头上便设有铁网，防备岩石砸下；或如高耸天柱，由不规则嶂石堆成，宛如一座座巨塔。我去过不少丹霞地带，也到过张家界，总觉得东太行的嶂石岩地貌，变化万千，与众不同，有太多难以言状之处。太行山占地辽阔，嶂石与绿色植被却能和谐共生，置身在刚强与柔和，高山与峡谷，突兀与蜿蜒之中，有一种奥秘的感觉。从高处远眺，山岭起伏，山路贯通其间，如万里长城向远方延伸。赤壁丹崖如屏如画，绝壁嶂谷幽深莫测。如此美景，如此大气，唯有东太行。

太行一柱顶天立地

二老这次是豁出去了，7小时走了十公里路，自南至北，途经玻璃栈道、龙头崖、四方桥，难得有机会乘飞船飞渡两座大山，空中观赏回声谷，还省了不少脚力。进入中大门，又是漫长的山路，我们陶醉在嶂石空隙长出的一盆盆白菊，令人惊艳。指示牌显示“太行一柱”就在前头，走啊走的，漫无尽头，脚步愈觉沉重，体力逐渐不支。向导一再激励，“快到了，快到了。看！前面不是有一座电梯吗？”哇，果然是一座蓝色的现代化玻璃电梯，专为太行一柱而设。万没想到，我们竟站在电梯最高处，仔细一算，是第24层。我们一路爬坡前行，不觉来到一千多米高度。电梯急速降至底层，太行一柱尽收眼底。因电梯下不了峡谷深处，我们是名副其实俯瞰这座百米高的天柱，看出来是从旁边山体分离出来的，孑然独立，如佛塔擎天，顶天立地，顿觉自身的渺小。重返第24层，抖擞精神，向北高峰挺进，时间是下午3时，已走了5个钟点。我们加把劲，朝“大小洞天”的方向走去，来到“天瀑生烟”。它位于海拔1300米的山巅，垂直落差100余米，恍若流水从天而降，汇入天镜湖，一动一静，画卷美极了。隔着瀑布，山体隐约可见“山盟海誓”红色草书。二老在瀑布下方留影，誓言已无意义，让天瀑见证我们共同走过近60年的人生旅程吧。

白菊：洁白如雪，坚韧似玉

不久，远处山上出现“北高峰”三个白色大字，但脚下的路

途却显得那么遥远。这是最后的努力，必须到达山麓，从北门乘摆渡车下山。我们下定决心，就算身躯散架，也要拖着双脚完成这段路。北高峰在招手，加油呀！坚持也不白费，终于走到这最后一站，在指示牌前留个影，完成任务了！

山外有山，如果要继续前行，还需要绕个大圈，从一重天走到九重天。对我们二老而言，时间、脚力和体力，都已到了极限。心想即便能走到九重天，恐怕也回不来了。

啊，总算如愿以偿，一日畅游东太行：从南天门进入，绕山前行，时而行走在玻璃栈道或崖边，时而沿着石阶翻山越岭。一路穿过中天门，从北高峰下山。东太行的雄伟、绵延、兀立、奇特，尽收眼底。那天走了近9公里路，手机上显示16890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谢谢孙向导，一路照应、讲解，让我们克服了体力上的尴尬，不虚此行，心智和精神上都得到极大的满足。

下山途中，忆起嶂石缝间曾瞥见一丛野白菊，洁白如雪，坚韧似玉，精神为之一振，边行边吟：

石壁捧出一盆花，
太行巍峨妩媚多。
大刀只往敌寇砍，
鲜花献给四方客。

2025年12月

辑
七

附录

最后的驿站

周维介

他步入耄耋花穹，渐渐淡化了忙碌的节拍，晨野鹤鸣声似远，薄暮蝉鸣仍意闹，我张望着，他下一站的风光。

夜未央，读文坛前辈谢声远（雨石）先生刚出炉的《最后的驿站》，以为是他的收官之作。旋即发现，封面右侧不起眼地竖着一行细小文字：人生八十集结之一。我明白了，列车还会往前开，此站之后，风光仍有。

八十人生，各人的画卷景色明暗有别，是峰峦叠嶂抑或一马平川，早早就潜伏在生辰八字里？他，1942年生人，赶上了风势交错的年代，《最后的驿站》首辑洋洋洒洒数万言，描述了他平生的起落，那不是“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途。

仿佛风雨来了又去。声远呱呱落地于湿热的新加坡，适逢日军带来暴戾恣睢的腥风血雨。3岁那年，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后黯然投降。没料到，黄口小儿尚未尝到光复的胜果，便遭逢了母亲病故的厄运。父亲带着他和兄长离开狮岛，回返祖家福州，

将他们交付亲人照看。9岁那年，环境风云开阖，父亲又安排他返回星洲，从此根扎热带岛国，弹丸之地成了他此后超过一甲子的生活轴心。

我与声远的文字结缘，始于上世纪90年代《联合早报》副刊。那时有个《艺海茫茫》的专栏新开张，栏主雨石，定期发表以艺术范畴为主的短文，说说艺术市场的奇花异石，聊聊收藏的苦乐，侃侃乐道文化人的风格，讲讲与八方艺匠的交往。

那阵子我定时阅读它，饱尝了艺文的新风鲜味。在《艺海茫茫》专栏里，我对作者的人生背景所知不多，近日新书《最后的驿站》悄然绽放，刷亮了这片未曾上彩的空白。

我借助首辑《回眸天地宽》里的三四万文字，感知了声远童年时光的天花彩画，瞥见了青青子吟，悠悠我心的求学岁月，以及他因学潮而遭逮捕囚禁的往事。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频仍的学潮逮捕行动闻而不详，但觉饶有趣味，求知口味偏重，对经历这段历史的热血青年穿风越雨之后，回放岁月胶卷的心情表述，有阅读的期待。

我所认识的前辈友人，触及当年那段浪里来去的经历，泰半三缄其口，或一笑置之，有风卷残云去，烟冷树苍苍，何堪回首的意味。这节人生，像似一幅情感厚重的生命油画，它掀起了大浪头，波平之后回首，是惶恐滩头说惶恐，抑或曾是惊鸿照影来？薄暮行经处，流光纷乱，声远不吝开腔了，在《最后的驿站》章节里。

我这代人上初中时，工潮学潮来到了台风尾的阶段，对反殖种种已然陌生，对新马合并木然无感，对骤然独立心湖无澜。童少时虽见过满街标语布条，但不解其中深切意涵；搭车经过罢工现场，已见稀落景象。《最后的驿站》留住了当年他在大学宿舍被突击被带走被关押的场景描述，为后来者提供了组装历史画面的文字积木。

声远在辑一“回眸天地宽”里的场景，掀翻了我童年零碎的记忆胶片，有两个画面，与学潮逮捕有关。少时听父亲讲述1950年代的华中罢课，大堂哥被警方扣留了，伯父一家紧张惶恐，几天后他被释返家，便遭严加管束，连海外升学的梦也碎了。

《最后的驿站》里的《凭吊》一篇，附有一帧南大牌坊前横摆着一部高大镇暴车的照片，牵引了我的记忆——我童年时到云南园围篱外的亲戚家小住几天，日日在校园里进出，经过文学院院长廊，一地碎玻璃；在女生宿舍前遇见学生与警察对峙，路旁停放着围上铁网的红色镇暴车和警察，氛围肃杀，童子望着心慌，赶紧走人。我乘搭绿色巴士3A路线回家，全车爆满，多是表情凝重的大学生。巴士驶出南大牌坊，来到裕廊路13英里半警署前，遇上警方设置的路障，大学生都被令下车，直接步入警署。我回到家，黄昏犬吠不断，但见三三两两的陌生青年朝村口走去，老邻在南大永祺厅工作，说他们是从南大学生楼后山出逃的学生。

旅行人生，伫立苍穹之下，经历一波又一波大场景，那是广角镜才留得下的画面，层次丰富，透着酸甜苦辣的皱褶。浪花碰

撞后总是分开，人生场景终究会变化。进行曲式的激情消散之后，声远经营的艺廊霞光照人，他自白“赶上人生八十的最后驿站/木斗车一路采摘/所获在颠簸中一路丢失/仅留下清晰可见的漫长人生轨迹。”而今他步入耄耋花穹，渐渐淡化了忙碌的节拍，晨野鹤鸣声似远，薄暮蝉鸣仍意闹，我张望着，他下一站的风光。

人生感悟

陈宇昕

谢声远80岁出版文集《最后的驿站》整理人生感悟，也包括回忆童年至初入社会两度被捕的过往。

谢声远1962年考入南洋大学历史系，积极参与学生会。时值各种政治思潮对立，学潮风起云涌，谢声远于1964年被捕，无法完成学业。回忆关入欧南监狱的日子，名字化作一行编号，谢声远采用第二人称：“讯问室设在阁楼上，你置身其一。小房间，大空调，桌子对一个便衣警官，身边站一个凶巴巴的男子。拘捕令和罪状都摆在你面前。”

1969年，谢声远加入《星洲日报》，在国际新闻组工作，不过在动荡的年代，又于1974年入狱。

他受访时说：“我进了两次，一次在大学，一次是进了报馆之后。之间相隔10年，1964与1974年。”

一个人肯定会思考为什么，不会忘记。但要写出来吗？为什么要写？我主要考虑的不是（揭露）什么白色恐怖，我的人生也不是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是很个人的。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77岁了，人到某个年龄要回去看看。”

他至今仍保存狱中写的日记。一张张小纸片，少说也有上百篇。只是字很小、很模糊，为了写作他必须拍照再放大才能阅读。

“你必须对自己真、对朋友真，对你不满意的人也要真。”入狱后期他可以看书，也就利用时间阅读，他说：“唉声叹气也是一天，你读书也是一天。勤能补拙，我当时还不够充实。”

如何在困境中保持积极心态？谢声远回答：“我不是积极，而是坚守。”

除了年轻时的经历，这本文集还包括怀人、读书札记、杂文、诗作。

谢声远谦称自己不是作家，他只是热爱生活。

他说：“以前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慢慢又发现生活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只要到生活中去，视野就扩大，这就是你的资产。我的人生观就是：真、善、诚、勤。不是为写而写。”谢声远1942年出生于新加坡，笔名雨石、涵清、心群、浩文等，曾出版《打靶集》、《艺海茫茫》（三集）《四顾集》，1985年他离开报社，开设画廊，晚年活跃于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并参与《怡和世纪》编辑工作。

线上感言

林顺忠

南大人，马来西亚华教赞助人

声远同学：您的著作《最后的驿站》内容涵盖了个人奋斗史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一本有励志、有正气、有文学、有文化的书，令我非常赞赏。

我决定出资增印大马版2500本，分赠南方、新世纪大学学院、韩江学院、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大马各地南洋大学校友会等。

谢谢您给我机会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有可爱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

黄彬华

原星洲日报专题作家，资深媒体人

从未有如此复杂而又激动心情选读了多篇大作，感动又佩服。我们都是同一坐标的人，感到特别亲切。日本人说：坚持。

郭徽章

南大人，印尼艺术品收藏家

我们前天刚从印尼返回，即拜读了您的大作《最后的驿

站》，真没想到您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内容涵盖个人自传、南大史录、寿山石/田黄之缘、游记、《画中仙》谢书慧、画家陈钧德等一系列感人故事。得知拿督周乐森的离世，深感惋惜。忆及昔日同游福建省武夷山，以及甘肃省的张掖、嘉峪关等地，往事历历，更令人伤感。

陈延任

笔名日落冬，本地知名作家

刚刚读完《最后的驿站》的“回眸天地宽”，不禁掩卷感叹。雨石，老天落石头，身上的伤痕如何细数？

张君慧

马来西亚槟华独中赞助人

书收到了，谢谢你。开始阅读了两个篇章。内容写实有感情，开始阅读就放不下手，是咱们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去新加坡时向您多讨几本，放在槟华独中图书馆供学生阅读，可否？

杨永平

上海人，文字及书画工作者

谢先生好。傍晚由广州回沪，见您惠赐之“驿站”，欣然展卷，方读至《成长篇》。行文朴实亲切，娓娓而谈，读之宛若观影。正是我所喜爱的文字，素净而有力量，佩服之至。先致以敬意，再继续阅读。

郭浩水

南大人，本地网络工作者

他说，他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落在生活海洋里，找到生活的意义。我想，他可以写，已经是在人生当中做了一个很伟大的选择。他庆幸，如果他没做这个选择，他今天还在大海里漂浮。过去他读书，就在街灯下。家里省电，他只能在小阁楼借着微弱的路灯读书。有读书，理想就会萌芽，心生大爱，希望社会进步。那个年代，文青也就自然地走入反殖民地汹涌的浪潮，有志气的青年都在为国家争取独立。

写作，对他来说，就是“望断天涯路”。我问，为什么书名是《最后的驿站》，这驿站，有何寓意？是最后一站吗？我喜欢谢佬的回答。他说，他恰似一个农夫，勤奋地驱动着一辆生命的马车，一生快速前奔，一路上看到瓜就捡瓜，看到果就捡果，结果装满一车斗，到了终点站回头一望，车斗里什么也没有。其实，他那里是什么也没有？出了那么多本书，给我们的国家留下一笔文化遗产。还有，六十年代反殖民，为民为社会的情怀，都在他书里，在他本人的精气神上散发出来，还带着书香味呢！

李森

沈阳人，新加坡海港导航员

昨晚我就迫不及待的拜读了几篇，尤其是读红楼梦的札记，先生丰厚的文艺素养和精湛的文字功夫现于笔端，厚积薄发，令人敬佩！！

生活、读书、写作

读书会发言大纲

谢声远

生活可以是无从选择的：被动性，随波逐流，没有方向，如四处漂荡的船只。也可自我选择，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找到生活的意义，保持定力、独立性（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向上向善。

读书可以无目的性，单凭兴趣、愉悦、习惯，故事性。也可以把目光投向社会，文字的引导（文艺的、社会的、哲学的、历史的），集体的意志、时代的召唤。学而不思则罔，重视知识的力量、信念的增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忘初心、常怀众心、守护理想（平等、正义、公道、大爱、进步、幸福）。

写作是生活、读书的延伸，却非必然的结果。能否步上写作之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人对文字的兴趣，环境的影响，写作的动机和锻炼。不求闻达，淡泊名利，知己知彼（知自己的不足，他人的优点），保持动力，坚持不懈。

生活、读书、写作三者，生活是第一位，是基础，读书不可缺，写作就不一定了。刚出版（2022年8月）的《最后的驿站》一书，里头就有生活的经历，涵盖一段自传、若干艺事、文化之

旅、议论、访谈，读书心得、非诗等。四年前（2018年9月）热带曾为我出版过另一本《四顾集》，内中有“纪人”、“谈心”、“论艺”、“观景”四个部分，也离不开生活、读书、写作三部曲。推前到1996年12月，2004年5月，2008年5月，由兴艺印行的《艺海茫茫》三个六十篇，是我自1985年从报馆转轨从事画廊业后所遇、所见、所读、所思的部分记录，计200余篇选辑而成。再往前推至50年前，1972年10月我30岁那年，万里文化企业出版《打靶集》，内容主要是阅读引发的思考，包括议论、书评和学习鲁迅的心得。从写作中回眸人生，更觉生活、读书、写作三者的辩证关系。

我经历过生活中不可抉择的一面：日军铁蹄下诞生于新加坡小印度，三岁多被送到大海彼岸的福州乡下，9岁回到小印度。中学后接触到集体，开始了可抉择的生活，把青春献给集体和正义事业，打压坐牢亦无所顾忌。这部分见于《最后的驿站》“回眸天地宽”一章。以后的生活道路，都是自我选择，个人的决定。开书店、从事贸易、离开报馆、踏入陌生的画廊业、与朋友一道在福建等地搞房地产，多以失败告终，最终全力守住艺术这一块。开拓一角园地，厮守大半生。这些在《艺海茫茫》三集中有一部分文字记录，当时并不重视，现在读来倒觉得有几分意思。报馆、画廊生涯占我半个多世纪人生历程，这中间不是断崖式延续，而是互为因果的。有一根线始终不断：学习、求知、开创新领域，永在路上。在种种挑战中感受真诚交往的乐趣、艺术的愉悦、语文的魅力。

致谢



《最后的驿站》出版后，得到林顺忠学长的青睐，出资增印2500本，分赠南方、新纪元大学学院和韩江学院、独中生、各地南洋大学校友会，创价学会会员，以分享本书内容。仁风义举，作者谨致最诚挚谢意。

此页原书为空白页

热带文学艺术丛书

驿站余韵

人生八十集结之二

顾 问	邢少容
作 者	谢声远
主 编	雨石
助 编	佟暖 辜佩爱 兮玉
后 援	https://www.xyarts.cn
联 系	okok0408@gmail.com
设 计	张伶
出 版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BLK 1015 # 04-127 Geylang East Avenue 3 Singapore 389730
印 刷	Octogram Press Pte Ltd 71 Tuas View Place, Singapore 577398
发 行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 Blk 231 Bain Street #03-07 & #03-1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电话: +65 6336 5222 电邮: online@yuyi.com.sg
出版日期	2026年5月
定 价	S\$25.00
国际书号	978-981-94-5544-7 (纸质版) 978-981-94-5545-4 (电子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页原书为空白页

小档案

- 1942年8月16日 新加坡出生
- 1969年-1985年 《星洲日报》电讯翻译、
国际新闻副主任
- 1985年-2018年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 (Heng
Artland) 主持人、策展人
- 2017年-2020年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
- 2011年-2026年 《怡和世纪》统筹、副主编、
主编、协调。
- 2022年-至今 从事艺术品网站及咨询专业

出版

常用笔名 涵清、张越、浩文、心群、雨石

《打靶集》1972

万里文化企业

《艺海茫茫·第一个60篇》1996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

《艺海茫茫·第二个60篇》2004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

《艺海茫茫·第三个60篇》2008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

《四顾集》2018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最后的驿站》2022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驿站余韵》2026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Tropical Literature And Art Club

定价: S\$25.00

ISBN 978-981-94-5544-7



9 789819 455447